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张 生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张生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3985-0

I. 外... II. 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194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 宪 文 主 编

第 六 册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张 生 编

责任编辑 张 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页 4
字 数 48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85-0/K·504
定 价 29.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孟国祥	经盛鸿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 琳	吕 斌
-----	-----	-----	-----	-----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郭整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 |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袁静文 | 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 |
| 刘玉飞 |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
| 奚欣华 | 安徽大学副教授 |
| 罗文文 |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幼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其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

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

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本册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六册。

本册所选资料包括英美两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日两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德国使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外交报告。

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军方和政府煽动下的军国主义狂热,如同纳粹德国一样,其军队在南京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当时实际上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日本媒体塑造的战后南京形象是祥和的,比如,“派遣军的宣抚在一步步展开。今天在日本大使馆内的广场上,日本兵向难民分发点心和年糕,还将牛奶、罐头送给抱婴儿的母亲。一派亲善光景。”日本报纸“创造”新闻的行为,其本国媒体当时就有评论。日本媒体对其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基本不涉及,但在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一些信息,比如,“南京城中的部分敌军不堪我军来自南部的猛攻,陆续从下关附近乘舟艇顺江漂走。而我北岸登陆部队已在浦口严阵以待。所以,敌军完全断绝了退路。浦口登陆不得,又原路返回扬子江上游。由于我军已掌握南京至芜湖的东岸,并从两岸对其猛射,敌人在船上狼狈不堪,徒劳地在江心打转,结果被江中水草缠住,束手待毙。”对照其他资料,我们知道,这正是日军对失去抵抗能力的国民党官兵进行屠杀的情景,也是相当数量的大屠杀死难者无法统计的原因。

中国媒体在南京沦陷前已经全部奉命撤退,但它们一方面收集了不少逃出南京者的目击记述(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他册),一方面从外国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中汇集了不少资料。日本右翼“如果存在那么大规模的屠杀,为什么中国媒体不报道”之类的指责,其实并不成

2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立。诸如“在下关方面不及退却之吾军，当场被杀者约有万计，道路变赤，尸阻江流。被俘于麒麟门一带四千余人，无饮无食，每日倒毙者恒四五百人。现在三汊河一带被沉之忠魂尸体尚不计其数。在城内有大批保安队约四千余，以及每日搜捉之壮年民众，被认为战士者，每日必有数千，均押赴下关，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枪扫射，不死者益掷以手榴弹，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城内之各池塘及各空宅，无一不有反缚被杀之尸体，每处数十百计不等。综计旬日之间，死者六七万众。虽方诸明末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不足过也。”这样的报道，对照其他史料，是相当准确的。而且，国共两党的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

英、美媒体和记者，因为当时特殊的中立者身份，得以留在南京城中。我们要向 F. 提尔曼·杜丁、莱斯利·史密斯、A. T. 斯提尔、C. 叶兹·麦克丹尼尔等勇敢正直的外国记者致敬，他们以“第三者”的视角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南京屠城的种种难以形诸笔墨的情景。比如，《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5 日报道：“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 5 000 至 20 000 之间。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 5 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城里所有街道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队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之八九遭溺毙。”又如《时代周刊》报道：“典型而令人惊悚的一桩惨案是 1 月 26 日被人用竹筐抬到南京教会医院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说丈夫是名警察，日军将她从安全区的一间棚屋劫持到城南的同一天，她的丈夫被日军行刑队抓走。在城南，她被关了 38 天，每天被日军强奸 5 至 10 次。经教会医院检查，她已感染上 3 种最常见的性病，最终由于阴道溃烂对日军失去使用价值。”《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8 日报道：“就在记者上船准备前往上海之际，亲眼目睹了 200 名男性在江边的大路上被处死的过程。整个过程大约 10 分钟。受刑者被命令背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日军向他们开枪射击。很多日本士兵在此之后手拿手枪，在尸体上乱踩一气，如果发现有人

轻微地抖动,就再补他几枪。”凡此种种,无不令人发指。而日本右翼的狡辩在这样的血腥记录面前又是多么无力和苍白!

德国当时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均较友好,德国大使还曾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但《拉贝日记》已经以德国人特有的极端严谨的态度将日军暴行一一记录在案。本卷选录的主要是德国外交档案,这些外交人员就政治而言,是中日战争的旁观者,但他们同样为日军的中世纪式的野蛮所震惊。他们报告说:“日本军队进城后抢劫数周之久,约2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数千无辜平民(包括发电厂43名工人)被野蛮杀害(用机枪屠杀已成为人道处死的方式之一)。他们还毫无顾忌地侵犯外国人的住房。德国60幢房屋有40幢遭受不同程度的抢劫,4幢全部被烧毁。这座城市约1/3被日本人焚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12月18日到20日,我们在南京附近英国‘蜜蜂’号炮艇上。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德国外交官一次又一次地目睹日军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犯罪,他们不能理解日军的非人性特征:“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附近的所谓安全区里看见30具中国平民的尸体,他们是被绑住了手脚枪杀的,然后被扔进了河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陈述,据说在汉西门(Han Chi Men)外大约也有500位平民是被用类似的方法枪杀的。我估计日军残酷屠杀了5000至6000人,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还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屠杀者如此凶残,源于他们本身的非文明人特征,德国外交人士不无讽刺地记述道:“几天前就从施罗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捞出了12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双手都被用铁丝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过这事。附带说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还用饭盒从这个水塘里取水

4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喝。但愿他们吃得香!”这些埋葬在故纸堆里多年的档案资料,是日军战争犯罪的铁证,实际上,当时德国外交官就用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字眼来表述南京遭遇的浩劫。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称之为汗牛充栋仍不足以形容其丰富,需要全世界正直的学者来发掘、整理,限于财力、人力和时间,这里收录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旅美学者陆束屏和德国友人的帮助,是极重要的。还有不少资料是日本学者努力搜寻的成果,我们加以转译。可以说,本册是国际合作的结果。

张 生

2005 年 5 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英美媒体的记载	1
(一) 进攻南京	1
1. 日本对抗美英 轰炸南京	1
2. 日本无视美国抗议 轰炸首都	3
3. 南京的命运	8
4. 美国向日本抗议 称攻击南京违反人道主义	9
5. 警告日本鬼子	13
6. 上海新闻	15
7. 日军逼近南京	29
8. 因害怕日军 大批难民逃难	31
9. 现在南京美国人二十一人	33
10. 日军发布最后通牒后开始对南京发起猛攻	35
11. 南京卫戍军正从包围圈中突围	39
12. 日本的轰炸令英国炮舰舰长负伤	41
13. 为拖延敌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正在抗战	43
14. 日军担心南京实为陷阱	46
15. 南京郊外中国军队抗战中能坚持一周吗	47
16. 等待命运的南京卫戍军 战仅仅是挽救名誉	51
17. 处于包围攻击下的南京 中国军队面前的陷阱	53

2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18. 大炮集中攻击南京 防卫已放弃	54
19. 山头四周敌军放火 三百官兵均遭屠戮	56
20. 南京突袭被击退	58
21. 当地人涌入“安全区” 斡旋策图救南京城	61
22. 日军猛烈炮击南京 也威胁到美国大使馆	64
23. 是否投降 否则日军将踏平南京	66
24. 南京四面战火迭起 给中国人设下陷阱	68
25. 南京今晨陷落	69
26. 南京筑起血肉城墙阻止日军进攻	70
27. 南京城严防死守 日军受阻	72
28. 日本人承认炸沉美国军舰	76
29. 南京遭围困	79
30. 目击者叙说南京的陷落	80
31. 攻占的南京城内美国人均安然无恙	82
32. 对于南京的沉默 上海颤栗	84
33. 海军报道外籍人士在南京安然无恙	85
34. 目击三百人被处死	86
35. 在南京的外国人安然无恙	87
(二) 南京屠城	90
1. 日军向南京城外推进	90
2. 日军屠杀成千上万	91
3. 美国的对日抗议	93
4. 记者描绘战争屠杀场景	95
5. 日本举行南京入城仪式	99
6. 南京的美国人的勇敢	100
7. 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	103
8. 其后的南京	105
9. 日军兵分三路正向中国军队前线进攻	106
10. 恐怖的南京:劫掠、屠杀 占领者残暴的行径	109
11. 攻占南京肆意屠戮	111

12. 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	115
13. 在南京的美国人见义勇为	118
14. 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	120
15. 恐怖笼罩着南京	122
16. 外国人生动描述:南京陷落 招来恐惧	123
17. 妇女儿童在南京遭残酷杀害	125
18. 南京陷落 日军施暴	126
19.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地狱般的一星期	137
20. 松井将去职	140
21. 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掠夺	144
22. 南京陷落的经过	145
23. 日本新闻检查扣下所有关于暴行的报道	147
24. 南京的恐怖	149
25. 南京继续无秩序状态 疑为士兵叛乱	151
26. 南京安全区仍挤满难民	154
27. 针对美国财产受到袭击 赫尔对日抗议	157
28. 揭示恐怖残暴的场面	159
29. 在南京屠杀惊恐的中国人	161
30. 教会组织痛斥日军 列举妇女所遭厄运	162
31. 恐怖的南京:俘虏被绑在门上拷问	164
32. 日本针对美国最近的抗议所进行的回答	165
33. 日军的掠夺和暴行	166
34. 动荡的南京残酷的现状报告	169
35. 南京的商店全部被烧毁	170
36. 南京的暴行	170
37. 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176
38. 南京大屠杀	180
39. 日军在南京的“死亡舞蹈”	183
40. 竹筐惨案	185
41. 南京的浩劫	187

4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42. 可怖的南京记录	195
43. 读者文摘记录日军暴行	198
44. 电影描述对中国受害者的残忍	202
45. 美国向东京诉求在中国权利	203
(三) 爱利生事件	204
1. “瓦湖”号启程前往“巴纳”号被炸现场	204
2. 美国人的财产遭洗劫	205
3. 再次向日本提出抗议	206
4. 日军在南京继续抢劫	207
5. 日本人辩称打外交官耳光 肇因美国外交官傲慢无礼	208
6. 赫尔国务卿抗议哨兵侮辱外交官	210

二、日本媒体的报道

(一) 《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	213
1. 今日挥旗大游行——八十万人高歌庆胜利	213
2. 喜庆佳日,万岁! 万万岁!	214
3. 圣上颇为满意捷报	215
4. 透过感动之泪眼 观看灯海之盛况	216
5. 盛况空前——六万人的灯笼大游行!	217
6. 帝都笑迎攻陷	217
7. 瞧! 南京即将沦陷——祝捷旗飘扬在银座上空	219
8. “南京沦陷”的大横幅下沸腾的帝都之夜	220
9. 各地充满喜悦	221
10. 蜂拥而出的灯笼队伍——昨晚,帝都在雨中欢腾	224
11. 城门攻破了 人人欢欣鼓舞	225
12. 太阳旗万岁之声如怒涛、如狂澜!	227
13. 庆祝胜利的光芒照耀着首都	231
14. 空中马戏团在狂舞	231
15. 今天的全市是欢乐的海洋	234

16. 沸腾的“完成交响乐”	236
17. 帝都沉醉在热烈的“干杯”中	237
18. 民众欢庆游行 圣上甚是满意	238
19. “死亡之都”巡礼——四个月后飘扬的社旗	239
20. 仍有二万五千人潜伏 继续追捕残敌 特别保护外国权益	240
21. 忘记抗日的南京居民 日渐亲密	241
22. 卸下锅灰伪装 南京美人亮相	242
23. 南京总领馆近期开馆	243
(二) 其他媒体的报道	244
1. 刚沦陷 松井最高指挥官即举行盛大入城式	244
2. 盛大入城式日渐临近 官兵激动欢腾雀跃	244
3. 在此准备新战役 期望四亿苍生反省	246
4. 期待成立中支亲日政权 打破列强美梦	247
5. 从岸边到江底 我军从两岸猛射	248
6. 惨淡! 残敌狼狈光景 突破长江, 浦口在望	248
7. 敌人弃尸八万四	250
8. “内衣外套夏装”的男子	250
9. 向南京进军! 进军!!	251
三、德国使馆的报告	257
(一) 黑云压城	257
1. 罗森致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函	257
2. 菲舍尔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58
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59
4. B. Y. 福斯卡姆普的随记	259
5. 绍肯给德国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	261
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62
7. 迪克森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62
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63

6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9. 拉贝致美国大使馆的信函	264
10. 约翰逊转达国际委员会的和平建议	265
1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66
12.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267
13. 德新社对南京局势的报道	268
14.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0
1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1
1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2
1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3
1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273
(二) 见证浩劫	274
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4
2.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9 日编号 1249 的报告附件	275
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76
4.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277
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284
6. 魏茨泽克给驻汉口和东京德国大使馆的指示	284
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285
8. 拉贝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先生的信(副本)	287
9. 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	288
10. 罗森寄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信	295
11.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296
12.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1 月 5 日编号 9 的报告附件二	301
13. 罗森给日本总领事福井的抗议信	302
14. 驻上海总领事馆致驻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303
15. 德国驻华大使馆书记官许尔特尔的记录	304
16.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致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	305
17. 迪克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09

18.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313
19. 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	316
20.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福田的信函	322
21. 拉贝给上海理事会主任 W. 迈尔的信	324
22.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26
2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29
24. 罗森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	330
25. 史迈士致爱利生的信函	331
2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32
27. 事态报告	332
28.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34
29.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36
30.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37
31. 中国驻德大使馆给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338
32. 菲舍尔致罗森的信函	340
33. 魏茨泽克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电报	342
34.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42
35.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43
36. 陶德曼给正在汉口的总顾问处的报告	349
37.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351
3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52
39.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给南京办事处的指示	355
40.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56
41. 驻汉口德国大使馆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357
42. 沙尔芬贝格给劳腾施拉格尔的信	360
43. 沙尔芬贝格寄给劳腾施拉格尔的信	364
44. 罗森给约翰·H. D. 拉贝的公函	365
45.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66
46.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68
4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72

8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48. 德国驻伦敦大使沃尔曼 1938 年 2 月 8 日的报告附件	374
49.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75
50. 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解说词	377
51. 中国翻译孙启成给罗森的记录	387
52.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388
53.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0 日编号 95 的报告附件	389
54.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2 日编号 102 的报告附件	391
55.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2 日编号 102 的报告附件	392
5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95
5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396
58. 罗森给日本驻华大使馆日高信六郎的信	397
59. 温特菲尔德给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	398
60. 魏茨泽克发往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	399
61. 拉贝给罗森的感谢信	399
62.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及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给拉贝 的感谢信	400
63. J. M. 董等人给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部的信函	401
64. 国际委员会在约翰·拉贝先生卸职时的陈述词	402
6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04
66. 南京郊区和江宁县农民给江南水泥厂德、丹人士的呈文	411
67.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14
68.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416
69. 沙尔芬贝格给哈茨先生写的证明书	417
70.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418
7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19

72. 陶德曼给罗森的电报指示	422
7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423
74. 陶德曼给驻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	423
75. 内容——1938年1至3月的南京市人口统计	424
76. 阿尔滕布格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	425
77. 德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官奈贝尔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	426
78.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29
79. 奈贝尔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432
80. 孙给罗森的记录	433
81. 埃克特先生呈报首蓿园6号财产损失清单	434
82. 菲舍尔给驻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435
83. 1938年3月10日的报告附件	436
84. 阿尔滕布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37
8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39
86. 劳滕施拉格尔给罗森的信	440
87. 退休中校布林克曼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	440
88. 陶德曼给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指示	446
89. 施佩林给罗森的信(副本)	446
90. 陶德曼给拉贝的感谢信	448
91. 陶德曼给哈茨先生的感谢信	449
92. 陶德曼给施佩林的感谢信	449
93. 陶德曼给克勒格尔先生的感谢信	450
94. 陶德曼给黑姆佩尔的感谢信	451
9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52
96. 劳滕施拉格尔给罗森的信	455
97.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55
9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457
99. 朗给徐莫的信函	458
100.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459
10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政务局第八科舒米顿的报告	460

10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102.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	460
103. 菲舍尔发往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	461
104. 许尔特尔给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报告	462
105. 许尔特尔给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报告	463

外编 中国媒体的报道

1. 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	464
2. 外人方面消息证实 敌在南京大屠戮 难民区内亦满布血腥 上海松江间浩劫尤惨	464
3. 美报揭露 敌军暴行 纽约泰晤士报驻沪访员详电 引起美国人士深刻印象	465
4. 京敌暴行 又一证据 沪字林西报所载情形	468
5. 社评 为匹夫匹妇复仇	468
6. 京敌暴行又一端 竟杀我伤兵医士 美教会医院遭劫掠	470
7. 字林西报揭载 京敌仍狂肆屠戮 最近遇难者逾万人 幼女老嫗多被玷污 英记者发电又被敌 检扣	470
8. 恐怖中之南京 暴敌焚掠未已 拒绝外记者往观察	471
9. 京敌横暴殃及外侨 美国对日提出抗议 认敌政府已无法控制 德亦将提出同样抗议	472
10. 日军在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473
11. 京美使馆秘书 被日兵殴打 难民区食粮恐慌 敌军竟不许购买	474
12. 社评 春节念受难同胞	474
13. 南京仍不安 敌迫安全区民众回家	476
14. 敌军兽行自画供状 松井下令维持军纪 南京居住区一部开放	477

15. 社评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477
16. 敌军信义扫地 蹂躏南京难民区 奸淫掳掠并屠杀无辜 马市长函国际委员会 请向敌严重交涉制止	479
17. 京食粮恐慌 难民区势将断炊 敌百般阻挠运送 国际委会 力救济中	481
18. 陷后南京惨象 倭敌失却人性凶残绝伦 屠杀市民八万 妇女半数被污	482
19. 敌兽行迭出 五百解除武装军士 在京惨遭蹂躏杀害 活埋·淹溺·跌毙·火焚	487
20. 京气象凄惨 敌仍狂肆屠戮 每日百人以上	488
21. 南京陷落后 暴敌兽行闻见录 烧杀抢掠穷凶极恶 全城妇女几全被污 敌士气大衰已失斗志	488
22. 暴敌兽行世界彰闻 英报揭露敌兵狰狞面目 南京敌使馆前竟公然辱我妇女 驻京美侨向敌使馆 之抗议文件	490
23. 敌在南京暴行铁证 国际青年会领袖发表论文	494
24. 南京同胞 惨遭敌蹂躏 受伤官兵尽遭屠杀 老幼妇女几全被奸	495
25. 文舍《沦陷后的南京》	497
26. 白芜《今日之南京》	499
27. 社评 读《沦京五月记》	500

附录 本册外文资料中常见外国人士姓名对照表	502
-----------------------------	-----

一、英美媒体的记载^①

(一) 进 攻 南 京

1. 日本对抗美英 轰炸南京

据美联社[AP]报道

9月25日(星期三)^②,发自南京。今天,日军不顾美国和英国的警告,悍然派出轰炸机攻击了南京。对中国首都的轰炸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据称造成了很大伤亡。

在这之前,针对日本要通过空袭毁灭南京的威胁,美国警告说这将违反国际法。另外,英国也发出通告,指出日本必须对空袭引起的英国的任何财产损失负责。

① 本章资料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副教授陆束屏博士在美国收集并翻译,载于《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本册收入时,只对明显的语法和标点错误作了修改,保留了原有的必要的注释,并尽可能地统一人名、地名、舰名。另一部分由叶琳等转译自[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青木书店,1992年。本章标题均为原文或原编译者所加,未作改动。

② 原文如此。

2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轰炸机自上午 10 时 35 分开始轰炸首都,并一直持续至正午。

24 小时的等待

在长达 24 小时的时间里,这个大都会的百万中国百姓带着极大的恐惧等待着事先预告的轰炸机的到来。

留在城内的美国人已所剩无几,因为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到长江上的炮艇“吕宋”号上,其他美国人也已乘着商船转移到了上游。

猛烈的轰炸

轰炸极其猛烈。炸弹的爆炸声和郊外山上的高射炮发出的大炮声混合在一起。有一枚高射炮弹在美国大使尼尔松·约翰逊离去后的住所附近爆炸。

约翰逊于此前接到日方警告,称日方从星期二正午起不再对留在城内的外国人负责。星期一,约翰逊将大使馆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吕宋”号上。

因美国抗议,日军推迟轰炸南京

9 月 21 日,发自华盛顿合众社[UP]。今天,高蒂尔·赫尔国务卿公布说美国此前已对日本发出警告,称日本轰炸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违反了国际法,这一举动将威胁美中外交关系。

赫尔说,他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齐藤博和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并质问日方是否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要求美国等国家的外交使节在轰炸前撤离南京。

威胁中断外交

赫尔提到,日本的轰炸将会给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带来威胁。

一位国务院官员指出,这一警告包含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威胁,尽管这种成分很少。

在赫尔公开发言前不久,英国也提出了交涉。据称,驻扎在上海的英国舰队司令萨·查尔斯·里特尔中将对日军司令部警告说,无论发

生什么,英国军舰都不会离开南京。

美国人被愤怒的南京市民侮辱

9月22日,星期天,经上海发自南京(美联社)。今天,仍有少数美国人留在空袭威胁下的首都,当他们向大使馆撤退时,正在不安地等待着日军飞机来临的、愤怒的南京市民对他们进行了多次侮辱。然而,直至过了预告的时间,日军飞机的踪影也没有在上空出现。

[《纽约每日新闻(The New York Daily News)》

1937年9月22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2. 日本无视美国抗议 轰炸首都

中国军队驾驶美制飞机,击落敌机4架,击退50架

9月22日,发自南京(美联社)。在英美两国对日军无差别轰炸中国首都提出抗议后不满48小时之内,今天,50多架日军飞机对南京进行了两次空袭。炸弹倾泻而下,中国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200人。

多数伤亡人员属于体弱无力者,他们甚至不能躲到周围的农村避难。

城内到江边的下关贫民街上落下了几十枚燃烧弹和高炮炸弹。连接在一起的茅草小屋像火柴盒一样熊熊燃烧。

许多人因无处藏身而被烧死。

日军轰炸机坠落

勇敢的中国飞行员们驾驶着美制高速飞机击退了日军3队飞机,并击落了至少4架。

一枚未能击中日机的中国炮弹差点命中美国大使馆,在大使馆附近将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令人不愉快的是,炸弹的弹片落在了大使

4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馆馆内传达室的小屋里。

广州 300 人遇难

与此同时，日军轰炸机对华南沿海城市广州实施了一连串的破坏性轰炸。死亡人数至少有 300 人。

下午 3 时左右，当天第 6 次轰炸开始。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均非正式估计）每一个小时都在迅速增加。

爆炸使得附近一带都在摇晃。恐怖中的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冲向停在车站附近的列车，试图躲到火车下面避难。

20 名美国人在危险之中

因为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军队高射炮的弹雨，包括 7 名女性在内的 20 名美国人被暴露在危险之中。

尽管美英两国对轰炸平民及私有财产提出了抗议，并且法国、德国稍后也进行了交涉，市内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受到了轰炸。其中包括美、意、德、荷的各大使馆或公使馆，以及事实上全部是美国等外国人居住的新住宅区。

首都的 30 个地区中，平均每处落下了 3 枚炸弹。中国的两大重要铁路——津浦线和京沪线的车站也未能幸免。不远处的长江上停泊着美、英、法、意各国的军舰。

军营未遭受到损失

在这个地区，平民的伤亡也十分重大。

如果日军飞行员的主要目标是政府大楼和军营的话，他们是失败的。这些目标中没有一个受到重大破坏。

瞄准执政党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只是炸坏了附近的小旅馆。此外，以内政部和驻军司令部为目标的炸弹也未能命中，只是破坏了一间中国人开的小商店。

根据美联社的调查，事实上所有政府和军方的建筑在这次空袭中都没有损坏。

轰炸机被迫飞行高度 2 英里

在第 1、2 次空袭中,日军飞机因遭中国歼击机拦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因此下午 1 时 50 分在实施第 3 次空袭时,日机采取了超低空飞行。投弹高度估计为 2 英里。

世界最高水准的首都对空防御体系随即开火,将日机赶回上海的基地。在上海,日本陆军也面临着顽强的抵抗。

(据合众社报道,日军从上海发往东京的电报称,轰炸机非常有效地破坏了南京的军事目标,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军事基地、各机场和各政府部门均已化为废墟,同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被摧毁。不过,该电报内容随即被上海方面的另一封电报否定。)

美国大使转移至炮舰

在南京遭到轰炸期间,美国大使尼尔松·约翰逊以及使馆工作人员都在“吕宋”号炮舰上,并未遇到危险。为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吕宋”号和“古阿姆”号一起,一直停泊在紧靠江岸的长江水面上。“吕宋”号在此期间一直让引擎保持在满负荷状态,准备着一旦发现危险就开往上游。

此外在军舰上避难的只有意大利大使馆。正当使馆人员因为当天的工作打算返回大使馆时,空袭开始了。虽然空袭时地动山摇,但并未有人受重伤。

在收到日方不保证空袭中任何外国人生命安全的警告后,约翰逊随即安排了大使馆的撤离,自那以后,工作人员中只有 J. 豪尔·帕库斯通书记官留在城内。

美国大使回到使馆

空袭后,约翰逊大使和工作人员从“吕宋”号上回到了使馆。

约翰逊声明,他已经做好了留在中国首都的准备。对此,中国当局表示非常满意,而当地的美国人则认为大使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指令。

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听从了日方的撤退警告,但同时也立即在东京和华

盛顿与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抗议日方对普通平民地区进行无差别轰炸。

英国则拒绝撤离,并进行了态度强硬的抗议。它警告说,如果空袭对任何英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损失,日本必须负全部责任。同一天,法国也提出了抗议。

此后,与日本签订了防共协定的德国也与东京联络,要求他们不要轰炸南京的德国大使馆或者任何有德国人居住的地区。

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上述要求。

(据发自东京的电报称,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英国大使罗伯特·库赖基爵士拜访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但外务省否认了美英两国提出抗议以及保留要求日方赔偿权力的说法。)

日本无视两个大国

尽管美英两国提出了抗议,上海的日本当局仍然宣称,日本从未放弃摧毁中国抗日中心南京的意图。在发表这一声明期间,空袭依然持续。

上午10时35分,日军要求的于昨日正午前离开市区的最后通牒期限已过。在紧张地等待了将近整整一天后,预告第一次空袭即将来临的尖锐警报声响彻全城。

人口超过100万的南京市民们顿时像发疯一样冲向已准备好的防空洞以及其他的掩体,有的人则到小山上躲避。恐惧中的人们拼命地从人口密集地区向四处逃散,街道上呈现着极度混乱的景象。

日军飞机尚未出现,13名中国年轻飞行员就驾着美制歼击机在隆隆的引擎声中飞上天空,朝着西北方向飞去,以迎击敌机。

然而没想到的是,30至40架日机突然出现在西南方10000英尺的空中。日机随即俯冲下来,向政府中枢所在地城南地区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

设置在古城墙边丘陵上的中国军队高射炮立即开火,炮弹在空中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飓风。

中国歼击机猛烈冲入日军飞机群。不久,4架日机冒着火焰坠落下来。

第二个飞机编队出现

投下炸弹后,日机于11时15分消失在北方。几乎与此同时,另一

支数量相当的飞机编队从西北方向俯冲下来,集中轰炸了有名的南京鼓楼地区的住宅区。

包括少数美国人在内,此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只有 140 名。其中包括除美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

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名单如下:

金陵大学医院护士格瑞丝·鲍尔小姐,《纽约时报》特派员 F. 提尔曼·杜丁^①(德克萨斯州派克斯),金陵大学医院护士伊娃·海因兹女士(洛杉矶),杰姆斯·F·卡尼传教士(华盛顿州斯波坎),弗朗西斯·A·鲁罗传教士(华盛顿州亚奇马),彼特里斯·柳女士(明尼苏达州诺斯费尔德),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亨利·里格斯(纽约州斯考第亚),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斯特朗格·史迈士(芝加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凯萨琳·A·萨扎兰德女士(圣路易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明妮·魏特琳女士(伊利诺伊州赛科),荣珊恰(音)女士、马扎利·温格小姐、弗兰克·温格先生(均来自旧金山),金陵大学医院 R. F. 布拉迪博士(俄克拉荷马城),金陵大学医院 C. S. 特里默博士,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技师威廉·L·安道尔斯,美联社 C. 叶兹·麦克丹尼尔及其夫人。^②

[《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1937 年 9 月 22 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① 弗兰克·提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 1907 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爱克哈特,曾就读于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1937 年,杜丁先生担任《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日军攻占南京进行大屠杀时,杜丁先生为《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他留在城内,并将南京的战事及大屠杀最初 3 天的情况及时向西方进行了报道。他于 1937 年 12 月 15 日乘军舰前往上海。20 世纪 70 年代初,杜丁先生担任《纽约时报》香港站站长,并于 1971 年成为首批获准进入中国大陆采访的美国记者之一。以后,杜丁先生多次到中国访问,1985 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1988 年,他重访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在《圣地亚哥联盟论坛报(The San Diego Union Tribune)》上发表他的观感以及对南京大屠杀惨景的回忆。杜丁先生生平为陆束屏博士提供。

② 此处人名系从日文转译而来,有些与后文不同。

3. 南京的命运

据称,针对日本计划对中国首都南京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为此,我方约瑟夫·格鲁驻日大使不仅已经被指示在东京与日方交涉,同时为加强沟通效果,华盛顿方面也将日本驻美大使齐藤博招到了国务院。

在本新闻稿执笔之时,对日本政府交涉的准确内容尚未被公开。但我们相信,我方已提出了明确的抗议。如果说有时候需要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正是这种时候。

日本与中国并没有处在战争状态,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日本宣称,他们实际上是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但中国却不愿“合作”。既然中国顽固“抗日”,那么作为受害一方的日本就只有惩罚这个顽固国家,直到他们服从日本的意愿为止。

这就是日本的说明。于是,他们攻击了上海,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平民和儿童。然后,日本冷酷地宣布要派出大批轰炸机,“用轰炸将南京从地图上抹去”。而且,如果各国不愿意看到他们的驻华使节与部下、家人一起被炸飞的话,就最好让他们撤离南京。日本人就是用如此傲慢的语调说出了这样的话。

列强们该如何答复是明显的。他们本应该采取一致立场断然拒绝撤离南京。世界上90%的人们渴求着法制、秩序和和平,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现在可以说正是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状况了。

这并不是最后通牒,也不是拍着桌子威胁要开始战争的问题。现在的情况不需要我们这么做,世界也不希望这样。然而,列强们本应能够命令各自驻在东京的大使、公使们一起去拜访广田外相,并向他通告比如说以下内容。

阁下,我们的政府不会因为在理论上和我们一样与中国处在和平状态的日本已经决定通过轰炸从地图上抹去南京,

就指示驻在中国的使节离开他们的任所。

我们认为阁下十分清楚日本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没有随心所欲采取行动的权利。因此,作为友好国家,我们希望阁下能尽全力与各方沟通,以使轰炸的命令能够被撤回。如果阁下未尽全力,轰炸被断然实施的话,那么贵国的行为必将成为无可挽回的对文明的犯罪。

这么做的话,至少可以保证记录上的正当性。如果东京拒绝撤回轰炸南京的命令,南京的大、公使馆应该可以采取如下的妥善措施:大、公使本人以外的工作人员撤出轰炸范围,大、公使本人的去留由本人判断。

同时,列强们必须保持一致行动,并不断地向东京政府施加道义上的最大压力。

〔《纽约世界电讯(The New York World Telegram)》

1937年9月22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4. 美国向日本抗议 称攻击南京违反人道主义

美国发出强硬通牒,谴责东京战争政策将美国人
和全体平民置于危险
批评日本的对华战术
认为日本无权干涉第三国
约翰逊返回南京的大使馆

约翰·C·奥布拉音

9月22日,发自华盛顿。今天,国务院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强硬的

通牒,进一步强化了此前对日军轰炸南京以及要求美国人离开南京的抗议。

美国的通牒再一次重申了昨日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对东京政府,以及当局对日本驻美大使齐藤博表达的立场,对日本威胁美国人和一般平民的生命、干涉美国官员合法正当行为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继南京的美国大使尼尔松·T·约翰逊和工作人员返回大使馆之后,这封通牒也暗示了今后本政府将采取比以前更加强硬的方针。

谴责战争行为

自远东发生争端以来,政府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攻击方式。通牒指出,对一般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行为”。

与此同时,英、德、意各国也在东京就南京轰炸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

国务院公开了约翰逊大使的报告,报告称,即使是在日本发出对外国人的警告之后,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也绝没有离开南京。的确,除书记官J·豪尔·帕库斯通以外,大使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在上周星期一曾经预防性地到“吕宋”号炮舰上避难,但据大使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称,炮舰一直停泊在距大使馆仅20分钟车程的江边(下关江面),而且从岸边随时都可以使用电话和帕库斯通取得联系。

此外,今天约翰逊又发回报告称,他和全体工作人员已经返回大使馆。这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说,日军飞机在上周周一、周二对南京城实施了连续轰炸。

解释“遗憾”一词

国务院对外声称,约翰逊大使否定了他是按照国务院的训令到“卢松”号上避难的报道。

据国务院表示,约翰逊是这样说的。“我的确说了遗憾。因为工作30年以来,离开公馆还是第一次。我所说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想

我不能让馆员们留在使馆里,让他们置身于危险,于是我带着部下转移到南京江面的船上,打算在那里执行公务,并和(中国)政府保持联络。我想要说明的是,我没有离开南京。”

据说,通过格鲁大使及齐藤博大使进行的口头抗议和今天提交的正式通牒是有区别的,后者要求日本政府作出正式答复。

似乎国务院已收到了某些答复,然而高蒂尔·赫尔国务卿拒绝公开其内容。但日本大使馆方面说,日本已向美国表示,日本无意轰炸南京的平民居住区或破坏外国人财产。

日本说明其目的

据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说,日本的目的仅在于摧毁军事目标,以促使事件尽快得到解决,而且日本已准备好随时对中立国公民的生命及财产负责。

赫尔国务卿没有对约翰逊返回大使馆作出评论。但国务院有关人员指出,对于约翰逊大使的避难行为,华盛顿和中国方面产生了一些对国务院非常不利的言论,对此国务卿十分关注,因此当约翰逊大使返回大使馆后,国务卿非常满意。同时,有关人员再次强调,国务院并没有命令大使及工作人员返回使馆,当初的训令也只是要求大使注意保证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并全权委托大使决定是否撤离。

据此间人士透露,因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坚守南京,原大使约翰逊的避难行为格外引人注目,这有可能激怒中国人,并招致对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的敌意。对此,国务院非常关注。

美国抗议的全文

国务院公开的美国抗议全文如下。

关于9月18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递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称日本海军航空部队预定在1937年9月21日正午以后对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空袭或其他攻击,要求居住在该市的第三国官员和公民采取适当措施自发转移到更加

安全地区的警告,美国政府的声明如下。

美国政府反对一切威胁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平民生命的行动,同时反对日方要求居住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正合法地进行正当行为的本国官员和公民撤离的所谓声明。

收到上述声明后,美国政府立即向美国驻东京大使发出训令,要求他向日本政府转达本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这一训令已被执行。同日,美国国务卿代理也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表示了本政府的关注。

本政府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对有着众多人口正在从事和平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轰炸,都是不正当的,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并且,这一场合下所给予的撤离时间也是不适当的。鉴于日本实施空袭的地区范围之大,美国公民和其他一般平民即使撤离到其他地方,也不能得到安全的保证。

尽管贵国一再保证“在攻击期间会注意不伤害友好国家的公民和财产”,但本政府根据已有经验仍然必须提出,在空袭的情况下,无论当局多么负责或采取何种措施,该作战区域内的生命、财产都不会得到有效的安全保证。

在上述声明发表前后,对日本军机轰炸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各类报道,已经证明了该作战对平民的生命和非军事设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南京是中国的政府所在地,美国大使馆等美国政府机关正在那里履行重要的公务。鉴于此,美国政府对在实质上造成目前局面,并逼迫美国大使馆等政府机关要么放弃履行公务,要么将自己置身于极大危险中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日本政府曾屡次保证,日本军事作战的目标仅限于中国的军事机构和设施,日本不会把非军事设施和一般平民列为直接攻击目标;同时,日本政府也声明将尊重各国在南京的大使馆、军舰和商船。鉴于上述情况,美国政府很难相信,有关将整个南京地区列入轰炸作战区域的声明是日本政府深思熟

虑后的行为。

为此,对因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一切损失,美国政府保留本政府及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并衷心希望对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空袭不再发生。

[《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37年9月23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5. 警告日本鬼子

赫尔抗议:轰炸南京是威胁

9月22日,发自华盛顿(国际通讯社INS)。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向日本送达了强硬的抗议通告,对日军向中国首都软弱无力的居民连续进行“不恰当的”空袭提出了警告。

这次警告是针对日军昨天晚上对南京进行残酷、毁灭性的轰炸,作为迅速反应而提出的。

当日军大规模轰炸队对无力反抗的首都进行弹雨般的死亡轰炸时,美国大使约瑟夫·B·格鲁^①迅速赶到了东京的外务省,在两天里提出了第二次美国的抗议。

美利坚合众国让日本强烈地记住以下几点。

(1) 美国对给本国国民以及所有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带来危险,以及对本国官员和国民发出劝告撤离南京表示“反对”。

(2) 轰炸普通居民地区“是不当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主义原则的”。

(3) 当该市受到全面轰炸时,日本所谓保证不会损害各国国民的

^① 应为约瑟夫·C·格鲁,但原文如此。

生命和财产是虚心假意的蒙蔽。

(4) 因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不管什么样的美国人员的伤亡乃至财产的损失都应该由日方承担责任。

通告要求日本以后不要再进行轰炸。

在表明“强烈反对”以后,美国政府表明道:“衷心希望日本停止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轰炸。”

作为外交惯例,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的抗议通告要求日方予以正式的回答。

如果抽出此后由赫尔国务卿公开发表的通告正文的一部分,就是如下的内容。

本政府一直保持这种见解: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众多人口从事和平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全面的轰炸是非法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的。

尽管一再保证“在实施预定攻击期间,要密切严加注意友好国家的国民生命及其财产”,但是本政府如果根据经验所示则不得不说:在进行空袭时,无论在任何时候,而且在任何地点,不管责任当局如何注意,在保证这些作战地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都没有奏效。

鉴于南京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在该地美国大使等在美国政府机关执行重要公务这一事实,美国政府会强烈反对作为结果出现一种像强行选择要么放弃美国大使等工作的本政府机关及其设施,要么置身于极大的危险当中那样的情况。

因此,美国政府对于因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损害,为了政府自身以及美国国民,应该保留所有的权利,并应该衷心希望日本不要再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轰炸。

[《纽约镜报(The New York Mirror)》1937年9月23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6. 上海新闻

承认失守

汉口 12 月 5 日讯 星期五以来日军在南京前线采取的强攻现已奏效。中国方面承认日军攻占了句容和天王寺,这样日军离南京不到 30 英里。

尽管日军向前推进迅速,中国最高统帅部今晚重申了保卫中国首都的决心。

驻扎在丹阳的中国军队已撤到 22 英里远、位于长江边上的城市镇江。预计日军目前将会发动大规模进攻镇江的行动,因为镇江近来遭受了无数次空袭。通常这座城市有 3 万居民,但现在大部分居民已撤离。

中国官方今天承认长江南岸江阴的最后一座要塞也已失守,中国两个师的部队曾在此进行了有效的抵抗,遏制日军封锁长江凸出部的企图。抵抗的中国军队虽伤亡过半,仍英勇作战。

.....

首都实施戒严

南京 12 月 6 日讯 南京目前实际上已实施戒严,一队队佩戴袖章的军人在街上巡逻。

到目前为止,局势仍控制在当局手中,当局一再重申不会在日军进城前焚烧市区。

中国军队显然将竭尽全力防守南京。外国观察家相信,为了防守南京,除了城内可能放火焚烧之外,交战的炮火也会对城市造成极大的损失。

由美国捐资建立的著名中国女子教育机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宿舍已在作准备,以期照料在危难中需要庇护的妇女、儿童。

与此同时,安全区委员会已宣布安全区内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进

去的人员要携带自己的口粮,并鼓励商贩在安全区内继续开店。

委员会已从中国当局得到3日内撤出所有军事设施的保证。安全区业已明确表示,只有撤出军事设施,安全区的计划才能得以实施。

南京在望

上海12月7日讯 日军发言人在昨晚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军已到达可以看见被放弃的中国首都南京城的距离之内。先头部队离中国政府所在地只有4至5公里的距离,他说。

一份海军公报昨晚宣称,日本海军的飞机为了配合已迅速包围南京的地面部队,昨天整天都在轰炸、扫射中国军队在城市周围的阵地。

日军试图切断南京城内和城周围中国军队的退路,袭击了长江北的浦口及其他地区。

随军的同盟社记者报道,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日军两个纵队先头部队于昨天下午占领了离南京东南4公里和南面5公里的高桥与岔路口。报道补充道,日军没有在这两个市镇停留,便继续向清晰在望的南京城墙前进。

进攻南京和芜湖

东京12月7日讯 根据这里收到日军发中国的报告,日本陆空军联合总攻南京和芜湖的命令已于今晨下达。这道命令是在昨晚攻占紫金山之后发出的。紫金山麓安葬着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逸仙博士的遗体。

据同一份报告,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①将军昨天命令在夜晚关闭所有城门。

颁发该命令之前,唐将军奉劝所有外国居民撤离南京,并向他们通报了日军逼近南京的情况。除了几名外国记者,所有外籍居民最后于当天下午1时撤离首都。

^① 唐生智,字孟潇,陆军上将,日军进攻南京时,任首都卫戍军司令长官。

安全区的请求

南京 12 月 7 日讯 日军逼近南京城门之际,形形色色的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已请求日军不要在该地区实施军事行动。

今天委员会写给日军当局的信中谈到由于中国当局已在该区域内减少了军事设施和人员,他们将给安全区划分界限,希望日军不要轰炸这一地区。

委员会对日军当局不攻击没有中国军事工事或军队驻防区域的保证表示高兴。

日军当局被告知将有 15 至 20 名外籍人士留在那儿管理安全区。

该信件指出,外籍人士留在城内是为了证明他们对中日当局都很有信心,这也表达了委员会要把安全区的安排完全付诸实施的坚定决心。

在城郊交火

汉口 12 月 8 日讯 今天战事已接近南京,双方已在城东南郊交火。日军主力部队在飞机、机械化部队的支援下,正在进攻光华门外的淳化镇。

一支日军绕过九华山,正向麒麟门挺进,另一支日军逼近三山门。今天宣布南京全城均为战争地区。

郊野被焚烧

南京 12 月 8 日讯 随着日军无情地向南京逼近,中国军事当局颁布命令焚烧城外西南郊区,其目的是不让日军有掩体可资利用。

当局宣称,除了可能会摧毁对日军有用的桥梁和供水设施以外,不会破坏城内的房屋。

昨天晚上听到来自句容附近汤山的隆隆炮声,据报道,日军在汤山动用 3 门大炮进行轰击。

日军等待增援部队

上海 12 月 9 日讯 昨天据可靠消息,向南京发动总攻之前,日军正在等待强大的部队调入南京附近。虽然这座往日的首都增强了防卫,并很可能是入侵者前进道路上强硬的障碍,但是预计不会坚持到下个星期天,即 12 月 12 日以后。

中国城防部队在城郊烧毁了被认为可能会阻碍炮火视线的房屋。日军来到前尚未来得及运走的军用物资业已销毁。

全城各处的难民昨天涌向划定的安全区,但是昨晚日军发言人对安全区一事表示不满,并认为整个南京城都是堡垒。他们希望在尚存的时间内所有非战斗人员撤离该区域。

日军表明态度

昨晚,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Suemasa Okamota)先生在致挪威总领事与高级领事尼古拉·阿尔先生并向外交使团感兴趣的成员传递的一份信件中,正式请求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撤离。

日本使馆发言人昨晚透露了这一消息。同时,日军当局宣称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

“鉴于南京城内和周围地区被直接卷入中日双方军队大规模激烈战斗的危险即将来临,”冈本在信中说,“……日本军方非常希望仍在京的所有外籍人士立即撤离南京,尽可能远离作战区域。”

“这一迫切请求是为了避免外籍人士陷入随时都会降临该城的战争危险之中。”信件补充道。

“与之相关,”发言人继续道,“我想谈一谈所谓的中立区或安全问题。”

日本人未予担保

“外国记者发自南京的报道描述了所谓的委员会成员最近的活动及难民涌入该地区的情况。

“众所周知,由于自然状况和实际情况等原因,日军当局非常遗憾

不能保证成立所谓的安全区。

“事实上，南京的地形以及中国军队修建的防御工事已使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堡垒。

“安全区存在于这样一个地区在名称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安全区怎能和堡垒并行不悖呢？

“正如以往数次谈到的，日本军方不希望外国的人员、财产或中国非战斗人员由于交战蒙受非故意造成的损失。

“因此，鉴于上述原因，日军当局不可能对南京所谓的安全区作出保证。”

安全区不安全

“撤入该地区的人员是自甘冒险。”

“如果安全区不幸为战火波及，日军无法承担任何责任。”这位官员称。

在重申日军无意进攻没有中国军队防守的地区时，发言人说：“鉴于南京城的情况，不可能担保流弹或其他炸弹不会击中难民区。”

“比如，任何了解南京地理情况并懂得战争状况的人都能理解，瞄准南京周围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山头的炮弹会打偏目标，而落入安全区。”他声言道。

飘起醒目的旗帜

南京 12 月 8 日讯 今天，安全区第一次飘起显眼的旗帜。警察要求老百姓或者进入安全区，或者离开南京城。发出的通告说，仍开着的城门不久将关闭，以便控制人流。

昨天召开军事会议后，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命令所有部队撤出安全区。该命令被迅速执行，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五台山上的高射炮很快被运走。今天凌晨，中国军队仍在搬运其他军用物资。

今天早晨，走访安全区的路透社记者披露，这里挤满了人，数以千计的人仍在往里涌。通往安全区的街巷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随处可见难民坐在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上，耐心等待安置。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接管了公共建筑、学校、学院、最高法院、陆军大学和华侨俱乐部来安置涌入这一地区的人流。这些建筑可望安置已进入安全区的 8 万人中的大约 25 000 人。

委员会颁布了规则,要求所有的人尽力自行安排住房。规则补充道,公共建筑和机构的房屋要留给最贫困的难民,同时以后还打算请空房的房主免费接待无家可归者。

委员会进一步宣布伙房将在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为最贫穷者提供食物。

敦促投降

上海 12 月 9 日讯 同盟社据可靠消息得知,日军昨天准备敦促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及声称在其麾下的 30 万军队投降。

与此同时,同盟社了解到,日军当局将和仍留在这座将遭厄运的首都城内的各国使、领馆官员联系,敦促这些中立国的非战斗人员立即撤出南京。

采取这一步骤,日本官方消息透露,是为了在唐将军拒绝投降的情况下防止第三国人员遭受损失。

据悉,劝降书即将送达唐将军。

战局仍无变化

昨天晚上从南京中国方面收到的消息显示,昨天一整天日军的军事行动未获进展。据中国方面的报告,日军到处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战局仍无变化。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被一支强大的日军部队猛烈攻击的淳化镇,昨天在激战后侵略者被击退,解除了严重的威胁。

中国方面还报道,夺回广德的中国军队昨天在该城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太湖南面的湖州则在中国军队的三面包围之中。

虽然镇江遭到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镇江、南京间的通讯联络仍完好无损。

三路日军

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进攻南京的日军经由三条路线进军:句容、天王寺和溧水。

一路日军从句容向北面的汤山镇运动,再由此经一狭窄通道向麒麟门缓慢移动,这样避开了九华山。星期二在这一区域发生战斗,结果日军遭受重大损失。

从天王寺出发,一支强大的日军纵队在机械化部队的支援下进至光华门东南 22 公里处的淳化镇。日军飞机以不间断的轰炸支援这次进攻。中国增援部队从该镇以南 10 公里的湖熟镇赶来助战,已阻遏了日军向淳化镇南面的进攻。

在秣陵关以北五六公里的殷巷山,据报道,中国防守部队严阵以待从溧水方面攻来的日军。星期二这里没有战事。

顽强抵抗

汉口 12 月 9 日讯 从南面向南京进攻的一路日军在秣陵关中国部队的防线后,已抵达距南京 9 英里的牛首山。

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山上占据壕沟,顽强抵抗沿着南京至溧水公路向南京南门进攻的日军。

因山形而命名的牛首山为南京著名的游览景点。夏季,居民时常驱车来这里的庙宇和林木葱郁的山丘度周末。

与此同时,目前留在汉口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松·T·约翰逊先生今晨接到仍在南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来的长途电话。这些工作人员是乔治·艾奇逊先生^①、J. 豪尔·帕库斯通先生和爱米尔·加西先生。

“一切都很平静,”约翰逊先生被告知,“不过可以听到来自南京东南方向,著名温泉汤山的炮声。”

艾奇逊先生、豪尔·帕库斯通先生和加西先生昨晚待在美国军舰“巴纳”号上。

^① 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击退反攻

东京 12 月 9 日讯 根据这里收到前线日本记者的报道,攻打南京的日本先头部队昨晚利用月光进行有力的攻击,打退了中国军队的反攻,并缴获两辆中国坦克。

该报道补充道,今日凌晨日军占领了距南京东面城墙不到 1 英里的步兵学校和大校场机场,并向明孝陵附近的中山门发起进攻。

占领飞机场

上海 12 日 10 日讯 日军发言人昨天上午宣布,缩短了在南京周围的战线后,日军昨天早晨攻占了距南京雉堞状城墙不到两千公尺的大校场机场。他说这次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攻克麒麟门

上海派遣军当局昨天上午 11 时 30 分发布的公报称,日军星期三分别攻占了位于紫金山以东 8 公里的麒麟门和南京以南 12 公里的梅山。

公报说,麒麟门被小野(Ohno)、原田(Harada)和其他几个支队攻占,梅山由冈本(Okamoto)、竹下(Takeshita)支队以及支援部队占领。

公报继续说道,由片冈(Kataoka)、野副(Nozoye)、小酒井(Kozakai)、浅野(Asano)支队和支援部队组成的其他各路日军攻占宁国之后,于星期三中午占领了位于芜湖南面 16 公里处的杨村,并继续向芜湖进攻。

否认机场失守

中国方面承认从南京、溧水间的秣陵关撤退,但声称日军对麒麟门的进攻被再次打退。双方军队在京杭公路上的侯家塘激战。日军攻占大校场机场的报道亦遭否认。

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从秣陵关向前进攻的日军在殷巷受阻。尽管日军炮火无休止地轰击,中国军队仍坚守着阵地。

在淳化镇前线,日军再次攻占该镇,并向西进攻。一支中国军队攻击了日军侧翼,迫使日军退往上坊镇。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在上坊激战之后,日军被迫再次退回到今晨出发的地点。

命令部队进攻

上海 12 月 11 日讯 在松井石根将军要求南京城防部队于昨天中午投降的通牒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日军总司令命令部队进攻由唐生智将军负责防守的南京城。重炮、飞机轰炸之后,日军集中攻击光华门。

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军放宽了两小时让中国人答复,下午 2 时过后即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没有作答,日军即实施攻击,声称昨天晚上强行攻入光华门,并已在城门内进行搜索残敌的行动。对昨晚的战斗只有零星的报道。

日军发言人昨晚透露,松井将军命令对中国首都发起总攻。日军进展迅速,昨天下午早些时候已抵达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南麓,南面已进逼到城东南的光华门。

显然没有受到什么抵抗,日军爬上倒塌的城墙。日军发言人说,日落时分,在往日首都的部分地区“可能”已在进行搜索残敌的行动。

派遣军司令部新闻处后来发布的公报证实了上述消息。

除了“持续”轰炸南京城墙、城门,海军飞机还倾泻弹药摧毁城内中国军队集结之处和城防工事。他说,一个特别的目标是城东的陆军大学。

星期四的战斗

南京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讯 一支拥有 2 000 人、30 辆坦克的日军昨天袭击了南京的两座城门。占领了大校场机场和空军学校之后,日军利用这两个地方进攻南京 18 座城门中的光华、通济两城门。

中国军队防守这两座城门的精干部队用迫击炮、机枪和步枪抵抗日军。同时,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将军命令“模范师”^①的部队增援光

① 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

华门,加强那里的防卫。

接着,激烈的战斗在两座城门处展开,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日军受重大伤亡后,最终被迫退却。在猛烈炮火轰击下,光华门被洞穿。如果袭击再猛烈些,南京城肯定要陷落。

中国军队未如期抵达

解救城门阵地的中国军队未能如期抵达而使日军突袭攻破城门能够得逞。这些部队由于猛烈的轰炸而未能在阵地上出现,结果日军几乎未遇抵抗。

通宵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表明中国军队正在破坏桥梁及其他战略要地。

今晨,两只观察用的日本气球出现在紫金山南面。中国军队曾试图击落这两只气球,但它们仍高高挂在空中。

日军又发起进攻

东京 12 月 11 日讯 根据当局的官方消息,日军拂晓时重新发起进攻后,南京可望即刻陷落;同时,也否认了广泛流传的有关今晨 1 时 30 分攻陷南京城的消息。

由于对南京的街道不熟悉,日军昨晚中止了进攻,但今天拂晓时又发起了攻击。今晨 9 时 30 分至少在一座城门发生激战。攻陷南京的消息将由警报汽笛和无线电广播向全日本宣布,预计将会导致群众盛大的欢庆活动。几十万人将游行到皇宫向天皇欢呼。

城门上的激战

在南京的 5 座城门上发生激战,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猛烈攻击中国城防部队,决心一举攻克南京城。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中华门,或南门外,据说中国军队顽强地坚守着雨花台上的堡垒。雨花台由于美丽透明的彩石而闻名全国,因此亦用以命名这座山丘,其意为“天上洒落的花瓣”。

山丘上 3 座碉堡守卫着南门的入口,南京主要的商业街道中华路

也坐落于此。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方面的报道,日军已占领了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并准备攻打中山门和太平门。中山门在南京著名的中山路上,中山路穿中山门而过,通往中山陵园和陵墓。

太平门位于中山门北面不远,曾国藩统领的满清军队即是在此炸开城墙,在攻城达10年之后最终攻克南京的。

这么早便攻占了紫金山震惊了中国人,因为这座山上的防御工事很坚固。由于紫金山居高临下,日军占领它便完全控制了南京城。从山头上,日军的炮火可以打到城内任何地方。

占领光华门外飞机场的日军仍在和坚守着中华门东边的光华门和通济门的中国守军作战。

昨天派往南京轰炸日军攻城部队并了解情况的中国飞机驾驶员报告说城内外都燃烧着熊熊大火。

南京最后的抵抗

汉口12月11日讯 今天此间收到的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颇为激动的电文说:“我们遭受重大伤亡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是用血肉之躯迎战钢铁的装备。”

唐将军宣称,全城遭到猛烈的轰炸,激烈的战斗仍在雨花台进行,中国军队坚守着那儿的碉堡以及紫金山周围的阵地。虽然承认日军昨晚已突破光华门,唐将军说中国军队仍控制着局势,并进行着坚决的抵抗。

他说很难估计中国军队还能坚持多久,但军队的士气仍很高昂。

唐将军补充道,即使日军进入南京,中国军队将会在更好的阵地上抵抗入侵者,因为日军越是深入纵深,越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通讯联络中断

汉口12月12日讯 南京仍在中国人手中,从今天下午收到的报告来看,这是可以肯定的。今天上午和南京的所有电报、电话联络均中断了数小时,这里纷纷谣传首都已失守。然而,到中午,联络又恢

复了。

根据从南京收到的报告,今天拂晓日军又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日军飞机积极出动轰炸南京城。数小时之内,炸弹像大雨从天而降,爆炸震撼着房屋不停地颤抖。据中国官方的消息,日军尚未进入南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打退了。

今晨,南京电报局被直接击中,因此通讯中断了几个小时。然而造成的损坏最终被修复,并恢复了和外界的联系。

数枚炸弹在安全区爆炸,日军没有正式承认安全区。据说物质损失极为严重,但人员伤亡的情况尚不得而知。由于安全区只有2公里长、1公里宽,拥塞着10多万难民,人员伤亡严重是极其可能的。

芜湖被攻占

上海12月12日讯 昨天下午2时日军当局发布的公报证实,位于南京西南方60英里的芜湖被日军攻占。

当问及攻占芜湖之际有没有外国人在城内时,记者招待会上的日军发言人说他不知详情,也说不出该城遭破坏的程度。日军曾经遇到中国军队的一些抵抗,但目前已占领了全城。

激烈的巷战

上海12月13日讯 根据在上海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昨晚8时发布的公报,击退中国军队顽强的反攻后,日军昨天下午继续向市中心进攻,在激烈的巷战中逐步击退中国防守部队。

公报说,在完全控制了南面的城墙之后进入南京城的日军部队击退了军队顽强的抵抗。

南边的城墙是在昨天中午被日军部队攻占的,这些部队在占领了光华门及其东面的城墙角,中华门及其西边的城墙角之后会师在一起。公报说,这些部队在城墙上高高举起太阳旗。

据传中国军队在撤离

日本海军发言人昨天晚上声称,星期六下午5时开始,中国军队

准备在上游乘商船逃离南京。他说,星期六有5艘汽轮被用来运送军队。

在长江北岸

日军发言人透露,为了威胁被围困军队的后翼,一支日军正沿着长江北岸,向东朝浦口挺进。

他说,这支部队^①在乌江镇附近成功地渡过了长江。

这位军官在回答问题时说,在南京北面,日军已抵达玄武湖沿岸。

日军声称攻克南京

上海12月14日讯 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昨晚9时发布的公报说,中国昔日的首都在昨天日落时分已被日军“完全占领”。

日军昨天上午占领了城东大部分政府建筑,从军事委员会大楼开始,日军迅速攻占了陆军大学、国民政府和行政院等一系列建筑。

上午11时,得胜的部队冲进蒋介石将军在南京城内的府邸。日军沿着中山路前进,占领这些政府建筑后,转而往北。

控制了城南城墙

昨天中午,日军已完全控制了城南的城墙。

中国军队逐渐向首都城北撤退,激烈争夺每一寸土地。

日军当局声称,到星期六晚上10时,有60名士兵、1名军官在东面城墙外向日军投降。

强行通过镇江江防之后,日军昨天下午缓慢地溯江而上,并在南京下游数英里处与乌龙山的中国炮群交火。

对下关的威胁

上海12月14日讯 随着日本派遣军助川(Sukegawa)支队迅速接近下关,中国防守南京的部队昨天早晨面临着在傍晚时分被包围的

^① 即国崎登支队。

危险。

控制住长江与南京城之间的下关,日军便能切断中国军队撤退过江的出路。

昨天早晨6时,伊佐(Isa)支队和富士(Fuji)支队攻占中山门后,日军已占领了东南城墙上所有4座城门。

中山门是在两个支队最初从紫金山向南京城发起进攻72小时后攻占的。今天早晨,野战炮和飞机给予这些部队极大的支援。

所有城门均被占领

为了从另一个方向进攻南京城,片桐支队(Katakiri)昨天凌晨由紫金山西麓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经过通宵作战,该支队成功地攻占了距南京城东两公里、明孝陵以西的中国军队阵地。

参与攻打城南、城东的部队是胁坂(Wakizaka)支队、人见(Hitomi)支队、伊佐支队、富士支队和片桐支队。

这些部队昨天早晨占领的城门包括光华门、中山门和通济门。

浦口被攻占

同盟社的随军记者报道,日军星期日午夜攻占浦口,并于昨天早晨切断了中国南京城防部队惟一的撤退出路。

报道补充道,在南京上游渡过长江的长野(Nagano)和山田(Yamada)支队在江北迅速向下游进军,未遇困难便占领了这一铁路枢纽。

[《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1937年12月15日

第411~414页]

(陆束屏 译校)

7. 日军逼近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①发往《纽约时报》电讯稿

上海,星期二,12月7日讯 昨天日落之前日军占领了位于南京郊区紫金山麓的中山陵整个陵园。日军大部队已向前推进到离南京城门1英里远,通往中山陵的公路上。

对于遭受挫折未能按计划于今晨攻入南京,日军大为恼怒,出动了90架飞机空袭中国往日的首都。据信,这是空战史上此类空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但投掷了大批炸弹,造成极大的混乱。

日军先头部队预计今日强攻城门,攻进南京城去。据信,大部分中国部队今晚撤走。

日军已宣布突破在江阴横跨长江的铁索,并在那儿扫清一片水雷区。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将驶往位于南京上游150英里的安庆。

突破江防

昨天下午,9架日机未受任何阻挡,猛烈轰炸了南京对岸的浦口,在火车站附近造成两处大火。

南京以东40英里的江苏省会镇江可能已被攻占。省政府的档案已向北运到新省会扬州。

^① 哈立德·爱德华·埃邦德(Hallett Edward Abend, 1884—1955)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埃邦德先生于1926年来到中国,次年担任《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任该职长达14年之久,直到1941年10月日本人将他赶走。他积极奔走于中国各地,报道当时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埃邦德先生在中国长期做记者的生涯使他形成对中国,乃至远东事务深刻的见解,从1930年到1950年,他出版了10部有关中国的书籍。在日军攻打南京及之后实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期间,埃邦德先生虽身处上海,但他积极收集材料,及时加以报道。当时《纽约时报》对此的很多报道均出自他的手笔。埃邦德先生生平由陆束屏博士提供。

据在上海收听到的官方战地无线电报告,不到 48 小时,日军向前推进了 30 英里,昨天下午早些时候已能见到南京高大的城墙。日军发言人拒绝透露这一令人惊异的推进是沿哪条公路,或在哪个战区取得的,但他强调“我们的先头部队在 3 英里远的地方已能清晰地看到南京城墙”。

日军官方的发言人说,据可靠情报获悉,星期天夜晚和星期一凌晨天黑之际,大批中国军队撤离了南京城。据说中国军队利用一切运输工具渡江而去。

形势的发展竟使得日军司令部里最乐观的军官也感到惊讶。司令部相信进攻中国往日首都的各路日军都会遭到顽强的抵抗。据了解,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上周四还拒绝向日本大使川越茂(Shigeru Kawagoe)承诺在圣诞之前攻克南京。

惟一能够继续抵抗下去的机会是部分中国军队在数百年前明朝皇帝修建的南京城高大的城墙内占据阵地。城墙有 30 英里长,把很大一块面积围进城内。

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昨晚谈到,任何利用古老城墙进行的抵抗都是徒劳的。据说城墙内的防守部队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因为除了遭受持续的空袭之外,一旦日军控制了城市四周的山丘,他们便处于炮火的直接打击之下。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37 年 12 月 7 日

第 1 和第 13 版]

(陆束屏 译校)

8. 因害怕日军 大批难民逃难

记者的奋斗 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南京

A. T. 斯提尔^①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外通信部专电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社版权所有,1937 年

12月2日,发自南京。我从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出发,经历500多英里的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南京。在中国的铁道线上,战争的影响以一种最恶劣的方式得到表现。伤员、贫民以及逃难的富人,所有的人都在躲避日军的炮火而涌向列车。

我跟随着这一令人压抑的人流从济南到了换乘站徐州,再从徐州开始逆着人流到了南京。

在济南,当我正准备乘上预定的列车时,难民们蜂拥而至。尽管我已经习惯了在拥挤、推搡的人群中奋勇前进,但这次还是输了。丢盔弃甲的我最后不得不退了下来。当几小时后下一班列车到来时,我终

^① 阿契包德·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1903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1916年来到美国,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士学位。斯提尔先生1932年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驻远东的记者,奔走于华夏大地采访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在北京;日军进攻南京进行大屠杀时,他身陷南京城内,作了大量报道,并且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于1937年12月15日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题为《日军屠杀成千上万: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有五英尺高》的特讯。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一起合影。70年代以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并于1978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斯提尔先生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斯提尔先生生平由陆束屏博士提供。

于冲在前面,在有顶货车里抢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当然,这辆货车也在转眼间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富人和穷人以及他们的财产。

到了徐州后,情况完全改变了。我在这里换乘了开往南京的列车。列车几乎是空的,因为没有人想去已经注定要完蛋的南京。我是豪华的一等卧铺车中惟一付了车费的乘客。这辆车原本用于将南京的官僚们运往汉口,但现在却开往首都,去装运新的货物。

群众发现走投无路

在南京的对岸浦口,几乎每隔 30 分钟就有一班火车开出。这大概是政府迁往上游的最后阶段了。然而,所用的设备和它的任务极不相称,在长江的对岸,成千上万不幸的人们和堆积成山的货物正在等待着运输。

如果这个密集得不能再密集的人群中落下一枚日军的炸弹,将会发生怎样的惨剧?想到这,不由得叫人毛骨悚然。幸而日军至今为止还未将这一地区列入轰炸的目标。

从江岸到南京北门,一直到市中心约 3 英里的路上,我一直逆着川流不息的逃难人流而前进。虽然关于多少人离开了南京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留下的大概最多只有南京 100 万人口的 1/3。

死守南京的阵势

虽然南京面临着孤立、覆灭的现实危险,但政府领导者似乎已决定了要死守南京。大多数军队已经撤离,然而为了要让日军在占领首都时付出最大的牺牲,必要的守军还是留了下来。一些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构筑城门的防守工事。

今天,两架日军轰炸机向军用机场投下了炸弹,南京经历了几天来的第一次空袭。随即中国刚刚到手的苏联制飞机升空,在巨大的声响中上演了与日军飞机的追击战,但就当时所见,并未取得任何战果。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

1937 年 12 月 2 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9. 现在南京美国人二十一人

仅有 8 人听从撤离劝告
各城门已完全封锁
惟一的出城办法是用绳梯越过城墙

A. T. 斯提尔

《太阳报》专电。版权所有,1937 年

12 月 7 日,发自南京。尽管战争就在眼前,但还是有美国人打算留在南京直至最后,这使得合众国大使馆的留守馆员们十分痛苦。住在首都的 29 名美国人之中,仅有 8 人听从了撤离的警告。

昨天,这 8 人每人带着一个皮箱和各自的卧具,转移到了停泊在南京江岸的“巴纳”号军舰上。他们将在那狭小的角落里生活,直至日本的攻击波完全过去。

以乔治·艾奇逊二等秘书为首的 4 名大使馆工作人员一直留在馆内,等着可能前来与他们一起避难的人。按照计划,他们要坚持到 11 时后才去乘船。

14 人坚守岗位

至少有 14 名美国人打算在南京被包围期间也一直留在城内,除非发生万不得已的情况。这些留守者大多数是传教士。在决定留下时,他们没有表露出丝毫的英雄气概,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义务,他们说,必须留下来守护教会的财产,给予中国同僚们信心,帮助现在仍在计划中的安全区——这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

这些美国人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他们将置身于被偏离方向的炮弹、炸弹和流弹击中的危险之中。虽然防空洞和地下室相对比较安

全,但只要中国军队的败兵们进入安全区,就会招来日军的炮火。而且,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抢劫。

大使馆作出开始撤离的决定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尚在大约 40 英里以外。但空袭渐渐频繁起来,轰炸与防空炮火带来的危险也日益加大。

在城门被封锁之后,留守美国人离开南京的惟一希望就是用大使馆提供的绳梯翻越城墙。

期待美国的援助

另一方面“巴纳”号一直停泊在南京江面,直至因炮火轰炸而不得不向上游转移,他们计划一旦日军完成占领就返回南京。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在包围期间坚守岗位的美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外国人的总和;同时,美国人在设立安全区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对加强中美纽带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2 个月前在大使馆突然搬迁后爆发的反美风潮,随着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发表了十分注重形式的声明后,似乎已烟消云散。

而今日,南京社会对美国的同情和友情表达着近乎绝望的感谢。事实上,这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中国人似乎正在期待着迄今为止从未期待过的更多的美国的援助。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7 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10. 日军发布最后通牒后开始对南京发起猛攻

中方无视南京投降提案之后,日军开始猛烈攻击
占领芜湖的报道

日军军舰顺长江而上——大部分美国人从原首都撤退
攻击军准备举行庆祝仪式
日军空运大量香槟用以祝贺攻陷南京

据美联社报道

12月10日,星期五,发自东京(美联社)。东京今天收到发于南京前线的报告,主要内容是说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发起总进攻。据报告称,攻击是从南京时间中午12时30分(纽约时间星期四下午2时30分)开始的。

12月10日,星期五,上海(美联社)发报。据未被确认的中方报道称,今天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将军正午以前尚未对日军要求中国军队投降的最后通牒作出答复。下午2时得到南京的报告解释说,拒绝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就是拒绝日方的要求。

日军的最后通牒

哈立德·埃邦德

《纽约时报》无电

12月10日,星期五,发自上海。昨天晚上,在离南京南门不到1英里远的公路上,日军50辆战车一字排开,用炮弹把城墙炸出一个洞。城墙另外一个地方也被日军集中火力给炸穿了。在这之后,日军停止了攻击,等待中国军队对松井将军的投降劝告作出答复。

昨天,一架日本军机在城内空投了松井将军的“劝降书”。“劝降

书”要求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必须在今天正午(纽约时间星期四下午2时)之前将答复送达句容公路上的日军前哨,如得不到满意答复,所有包围的日军将向南京发起总攻。

松井将军在“劝降书”里还表达了愿南京远离战火和破坏的希望。“劝降书”里还提到了现在长江以南的日军已逾百万,这种说法应该只不过是技巧性表现而已。

占领芜湖的报道

据日军左翼司令部野战广播特报报道,日军部队昨天傍晚6时占领了南京西南方50英里远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报道称,日军最后的攻击并未遭到反抗,中国军队大部分已撤退到长江北岸,剩下的士兵扔掉武器和军服,穿着平民的衣服。

到今天上午10时30分为止,上海日军司令总部尚未得到关于最后通告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报告。随着预定攻击时间的迫近,20多架日军高速轰炸机从上海飞往南京。不过飞机里装载的并不是炸弹而是堆满了一箱箱冰冻香槟,据说日军将校将以此来庆祝攻入中国原首都。

今天清晨日军侦察机报告说,南京城内新燃起了无数的火堆,就算城内的军队有所移动,也被升腾起的烟柱遮掩住,无法侦查清楚。

昨天,在距南京西南200英里远的九江市下方,中国军队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修建长江封锁线。显然,中方是在担心日军溯江而上到此,接着再沿着江西省省会南昌的铁路一路南下。

日军军舰溯江而上,在昨天上午9时通过了被破坏的江阴封锁线上游和南京东面的口岸城市。这些事实已经被证实。日本海军报道官员昨晚并没有对尚未被破坏的封锁线是否对海军舰队先头部队进攻南京造成阻碍作出回答。如果镇江的封锁线也被破坏的话,意味着南京城内所有的中国军队要么投降,要么面临杀戮。因为一旦日本海军军舰到达南京下关港,惟一可以逃脱的出路也被切断了。

日方报道了昨天中午成功地对南昌进行了奇袭轰炸。25架中国飞机起飞应战,其中16架被击落。此外,日机的轰炸也给停在南昌飞机场的25架苏联制新锐飞机造成了很大损害。

据重庆、汉口及湖南省省会长沙发来的电报称，中国政府内的非军事部门几乎绝迹——拥有庞大组织的立法院衰微，仅仅减至7人，以前外交部400多人，现在不足50人，中央政治会议则完全销声匿迹了。

该电报称，剩下的就只有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机关。各地的政府文官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省、市、县官僚的指导监督。

非常重要是在军队内部集团中间，前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者的名声正在急速上升。

昨天下午5时45分，中国军队攻击机飞到黄浦江上，日军巡洋舰“出云”号的对空炮突然开火，炮弹没有落在上海附近。

美国炮舰正处于待发

12月10号，星期五，发自上海（美联社）。10万日本军队已经摆好架势，一旦今天正午以前日军司令官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未得到满足，就会对南京发起总攻。

少数美国和其他外国人仍滞留在南京。美国炮舰“巴纳”号停泊在长江上待命，与外界一直保持着联系。

美国长江警备队的其他舰船现停泊于芜湖及九江的江面上，有必要的話，将承担起救护美国人的职责。据中方报道，昨天南京郊外的前线发生激烈的交战。日方死亡2400人，中方至少夺回了一个村落。

据本地日军将校说，松井石根大将在对中国军队司令长官的最后通牒中是这样写的：

务必在星期五正午以前在南京东面的步哨线处进行回答。该处将有人代表本司令进行南京城接受相关交涉的准备事宜。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接受到任何答复的话，我军将开始总攻。

放弃抵抗将保留住南京的史迹名胜，两军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破坏。贵军如继续交战的话，南京十年的经营将

眼看着全部化为灰烬。故本官劝说,投降吧!

据外国方面的消息,日军部队已经占领了江苏省省会镇江。镇江人口 15 万,位于南京东部 40 英里。据说,这个长江重镇的陷落,是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卫,在市区街巷中将残敌一个不漏地杀死而达成的。

日军的航空部队正在南京周边及内陆深处进行持续的猛烈轰炸。有报道称,在南京北部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接点,中国军用列车被破坏;河南省巩县的大型兵工厂也遭到轰炸破坏。

粤汉铁路南部和粤九(香港九龙—广州之间)铁路遭到猛烈轰炸。日军以此阻止中国军队军需品经由香港大规模地流入。

英国代理大使 R. G. 豪威带领大使馆成员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大使准备在这里设置大使馆。大使馆官员就英资上海拖驳公司(Shanghai Tug and Lighter Company)所有的汽艇被扣留一事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

外交官在炮舰上

《纽约时报》无电

12 月 10 日,星期五,在南京江面发自美国炮舰“巴纳”号。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和 J. 豪尔·帕库斯通昨天关闭了大使馆,下午 2 时 30 分登上了美国炮舰“巴纳”号。这是在得到南京卫戍军司令唐智生发来的通知后采取的行动。通知说:昨天下午关闭所有城门,修补、加强、封锁防御工事。

大使馆工作人员登上炮舰还不到 30 分钟,多架日本飞机就在南京对岸对浦口长江一线进行轰炸。在离停在浦口江面上的“巴纳”号 200 码处,4 枚炮弹剧烈爆炸。轰炸使得“巴纳”号左右摇动,碎片就在附近散落下来,相当危险。炮舰召集了相关人员商讨对策。很快,“巴纳”号向上游开了一码,在亚洲石油公司设施的江面上抛了锚。

昨天晚上,南京北部和东部陷入一片火海。火势猛烈,火焰和烟雾

映红了天空。南京城门已被关闭,滞留在市内的美国人包括《纽约时报》F. 提尔曼·杜丁在内的3名新闻记者和3名摄影师。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0日]

(沈俊 叶琳 译)

11. 南京卫戍军正从包围圈中突围

为远离日本军队,中国军队、物资向长江上游、北岸撤退
侵入军加速进攻
江阴要塞在包围状态及抗战状态中
保卫首都的各项计划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1日,发自南京。中国军队、大炮、物资正陆续从南京地区向长江上游及江北地区撤退,以防于首都周边地区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

据称,芜湖东部及东南部集结了大量的中国军队,这表明中国军队正在尽一切努力阻止日军由南京东南部到达长江。

在中国军队芜湖至广德之间地区的防卫计划中,还包括了将点状分布的湖泊决堤这一项。这可以使得处于日军进攻路线中的地区大面积遭遇洪水,从而大大增加日军穿越危险的太平湿地(江苏省高淳县、安徽省芜湖县周边的沼泽地带,也可称为“丹阳湖”——日文译者)的难度。

昨日午后较晚时分,当地军队司令部同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取得电话联系,确认了驻江阴的中国军队仍处于抗战状态中。许司令说,要

塞与日本军舰的炮击战仍在继续中,要塞的炮击使得3艘日本军舰遭受了相当的损害,要塞的两门火炮也因为日军的炮击而无法使用。

除了日本海军舰炮,该要塞还遭受到来自于陆上军队三面的攻击。中国军队仅保持住了要塞西侧及长江沿岸一带狭小的部分。为了支援要塞保卫,增援部队已经从长江北岸突进。

日军仍在前进中

中方也确认了日军正从武进、宜兴一步步地向南京进军。据报道称,遭受日军猛烈轰炸袭击的城镇,除了屯扎的中国军队以外,已成了荒无人烟的人间地狱。

中国空军对日军的攻击,阻止了侵略军对南京的进攻,这也可视为一种孤注一掷,尽可能令日军为占领首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昨天,多架中国飞机从南京上空飞过。中国当局称,这是为了合力攻击日军海陆空部队,飞行队进行的准备训练。

可以确认大多数新机属俄制。中方虽没有明确公布这次飞机集结的数目,但据外国观察家观察,包含重型轰炸机在内,当地作战中使用到的一级航空机至少会有100架。

这次作战将会是中国在南京、上海英勇抗战以来最高级别的一次陆上防卫战。由镇江向南延伸各阵地是南京强有力的外部防卫线,专家确信,中国军队可以在那儿坚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日]

(沈俊 叶琳 译)

12. 日本的轰炸令英国炮舰舰长负伤

芜湖空袭令英国商务船两名英国人受伤

汽船燃烧

多名中国人死亡——飞机阻击逃亡军队

京遭攻击

侵略军离首都仅 25 英里——估计周末占领

昨天,日军空袭芜湖(南京上游)时,一艘英国炮舰、两艘商务船遭到轰炸。这三艘舰船均明显地悬挂着英国国旗。炮舰舰长受伤,一艘商务船失火,另一艘被迫靠岸。船上死伤多名难民。南京也遭受了空袭。(本报第 1 面)

日军已进入距南京 25 英里以内的范围中,预计本周末占领首都。在长江上,日本海军登陆部队夺取了江阴封锁线上的巡洋舰。该封锁线曾阻止日本军舰侵入上游地区,估计今明两天中将被破坏。(本报第 10 面)

东京当局者声称,最近日军经过上海向前进军是得到租界当局同意的,而且并没有要变更租界现状的意图。而且东京当局者还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实际状况被夸大报道了。(本报第 11 面)

英国舰船遭到轰炸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 月 6 日,星期一,发自南京。昨天停泊在距南京上游 60 英里的芜湖的两艘英国船只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英国炮舰“瓢虫”号的海军少校哈里·道格拉斯·巴罗负伤。

此外,两名英国人——英国籍轮船“大通”号的船长及其夫人受了伤。中国人的死伤人数估计达到 200 人。

遭到轰炸造成失火的船只是 Jardine Matheson (实为 Cardine Matheson & Co, 误印成 Jardine——日文译者, 以下同) 公司的“达和”号(音译)和“大通”号。它们是长江上最新最快的商务船只。

有 5 架日军飞机投下了炸弹。大概原本打算要轰炸附近的芜湖车站, 可是这两艘商务船被直接击中, 立刻引发了火灾, 很多躲在甲板下的中国人成了瓮中之鳖。“达和”号向一艘被用做仓库的老船漂去, 火势蔓延开来。

巴罗坚守岗位

巴罗少校不顾伤势, 驾驶“瓢虫”号向失火船只开去, 并让失火船只远离其他英国仓库船, 防止火势蔓延。

船坞也遭到轰炸, 增加了死伤人数。英国亚洲石油公司的新船下水台处也有很多人受伤。

芜湖仍开放的惟一的一所医院美国天主教医院院长罗伯特·布朗博士昨天晚上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作了以下汇报: 医院接纳了 100 多名胳膊或腿受伤、烧伤及溺水的中国人。中国学生及外国志愿者负责救人的工作, 很多人当场死亡。

就在芜湖遭轰炸不久前, 日军飞机在南京城内投放了燃烧弹。距明故宫民用飞机场 100 码的地方, 日军一字排开投放了 6 枚炸弹, 炸毁了一个车库和数十间中国贫民的简陋房屋, 居民死亡 14 人。

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到明故宫门下, 被落在明故宫门口的炸弹炸得满身疮痍。丈夫尽管受了伤, 但把身负重伤的妻子抱在怀里,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孩子们死去。

美国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仅有 3 名医师(均为美国人)。除去军队的救急机构, 该医院实际上是市内惟一的医院。弗兰克·威尔逊(罗勃特·O·威尔逊的误印——译者)博士乘坐仅有的一辆急救车奔赴被炸地区, 为伤者治疗。

星期六日军对明故宫机场进行了更准确的轰炸, 破坏了 2 个飞机

库和4架老式飞机。中方飞机与一部分驶离南京的日军攻击舰队进行了交战,据当地军队要人称,双方均没有损伤。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6日]

(沈俊 叶琳 译)

13. 为拖延敌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正在抗战

南京外围保卫军苦战——目击者说

感慨缺乏飞机

承认遭受敌军突然袭击——烧毁有利敌军的建筑物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7日,星期二,发自南京。昨天记者近距离观察了前线战斗。由日军攻打南京先头部队引发的这场战斗,前线长达5英里。广东军两个师^①因为没有睡眠休息已经疲惫不堪,为了阻止敌军的进攻而拼死奋战。

记者于正午从句容发车,没想到在距南京仅16英里的地点就遭遇到了战斗。近年,蒋介石大兴军事设施建设。在距夏天司令部所在地汤山温泉2英里开外的一座桥前,我们被迫停车,因为桥上设置了地雷。

一群神态自若的四川士兵警告我说,草丛看上去没什么,只要稍微一碰,埋在地面的地雷就会爆炸。当我问到日军的情况时,他们耸着肩,指着数码外的一座山丘说:

^① 当时广东部队第66军叶肇部、第83军邓龙光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英勇顽强。南京大屠杀中,因口音关系,已经放下武器的广东籍官兵被日军屠戮殆尽。

“日本人就在那边。不能过去，太危险了。要是你实在想去看看，这事可与我们无关。”

步行过桥

我和我的同伴们——1名中国助手和3名美国新闻电影摄影师——战战兢兢地步行过了桥，来到了那座士兵指过的山丘脚下的村庄里。从左侧断断续续传来炮轰声，越往前行，前方机关枪哒哒哒连发的声音就越大。广东第95师(团)的残部遭到了日军袭击。他们在不休不眠、几乎粒米未进的状态下，持续战斗了3天之后，把这个村子当成了晚间休息的场所。王同岭(音译)大尉^①不顾疲劳领着我们参观了前线。

绕过山脚，我们来到一个可以将战线一览无遗的地方。在前方1英里远的地方，中国和日本的军队隔着狭窄的山谷正在进行激烈的枪战。在左侧，双方的炮兵队越过三角形的山顶进行交火。在右侧遥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听见日军大炮正在炮轰汤山附近阵地的中国军队。

硝烟勾勒出地平线。遥远的前方可以看见几个很大的烟柱。据王大尉说，这些烟柱是从句容升起来的，句容因为争夺战已经被烧成废墟。

承认“打败仗”

“虽然我们在打败仗，但我相信这可以大大地拖延日军的进攻时间，而且可以令他们付出更多的代价。”王大尉说。

“我们不知道敌军会从哪边开始进攻。我们没有探测敌军行动的飞机，也没有其他可以从空中侦察的手段，所以经常会被敌人从侧面包抄袭击。”

正说着，一架日本侦察机飞了过来，它是来打探中国军队位置的。飞机发出很大的轰鸣声越过了我们的头顶。因为我们都是趴在地上，所以飞机没有发起攻击，飞走了。

^① 应为上尉。中国军队当时无大尉军衔。

当我们准备通过埋有地雷的那座桥返回车上的时候，站在桥旁的分队队长大声地喝止住我们。

“站住！桥要爆炸了！”

接着桥上就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们不得不绕远路回去。

通过这次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南京东部一带正在广泛地展开抵抗日军的准备工作。这次的观察还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军队所谓的外围防卫，实质上只是在延缓日军攻击首都城门的进程，争取时间，加强严防死守南京城的准备工作。

公路上点状分布的堡垒

汤山至南京之间的公路沿途基本上每隔一英里就会设置一个堡垒。在接近首都的地段，中国军队燃起熊熊大火，这是在清除可能成为敌军掩护的农村建筑。在一个山谷，有个村子整个都被烧了。树林和竹林被砍倒，竹墩子被削得像刀一样尖锐，可以阻碍日本步兵。从汤山战可以判断南京附近的战斗，除了使用机关枪以外，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野战大致相似。汤山地区并没有聚集太多中国部队。

汤山地区的部队里有很多少年杂役兵，年纪大概在 10 至 12 岁左右。他们都是穿着军服的正规兵，负责传令、搬运和做饭等工作。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们在前线作战就像在玩游戏一样高兴。

南京东部的村落都成了无人居住的街巷，取而代之住进来的是守卫队（原文写的是 civilian had taken over the garrisons，从意思上来理解应补充 been，解释为被动语态——日文译者）。公路上到处都是难民。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7 日〕

（沈俊 叶琳 译）

14. 日军担心南京实为陷阱

先头部队停驻在南京市郊外，中方出现放弃首都的征兆
东京准备庆贺胜利
对华进一步举措仍处于混沌状态——预测进攻武汉

休·巴伊阿斯

《纽约时报》无电

12月7日，星期二，发自东京。昨天晚上，日军先头部队到达了南京城郊外，距城区仅4英里的距离，从那儿可以看见这个城市正覆盖于滚滚黑烟之中。今晨据传，南京保卫军以加强长江北岸的防卫为名匆匆渡江而去。这些事实均显示南京城已被放弃，但日军依然慎重行事。自昨天傍晚以来，没有任何关于日军行动的报道。

东京市民正在做好准备，一旦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可随时进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市民们也被要求手举国旗前往靖国神社和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向军神表达胜利的感谢。

预定在市民们到达以前，将会举行仪式，向军神报告皇军获得全新的胜利。第二天规定80万名学生、儿童和5万名年轻女子在皇宫前举行游行。

另一方面，日本对华下一步将采取何种举措仍处于一片混沌状态。也许是因为陆军、海军各持己见吧。公众一无所知，报纸也仅是暗示着这样的信息。

首先日本将会发表宣言，由于蒋介石放弃了首都，所以他只不过是单纯的地方军阀而已，他的地位不受承认。据报纸上说，这个宣言很快就会被公布。

对蒋介石的继续抗战政策的处理将会被提到议程上来。《报知新闻》认为，不管蒋介石逃到中国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日本保持

对整个中国的制空权,对蒋介石进行空中追踪,他就不得不暂时屈服。

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传递着日军司令部的气氛。电报上说,日军将进攻汉口,从而压制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福建诸省,控制整个华中平原,将中国部队封锁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内陆地区。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沈俊 叶琳 译)

15. 南京郊外中国军队抗战中能坚持一周吗

日军主力距离首都 10 英里——防卫线保卫战开始
安全区大军压境
火烧豪宅——防卫军人破坏了市内军需物资
东京期待讲和条约
希望蒋介石逃亡后的新政权诞生

昨天,中国南京保卫军进入首都外围防御线展开保卫战,看样子很有信心迟滞日军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主力距离南京城墙仅 10 英里,所以不得不让人担心明早天亮以前中国军队会将首都付之一炬。上海的日本当局期待着蒋介石乘飞机在汉口逃脱之后下野,建立起一个更加合乎日方要求的新政府。他们甚至还希望该政权拥护日、德、意三国防共同盟阵营。(本报第 4 面)

然而东京方面,内阁并没有立即采取新的措施,他们认为从南京陷落到全新的对华政策确立,这之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的战况复苏了日本人皇军不败的信念。(本报第 6 面)

中国军队抵抗中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8日星期三,发自南京。昨天,侵略军的三支部队到达了距南京10英里远的半圆状的阵地内。中日间围绕着南京外围防御线阵地展开激战。

北部部队经过孟塘向东流镇进攻,中央部队从天王寺向淳化镇快速进攻,第三部队以溧水为中心攻到了秣陵关。由于日军没有沿着新前线稳固军力,战斗呈现出野战的状态,两军的小股部队在各地进行了机关枪、刺枪战。假如日本军队投入轻型野战炮,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的话,应该会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非战斗人员被隔离

南京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声明南京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并发出布告说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必须在国际管辖的安全区集结。在市区内的其他地区,除了那些戴有黄色袖章,拥有特别许可证的人以外,禁止一切非战斗人员的移动。

中国军队一心做好实战的准备,虽然蒋介石委员长已经坐飞机逃到汉口^①,战斗仍在进行中。

现在保卫南京的责任直接落在了唐生智和长江下游战区司令顾祝同身上。

中方表明自信的态度,外围防御至少可以持续一周时间。防御线由紫金山对面的长江下游开始,延伸到江宁以下的上游弯曲部。

昨天,中国军队仍据守着镇江至紫金山之间长江沿岸的细长地带。日军威胁着龙潭,很明显他们是想夺取长江沿岸的据点。

^① 疑为长沙,下同。

焚烧在继续

中国军队仍在继续焚烧防御线以内的障碍物。昨天,就连坐落在中山陵内的中国高官豪宅也不能幸免。

南京笼罩在浓烟当中。昨天,中国军队燃烧了半径 10 英里范围内的城市建筑和障碍物。

记者驱车前往前线的途中,在中山门外观察到中山陵东南部山谷整个都在燃烧。位于中山陵南部主要公路上的孝陵卫附近的村庄已经被烧成废墟,冒着浓烟。那些事先没有去避难的居民们,背着少得可怜的行李逃往南京,他们时而停下,回头悲伤地凝望着他们原来家的所在。

在靠近南京城墙东部和南部地区一带,士兵们迅速地准备着防卫工事——在道路和桥梁上埋好地雷,建造堡垒,砍倒树木,运输枪炮和武器弹药等等。道路上到处都是行进中士兵的队列。

最后的准备突击施工中

在南京城里正在进行最后准备的突击施工。现在所有的城门用土和水泥混合而成的工事加厚了 20 英尺,仅留下可供小轿车勉强通过的空间。

昨天的一些时候可以很清晰地听见从前线传来的枪声,真让人觉得恐慌。城内的中国军队这些日子到处强化机关枪射击训练。

随着被包围攻击气氛的加深,南京当地的公共事业也在不断恶化当中。很多地区被切断电源供给,电话经常打不通,下水道也不通,公共交通几乎瘫痪。昨天,南京市邮政业务也停止了。

虽然当局每天都在否认所谓要彻底烧光南京城的谣言,但大部分居民的恐怖感还是与日俱增。在保卫军报道官员解释南京郊外焚烧的原因时,除了包括消除障碍这个因素外,还提到了可以迫使一般人离开战斗地区,到别处避难这个原因。

中国军队焚烧镇江

贩卖航空机的美国人 A. L. 帕塔松星期一路过镇江,昨晚抵达南

京。据他说,拥有 20 万人口的江苏省旧省会镇江已经被烧得一片狼藉。据说是中国人自己放的火。

帕塔松从上海出发花了 10 天的时间,绕了一个大圈,从通州沿长江北岸前进,在长江下游 16 英里的新封锁线再转乘小船才到了南京。他说所谓新封锁线是将很多小船连接在一起做成的,就算船上装备了水雷,要破坏它看上去也不像难事。

南京雪崩般涌入数万难民,安全区委员会于今日将会正式宣布成立安全区及其完全非武装化。

今天,高射炮一中队和大多数军事机关撤离了安全区。这明显地表示了中国军队在该地区履行非军事化约定的意向。

难民尤其喜欢在美国和意大利大使馆周边地区成群结队,令附近道路相当混杂。安全区委员会在食物调配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目前拥有充足的大米,可供 25 000 名难民维持一周时间。

昨天,随着地区界线标志的设置,安全区正式启动。司法行政部、陆军大学及其他一些学校等公共建筑物陆续向难民开放,有必要的話安全区也会接收一些无人的民宅。

昨天黎明,蒋介石及其随从乘坐罗伊亚尔·莱奥纳尔德和副驾驶阿诺尔德·瓦伊亚(两人均为美国人)驾驶的私人飞机离开南京。同时,蒋介石夫人和他们夫妻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一起乘坐另一架飞机前往汉口。

出发时间一直被严格保密,驾驶员从上个星期一以来一直处于“紧急待机”的状态。到了白天,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消息才在南京消息灵通人士间传开。

美国炮舰“古阿姆”号今天从九江开往芜湖,奉命前去保护、支援当地的 12 名美国人及滞留的外国人士。

昨天,芜湖遭受了重型轰炸机编队 11 次空袭。车站、飞机场、江岸及其他一些地区遭到轰炸,造成很多人员死伤。英国巴特菲尔德公司的仓库也遭到了轰炸,损失惨重。

包括 3 名妇女在内的 12 名美国人,目前仍留在南京。其余 8 名外籍人士在美国炮舰“巴纳”号上暂时过渡,J. J. 休斯舰长领导的舰上人

员受到大家的好评。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8日]

(沈俊 叶琳 译)

16. 等待命运的南京卫戍军 战仅仅是挽救名誉

燃烧的郊外

中国军战败时破坏城市了吗

(编辑部注:以下的通讯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特派员当日送到的。他是在处于包围攻击下、治安恶化的南京城里有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做报道员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他的报道反驳了从东京、上海传来的关于中国的首都已经沦陷在日本人手里的先期报道。)

A. T. 斯提尔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外通信部专电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社版权所有,1937年

南京,12月9日发行。南京人都意识到他们被城墙围着的这个世界眼看着就要崩溃了,他们在等待着。日军分别从东面、西南面到达了距市内10英里的范围。他们为了最后的一次跳跃,像猫一样阴险地磨着爪子。如果了解日本人的彻底性的话,谁都会知道他们不到决定好最详细的细节,他们是不会对这布有厚重防卫的、被丘陵包围着的首都进行最后的攻击的。

南京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中心了,只不过是个军队的驻地。政府的相关者都已经全部逃走了。留下的人都清楚:他们的处境是让人绝望的,退路几乎都被切断了,必须守卫这个城市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

为了名誉和面子。

也许这比其他任何事都更加能够说明他们决定静静地放弃的心情。

日本伪造的声明

在南京的外国人,惟一和外界接触的方法就是通过收音机。日本的电台说,日军袭击了俯视南京的要塞紫金山,占领了南京。这真是滑稽之事。这样的报道完全是捏造。远处依稀听得见战斗的声音,南京城时而会因为城外的桥梁、道路、武器库的爆炸而摇动,这都是出于防御目的而进行的。

中国首都的防卫军自己导致了自我的覆灭。头顶上浓重的烟雾,从郊外(因为要便于中国军队枪炮的射击而要清理战场,所以在郊外放火燃烧)越过城墙扩散到城市中。

从这些苗头开始,中国军队在城墙周围大约1英里以上的范围内,不顾一切代价和可能带来的痛苦,一律清野。

昨晚我去了西门(汉中门)^①外的村庄。村里的人在收集财物,准备到难民区去。据说是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放火烧村,所以必须在半夜前搬走。很多人像蚂蚁搬家似的一下子涌向了难民区。

今天早晨,在西边的丘陵上升起的茸状的烟雾表示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近郊地区的燃烧持续了3天。(后略)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9日]

(刘腾 叶琳 译)

① 疑为汉西门。

17. 处于包围攻击下的南京 中国军队面前的陷阱

上海 12 月 11 日发(美联社)。南京已经处在日军除西北长江正面以外全方位的猛烈的攻击之下了。到今晚为止,南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

中国军队誓死抵抗,阻止了日军进一步扩大上周五开始在城内准备的落脚之处的范围。但是,卫戍军的撤退路线正在被完全地、一点点地切断。

南京上游 60 英里处的战略要地、长江港口城市芜湖已经落入日军的手中。

日方的报道声称:已经占领了位于芜湖和南京中间、长江南岸的太平(当涂)的日军部队已经开始渡江向下游进攻了。这个部队占领了距南京对岸津浦铁路起点的浦口仅 10 英里的西南面的乌江。这个部队的目的地是浦口。如果浦口沦陷的话,那么从南京撤退的最后的一条路线也就被切断了。

变更撤退路线

日军的作战迫使向长江上游撤退的中国军队大部分向北转移。这些中国军队想从浦口通过铁路撤退出去。

某个中国人评价南京的战事说,卫戍军正在坚持作战。据发自汉口的英国公电称: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在电话中向在汉口的中国军队的高级官员报告说,中国军队的士气依然高涨,战况正向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

另外在公电中,唐将军承认了日军发布的星期五占领了南京东南的主要大门光华门这一事实,但同时又声称日军还没有攻进市内,战斗很激烈,死伤众多。

唐将军还声称:在日军声明星期五已占领的紫金山附近,战斗仍然在继续,我会誓死保卫南京的。

战车为攻击开路

据日本方面的战报,对南京东面以及东南面的城墙的总攻,战车以3个步兵小队为先锋,正从已经占领的光华门开始向东面的和南面的中山门和中华门发起进攻。

据来自汉口的内容关于7名美国人从芜湖到达的公电称,在芜湖这个被日军占领的港口城市里还留有17名美国人。到达汉口的7名美国人中,包括伊利诺伊州爱邦斯顿的C. O. 斯普林格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威斯康星州卡斯维尔的女儿贝斯·奥凯也在其中。

据日本方面的公开报道,日本以一名中国人阻击兵向日本的一个步兵哨卡开枪射击为由,接管了上海法租界南面的南岛安全区。这个步兵哨卡并没有被击中。

日军在猛烈的空中轰炸和炮弹袭击的援助下,于上午10时开始了对南京的攻击。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1日]

(刘腾 叶琳 译)

18. 大炮集中攻击南京 防卫已放弃

(编辑部注:没有和多数同行记者乘坐后来由于日本的炮袭而沉没的“巴纳”号船,在攻击的全过程中选择留在南京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特派员A. T. 斯提尔,上周六发出了这份报告。上海的日军司令部在这份报告发表之后,公开发表声明对南京实行军事占领。)

A. T. 斯提尔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外通信部专电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社版权所有,1937年

南京,12月10日。这个处于包围下的首都,由于日军的重炮袭

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我在一个易于眺望的地方观察到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南京的中央以及南部地区,继而纷纷爆炸,平均一分钟四回这样的比例。

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重的烟雾,很难判断战况。日军好像是想把城南部的城墙炸出个孔,从那里突入市内,所以全力地在攻那个地方。据我的判断,现在还没有突入市内。

(编辑部注:根据 UP 电,在汉口已经正式公开了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的命令。)

中国军队停止抵抗

由蒋介石委员长最好的部队和最差的部队混合而成的,还包括数千名新兵的中国部队的官兵们,只要有城墙在他们和日军之间存在,就顽强抵抗着。中国军队的炮口,炮弹一个接一个地打出。

另一方面,向城东南面的机关枪的扫射表明日军想放弃首都周边地区。可是,渡过长江北进的退路还敞开着。

昨天,日本方面从紫金山(南京城外)附近放出了一对观测气球,一边测定目标,一边对南京进行猛烈的炮击。由于不间断的炮击,我们在城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炮弹震动美国大使馆

日本的炮击飞机又来了,在距离美国大使馆仅有 600 码附近的小山上丢下炸弹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剧烈地摇动了起来。在那个小山丘上,中国军队的一门高射炮对着每一架飞来的飞机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光是打出炮弹,却没有效果。

在昨天由于炮击而受损的财产中,有美国人主办的金陵神学院。爆炸形成的气流吹飞了神学院的大门,使两名步行者丧生,多数人负伤。有一枚炮弹炸坏了城南的长老会的窗户。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3 日]

(刘腾 叶琳 译)

19. 山头四周敌军放火 三百官兵均遭屠戮

F. 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快讯

火焰蔓延威逼 机枪扫射兵士

南京,星期四,12月9日讯 300名中国军人被日军围困在离南京12英里的汤山公路边一座锥形山峰上,经昨天一整天激战,伤亡殆尽,几乎只剩一个人。

日军在山头四周放火。树木、草助长火势,渐渐延烧到山顶部,迫使中国军人向山上退,挤作一团,无情的机枪扫射置他们于死地。

在两英里以外的地方,笔者观察了这场独特战斗的最后阶段。这支遭厄运部队的一名幸存者,今天早些时候和其他几个人冲破日军封锁线下山,当时和我在一起。

这名受轻伤的幸存者向我透露,被困的是广东部队第154师和第156师^①的残部。他说,他们遭三面袭击后,往山里撤退,迅即被占优势的敌军包围。

中国军队竭尽全力反击。他们只有自动手枪,弹药很快打完。一小群士兵冒着杀伤力极强的机枪火力,从进攻者之间的空隙往外冲,和笔者在一起的个别人活着冲了出来。

与山峰上的残部激战数小时后,日军用轻型炮对准山头轰击。之后,日军放火把树木、灌木丛、草点着,火焰渐渐迫使受困的中国部队退到山顶,汤山公路边密集的炮火、机枪火力将每一个人置于死地。

试图阻击日军进攻南京的其他疲惫的广东部队被笔者提问时,只是无望地耸耸肩。

“飞机向我们射击,机枪扫射我们,”一名士兵说,“发现我们的阵地后,日军派来坦克、装甲车,我们无法用毛瑟枪、手枪和几挺机枪阻

^① 属于广东第83军,军长邓龙光。师长分别为巫剑雄、李江。

击他们。”

双方均损失惨重

同时,南京周围中日双方的主力部队已激战数周。在离南京城 10 英里远的半圆形防线上,中国军队在许多地方竭力阻止侵略者的进攻,双方均损失惨重。

中国方面报道,日军在秣陵关、牛首山发动的两次进攻均被击退,日军想从此穿越攻向南京的南门。进攻的日军据说有 3 000 人,有坦克,据传中国军队缴获了 5 辆坦克。城防部队报告有 14 名军官、370 名战士白天在该战区阵亡。

美联社报道,日本军事当局称日军已占领南京外城的麒麟门

日军在 20 架飞机丢了上百枚炸弹狂轰滥炸之后,攻占了淳化镇。这是日军这一天的主要战果。

日军的北翼纵队在东流镇未取得进展。侵略者的北翼纵队显然在着重巩固汤山地区的阵地,据报道,该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芜湖方面的消息很少,但有报告说在空袭猛烈轰炸了宣城之后,日军昨天进抵该城。这意味着日军在广德以西的突破,并直接对芜湖构成威胁。

中国军队的备战工作仍以大规模焚烧建筑为标志。老百姓已全部从南门周围人口稠密的地区撤出,人员已遣往安全区。规模像小城的地区被火点燃。同样,下关车站附近的一座模范新村也被付之一炬。

日军仍占据着汤山

在中国的“西点”汤山,由蒋介石创办,坐落在美观的现代化建筑群中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军官训练学院以及其他军事机构均落入日军之手。中国军队撤退之际,放火烧毁大部分建筑。

去前线的路上,笔者见到离南京 6 英里远的化学战实验室砖木结构的建筑冒着冲天大火。滚滚的浓烟从公路北面中国高级官员宫殿般的建筑上升腾而起。中国城防部队放火烧了这些坐落在中山陵园区的建筑物。去前线沿途的村庄现在仅存余烟缭绕的废墟。

上前线与下前线部队的调动显然相当频繁。从战场上挣扎下来的伤兵说有严格的命令不准他们进南京,并承认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将如何。他们的说法和早些时候此间获悉的消息相吻合,军事当局不打算在南京接收更多的伤员,并要将已在城内的伤员运走。

仍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及使馆工作人员昨天晚上离开城内的使馆,正式登上泊在长江里的船只。在此之前,他们曾一致决定同时撤出使馆。昨天,外交官们同意南京城内的情况已很危险,威胁到船只与使馆间的通讯联络,需要撤至船上。

外国使节也害怕挹江门随时会关闭。那也会隔绝船上与城内使馆除了从江边用电话维持不稳定联络以外的联系。

负责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二等秘书 J. 豪尔·帕库斯通、助理武官弗兰克·罗勃兹上尉已登上美国炮艇“巴纳”号。宣布撤离时,艾奇逊说如果情况允许,他及其助手可望在今天回城作短暂的停留。他声称只要可能将尽早恢复使馆在岸上的运作。使馆的职员爱米尔·加西已登上“巴纳”号近一周,使馆的工作已在那儿顺利展开。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9 日第 1 和第 5 版]

(陆束屏 译校)

20. 南京突袭被击退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 月 9 日发自南京。继今天下午的集中轰炸,傍晚,日军对南京城墙进行了首轮突袭攻击。

中国军队的便衣部队偷偷从城墙南部的大校场的兵营和飞机场溜

出,在建筑物上放了火,用机关枪击退了日军。日军的首轮突袭攻击以失败告终。

同时,日军各支小部队也对东南和南边的城门进行了突击,在中国军队机关枪猛烈的攻击下被击退。目前,南京江港下关的城门只对持有军队特别许可证的人开放,有可能会永久性关闭。

中国军队抗战斗志高昂

12月9日晚7时,发自南京(美联社)。今天,日本攻击军队从东部及南方陆续包围南京,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阻止日军接近城墙。

中国军队的炮弹给予日军前线严厉的打击,防止敌军布置阵地,准备重炮压制南京。虽然遭受了日军空中惩罚性轰炸,中国军队仍据守着前线。

令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骄傲的精锐军第88师保卫着正南面。该师在不久前的上海战役中几乎被歼灭,但是补充了接受训练的新兵后,师的力量得到了强化,装备、指挥良好,士兵斗志高昂。

白崇禧将军训练良好的广西军配置在南京西北侧阵地^①,顽强的广东军守卫着城东战线。

安排在南京附廓阵地的是被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国现代新式军队模范进行组织、训练、装备的特别部队。

日本警告外国人

4名美国大使馆官员昨晚在“巴纳”号上度过一晚后,今天返回南京,将日方警告通告留守的美国人。

“日军强烈希望所有留守南京的外国人远离交战地区,立即离开南京避难。”

大使馆工作人员计划在城门封锁前每天返回陆上。就算城门被封锁,在滞留市内的美国人必须逃出的状况发生时,“巴纳”号将会尽量靠近南京江岸停泊,方便他们接近。留守人士已经拿到了紧急状态下

① 当时无广西军参加战斗,此处有误。

翻越城墙逃脱用的绳索。

星期三晚间7时到现在,以下16名美国人,由于非战斗人员安全区的管理运营,或是作为美国教会医院成员,或是作为新闻特派员,滞留在南京。

舍尔·M·贝德士(俄亥俄州希琅)、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A·菲奇(纽约)、E. H. 福斯特(纽约)、约翰·G·马吉(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詹姆斯·麦考伦(印地安纳州印地安纳波利斯)、W. 波鲁默·米尔斯(纽约)、查尔斯·H·里格斯(纽约州斯考第亚)、路易斯·S. C. 史迈士(科罗拉多州西堡托尔)、休勃特·索恩(德克萨斯州奇利科斯)、明妮·魏特琳女士(伊利诺伊州谢浦赫德)、格瑞丝·鲍尔女士(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伊娃·海因兹女士(洛杉矶)、C. S. 特里默博士(新泽西州长谷)、罗勃特·O·威尔逊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桑地)、阿契包德·斯提尔(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C. 叶兹·麦克丹尼尔(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4名大使馆工作人员晚上在“巴纳”号上过夜,白天则返回市内。他们是大使馆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和J. 豪尔·帕库斯通、大使馆助理武官弗兰克·罗勃兹上尉、大使馆秘书爱米尔·加西(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

星期三晚间,以下8名美国人登上了“巴纳”号。

罗尔·斯夸尔(华盛顿州希亚托)、诺曼·爱黎(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阿瑟·孟肯(纽约)、艾利克·马亚尔(旧金山)、吉姆·马夏尔(芝加哥)、F. 提尔曼·杜丁(德克萨斯州派考斯)、诺曼·斯恩(檀香山)、威尔逊·詹姆斯(南卡罗莱纳州格林比尔)。

以下3名美国人登上了标准石油运输船。

J. V. 皮克林(俄亥俄州卡托斯)、约翰·B·夏伍德(纽约州马克古洛)、F. 海顿·巴茵兹(弗吉尼亚州劳诺克)。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0日]

(沈俊 叶琳 译)

21. 当地人涌入“安全区” 斡旋策图救南京城

简 报

美联社上海 12 月 11 日,星期六电 日军司令部今天宣布南京重要的东南城门,高大的光华门,已被第 9 师团的一支部队攻克。中国城防部队不理睬日军星期五中午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后,日军于午后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光华门即是于战斗最激烈之际被攻占的。

A. T. 斯提尔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电讯

狂轰滥炸南京 造成累累死伤

南京 12 月 10 日讯 南京最艰难的时刻来临了,我们这些被围困在城墙内的人只希望能尽快而没有痛苦地度过这一时刻。夜幕低垂时,充满持续不断的轰炸、机枪扫射的一天终于降下了帷幕。一天的轰炸、扫射,将数以百计血肉模糊、肢体破碎的人送进医院,将其他残缺不全、失去生命的躯体奇形怪状地散落在弹坑四周。

今夜,由于中国军队在城墙周围点燃的大火,三个方向的地平线上泛着红光。晚上,几次雷霆般的爆炸向我们揭示了明天双方开始炮战时将会出现的情况,那将比轰炸更加难以捉摸,惊心动魄。

虽然日军在南京东南城门奇袭突破中国部队的防线,但是日军尚未攻进城墙。

涌入“安全区”

当日军进攻南门,日机在全城投掷炸弹时,留在城里的居民纷纷涌入被认为应当确保安全的“安全区”,13 名美国人和 4 名德国人组成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①管理着这一由首都两平方英里荒芜地区构成的一

^① 主席为德国西门子洋行的拉贝。

块新领地。

这个主要由传教士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在短短一周之内便成就了人道主义一大无与伦比的功绩。这一功绩也许是拯救千千万万无辜生灵的途径。负责行政管理的是来自俄亥俄州乌斯特,身为基督教男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秘书长的乔治·菲奇。来自芝加哥,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路易斯·史迈士担任秘书长。

提出斡旋方案

委员会刚刚作出一项最后关头的努力,提出了在交战双方之间斡旋的方案,以期将南京从战火摧残之中拯救出来。

星期四,委员会通过泊于长江中的“巴纳”号军舰向美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发了电报,提出停火两天的建议。此时,委员会试图说服中国军队和平地撤出南京,中国军队尚未完全撤离时日军不得进入。

委员会的成员承认双方都给予了赞同的暗示,但由于蒋介石委员长的态度不确定,成功的机率不到50%。

与此同时,将平民百姓和战争分离开来这一努力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参战双方的诚意。安全区没有石桩界碑、铁丝网,仅仅由400名警察守卫着。一排旗帜标出界线。

开办伙房

近10万人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坚信这是躲避炸弹、子弹的天堂。炮轰、枪击已使城里其他地区成为地狱。许多躲避战争的人已在中国人的房屋里找到栖身之处,其他人被接进教会机构,还有些人占据了防空洞,建起舒适的家居。美国大使馆附近的街道旁搭起了数百个芦席棚子。

由于中国当局赠送了钱粮,已开办了伙房,为大批进入安全区的贫民提供食品。

难以想像安全区能完全免遭四周激烈战火的摧残。但是,如果参战人员继续尊重安全区免受炮火侵袭的中立立场,这一首先在上海试行的战争状态下的人道主义新准则将进一步得到维护。

今晨,在隆隆的炮声中,日军奇袭东南城门,猛烈进攻南京城,首都数周来一直经历着激烈的战斗。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笔者鲁莽地进入战斗激烈的中心地带,能够回到相对安全的美国大使馆甚感满足。然而,用一身从积满水的防空洞内弄来的泥浆来展示这段相当可怕的经历却是再糟糕不过了。

此刻很难断定日军离此的距离,只知道他们已逼近东南城门。前一天,在城门那儿,我在一片寂静安宁之中遇到一次最为激烈的军事行动。

整排整排全副武装的部队朝几个不同方向的城墙冲去。守卫在城墙垛上的部队用机枪哒哒地射击着,子弹在头顶呼啸。这时我明白得快离开。

日军空袭

我刚跑了几个街区,看到士兵纷纷纵身跳入壕沟、防空洞,老百姓在街上把头探出来,告诉我日军飞机已飞临上空。

我从汽车里出来,靠近墙壁卧倒。几乎同时,听到飞机向地面俯冲,紧接着向下坠落的炸弹发出尖叫声。炸弹在不到 200 码远的地方击中一群士兵,炸死一些,炸伤很多。他们痛苦的呻吟将长久萦绕在我的记忆之中。

再次逃离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因为飞机再一次来临。我和几个恐惧异常的士兵一起躲进弹坑,这些士兵并没有诅咒日本人,却不停地骂他们自己不得力的防空炮火。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地俯冲投弹,用机枪扫射,显然企图破坏城防部队有组织的战斗。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第 1 和第 4 版]

(陆束屏 译校)

22. 日军猛烈炮击南京 也威胁到美国大使馆

在市中心的史无前例的猛烈炮轰
到美国炮舰里避难
侵略军攻入芜湖
驻美使节发誓“抗战到底”

国外状况

日本飞机和炮兵部队在南京进行猛烈的炮轰,但中国首都的卫戍军仍在抵抗。

在华盛顿,中国政府外交顾问胡适博士称:即使南京陷落了,中国仍然会抗战“到底”。(本报第6面)

在罗马,明日即将召开法西斯分子评议大会。预测在大会上可能会宣布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本报第5面)

炮轰下的南京

合众社版权所有,1937年

1937年12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发自南京(无线电报)。今天,日本的飞机、大炮对这座被古老城墙包围的中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轰击。

炮弹已经开始落在距离市中心和有许多馆员的美国大使馆不远的地方。

中国军队的对空炮击连续不断。一部分炮击就发生在长江沿岸,而许多美国人正躲避在旁边停靠着的“巴纳”号美国军舰上。

美国大使馆上空的飞机

在长江沿岸合众社特派员的位置上不能判断日军是否已经攻破了城墙。

但是,能够观测到飞机在美国大使馆的正上方飞行。

日本战斗机在大使馆的东北方发出强烈的轰鸣声,进行动力下降,并且投下了此前一系列空袭当中最猛烈的炸弹。

非安全区

位于南京北部的大使馆地区内部以及周边地区都受到了炮击。国际委员会设立了安全区,他们的目的是:即使机械化日军攻破了城墙,也要让那些不想离开南京的大约 10 万名中国人有地方避难。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首都的命运真的就在今天决定了吗?

防御处于“严重”的状况中

星期四一整天空袭没有间断过,战斗一直在持续。今天中午就是日本在最后通告中提出的投降期限,不断还有新的轰炸。

在这期间,中国军队保卫着城内和城外长江沿岸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显示出在“相当时期”内抵抗的决心,但是也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昨天作出的在一星期内会持续有效抵抗的预言今天没有再提。

巷战

(编者注:据美联社报道,芜湖方面传来电报称,日军已经攻破本市的守备,激烈的巷战已经开始。这座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对于它东面 90 英里处的南京来说,起着重要的防卫作用。中国军队拼命保卫着这里。关于本市滞留的外国人的情况没有任何消息。根据最后得到的消息称,还有 24 名美国人在芜湖。据国外情报称,日军攻到距南京东面 40 英里处的江苏省镇江市,经过多次巷战后占领了那里。)

居住在南京的很多美国人都到“巴纳”号舰艇上避难，今天美国大使馆官员离开了军舰，进入城内。他们从大使馆防空壕的最上部观察了日军的空袭。

今天早些时候，中国方面的增援部队抵达，给城内及周边的师团一一增援。另外，中国军队宣布上海至南京的日军运输线受到攻击。一部分日军因此不得不停止攻击，等待军需物资。

发自美联社

虽然骚乱不断，但是在南京仍滞留少量的美国和其他外国人。美国的“巴纳”号战舰停泊在长江沿岸，并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其他的美国舰队停泊在芜湖及九江沿岸，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保证美国人的安全。

据称，携夫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南京的蒋介石委员长，已经到达了距湖南省长沙市以南 80 英里处的衡山中国空军基地。还有报道称，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到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37 年 12 月 10 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23. 是否投降 否则日军将踏平南京

城墙被炮弹破坏

A. T. 斯提尔

南京 星期四

明天正午看来是南京陷落的决定性时刻。南京的群众早就看到了闭塞状态下的南京会被攻破。

今天日军飞机投下了最后通告,命令正午之前交出南京。如果不按通告所说的办,将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灾难。

日军像猫捕捉猎物时一样,一边做好最后的跳跃准备,一边迫不及待地进军,但可以认为在舞台没有弄好之前,他们是不会发起进攻的。

南京正是军事基地。当地的中国军当局向外国大使馆官员发出警告说,留在沿岸附近是很危险的。这些天,大使馆官员吃住在船上。在警告后不久,就发生了激烈的炮轰。

今天,300名中国兵被迫退到当地的山顶。仅有自动手枪的中国部队遭到了有战车、机关枪装备的敌军包围。

日军放火烧草和树木,火焰把没有退路的中国兵一步一步逼向山顶。只有少数士兵不顾枪林弹雨从山丘上跑下来。

被全部消灭的部队

遭到炮火的一齐攻击,剩余的中国兵无计可施,只能面对死亡。因过分紧张而变得僵硬的中国兵在无情的机关枪射击下,无一幸免地全部横着倒下了。

防卫部队的士兵正在织自己的寿衣。烟在他们的头上厚厚地笼罩着。为了让中国的射击兵远远地看到,郊外的山野被点着了火。

为了以防万一,小路都被封锁了。在那里堆砌了沙袋和石头来形成屏障,上面架起了机关枪。

住宅聚集的沿岸地带也起了火。

对抗日军的市内街道战,采取了详细周到的战略。

中国军与敌人步兵、大炮、战车、飞机的交替攻击决一死战,阻止敌人进入城内。

日军炮轰突破灰色的城墙时,城内的一切大概都将化为灰烬,硝烟弥漫吧。年轻的中国兵大多主张这一“焦土战术”。他们坚信,中国军的主要武器就是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给敌人以压力。

[《每日邮件(The Daily Mail)》1937年12月10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24. 南京四面战火迭起 给中国人设下陷阱

退路被切断

美联社上海 12 月 11 日电 除了西北方临江的一面,日军以猛烈的炮火从其他各个方向进攻南京城。今晚,南京已处在四面合围的威胁之中。

中国军队竭尽全力不让日军扩展他们星期五晚些时候在城内攻占的据点。城防部队所有的退路均被切断。

南京上游 60 英里的战略要地芜湖已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方面的消息说,一支强有力的部队^①攻占了南京、芜湖之间位于长江南岸的太平之后,已北渡长江,开始向下游进军。据说这支部队已攻占了乌江镇,该镇在浦口西南方仅 10 英里之遥。浦口位于南京对岸,是津浦铁路的起点。这支部队的目标即是浦口,如果浦口陷落,从南京出逃的所有通道将被封死。

改变撤退路线

据说日军的这次行动已迫使大批退往上游的中国军队往北撤,经由浦口沿铁路出逃。

中国方面南京战况报道称城防部队仍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根据发自汉口的英国通讯,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将军打电话给在汉口的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军队的士气仍很高昂,形势有利。

据说唐将军承认主要的东南城门——光华门已失守。日军报道于星期五攻占该城门。但是,唐将军声称侵略者并未能继续深入进城。战斗异常激烈,伤亡惨重。

唐将军还说紫金山周围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而日本人声言于星

^① 即国崎登支队。

期五占领紫金山。

坦克在前面冲锋

日本方面的战报透露,三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引导下向南京东面和东南面的城墙发起总攻,企图经由已占领的光华门,突破东面和南面的中山门与中华门。

.....

在密集的空军、炮兵炮火的掩护下,日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于上午10时打响。

冲锋的部队跟在坦克后面,冒着弹药爆炸掀起的黑色碎屑构成的烟雾,向南京的城墙进攻。

日军指挥官承认,前线部队遭遇到城墙上中国军队机枪、步枪火力顽强的抵抗。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1日第1版]

(陆束屏 译校)

25. 南京今晨陷落

中国军队慌乱逃走

A. T. 斯提尔

南京星期四早晨

南京大概今天早晨会陷落。据说手持机关枪和手榴弹的日军突击队,突破6个城门,一边打,一边向市内进攻。

数千名中国兵四面溃散逃走。市内到处起火,日军的炮击和轰击更加剧了对他们的追击。

南京今天早晨多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也有的地方中国兵结伙逃走。

在附近停泊的军舰“巴纳”号上,可以看到南京被烟雾覆盖。

昨天一天到很晚为止,除了西面的河岸以外,其他所有方向都不停地传来越来越激烈的炮声。

日军炮轰城门,从上空投下炸弹,人们都跑到了安全区,那里被认为是安全的。国际委员会管理着这一四周为2英里的区域。

为求安全 10万人逃走

这个组织由牧师和医生构成,实行人道主义,相信会成为解救众多无罪的人的一种手段。

安全区并没有被带刺的铁丝围住。仅仅由400名警察守卫,用旗子来表示界线。人们认为安全区是与炮弹和枪声无缘的天堂,约10万人到这里避难。中国当局开设了公共炊事场所。如果日军尊重安全区的中立,那么首先在上海试行的这一新的战时人道主义将得到更好的证明。

[《每日邮件》1937年12月11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26. 南京筑起血肉城墙阻止日军进攻

猛烈炮火下的短兵相接最为惨烈

合众社上海12月12日,星期天电 震耳欲聋的日军炮火今天清晨震撼着南京城,步兵则在18座城门上短兵相接,进行着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血腥攻防战。

攻打首都的战斗非常激烈,停泊在长江里的美国军舰“巴纳”号已准备随时向上游驶去。外籍人士,包括16名留在城内的美国人,均处

在危险之中。

火焰映红了首都四周 32 英里长的城墙。炮弹在城中央和城南地区爆炸,日军猛烈的炮火估计以一分钟四发炮弹的频率持续着。

中国的大炮进行反击,隆隆之声震耳欲聋。显然,日军正努力炸开南面的城墙,然后攻击城内人口稠密的地区。

中国军队反击

成千上万装备好、纪律严明的中国部队并肩和装备差的地方部队一起作战,击退日军猛烈的进攻。据估计有 20 万日军参加了这次攻城战役。

城内的美国人挤在防弹掩体内,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离美国大使馆 600 码处有个防空炮兵阵地,日军对该阵地进行了无数次空袭,扔下的炸弹震撼了使馆所在的山丘。

轰炸促使又一批难民涌入国际安全区,安全区为数百人提供食宿,包括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些人。

两发日军的炮弹击中南京港区下关,炮弹是从紫金山附近的日军火炮发来的,这显示炮打偏了,可能危及“巴纳”号。岸上的美国人已得到通知,炮艇随时会驶离。

危险增大

当炮艇不间断地处在—艘拖轮上的中国装甲车发射的炮火和岸上发射的炮火中时,“巴纳”号的危险增大了。

下关有两处大火,还能见到远处沿城墙的几处火光。浦口江边也在熊熊燃烧着。

大火摧毁了英国人开办的旅馆和城外一座桥楼,周围的房屋也被烧毁。

美国人办的金陵神学院在空袭中也遭受损失:学校的大门给炸碎,炸死两名中国人,许多人受伤。位于城南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建筑的窗户被震碎。

泊在“巴纳”号下游数百码的邮电公司的趸船也着了火。

[《洛杉矶时报(The LosAngeles Times)》

1937年12月12日第11版]

(陆束屏 译校)

27. 南京城严防死守 日军受阻

飞机轰炸南京

攻击驻军中枢——炮弹轰炸首都 安全区也遭攻击

日军正在接近浦口

中国军队再度放火——切断逃出路线

日军接收上海新地区

F. 提尔曼·杜丁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12日星期日，发自南京。

自上次突袭南京城墙遭到大校场飞机场的阻击后，昨天日军用一天的时间，强化各据点，整理距城墙4至8英里对称型半圆形前线。

(据发给上海的报告称，中国军队在南京老城墙上构筑了水泥的机关枪座、炮座，配置了兵员，日军无法攻入南京城内。)

一整天在南京城内随处可听见日军野炮和中国军队阵地的臼炮(炮身短、口径大的一种大炮)之间进行炮战的轰鸣声。午后稍晚时，日军大炮开始对市西南部古老的儒教寺院朝天宫一带及太平路附近发起轰击。从炮击的闪光来判断，大炮应该是设置在紫金山山麓、中山

门外5英里处周围的。

驻军中枢的宫殿

迷宫一样的朝天宫拥有千年的历史,扮演着兵工厂和军队集结中枢的角色。最近朝天宫和周围的现代化兵营一起成了重要的驻军中枢和武器库。寺院所在的山丘位于市内人口最稠密地区的中心,这里很多居民并没有到安全区避难。太平路是商业中心。

靠近正午的时候,日军4枚炮弹落在了安全区内,1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受了伤。1枚落在了市中心中山路上的福昌饭店,另外3枚在饭店后面爆炸。德国人爱德华·施佩林被飞散的玻璃碎片割伤,伤势不严重。

早晨,天气寒冷多雾,日军只进行了零星的空袭。午后,天空放晴,日军改为持续性的空袭。一直以来负责空袭的都是轻型轰炸机,今天重型轰炸机也加入了空袭的行列。3架编成的重型轰炸机从薄云中飞过,在中国军队集结地点、桥梁和城门周围投下了炸弹。在它们的配合下,轻型轰炸机也变得活跃起来了。

美大使馆在摇动

午后稍晚时分,1枚炸弹落在了距美大使馆500码远的安全区外的山丘上。当时正在安全区分界处作实地调查的美国教授M. S. 贝德士和德国人爱德华·施佩林距爆炸地点仅100英尺。中国军队司令长官部代表就在他们左右。大使馆的建筑也感受到了摇晃,烟尘腾腾升起。

在这之后,有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对从中山门进入市内的中国军队长长的队列投下了炸弹。记者就在这之前离开了部队的队列,已经走了有几个街区远了,听到轰炸声赶回来,目睹了100多人被命中率准确的炸弹给炸飞的惨状。轰炸就发生在中央军官学校的外面。

中国军队的高射炮一整天都在射击距城墙数码远外日军放置在1000英尺高空中的观测气球,但没有完整地射中一只。日军依靠气球和侦察机探测掌握中方军队的情况,对中国军队进行轰炸。

再度熊熊燃烧的大火

市周边各地仍然在放火,这表明烧毁建筑、阻碍攻击通路的中方政策仍在继续执行。从南京可以看见紫金山的火焰,可见燃烧作战方针一直覆盖到那里。紫金山山麓的森林被点了火。

南京对岸的浦口,包括埠头和仓库在内,长江沿岸全线都在燃烧。很明显这是中国军队放的火。破坏的彻底程度无法用语言描述。也有观察家认为,这些火是日军指使放的。

下关几乎一半都在燃烧。中方注意不让火势波及到外国人财产。下关的标准石油公司大厦和美国教会设施至今安然无恙。

据报道,日军炮舰、驱逐舰共计5艘已经通过江阴。按照计划,除去了南京下游16英里处设置的小封锁线和机械水雷的话,它们可立即到达炮轰首都的地点。

达观的居民

南京的居民们已经从星期五的紧张恐惧的氛围中解脱出来,这是因为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证明了他们守城的能力。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几千人仍在安全区中避难,他们没有表现出恐惧,表现出忍耐战祸的准备。

下关门(挹江门)早晨再度开放,一天都允许自由通行。在傍晚时分,则早早地就被关闭了。

江岸地区静寂而荒凉,几乎看不见船只。事实上尽管这里是惟一的出逃通道,却显示出南京防卫军队并不拥有渡江撤退的设备。

美炮舰避开炮弹

12月11日发自南京(美联社)。美国炮舰“巴纳”号今天在猛烈的炮击中求得一线生机。

下午2时30分,长江上开始落下炮弹,炮弹落在距“巴纳”号上游4英里处停泊的一群舰船附近,对“巴纳”号产生了威胁。

“巴纳”号在得到“避开危险开往上游”的命令后,改变了航向。舰

船沿着江岸前进,在前方传来了剧烈的炮弹爆炸的声音。很快,挂有美英两国国旗的舰队越过轰炸最为激烈的地点,安全抵达了上游。

城墙阻止日军

哈立德·埃邦德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11日星期日,发自上海。日军对南京的进攻在毫无决定性战果的状态下继续着。南京的老城墙高45英尺,厚30英尺。中国军队在城墙上到处建起了强化水泥制的机关枪座、炮座、战壕。所以日军至今未取得决定性战果。

“我们用血肉和钢铁作战”,在南京发往汉口的一封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这份报告中,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强调,虽然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军队依旧保持着昂扬的士气。但外国方面认为,由于被命令增援光华门的部队抗命拒绝前往增援,日军将可能轻易地占领光华门。

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于星期五向日中双方发出提案,请求停战3日用以设立面向30万市民的避难所,并从安全区中完全撤除中方军事物资。可惜提案落空了。在所知范围内,中方、日方以及通过电台发去提案的蒋介石委员长均无答复。

南京最古老的外国宾馆下关大桥宾馆遭到了轰炸,烧毁了。汉口及武昌颁布了戒严令,有20项被定为死罪。

河北南部、北部和山东北部72个以上的县发布决议,否认南京和国民党,拥护独立。

与上海法租界南端相接的南岛安全区保护着大约20万中国人,昨天在日军当局的管理下被移交了。由于一名未被确认身份的中国人用左轮手枪向日军步哨发了一枪,因此日军接替街上的警察,开始逐户搜查隐匿武器、手榴弹。

通过日本船运送往上海的信件中,凡是寄信地址写有“中国 上

海”的信件,在“中国”两个汉字上大大地打了一个“×”,这引起了很多猜测。日本大使馆的报道官员在被询问这件事时,没有予以答复。

南京包围圈在缩小

12月12日星期日,发自上海(美联社)。今天,日军三纵队、攻城大炮、轰炸机对南京发起猛攻。同时其他日军部队也向南京迫近,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日军的攻击沿江而下,威胁到从南京出逃的最后出路。市内仍然滞留有16名美国人。

据报,日军进攻军一纵队距离南京对岸浦口仅10英里远。如果浦口被占领,南京就宛如袋中之鼠。南京上游60英里处的长江重要港口城市芜湖,以及芜湖和南京之间的太平(太平县在芜湖以南120公里,从位置上来判断这应该是当涂的笔误——译者)已经落在日军手中。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2日]

(沈俊 叶琳 译)

28. 日本人承认炸沉美国军舰

炸毙一水手 伤及十余人 另外三艘美国汽轮沉没

合众社上海12月13日,星期一电 日本海军今天发布公告,承担炸沉美国炮艇“巴纳”号的责任。

日本人还承担了炸沉美孚石油公司船只的责任。

公报保证立即采取措施,对该事件承担直接的责任。

公报宣称,对炸船一事深表遗憾。

上海12月13日,星期一电 根据发往上海的官方电讯,星期天晚些时候,美国炮艇“巴纳”号在南京上游25英里的长江中被炸沉。1名美国水手被炸死,他的身份尚不得而知。艇长和副艇长均负伤。

三艘汽轮沉没

美国大使尼尔松·T·约翰逊向华盛顿的国务院通报,装满难民,随“巴纳”号航行的3艘美孚石油公司的汽轮也被击中沉没。

“巴纳”号上受伤的军官是:

中尉艇长,J. J. 休斯,腿部炸伤。中尉副艇长,A. F. 安德斯,伤势不明。

舰上所有驻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均获救。

有15至20人负伤。舰上大约有100个人,其中包括11名美国公民。

舰艇逃离战区

“巴纳”号是美国在长江上执行巡逻的军舰,当时从南京驶往上游,试图逃离在20多万日军包围下的中国首都周围受战火蔓延的区域。

到今天中午,对这一灾难只有很少详细的报道传来。据悉,至少有11名美国人,3至4名意大利人,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中国籍雇员,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在船上。艇上人员为56名。

“轰炸”沉没

有消息说,该军舰是被“轰炸”沉没的。船上载有两名美国大使馆的秘书,乔治·艾奇逊和J. 豪尔·帕库斯通,以及一大群外国难民。

其他在船上的美国人包括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格林威尔,任南京美国出版办公室经理的威尔逊·詹姆斯,宇宙新闻制片公司的诺曼·爱黎,福克斯电影新闻公司的艾利克·马亚尔和华盛顿州西雅图的罗尔·斯夸尔。

电话通报惨剧

有关惨剧的消息最初由电话传到南京上游的港口九江。

“‘巴纳’号在吴淞上游 221 英里处被炸沉。”电话消息说。

“54 名幸存者已被救上岸,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他们在安徽和县。

“英国炮艇‘蜜蜂’号正驶往该地点,协助救援,并将幸存者运往芜湖。

“美国炮艇‘瓦湖’号正在九江加燃料,不久将驶往芜湖协助。”

大使馆秘书安然无恙

“据悉,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秘书艾奇逊安然无恙。‘巴纳’号艇长,来自纽约的 J. J. 休斯中尉腿被炸伤。”

消息并未说明该船是否为飞机所炸,但猜测情况是这样的。日军飞机一直在南京上游沿江一带轰炸载有撤出南京的中国军队的船只。

两艘英国军舰和两艘商船在“巴纳”号被击中之前,于星期天在芜湖遭炮火袭击。英国炮艇“瓢虫”号被直接击中,1 名水手炸死,另外几人负伤,其中包括旗舰舰长乔治·E·奥东纳尔。

据信,“巴纳”号于星期天早些时候被击中,几乎立刻往下沉。星期天下午 1 时 30 分收听到该船发出的最后一个无线电信,当时该船在和美国炮艇“吕宋”号联络。“巴纳”号的报务员一句话未发完就中断了。恐怕那时被击中。

在上海的美国官员通宵都在设法与“巴纳”号联络,直到上午 10 时,该船被炸沉的最初报道传来时,方才着急起来。

炮艇穿越火网

“巴纳”号载着从首都撤出来的大批美国及外国难民于星期六驶离南京。该船在上游穿过炮弹交织的火网,侥幸逃脱。

该船载有正常情况下的 65 名^①艇上人员,估计约有 50 名难民在船上。先前的报道形容船上极其拥挤。

该艇吃水 450 吨,191 英尺长,28 英尺宽。

① 原译文如此。

艇上配有 2 门三英寸口径的炮、1 门零点五口径的高射炮和 10 挺机枪。

[《洛杉矶时报》1937 年 12 月 13 日第 1 和第 6 版]

(陆束屏 译校)

29. 南京遭围困

哈立德·埃邦德发往《纽约时报》快讯

重要城门被攻克

上海 12 月 13 日星期一电 日军在坦克的引导下于凌晨 4 时攻占中山门以后，已涌入南京城。据日军司令部的消息，攻占全城只在旦夕。

昨天夜里天空晴朗，南京城激烈的战斗丝毫没有减弱。日军在昨天占领了南京城北面玄武湖沿岸。

昨天日落之前，城墙上到处飘扬着日本旗。日军首先攻占了光华门、中华门和附近的城墙角。

中国军人展示英勇气概

中国军人在南京再次展现了能够经受艰难困苦非凡能力，并在任何军人都为之胆寒的条件下坚守阵地。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酬劳，吃不饱，也没有条件救护伤员，但是中国军人逼迫日军为城门附近的每一寸土地付出巨大的代价。

犹如 1900 年，中国军队坚守着天津城墙直到尸积如山达 7 000 多具。1928 年在山东济南，他们再次引人注目地以同样的英勇气概战斗，与日军争夺每一寸国土。

从光华门城墙上的许多地方，从紫金山上，以及南京周围的其他制

高点,近50个小时,日军将各种炮弹、机枪火力倾泻入南京城内。每一个小时都有空袭轰炸,但中国军人仍进行着不畏牺牲的战斗。

浦口受威胁

日军已将南京城从陆路围困,又从南京、芜湖间的太平(当涂)渡过长江,往下游向南京对面位于长江北岸的浦口进军。

.....

日军伤亡惨重

美联社上海12月13日星期一电 中国方面声称日军在南京东南城门附近的狭窄地带至少伤亡6000人。星期五军在此强攻入城,却被竭尽全力抵抗的中国军队阻挡。日本军官承认他们的部队只向城内前进了100码。

日军发言人说在长江北岸向下游进军的日军纵队已占领江浦,只距南京对岸的铁路起点站浦口几英里之遥。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3日第1和第15版]

(陆束屏 译校)

30. 目击者叙说南京的陷落

中国炮群积极反击

路透社上海12月18日消息 报道完南京攻城战役,乘英国军舰“瓢虫”号到上海的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先生说,在12月12日下午防守南京的中国部队崩溃之时,他在意大利大使馆的屋顶上观察到令人敬畏而又极端徒劳无益的场面。

他说,一小群记者、新闻电影摄影师看见城北著名的标志紫金山因炮火引燃山顶草木而熊熊燃烧。

南面的三处大火将高耸入云的烟柱推向空中。炮火摧毁城西山上水利设施的巨声震撼了整个南京城。城西山丘上的中国炮群仍在反击。

恐慌之情顿时而起

4时30分,形势突变,老百姓惊恐异常,纷纷跳入防空洞,高喊:“日军进城了。”

当晚10时,紧邻着通往江边惟一干道中山路的那座交通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华丽大楼被火点燃。

储存着弹药的大楼熊熊燃烧,释放出强大的热浪,使得街上的车辆无法通行。

结果,道路拥塞,大火蔓延到一连串汽车、炮车、高射炮、自行车和三轮车上。

中国军队步行前往通向江边的挹江门。这里通道狭窄,一次只能过一辆车。很快这通道也被堵塞,着了火,堵住了通往江边的道路。

许多中国军人在此丧身,烧焦的尸体留在那儿形成一条穿越城墙的道路。

数以百计的军人受困

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被困在城内,他们用绳梯,甚至用衣服结成的绳索缒城而出。

至此逃出来的幸存者爬上筏子、船只过江,但船超载拥挤。一位目睹现场的中国人说:“成百上千的人淹死了。”与此同时,担任后卫的部队勇敢地战斗,阻遏日军前进。机枪通宵达旦猛烈地扫射,在午夜时分达到最高潮,许多城防部队的军人在城外战死,目击者后来在那儿见到上千具中国军人的尸体。

饥饿不堪 完全绝望

第二天,12月13日早晨,许多中国军人仍困在城内,饥饿不堪,绝望地四处徘徊,也完全明白如落入日军之手将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史密斯先生在南京收到的报告显示,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将军于12月12日夜离开南京城。

炸毁桥梁

日军主攻的地点是城南的主要城门。该城门遭猛烈轰击。其他城门相对来说损坏不大。在南门,中国军队炸毁了护城河上的桥梁以迟滞进攻者,但这一做法并不很成功。

12月13日下午1时,全城大部,包括城中央和城南被日军侵占,中国军队仍占据着城北大部分地区和城中央一部分。中国城防部队被逐渐往北边驱赶,很多人在此过程中遭歼灭。

12月14日下午1时,美联社的叶兹·麦克丹尼尔先生报告在城里遇到日军巡逻队,半小时之后第一面日本旗在美国大使馆南面的山丘上兴起。不久,城里的主要建筑上兴起许多日本旗。

[《北京时报(The Peking Chronicle)》1937年12月19日

第1和第18版]

(陆东屏 译校)

31. 攻占的南京城内美国人均安然无恙

外籍人士撤离

美联社上海12月15日电 据来自南京的消息,日本使馆今天称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之际,城内的27名外籍人士,包括18名美国人均安然无恙。

除了美国人之外,尚有6名德国人、2名俄国人和1名英国人,他们宁愿留在遭受攻击的城市内,而没有跟随许多处在危险中的外国人登船撤离。

日本大使馆的通报称,有15万中国人进入“安全区”。

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没有外国外交官员留在南京。日本使馆未遭破坏,但日本人尚未得知其他国家外交使团建筑在战火中的情况。

五英里外战斗仍在继续

前线战场的零星报道显示,南京城外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日军正向纵深挺进,在陷落的首都西北方约 5 英里处新的防线上和中国军队交火。

炸沉的“巴纳”号的幸存者说长江沿岸一带战事又起。中国军队在浦镇集结了 14 万部队,竭尽全力阻遏日军的前进。

攻克南京的松井石根将军在那儿建立了战地指挥所,组织日军继续开展纵深战役。

伤亡惨重

据报道,中国军队在南京对岸的津浦铁路沿线匆匆构筑防御工事。

据零星渗入上海的消息,遭战火蹂躏的南京城内,日军仍在搜索、清剿中国军队。在争夺南京城而进行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伤亡显然极为惨重。

日军星期一正式宣布占领南京之前,进行了 4 天的攻城战斗和血腥的巷战,在此期间留在南京城的 15 名美国人的情况还有待查询。

日军当局已通知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官员,2 名美国记者和 1 名新闻电影摄影记者在南京安然无恙,并可能乘日本军舰前往上海。

他们是美联社的 C. 叶兹·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纽约时报》的提尔曼·杜丁和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阿瑟·孟肯(Arthur Menken)。

昨晚,日军出击了位于南京东北 35 英里,由中国军队防守的扬州,并攻占了这座筑有城墙的城市。

中国守军司令马晓真(Mah Siao-Chen)将军毅然拒绝了松井的劝降后,日军发起对扬州的猛烈进攻。

中国新闻报道他们之间的交锋时,指出马和松井曾是日本一士官学校的同学。

“中日双方交战之际,我们之间无私人情谊可言。”中国将军宣称。

南京城外另一支日军沿长江挺进,攻克防御工事,并缴获 22 门炮。

日本陆军发言人在此间谈到日军对南京地区尚未完全占领,因为中国军队在狮子山要塞的大炮并未沉寂,西面山上的炮群仍在开火。

[《波士顿环球晚报(The Boston Globe)》

1937 年 12 月 15 日第 13 版]

(陆束屏 译校)

32. 对于南京的沉默 上海颤栗

日方没有关于南京死伤的报告

18 名美国人在首都

蒋介石说南京沦陷加强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纽约时报》特电

12 月 15 日星期三,发自上海。虽然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了将近两天,不可思议的是,日本陆海军、大使馆报道官员对南京状况毫不知情。

所提供的惟一消息是,昨天飞机报告市内大部分在燃烧,战斗已经停止。各个报道官员说,针对滞留南京外国人的命运、大使馆财产状况、普通人被杀戮和俘虏人数,以及财产破坏程度,提供不出数据。

为何占领首都后就不提供消息?追问之下,报道官员说,上海、南京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领导的司令部在距上海较远的地区活动,信息传递很慢。

很多记者推测日军军舰肯定已经在星期一晚间到达南京,但海军报道官员强调,至今未收到来自于当地停泊旗舰“出云”号的任何电报。

就这样,日军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却不可思议地封锁了详细的情报,上海方面愈加担心南京的 30 万市民在日军的包围攻击中伤

亡惨重。

据日本海军报道官员公布,在昨天的南昌空袭中,两个飞机场停着的40架中国飞机中有28架被破坏。大部分飞机是苏联制新锐机和攻击机。据说在被空袭时,这些飞机并没有启动迎战。

18名美国人消息不明

12月15日星期三,发自上海(美联社)。日军占领原首都已经两天了,18名美国人仍然消息不明。从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通讯线路上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称,南京的中国军队和普通民众死伤人数巨大。

蒋介石委员长从“战线后方某处”向国民发出宣言,轻视日本占领南京的意义。

委员长的宣言是这样说的:“南京陷落主要的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决心。政府已经搬往他处,南京已经不具备任何政治或军事意义。”然而,日本却把南京占领视为蒋介石权威崩溃的象征。

中方承认,开往天津的铁路的起点,从南京撤退的陆上最后的出口——浦口已经被日军占领。中方还称,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到距离南京长江对岸浦口大约向北1英里的下一站浦镇。日方宣称,没有关于南京以外的军事作战的任何消息。

在南京上游的和县,中国撤退部队和日军先头部队展开了新的交锋。这给星期日遭受轰炸,差点被击沉的美国炮舰“巴纳”号上的生存者们再次带来威胁。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5日]

(沈俊 叶琳 译)

33. 海军报道外籍人士在南京安然无恙

美联社华盛顿12月15日讯 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利·E·雅纳尔(Harry E. Yarnell)通报海军部,派拉蒙新闻电影摄影社的A. B. 孟

肯通过日本领事馆报告,南京的外籍人士均安然无恙。

美国炮艇“瓦湖”号艇长星期三下午 1 时(上海时间)通知海军部,该艇将驶往上海,同行的有英舰“瓢虫”号、日舰“保津(Hodzu)”号。这几艘舰艇载有星期天击沉的美国炮艇“巴纳”号的幸存者。

雅纳尔的报告包括日本驻上海海军司令部的一份通报。通报称 5 名美国和英国记者,其中包括孟肯,曾于下午 3 时(南京时间)到日本炮艇“濑田(Seta)”号上询问从南京前往上海的最佳路线。

其他 4 位记者为美联社的 C. 叶兹·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 A. T. 斯提尔、《纽约时报》的提尔曼·杜丁和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

日军司令称,这几位记者被告知,如果愿意,可乘日本海军的舰只。他补充说,5 个人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显然使馆未遭损坏。

雅纳尔说,日军司令未提及在南京的美国人或外国人伤亡的情况。

[《波士顿环球晚报》1937 年 12 月 15 日第 12 版]

(陆束屏 译校)

34. 目击三百人被处死

A. T. 斯提尔

来自炮舰“巴纳”号,星期三

如果用最恰当的语言来形容记者所目击到的包围和占领南京的情景,就是“地狱的四天”了。日军的攻击刚开始,作为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人群体中的一人,记者乘上了“瓦湖”号。

我们离开南京时,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的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 300 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盖高的尸体。

这个情景代表了离开南京前一两天的样子。

南京陷落的大体情况是,留下的中国卫戍军都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

乱。接下来的是，牺牲了数千人性命的日军入城，中国军队更加陷入了混乱。

无形的混乱

中国军的伦理道德完全崩溃后，以及与此伴随的慌乱发生后，到日军入城为止，市内洋溢的是让人安心的气氛。

日军如果对中国兵有慈悲之心的话，应该不发一枪，就能完全控制残败部队。中国军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解除武装了的。但是，日军有意图地选择了杀害的途径。

败退的中国军从下关门大举向长江前进，城门立刻被人堵满了。

死亡的跳水

从下关门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道路上平民的尸体、中国军的装备和军服到处散落。想过江却没有船，多数中国兵不抱任何生的希望跳入江中。

[《每日邮件》1937年12月15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35. 在南京的外国人安然无恙

日本人提供在首都的外国居民名单

上海12月24日消息 日本军方发言人昨天上午宣称，12月16日有22名西方人士在南京，其中包括德国人、美国人和白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他说，将会留在南京。

按国籍分，他们是14名美国人、6名德国人和2名白俄，名单如下：

约翰·H. D. 拉贝(John H. D. Rabe)先生，德国人，西门子公司；克

里斯蒂安·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ger)先生,德国人,卡洛维兹公司;爱德华·施佩林(Edward Sperling)先生^①,德国人,上海保险公司;曹迪希(Taussig)先生^②,德国人,基斯林克和巴达公司;黑姆佩尔(Hempel)先生,德国人,北方饭店;R. R. 哈茨(R. R. Hatz)先生,德国人,安全区雇请的机修工;科拉·波德希伏洛夫(Cola Podshivoloff)先生,白俄,桑德格林电器商店;齐阿尔(Zeil)先生^③,白俄,安全区雇请的机修工;查尔斯·里格斯(Charles Riggs)先生,美国人,金陵大学;M. S. 贝德士(M. S. Bates)博士,美国人,金陵大学;路易斯·S. C. 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博士,美国人,金陵大学;C. S. 特里默(C. S. Trimmer)医生,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罗勃特·O·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格瑞丝·鲍尔(Grace Bamer)小姐^④,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伊娃·海因兹(Iva Hynds)小姐,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詹姆斯·麦考伦(James McCallum)牧师,美国人,联合基督教会协会,现在金陵大学医院;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m)小姐^⑤,美国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W. P. 米尔斯(W. P. Mills)牧师,美国人,北方基督教长老会;休伯特·L·索恩(Hubert L. Sone)牧师,美国人,金陵神学院;乔治·菲奇(George Fitch)先生,美国人,基督教男青年会;欧内斯特·H·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牧师,美国人,美国基督教会;约翰·马吉(John Magee)牧师,美国人,美国基督教会。

[《北华捷报》1937年12月29日第484页]

(陆束屏 译校)

① 原译者注:爱德华·施佩林的名字 Edward 在德国人的名单和南京安全区名单上均拼写为 Eduard。

② 原译者注:他的名字在南京安全区名单上为 Aug. Zautig。

③ 原译者注:他在南京安全区 1938 年元旦贺年卡上的签名为 A. Zial。

④ 原译者注:格瑞丝·鲍尔小姐的姓应拼写为 Bauer。参见美国人的名单和南京安全区名单。

⑤ 原译者注:明妮·魏特琳小姐的姓应拼为 Vautrin 而不是 Vantrim。参见美国人、德国人的名单,以及南京安全区名单。

其他名单

美国报纸上公布的名单：^①

14 名美国人在中国往昔的首都继续从事救济工作。他们是舍尔·M·贝德士(Searle M. Bates), 俄亥俄州希琅人;^②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乔治·A·菲奇(George A. Fitch), 纽约人;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③, 纽约人; 约翰·G·马吉(John G. Magee),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人; 詹姆斯·麦考伦(James McCallum),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人; W. 波鲁默·米尔斯(W. Plummer Mills)^④, 纽约人; 查尔斯·H·里格斯(Charles H. Riggs), 纽约州斯考第亚人; 路易斯·S. C. 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 科罗拉多州西堡托尔人; 休伯特·索恩(Hubert Sone), 德克萨斯州奇利科斯人;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 伊利诺伊州谢浦赫德人; 格瑞丝·鲍尔(Grace Bauer)小姐,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 伊娃·海因兹(Ivy Hynds)小姐^⑤,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人; C. S. 特里默(C. S. Trimmer)医生, 新泽西州长谷人; 罗勃特·O·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桑地人。^⑥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陆束屏 译校)

① 原译者注: 类似的名单还见于《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和《洛杉矶时报》1937 年 12 月 13 日第 5 版。除了有些名字的拼写略有出入, 12 月 10 日的名单包括 A. T. 斯提尔和阿瑟·孟肯之外, 3 个名单基本上一致。

② 原译者注: 他的名字应为马内·舍尔·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贝德士博士在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上作证时, 所报籍贯为“俄亥俄州纽瓦克(Newark, Ohio)”。

③ 原译者注: 他的名字应为欧内斯特·H·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中间的“M”应为“H”。

④ 原译者注: 他的名字应拼写为 Plumer, 而不是 Plummer。

⑤ 原译者注: 她的名字应拼写为 Iva, 而不是 Ivy。

⑥ 原译者注: 罗勃特·O·威尔逊医生 1906 年出生于中国南京。他在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上作证时所报籍贯为“加利福尼亚州阿卡笛亚(Arcadia, California)”。

(二) 南 京 屠 城

1. 日军向南京城外推进

南京城内大火熊熊燃烧 侵略军屠杀首都捍卫者

美联社上海 12 月 14 日电 今晚,陷落的南京城内火光冲天。与此同时,日军采取残酷的惩罚性行动,延伸到被占领的首都城外,向中国的内陆纵深推进。

日本飞行员报告,在数周前仍是蒋介石政府引以为骄傲的首都南京城里,大火疯狂地四处肆虐。

据时断时续的通讯系统传来的不完整消息,真正的战斗在南京城内已经结束,但日军并未减缓攻势,而是采取军事行动,向郊野纵深推进。

日军实际上在南京城周围屠杀战败的中国军人这一未经证实的消息已在此流传,急剧增加了人们对南京居民安全状况的严重担忧。

由于正常的通讯系统已中断,只有日本人保持着联系,沦陷城市的真实情况尚无从获取。

此间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发言人今晚声称,自从日军占领南京后,尚未得到有关南京城内情况的消息。他们辩称无法进行有效的通讯联络。

12 月 10 日日军猛攻南京时仍留在城中的美国人的情况亦不得而知。

停泊在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发出的无线电讯称,中日双方仍在南京上游约 45 英里的和县交火。和县是收容被炸的“巴纳”号上美国难民的地方。

无线电讯称,那儿的战事将再次危及这些难民。

当外国军舰上的营救人员登岸,企图和这些难民取得联系时,满载日军的日本舰只开进这一区域,与中国军队交战。

中国军队已作出努力迫使日军撤出和县地区,以营救“巴纳”号的难民。

日本的太阳旗今天在南京城墙的各个城角飘扬。被放弃的中国政府首都那古老的石头城内则是烈焰四起。

来自南京的零星报道称数股中国军队被困在城内,继续与日军进行着几乎是自杀性的搏斗,或以建筑物为屏障阻击日军,以迟滞占领者的进程。

与此同时,报道说,日军在进行“清剿残敌”的行动。

[《波士顿环球晚报》1937年12月14日第15版]

(陆东屏 译校)

2. 日军屠杀成千上万

A. T. 斯提尔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特讯

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 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高

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湖”号发出) “地狱中的四天”,是形容攻占南京的经过最恰当的字眼。

我刚刚和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一起登上“瓦湖”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

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

南京城陷落的过程也是困在城中的中国城防军人难以言说的惊恐、混乱的过程,以及接踵而至的日本占领军造成数以万计的生灵,其中许

多都是无辜老百姓遭屠杀的恐怖统治的过程。

在南京的外国人均安然无恙。

失去赢得同情的机会

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

在中国军队的士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的行为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日军只要宽恕困在城里的大多数已放下武器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就几乎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南京城其余的部分。然而,他们选择了有计划地屠杀守军的做法。

尸体积有五英尺高

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 000至20 000之间。

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城里所有街道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队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之八九遭溺毙。

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

日军闯入外国人的房产,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尼尔松·T·约翰逊的府邸。劫掠过后,看上去犹如星期日教会学校的野餐,一片狼藉。

在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他们抢去护士的手表、钱财。至少偷走两辆美国人的汽车,撕掉美国国旗。他们甚至闯进难民营,许多穷人仅有的几个铜板亦遭洗劫。

这篇报道是根据我自己的亲眼所见和日军攻占南京整个过程中都

留在城内的其他外国人的目睹见闻而写成的。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5日第1版]

(陆束屏 译校)

3. 美国的对日抗议

沃尔塔·利普曼

没有理由怀疑日本政府和普通的日本人都从内心里对“巴纳”号和美国3艘商船沉没感到懊悔。他们并不希望这次事件的发生。他们确有确切的理由希望不再发生这一事件。因为他们知道：尽管今天的美国舆论是和平的，但如果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话，结果可能会改变舆论的。

然而，即使假设美国保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参加抗议通告以外的活动，并且即使假设大总统本身希望给予这种做不到的保证，但日本政府本身也有十分强烈的理由希望自己不要无视“巴纳”号吧。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如果让派往中国的日军相信，即使攻击了别人也不会受到处罚，不论是射击了英国大使还是击沉了美国舰船都没关系，那么日军不仅在中国，甚至在日本也成了一家之主了。

这样一来，在日本的普通平民的政府的威信，也许会连同西洋列强的威信一道消失殆尽了。基于此种原因，日本政府在军部完全脱离统治之前就应该严肃军规，重新确立自己的威信。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然而，如果日军认为总统言不由衷，得不到议会和民众的支持的话，日本政府就难以重建威信，同样，将来也难以预防更加悲惨的事件发生。

整个问题关键的危险就在于此。如果日军内部那些喜欢野蛮行径的人认为美国的抗议只不过是布鲁塞尔会议的伪善决议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把挑衅行为升级。其结果，这种野蛮的行为就更具挑衅意味，代价就会远远高于今天，就不得不让日军相信美国政府言出必行。如果今天我们不冒险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那么将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的行动中最危险的是：提出要求，但只是用空泛的语言自欺欺人。这样就会让日军以为在亚洲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那么屈辱和愤怒就会将这个亚洲国家原来平和的气氛变为抗战的激情。

有两点必须向日本政府以及他的军队和民众阐明。第一，关于这次事件，问题并不来自于布鲁塞尔讨论的议题，我们不是在讨论抵抗日军的侵华，我们不是要介入亚洲问题，我们也并不是抓住此事件来援助中国、鼓舞俄国，或是保存英美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确信，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不是企图维持法律上、外交上的记录以外的事。但是，“巴纳”号完全是另外的事件。即使假设没有联盟、非战公约、九国条约等等，在“巴纳”号上发生的事件都是暴行，恐怕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要求适当赔偿的。

必须向日本阐明的第二个观点是，在布鲁塞尔，我们的目的是广泛的，虽然没有具体行动的决心。但是，在此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下决心要实现我们的目的。现实主义的军人和外交官也许不难区别以保障集团安全为名的一般性抗议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特别抗议吧。

有人主张美国必须将其舰队、军队以及市民从战区撤离出来。这和1915—1917年的德国一样，为此不要给日本带来误解。即使美国想这样做也不可能。亚洲太大了，美国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太多，而且战区太大，无法实行这样的政策。在东洋的这场战争，不是谨小慎微的旁观者能够避免的那种地方性暴乱。美国有一亿以上的人民居住，拥有着可追溯好几代关系的大地盘，现在正遭受着战争的创伤。美国没有“撤退”的计划。而且，我们只不过是行使我们最低限度的“未曾受到挑战、不可能受到挑战的”权利。尽管如此，除了坚决主张绝不从此这样以外，没有选择了。

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求我们撤退，这就必须让人想起同1916年围绕潜水艇问题的德国一样，希望“撤退”是一个没有讨论余地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陷入恐慌的混乱状态，提出日本政府想都没有想过要挑战的各种权利的话，问题就变得更加微妙了吧。

因此，除了总统所采取的办法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寻。换言之，让

日本政府明确相信：限定我们的目的，把要求变成温和的条件，尽管温和但要求应该是明确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7年12月16日“今日与明日”栏]

(朱圆圆 叶琳 译)

4. 记者描绘战争屠杀场景

编辑的话：《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 A. T. 斯提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已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描述了斯提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

A. T. 斯提尔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特讯

“巴纳”号遭日军袭击长达半小时，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

南京 12 月 14 日(稿件被耽搁) 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

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几千字也无法将它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

对城市实施可怖的狂轰乱炸

我目睹了对南京城防系统两天惊心动魄的轰炸，最终动摇并摧毁了中国军队的抵抗。

我耳闻隐约的隆隆炮声、机枪声伴随着日军对抵抗顽强的南门进行最后的强攻,南门那儿冲天的火焰把战场照耀得雪亮。

此后,映入我眼帘的是南门外一片肆意屠杀的场景,有至少上千具以各种可能的姿态战死的军人的躯体,断落的电话、电灯线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周围,到处是烧焦的残骸,显然,他们为紧闭的城门所困。

我见到日军不但在商店里抢,而且在居民家里掠夺,还在医院、难民营中洗劫。

孤苦无助的平民遭刺杀

我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惊惧的士兵蜷缩在一面德国旗下面;上百名伤兵匍匐爬行、跛行在街头,乞求每一个过路人伸出援手;日军强迫苦力、毛驴为他们驮运抢来的物品;月光下日军的枪手在街头游荡,枪杀奔跑者,也打死不跑的人;日军有计划地逐屋搜索,抓走身着便衣的嫌疑分子,把他们几十个人绑成一团,一个个拉出去枪毙,其他命运相同的伙伴则木然地坐在一边,等待轮到他们被枪毙的时刻。

我眼见日军拳打脚踢孤苦无助的老百姓,在医院见到许多被刺刀刺伤的平民。

我眼见每条街上都横陈着尸体,其中包括一些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老人,还见到成堆成堆遭处决而死的尸体。

在北门,我看见可怖、杂乱的一堆,那曾是 200 人的躯体,现在是一滩焦烂的骨肉。

城门外,我观察到绳梯,布条、毯子扎成的带子从城墙上挂下去,许多人发现城门堵塞时,从这儿逃出城,只是又陷入更加致命的陷阱。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纸国外通信部专电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社版权所有,1937 年

A. T. 斯提尔

上海,12 月 17 日发自美国船“瓦湖”号。这艘小型军舰从“巴纳”号的暴行地点开始,向长江下游航行了 220 英里,载着悲惨的死伤者,在日

本驱逐舰的护卫下,到达了上海。由1艘英国军舰和5艘商船随行的这个奇妙的国际性舰队为了防止触及水雷,为了避免遭受来自于岸上的射击,晚上抛锚停泊,所以这次航程用了将近3天。

从在南京乘上“瓦湖”号开始到抵达目的地为止,在这期间,我和“巴纳”号灾难的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谈了话。他们因为那次连神经都受到折磨的磨难而动容,看来那次30分钟如地狱般的空袭以及之后对饥饿和痛苦日子的回忆还纠缠在他们的心中。

应被称作恶作剧的杀戮

船的后面的甲板上有盖着旗帜的三口棺材。其中一口棺材里是被杀的C. L. 恩斯敏嘎的遗体,他是芝加哥人,是“巴纳”号的补给员。另一个芝加哥人,新闻摄影师诺曼·爱黎当时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炮袭的情况,最后仅仅是一根手指受了伤,帽子上开了个洞而幸免于难。他对我说,恩斯敏嘎的死是非人道的恶作剧的直接后果。

“在爆炸的时候,恩斯敏嘎脚部被榴弹的散片打伤,船上的船员弃大船,用小船载着大家向岸边靠拢时为止,还不是致命伤。”爱黎说,“那时候,攻击的飞机中有一架并没有满足于大船的沉没,对着小船冲下来,向我们这些无辜的人猛烈射击。恩斯敏嘎,啊,真是该死,腹部中枪,12个小时后,在一间简陋的茅草搭成的房子里死去了。”

飞机反复攻击

爱黎说,攻击来得太突然,没有人预料到,炮舰上的人在攻击发生几分钟后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当时是听见有飞机从远处飞过来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有什么危险。”他继续说道,“最后只听到一声巨响,便有炸弹爆炸了,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船剧烈地摇动,我们头朝下被抛了出去,船上装的货物像瀑布一样从上面掉下来。我们爬了起来,我们连逃跑都做不到,只是茫然地站着。我们误以为日本的攻击机飞走了。”

“又传来嘣的一声,这个声音转眼间变成了一阵轰鸣,我们感觉到灾难就要来临了。5架飞机向我们飞来,我们还来不及低头,飞机已经向我

们俯冲下来了。日军飞机轮番向我们进攻,每次都在我们船的周围扔下了几百磅的炸弹。”

“大家都吓坏了,”爱黎继续说道,“但有个船员没有惊慌,他就是掌帆长阿耐斯特·马尔曼,来自纽约州的斯阿斯里阿。他喊道:‘来吧,大家把那些畜生们给顶回去。’船员们马上用船上的8支机关枪开始了激烈的反击。”

值得赞赏的勇敢的将校

“我把帽子给了德克萨斯人 A. F. 安德斯海军中尉。他在甲板上、在炮火中冷静地指挥作战,显得非常勇敢。炸弹的碎片穿过了他的喉咙,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即使是受了这么重的伤,他仍然用手绢包扎着头,用手写着作战命令。后来,他的两只手也都受了伤,可是他没有屈服,而是用一点点微弱的声音继续喊着作战指令。”

“意大利的一名报社记者桑德罗·桑德利跟在我的身后,刚登上楼梯,一块炸弹的碎片就打进了他的后脑。他叫了声‘中弹了’,接着用意大利语说了句‘这下完蛋了’,最后他痛苦地死去了。”

“也发生了件滑稽的事。威斯康星州谢波依港的丹尼斯·巴伊瓦斯海军中尉,他的裤子和领带都被爆炸形成的强烈的风给吹飞了,但他的衬衫的领子却还好好地留在脖子上。”

我试着问了一下 C. H. 巴库(他的兄弟茨阿伊巴·巴库在芝加哥市南密歇根路 11147 号当勤务员)遭到炮弹袭击时是怎样的感觉。问他的时候,他的手脚还带着伤。“直到感觉到脚支撑不住身体,人就要崩溃了的时候,也没感觉到自己被炮弹炸了。”他说,“然后,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身上好几处地方都受了伤。身体发麻和疼痛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7 日]

(陆束屏 刘腾 叶琳 译校)

5. 日本举行南京入城仪式

大量中国男子被处死 蒋介石呼吁继续抗战

12月17日星期五,发自上海(美联社)。日本陆海军司令准备在今天举行沦陷的中国首都南京的入城仪式。另一方面,蒋介石委员长在内地地区以不同的渠道向中国人民传达以下的信息:

“我们不能投降。”

另外,星期日的“巴纳”号沉没事件和3艘标准石油船遭到破坏的死亡伤者和幸存者都被安置在美、英、日各国的战舰上,战舰组成了送葬的队伍,即将航行到上海。

从美国战舰“瓦湖”号上传来了最新的关于占领南京的目击者报道。派拉蒙新闻电影摄影师阿瑟·孟肯用无线电报道了以下内容:昔日繁华的都市遭受着日本陆、空军的攻击,市民、士兵的尸体到处可见,已经变成了一座流血之城。

大量执行死刑

孟肯说:只要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军队任职的男子都被聚集在一起处死。但是,他也承认日方关于位于南京东面中华民国国父孙文的陵墓毫发未损的报道也确属实。

派遣中国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派遣中国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今天下午进入南京,想要给占领首都这一幕增添一些戏剧化的点缀。

据报道,上海地区的日军为了向其他地区进攻,纷纷挤上运输船。为了铲除一切抵抗的痕迹,他们计划对华南、华中实施“猛攻”。

蒋介石号召抗战

被逐出南京的政府领导者蒋介石从华中司令部里向国民发出号召：虽受极大损害，仍要坚持抗战。

投降必将遭到灭种的危机。不管国家形势如何变化，吾等应全力抗战，不依赖任何外力。

日本战斗力枯竭，中国最终获胜的时刻必将到来。

[《华盛顿邮报》1937年12月17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6. 南京的美国人的勇敢

A. T. 斯提尔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外通信部专电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社版权所有，1937年

上海，12月18日发。南京沦陷之后是一幅充满着屠杀和混乱的恐怖的情景。如果不是在攻击中一直留在南京的少数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勇敢地进行了一些活动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恐怖。这些外国人为了这个被攻下的城市的10万市民的福祉，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进行着一些活动。

美国传教士为无辜的中国人做仲裁工作，在日军残酷的扫荡中，挽救了很多生命。日军的巡逻部队在街上跑着，挨家挨户地搜查，逮捕了很多，这些人被怀疑是穿着便衣的士兵。被逮捕的人中间能够回来的只有少数，也就是说，被抓去的大部分人连个简单的审判都没有就被杀害了。

我就看见过一次这样屠杀部队士兵的场面，也见过好几次其他人的悲惨的结局。最让人心酸的是，听到那些女人哭哭啼啼地哀求。她们哀

求日军把她们那些肯定是再也回不来的丈夫或是儿子还给她们。

一名外国人负伤

在南京的战争中惟一受伤的外国人是个德国人,是窗外的炮弹爆炸时飞过来的玻璃碎片把他弄伤的。一直顽强地坚持到最后的16个美国人,每个人都能够讲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南京沦陷的故事。其中,要数两个美国医生C. S. 特里默和罗勃特·威尔逊所受到的考验最为严峻。他们两人在中国同事都逃走之后,依然把被送到基督医院的患了重伤的中国人全部接收了下来。

每个小时都有截肢手术。威尔逊正在进行一个须倍加细心的精细的手术时,一颗炸弹在医院的院子里爆炸了。爆炸炸坏了窗户,弹片撒到了手术室,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手术也没有中断。两名医生忙于治疗一般患者,所以不接收士兵,要求士兵到军队医院去接受治疗。就因为这样,两名医生曾一度被士兵端着枪威胁过。在那种场合,要巧妙地摆脱危机还是需要点本领的。

后来出现了新的威胁。来到医院的日本兵不知廉耻地抢夺中国护士的手表和宝石之类的东西。

其他美国人的英雄行为

其他的美国人为了给集中在所谓的安全区的数千名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在流弹和炮弹中英勇地做着工作。其中最积极的是原芝加哥大学,现金陵大学的路易斯·史迈士,他真的是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为了那些灾民而四处奔走。

伊利诺伊州赛科的明妮·魏特琳小姐,帮助了到金陵大学寻求避难的1000名饥饿的妇女和孩子。日本兵的炮弹非常危险地在近在咫尺的身边爆炸,另外日本兵还闯进了这个教会学校的校园,抢劫中国教职员的家。在这种时候,她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教会的相关设施里,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威胁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

我也不例外。当一颗炮弹击中了我家后面的教会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身处的危险了。

安全区里的炮弹

外国人委员会在南京的中心设立了有坚固防卫的安全区。这项建设是要有巨大的气魄作为基础的。因为从一开始,作战双方都不十分尊重这项建设。在安全区内,也落下了许多炮弹,时而流弹以及流弹散片还会飞进来。即使是这样,安全区也比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要安全得多。

总觉得有点悲哀的是,这个曾经极端民族主义的首都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向外国人寻求保护。10年前,蒋介石总统的国民革命军高唱着反外国人的口号进南京城的时候,即使是想挂一下美国国旗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今天,只要能在外国国旗下得到保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除了生命以外什么都可以交出来。

从中国卫戍军的崩溃到日军占领南京的混乱的四天时间里,对少数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经营的国际委员会发出的命令和忠告,中国人顺从着,并热烈地服从着。当时,这个委员会是市内惟一的一个行政机关。

面对包围并迫近的日军,连失去了退路,因为恐惧而变得歇斯底里的士兵,都卑躬屈膝地请求委员会的保护。

中国军队即使是在士气完全瓦解后,也没有向外国人(外国人是很容易成为被抢劫的对象的)动手抢劫。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兵就不同了,他们嘲笑外国人的权利,反复侵犯外国人的财产,这些财产上都是有大使馆的告示或是国旗等明显标志的。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参加到把伤员送往医院的工作中去。街上到处是伤员,我们真的很难抗拒他们“救救我,救救我”那么悲伤的请求。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8日]

(刘腾 叶琳 译)

7. 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

下面这段对日军攻占南京的描述出自新闻摄影记者阿瑟·孟肯从美国军舰“瓦湖”号发往美联社的无线电讯稿。

阿瑟·孟肯^①

脱去军装以求逃生

美联社南京 12 月 16 日经由“瓦湖”号发出无线电讯 一度为古老中国骄傲的首都南京的今天遍布着在轰炸、炮击、激烈战斗中丧生的卫戍军人和平民的尸体。

城内四处散落着数以百计由溃逃的中国军人遗弃的军装,他们设法换上老百姓的便服,以期从日军手中逃生。

安全区未遭攻击

日军未轰炸由美国人和德国人发起建立的安全区。10 多万中国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庇护。

虽然中国部队撤离安全区的行动迟缓并把枪支埋藏在安全区边上,日军未攻打安全区,只有几颗流弹落在安全区内,安全区里被打死的人也为数不多。

美联社驻南京记者 C. 叶兹·麦克丹尼尔和我看见许多警察也脱去外套。为了确保美国使馆门卫不会因携带武器而遭杀害,麦克丹尼尔除去他的手枪,并让他待在使馆里面。这也许救了他的命。中国男

^① 阿瑟·B·孟肯(Arthur B. Menken, 1903—1973)出生于纽约,1925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游历极广,曾开车穿越阿拉伯沙漠,去南美探险,采访西班牙内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孟肯在南京拍摄了“巴纳”号被炸沉的场面,以及攻陷南京城的情景。二次大战中,孟肯在美军服役,为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少校。战后孟肯一直任职于美国政府。1973 年 10 月 10 日,孟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寓所中逝世。孟肯先生生平由陆束屏博士提供。

子只要被发现有人在军队服役的痕迹,即被押到一起,遭处决。

无人照料伤员

除了3名传教士所作的努力外,无人照料伤员。这3个传教士是来自加州洛杉矶的伊娃·海因兹小姐、新泽西州长谷的C. S. 特里默医生和加州桑地的罗勃特·O·威尔逊医生。

攻城的最後几天,我们在空中没有见到中国飞机。虽然有日机被击落,中国防空武装未能有效地阻碍日本轰炸机的行动。

日军在南面城墙上打开缺口,再用云梯攀登,从而首次攻入市中心。对东城门的轰炸使得城门变成由许多弹坑构成的阶梯。

作为成千上万难民庇护所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大学并未受到炮击或骚扰。中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的陵墓历经战火,却完好无损。

我们从日舰“濑田”号上一位海军中尉那儿首先听说美国军舰“巴纳”号被炸沉的消息。南京陷落后,我们到江边去请求日本人给“巴纳”号发电报,让它返回南京。海军中尉说:“对不起,‘巴纳’号被击沉了。”

我们不相信这个消息,他又重复道,军舰已沉没。但他无法提供细节。我们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其他的美国人和外国人,但没有告诉使馆中的中国雇员,不想惊吓他们。

发现二等兵牺牲

对我来说,南京城陷落之际,未被颂扬的英雄是位无名的中国二等兵。他的行为也许救了我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的命。我们在中央饭店附近的中山路上行走,这位二等兵示意我们到路边去,他正和一群士兵进行最后的抵抗战斗。

我们弯腰钻进安全地带后,日军的坦克在街上隆隆驶来,机枪喷着火舌。坦克走后,我们发现二等兵和他的战友都倒在街头牺牲了。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Daily)》

1937年12月17日第4版]

(陆束屏 译校)

8. 其后的南京

日军宣布南京已经完全属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日军从几处渡过长江,占领了两岸。军队在苦战之后攻破了江阴、镇江的两处要塞,最终攻入首都。长江下游的中国军队虽然仍在抵抗,但几近绝望,这次战役可以说是日军迎来了继上海陷落 30 天之后的最终的成功。军事上的战果虽然值得关注,但是最终的阶段还不明确。这是因为中国军队是否会誓死保卫南京?中国军队是否为了帮助主力部队逃亡而与日军对抗?这些都还是疑问。虽然有日本的报道(也有中国的报道)称中国军队决心战斗到底,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激战,即使有,最多也限于几个师团。原计划从上海撤退的 30 万中国军队中,有 75 000 多士兵实际上驻扎在南京附近的说法存在疑问。的确,在陷落以前最强大的正规部队就已经撤离了,在陷落之前还不断能看到渡过长江的士兵和西逃的士兵。另外,在最终的攻击中,最多只有 2 万名中国士兵参战,而且他们不是守卫南京的士兵,而是从镇江撤退的兵力。这一点在日本的公开声明中没有提到。这 2 万名士兵“渐渐变成三千,最后全军覆没”。如果按照声明里所说的只有 2 500 名俘虏的话,那么相当数量的士兵,至少这最后的 2 万人一定要安全逃走才行。

然而,即使这个假设是正确的,中国军队的撤退到底是巧妙的战略还是防御的瓦解,这些都不得而知。在证明其为战略性撤退这一点上,确实有争议。日本军舰一旦突破防线,南京的防守立刻变得不可能,而且日本陆军一到南京上游的长江沿岸,中国军队就不得不撤退。即使进行顽强的抵抗,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且这样做也不能补偿珍贵的中国军团的损失。

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能看出许多周密的计划。但只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一个正规军进行支援的时候,其他的南京卫戍军就开始撤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在这一时刻兵分两路。由于蒋介石的逃避,使得实权落在了顽固者,以及一些并不明智的部下的手里。但是,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由于某些地区部队的失策,使得日军的侵入

轻而易举,结果顺利实现了军事战略。总体看来,实现了预想。首都是陷落了,但是日军还没有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致命的打击。日本陆军司令官急着想在中国民众的警戒没有扩大的时候,直追中国军队至内陆,但结果未能得逞。中国虽然失掉了主要的都市、最大的港口和富裕地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1937年12月17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9. 日军兵分三路正向中国军队前线进攻

半圆形新防卫线从长江北岸延伸至杭州

山东军队投降

本日正式进入南京

原首都呈现惨状

哈立德·埃邦德

《纽约时报》特电

12月17日星期五,发自上海。连今天举行正式入城的仪式都等不及,日军兵分三路,开始了追击战。中国军队总共30个师,大约30万兵力正在构建一个全长大约120英里的半圆形的新的前线。

中国军队的新前线,由江阴要塞对岸开始,经过长江北岸的扬州附近,再北上到达南京西北、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继而由无为附近南下,在铜陵附近渡江,接着前线就和浙江省原先构筑的中国军队前线会合(一直延伸至杭州湾)。

据称,日军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浦口以北、铁路沿线的浦镇和乌

衣；接着，一支军队在南京以东 40 英里的镇江渡过长江，占领泰兴；一支军队在和县附近渡河，直接威胁中国军队在安徽省内的前线。

对“不幸事件”表示遗憾

在日军胜利进入南京前几小时，日本松井石根大将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声明称由于“非常不幸的事件”，日军给美英两国战舰造成了损失。声明接着写道：“我从心底对此表示遗憾。”

松井大将宣称，日军攻入南京，显示了军队在海陆空战斗方面的实力，但日军并不能满足于南京的成功。他再次声明，日本将坚决以“确立东亚永久持续的和平”为目的，将现在的讨伐战进行到底。

南京陷落给予一直处于厌战气氛下的华北战线上的中国军队的士气很大的影响。山东省西部的一支 8 万人的部队投降日军。另外，山东省及河南省南部各军共 9 千人扔掉了枪。

昨天，南京日军司令部公布，南京城内共俘虏 15 000 人以上。他们相信除此之外，市内仍有 25 000 名士兵脱下军服，藏起武器，穿上了平民的衣服。

昨天，日本陆海军报道官员否认了他们对广东省附近及华南地区日军作战的情形一无所知的传言。珠江上的美国炮舰会否遭受“巴纳”号类似的轰炸事件？针对这一问题，日本一名报道官员很激动地说，不仅是在长江上，现在日军在全中国都采取了预防措施，避免“巴纳”号事件再度发生。

（今晨，《纽约时报》收到以下电报：香港方面报道，船民的报告证实了 8 艘载有日军部队的运输船在广东南海面、海南岛及澳门间出没。这件事令广东的中国当局相当狼狈。该报道称，船民的报告有夸大的可能。）

新北平政权毫无障碍地接收了天津、秦皇岛、塘沽、山海关各海关行政部门。北平行政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称，各海关领导与职员都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变化。

关税大幅下调

关税收入担保所有的借款据说都是“当然被公正地处理了”。关税将会进行向下的修正,用以排斥日货的税率将会大幅下调。同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尊重诸列强利益的宗旨被再次重申。这样的口号令人联想起满洲国成立初期。

上海当地海关地位确立较晚,这也是日军计划好的。他们希望新北平政权通过山东、江苏北部向南扩张势力范围,当决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确立统治权时再确立上海海关地位。

昨天,察哈尔、绥远的新蒙古政权祝贺新北平政权“自发成立”。

进入南京

12月17日星期五,发自上海(美联社)。日本陆海军两司令决定今天胜利进入中国失陷的首都南京。

日本支那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和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将于今日下午进入南京。陆军指挥官将由城东著名的中山门进入,海军指挥官将由城北江岸下关门(挹江门)——中国军队最后的抵抗地进入。

三支日本军队从南京附近出发步行北上,进攻以前避免了战祸的地区。一支军队沿着历史悠久的大运河前进,威胁到很多富裕的城镇。其中很多地方还滞留有美国传教士。日本航空战斗机进行破坏性攻击,势力一直延伸至遥远的内陆。

在上海附近登船,即将被送往华南的日军部队被认为将会溯江而上,前往中国政府现所在地之一的汉口。日军在广东省海岸至华南一带展开攻击,计划切断英属香港至内地的铁路、公路。日方相信中方正是通过这条路线获得了武器。

上海战役末期,中立国安全区上海南岛的中国人地区被日本人接管。他们逐户进行搜查,试图找出攻击日军步哨的中国狙击手。

南京到处尸体凌乱

12月16日,发自南京(发自美国炮舰“瓦湖”号无线,美联社)。南京曾经是繁盛一时的中国古都,然而现在到处都是在炮轰和激战中死亡的防卫军士兵和普通人的尸体,凌乱不堪。

街上到处都是逃跑的中国兵脱下来乱扔的军装。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想免于死。

在日军的猛攻之下,中国军队的防卫彻底崩溃。在撤退的过程中,少数中国士兵零星地进行了抢劫,他们逃走以后,少数日本兵又进行了掠夺。

日军尽量不炮击由驻南京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安全区,1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此避难。

虽然安全区内的中国军队迟迟不愿退去,日军并没有攻击该地区。只是发了几枚流弹,死了几个人。

很多中国警察脱掉制服,穿着内衣到处找老百姓的旧衣服。

美国大使馆的看守携带了武器,为了不使他因此被杀,美联社记者C. Y. 麦克丹尼尔拿下他的枪,让他进入馆内。这也许救了他一命。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7日]

(沈俊 叶琳 译)

10. 恐怖的南京:劫掠、屠杀 占领者残暴的行径

本报特约记者

上海12月17日电 路过南京之际,我采访了几位外国目击者,他们向我描述了南京城遭洗劫和陷落的情景。

12月10星期五那天,日机轰炸,用机枪扫射穿越市区来增援战斗最激烈的城墙阵地的中国军队。夜晚,炮击未断,整个城市随着炮弹的爆炸而震颤。日军企图突破进城,但没有成功。星期六的炮击最为

激烈,落到安全区的10发炮弹炸死了约30名老百姓。人们仍从各个方向不断涌向安全区。

星期六晚上相对平静些,到星期天下午炮击又猛烈起来。由于探测气球为日军炮手指示目标,中国的炮兵阵地及其他阵地均遭炮击。然而,只有数发炮弹落到安全区内。

开始惊慌

星期天晚上,整师的部队涌向挹江门,首先显露出中国军队崩溃的征兆。他们遭到射击,并被制止,但不久听说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涌向下关江边这惟一逃生出路的人流起先很有秩序,不久,城南诸门的防守显然已崩溃,日军正在向城北运动。傍晚时分,喧闹声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城市南端在熊熊燃烧。撤退变成溃逃。发现没有渡江的船只,中国军人慌乱之中把武器装备都丢弃了。狂乱中,许多人回到市区,冲进安全区。

撤退时,中国军人烧着了南京城内最华丽,造价25万英镑的交通部大楼。由于大楼内储有大量弹药,爆炸声惊天动地。由此引起的惊慌使撤退的人流为之堵塞,发现没有船只过江更加剧了惊慌失措的气氛。炸毁的交通部是重要的政府建筑中惟一被毁的,所有的大使馆均受到尊重礼遇。

残酷无情的搜索

星期一早晨,日军逐渐向北移动,没有遇到抵抗,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肃清残敌的行动。虽然街上有一群群中国军人在彷徨,外国人以为麻烦就要终结了。来到安全区的军人被告知要放下武器,数以千计的人丢掉枪支,脱去军装。

那天晚上,日军打开中山门举行胜利入城仪式,由于车辆不足,入城式中用了牛、驴、独轮车,甚至破车厢。接着,他们进入安全区,发现有人没什么原因在户外活动,即当场击毙。星期二,日军有计划地搜捕和中国军队稍有牵连的人。他们从难民营中抓出嫌疑者,并将许多中国军人困在街头。原本愿意投降的士兵被枪杀,而成他人之殷鉴。

护士被抢劫

毫无仁慈怜悯。恐怖笼罩着一切。日军沿大街逐屋搜查,大规模掳掠财物,破店而入,抢劫钟表、餐具及一切能拿得走的东西,并胁迫苦力为他们挑运掠夺来的物品。他们闯进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抢走护士的手表、钢笔、电筒,搜查房屋,洗劫财产,抢走汽车,撕掉车上的美国国旗。他们闯入外国人的住宅,德国人的商店亦遭抢劫。外国人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人的侧隐之心亦会激怒日本人。

有可能是军人的青年男子和许多警察被成群地押在一起,集体屠杀,后来见到成堆倒下的尸体便是明证。街道上横陈着尸体,其中包括不会伤害他人的老汉,但没有见到妇女的尸体。通往江边的挹江门,人与马的尸体可怖地堆成一大堆,足有4英尺厚,汽车、卡车在尸体堆上行驶,出入城门。

星期三搜索残敌的行动整天都在进行,当我和其他“巴纳”号的幸存者穿越市区时,气氛仍然压抑而恐怖。

国际安全委员会应享有最崇高的荣誉。在炮击的全过程中,他们都保持着勇气,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希望以谈判达成停火。中国人的行政机构瘫痪后,他们是南京城惟一的安定因素。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摧残和屠杀的规模还要大得多。

[《泰晤士报(The Times)》1937年12月18日第12版]

(陆束屏 译校)

11. 攻占南京肆意屠戮

F. 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

俘虏均遭戕杀

泊于上海的“瓦湖”号军舰 12月17日电 由于在南京大规模的残暴行径,肆意摧残,日军放弃了一次可以赢得中国居民和外国舆论尊

重与信赖的难得机会。

大规模的抢劫,强奸妇女,屠杀平民,将中国人赶出家园,集体屠杀战俘,强迫壮年男子做苦工等暴行,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之城。

很多平民遭杀戮

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星期三外国人在全城四处走了走,发现每条街上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当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汉,有妇女,也有儿童。

警察和消防队员特别会遭到攻击。很多人被刺刀刺死,有些刺刀刺的伤口野蛮残忍到了极点。

任何人由于害怕或激动而奔跑都可能被当场击毙,天黑后在街巷里遇上巡逻的日军也会送命。外国人目睹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屠杀。

日军的抢劫已经达到洗劫全城的程度。几乎每一座房子都被日本兵闯进去过,并且经常在军官的眼皮底下随心所欲地抢东西。日本兵还逼迫中国人挑运他们抢来的物品。

首先要抢的是食物,其他有用或值钱的东西也一一遭劫。特别不光彩的行径是大规模搜查难民中心的日本兵抢劫难民的钱财,经常把不幸难民的全部家当洗劫一空。

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被抢去现金和手表。护士宿舍里的物品也被卷走。美国人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住宅被日本兵闯入,拿走食品和值钱的财物。

医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建筑上都飘扬着美国国旗,门上张贴着美国使馆用中文写的官方告示,说明这是美国人的产权。

美国大使的府邸被劫

甚至美国大使的府邸也被闯入。情绪激动的大使馆仆役向我们通报这次侵袭后,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孟肯和笔者到大使的厨房面对5个日本兵,要求他们出去。他们悻悻而又胆怯地离去,只掳走一只手电筒。很多中国男子向外国人报告他们的妻女被劫持,遭强奸,希望得到帮助,但外籍人士也无能为力。

集体屠杀战俘更强化了日军在南京造成的恐怖。屠杀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军又在城里仔细搜索穿便衣但被怀疑当过兵的男子。

在难民区的一栋建筑里抓出400个人。他们被50个人捆在一起，持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兵在两旁将他们押往屠场。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行刑的陆军还邀请泊在江边军舰上的水兵来观赏屠杀的场面。这一大群军人显然痛快地享受了这场屠杀。

当第一支日军从南门沿中山路开到城里大广场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百姓响起稀稀落落的欢呼声。此刻，再也没有人为日军欢呼了。

掳掠南京城，蹂躏民众，日军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和恨。这种仇恨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东京表示要尽力从中国根除的抗日意志。

南京陷落的惨剧

南京被攻占是中国军队遭受的最大的失败，也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悲惨的溃败之一。防守南京的中国军队竟让自己被包围，然后有条不紊地被屠杀。

战事的失利损失了数万训练有素的部队和价值数百万元的装备，并使位于长江下游的中国军队的士气为之低落。这些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在战争早期阶段激励他们在淞沪抵御日军的进犯，坚持达两个月之久。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委员长要对此负责，因为他没有听从德国军事顾问们意见一致的劝告，也没有听从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的意见，便进行这场无益的城防战役。

唐生智将军及相关的师长要负更加直接的责任，他们擅离部队出逃，在第一批日军进城后形势绝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尽力而为。

为数众多的中国军人通过数量有限的出路逃离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在战略要地部署少量部队抵挡侵略者，掩护其他部队撤退，相反，许多将领临阵脱逃，在部队中引起恐慌。

没能逃出挹江门到下关渡过长江的军人被日军俘虏而遭屠杀。

日军攻入南京城两周前就有人详细预测了南京城陷落的情形。占优势的日军在广德周围和北面与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相持,在攻入首都数天前突破防线,攻占芜湖及南京上游长江沿岸各点,由此堵死了中国军队向上游撤退的可能性。

三分之一的部队被困

日军攻占挹江门后,已堵死了所有出逃的通道,这时至少还有 1/3 的中国军队仍在城内。

由于中国军队的组织支离破碎,一些部队星期二中午仍在继续战斗,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已被日军包围,战斗已没有希望。日军的坦克巡逻队有条不紊地消灭了这部分部队。

星期二上午,我试图开车去下关,遇到一群约 26 人的中国兵仍然占据着中山路上的宁波同乡会大楼。他们后来投降了。

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日军屠杀。大多数留在安全区内的中国军人遭到集体屠杀。日军在全城有计划地逐屋仔细搜索,捕捉肩膀上有背包印痕或其他当兵痕迹的人。这些人被押到一起遭处决。

很多人被抓住后当场被杀,其中包括与军队没有牵连的无辜者、伤兵及老百姓。星期三,在数小时之内,我亲眼目睹 3 起集体屠杀。一次屠杀中,坦克机枪在交通部防弹掩体附近对准 100 名俘虏扫射。

日军最喜欢用的屠杀方法是将十几个人赶到防空洞口,向他们射击,这些人的躯体倒入洞内,再将土铲入掩埋尸体。

自从日军攻城,南京就呈现出可怕的景象。中国治疗伤兵的设施悲剧性的不足,一周之前就在街上见到伤兵,有的跛行,有的在地上爬着,乞求医治。

老百姓伤亡惨重

老百姓的伤亡也很惨重,人数已有数千。惟一收治病人的医院是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但医院的设施哪怕是医治一小部分伤员也不够。

南京街头横陈着死者。有时,要把尸体移开才能开车通过。

日军攻占挹江门时即大肆屠杀守军,他们的尸体和沙包堆积有 6 英尺高。星期三晚上,日军还没有搬走尸体,两天之内,重型军车穿行于此,碾压在人、狗、马的遗骸上。

日本人似乎想让恐怖的景象留存下去,以此让中国人牢记抵抗日军的可怕后果。

今天的南京居住着惊恐万状的人们,他们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生活在对死亡、折磨、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所有希望抵抗日本征服的中国人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8 日第 1 和第 10 版]

(陆束屏 译校)

12. 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

C. 叶兹·麦克丹尼尔是美联社的记者,操汉语,日军攻占中国首都时他身陷南京。这是他在危险、动荡不定的日子里记下的日记。

C. 叶兹·麦克丹尼尔^①

美联社上海 12 月 17 日电——战地记者在南京的日记

12 月 5 日 我开车到南京城以东地区采访战事的发展,相互矛盾的报道使我吃惊。一发炮弹在车前方 200 码处爆炸并将我的车子掀起

^① 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Charles Yates McDaniel, 1907—1983)1907 年出生在中国苏州,毕业于里士满大学,并获北卡罗莱纳大学硕士学位。麦克丹尼尔 1935 年成为美联社的记者。1937 年 12 月,日军攻陷南京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西方记者。1942 年,日军攻占新加坡之际,他又是最后离城的记者。战后,他担任美联社底特律站站长。1949 年他奉调去首都华盛顿,直至 1971 年退休,共在美联社供职 36 年。麦克丹尼尔先生于 1983 年 3 月 14 日在佛罗里达逝世。麦克丹尼尔先生生平由陆束屏博士提供。

来之际,我寻获了战争的进程,并发现已开车穿越了离南京城 28 英里远的日军防线。

12 月 6 日 谢绝了休斯中尉请我登上“巴纳”号避险的邀请。

驶入无人区域

12 月 7 日 车子开出去 15 英里,穿越燃烧的村庄,这是撤退的中国军队放火烧的。日机俯冲时我不得不在乡村的屋子后面躲一躲。驶经汤山温泉时,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无人的区域,双方的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迅速把车倒出来,当时离日军炮兵阵地只有 300 码远。

12 月 9 日 发现城东南的几个城门被堵塞了,中国军人向半英里外的日军猛烈开火。日机轰炸了离我们两个街区以远的房屋。日机出现之际,我和一支中国部队一起向前行进。我钻进防空洞,再把头探出来时,看见十来个被炸死或痛苦蜷缩的士兵。我离开了那儿。

12 月 10 日 在美国使馆附近,10 门中国的大炮终日怒吼。南门附近炮弹击中之处,炸死 40 个军人。已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时,弹片四处飞溅,我不得不离开。今天最后一座城门封闭了,堵塞了逃离这座遭厄运城市的出路。

弹片飞溅在山头

12 月 12 日 南京城内没有水,没有肉食,也没有灯光。今天下午的炮击可怕极了,甚至 1 400 英尺高的紫金山山峰上也溅落着弹片。四周枪弹乱飞时,只好弯腰钻进汽车内。目睹交通部大楼爆炸、燃烧。

12 月 13 日 在城北面的城墙附近,突然看到日军从城墙的缺口爬上来。日本兵举着枪向我冲来时,我举双手,从车子里出来。经日军同意,我爬过残破的城门,穿行在布满中国军人尸体的街上。见到日军的恶作剧——被砍下的头颅平放在路障上,嘴里放了块饼干,另一个嘴里插了支长长的中国烟斗。

协助外国人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四处转悠着把机枪、手榴弹、手枪、步枪装进汽车。催促士兵脱掉军装,以免被日军处死。

日军洗劫全城

12月14日 目睹日军洗劫全城。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安全区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块钱。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军车子驶进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最后到达江边,登上日本驱逐舰,并得知“巴纳”号被击沉。

12月15日 陪同使馆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妈妈,在沟里发现她的尸体。使馆另一位男工作人员的兄弟也死了。今天下午,看见几位我协助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屋去枪毙,再踢进沟里。夜里,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的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从安全区押出来。没有人活着回来。

孤立无援的使馆工作人员

日本兵企图闯入我住的美国使馆,但我不让他们进来,他们也只得离开。使馆里的中国工作人员已孤立无援,没有水,也不敢步出门外,于是我花了一小时到街上的井里打了几桶水拎回使馆来。

12月16日 启程去上海之前,日本领事馆拿来“不得入内”的告示,这些告示贴在使馆的房产上。去江边的路上,见到街上的尸体又多了许多。路途上遇到一长列中国人,手都被捆绑着。一个人跑出来,到我跟前双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12月17日 乘日本驱逐舰“津贺(Tsuga)”号抵达上海。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7年12月18日第8版]

(陆束屏 译校)

13. 在南京的美国人见义勇为

A. T. 斯提尔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特讯

上海 12 月 18 日电 南京陷落之际是一片屠杀与混乱的景象,但是,如果不是攻城的整个过程中都留在南京的数名美国传教士和德国商人见义勇为的行为,那场面还要可怕得多。完全为了留在这座遭受攻击的城市里的 10 万平民百姓的生存安危,这些外国人面对近在咫尺的死神临危不惧,甘冒风险。

在日军残酷的清剿残敌的行动中,美国传教士为无辜的中国百姓出面干预,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日军在街上巡逻,挨家挨户搜捕被怀疑为穿便装的士兵。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极个别回来的人说他们的同伴在没有任何审判程序的情况下遭受屠杀。

我亲眼目睹这样的集体屠杀,也见过其他屠杀留下的残酷场面。更难以忍受的是不得不听妇女嚎啕大哭,恳求让她们再也见不到的儿子、丈夫回来。

一位外国人负伤

攻打南京的过程中惟一负伤的外籍人士是一位德国人。一颗炮弹在他的窗口爆炸,他被炸飞的玻璃划破。然而,所有见识了攻城全过程的 16 名美国人都有毛骨悚然、虎口脱险的经历可以诉说。但他们没有经历过两位美国医生 C. S. 特里默和罗勃特·威尔逊那样恼人的磨难。尽管大多数中国医务人员离开了,他俩收治了所有抬到教会医院门口负重伤的中国老百姓。

截肢是每个小时都要进行的日常工作。威尔逊医生在做一次精细的手术时,一发炮弹在医院的院子里爆炸,窗户被炸毁,弹片散落在手术室里,但手术继续进行。这两位医生收治了很多平民伤员,因此无法收留伤兵,而将他们转往部队医院。

以后,日本兵闯入医院,昧着良心抢走中国护士的手表、首饰,又导

致了新的危险。

其他美国人的勇敢行为

其他的美国人勇敢地冒着弹片、炸弹的危险,为在所谓的“安全区”内聚居着的成千上万贫民寻找食物用品。最积极的是以前在芝加哥大学任职,现金陵大学的路易斯·史迈士。工作中,他完全将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明妮·魏特琳小姐负责管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寻求庇护的上千名缺吃少穿的妇女、儿童。日军的炮弹在附近爆炸,在日军闯进这所教会学校抢劫中国教师房间里的财物之际,魏特琳小姐紧张忙碌了好一阵。大多数教会机构都受到战争的创伤。

我也有自己的麻烦,但是,直到炮弹落入我住所后面的教堂之后,我才意识到不安全。

落入安全区内的炮弹

由外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在南京城中央创建了坚固的安全区,安全区是建立在巨大的勇气魄力之上的,因为从一开始交战的双方显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尽管十来发炮弹落入安全区内,有些地方偶尔被流弹和弹片击中,这儿也许仍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安全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军人的士气已瓦解,他们并没有转而抢劫外国人的财物。日本人则得不到相同的评语。他们藐视外国人的权利,对明明白白张贴有使馆公告,插有国旗的外国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袭击、抢劫。我们都参与了运送伤员去医院的工作。满街都是伤员,很难拒绝他们可怜的求助。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8日第1和第3版]

(陆束屏 译校)

14. 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

哈立德·埃邦德

12月19日(星期天),上海发的特别无线电报

日军在南京的掠夺、屠杀、强暴已将攻陷南京演变成日本的国家耻辱,为迅速终止这种状况,日本陆军高层开始采取亡羊补牢式的严厉惩戒措施。

可以想像日军作了极大的努力,试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即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对部下疯狂杀害已解除武装的俘虏、平民和妇女儿童的丑行并不知情。实际上,这个老奸巨猾的武将似乎已经觉察到,他的下属军官中有人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

松井大将在攻陷南京时的指挥手腕本应获得称赞,但“巴纳”号攻击事件抵消了他的功劳。并且,在到达中国首都并得知所发生的一切后,他的失望应当更在“巴纳”号事件之上。这一切使得恐怖和耻辱的色彩愈加浓厚。日本政府和国民曾经长期以久负勇武侠义之名的陆军为荣,但当屠杀集团在攻占南京时的行为被发觉后,被视为国家荣耀的陆军顿时名誉扫地。

外国人的证词

日本当局痛苦地认识到,想要掩盖这些惊人的事实已不可能。即使充满偏见变得歇斯底里的中国人对日军暴行的揭发是毫无根据的,然而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也对不断发生的暴行作了记录。日军士兵的野蛮行为终将暴露。

在南京的所有记者乘上运送“巴纳”号的幸存者前往上海的舰船后,南京市内的局势明显进一步恶化。他们在星期二离开了南京,因此对星期二夜晚和星期三的所有暴虐行为的报道就逐渐减少。星期四日军开始了重整军纪。

日本陆军最初就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在南京长期逗留,可以想像今后

也不会允许。然而,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在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进行调查时,当地的人们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亦即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记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

供职于日本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值得信赖的、有着良心的官员们并没有低估所发生的一切。岂止是这样,他们正在为着要比人们知道的远为恶劣的很多实际情况而狼狈不堪。

对日本的打击明显

可以想像,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和计划中的大多数会因为发生在南京的事情而遭到挫折。也就是说,如果日军的行为传到内地,无论中国政府多么渴望,和平交涉的开始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或者说已几乎不可能。被占领地区的那些想要与日本傀儡政权合作的中国上层人士们也会因南京的恐怖事件而受到威胁,这将使得他们远离新政权。到那时,日本将不得不与性格怪异、声名狼藉的人打交道。

当地认为,暴行的大部分只是那些由南向北横贯南京的部队所为。为恢复秩序,目前正在努力将这批部队调离南京附近,但这几天的情况并未好转。这种状况估计会持续到周末。可以设想,今后即使是短期停留的部队也不会被允许进入南京。长期驻扎在市内的将是精心挑选的部队,他们将会致力于法制和秩序的恢复和维持。他们无疑会从事挽回中国人民的信赖这一极其困难而又没有回报的工作。即使知道今后若干年内都不会有友好,他们也必须以模范的行为来换取合作,为此他们将会感到痛苦不堪。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15.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确切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有几封信谈论到恐怖笼罩着南京,信的行文选用了有节制的字眼,这说明写信的美国人害怕他们的言论会被截获而招致日本人的责难。然而,其他的信件则毫无顾忌地明确指出,日军丧失了赢得南京中外人士舆论尊重的极好机会。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

“整个局面被频繁地屠杀、大规模地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

平民百姓遭刺杀

信的作者补充说,很多死难的平民百姓是遭枪击和刺杀致死的,许多次屠杀都是在外国人或有身份的中国人在场目睹的情况下进行的,成群的放下武器、脱去军装的中国军人被绑在一起加以杀害,另一份报告补充道。

有封信说:“除了成群已被屠杀,或正被押往屠场的战俘,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证明日军手上还有中国俘虏。”

许多被强迫挑运日军抢劫来的物品的中国人据说后来也遭杀害,一位美国传教士继续写道:

首先被抢走的是大批食品,然而,稍微有用或值钱的东西之后都被掳掠而去。成千上万的私人住宅,不管有没有人住,是大是小,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一律遭洗劫。他们闯入几十个难民营,金钱、财物,还有零碎物品都在大规模的搜

查中掳掠而去。

金陵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被抢去现金、手表,护士在宿舍里听任成群抢劫者的摆布。

国旗被扯下

同一个美国人写道,大批外国人的汽车和产业被扯去国旗后加以强占。日军官兵劫持小姑娘、妇女的现象也极为普遍。这份报告最后评论道: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而文雅些的日军军官奢谈“对压迫人民的中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惟一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只会留下令人作呕的印象。一定会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军人及平民,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迅速而妥当地纠正这几天有损立足于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人形象的行为。也有个别日军官兵举止颇有绅士之风,与他们的职业相符,和他们的帝国相符。但是,整体上日军的所作所为是坏透了。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第7版]

(陆束屏 译校)

16. 外国人生动描述:南京陷落 招来恐惧

军队掠夺

居住在南京的最可信赖的外国人,12月15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中写到了日军占领南京的情况。信中写到“频繁地杀人”,大规模地、半公开化地掠夺,随便闯入住宅和攻击妇女等等。根据市内的外国人的报道,

大街上到处是尸体。信中还写道：

在城市的中央，平均一个街区就能看到一具市民的尸体。许多人都是在12月13日午后开始到傍晚被枪杀或是刺死的。因为恐怖和惊慌四处逃散的人，或者是从傍晚开始在外面大街上被抓到的人，都统统被杀害。几乎所有的暴行都没有让受害者有任何辩解的余地。魔手伸向安全区，所以不仅仅是中国人，许多外国人也目睹了惨状。在被刺刀刺中的伤口里，藏着极其野蛮的东西。

日本兵把他们认为是中国士兵的人用绳子绑在一起枪杀……日军的俘虏，除了实际赴刑场的一批和被当做搬运抢夺来的物资和武器的苦力以外，其他人都不知去向了。警察被日军强迫从安全区的楼里选出400名中国人。之后，这400名中国人都被50人一组用机关枪扫射致死。从这一点无疑能清楚地看出日军俘虏的命运。

有组织的抢劫

关于日军的抢劫，信中是这样写的：

在长官的监视下，商店被有组织地毁坏。由于大量的被抢物资到手，日军部队就需要私人搬运工。食物无疑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贵重物品，什么东西都不放过。市内的房屋一个接一个地被抢，躲到帐篷里的难民们还被集体搜查，钱物都被一抢而空。他们还抢劫大学医院职工的钱和手表、寄宿护士的物品。这里美国人所有的建筑，其他遭到抢劫的建筑也一样，挂着国旗，还贴着大使馆发出的公开声明。

信的末尾写道：“证据的调查工作虽然还没结束，但已经报道了为数不少的强奸事件。外国人目击了新任军官的住处有8名年轻的中国女子，那里一般市民是不可以进入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像她们的恐

惧不可言状。士兵和军官中,虽有彬彬有礼之人,但整个军队的行为给日本帝国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日军扯掉了国旗,没收了汽车,从外国人居住区附近的某户人家绑架了4名中国少女。”——合众社通信

[《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7年12月25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17. 妇女儿童在南京遭残酷杀害

华盛顿特区1月8日独家消息 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描写了在南京的日军袭击妇女、小姑娘,屠杀未参战的平民,抢劫美国人的财产。该报告躲过侵华日军的审查,今天传送到首都华盛顿。根据来自南京的外籍人士并已传到政府官员手上的这份报告的正式声明:战斗结束很久之后,日军仍继续着不加节制的疯狂行为。美国人没有人员损失,只有当地姑娘、妇女遭强奸。然而,入侵部队的骚扰袭击使得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白种外籍人士惊惧异常。

侍者被杀

获知涉及日军非法行径的秘密报告之后,国务院旋即举行了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鉴于外交上的原因而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那份未经审查的报告。官方的公报提到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所雇的中国籍侍者被杀害,位于南京大使馆大院外面的简金斯住宅亦遭抢劫。

妇女遭袭击

这份秘密报告证实了美国使馆雇佣的当地侍者设法保护主人财产未果并遭杀害的传闻。该报告描述并强调侵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情况。

报告说孩童、母亲均遭受袭击。试图救护妻女的中国男子在有些情况下亦遭枪杀。

住宅受洗劫

这份未经审查的报告强调美国和其他白人妇女未遭非礼。但是很多美国人住宅里的银器、珠宝、衣服,以及家具被劫走。

目前可作为逃离炮火轰击地区的宝贵交通工具的 8 辆汽车,全部被窃。后来归还了 2 辆,日军指挥部门主动提出用别的车赔偿 6 辆下落不明的汽车。

美国人安然无恙

据约翰·M·爱利生的正式报告,17 名美国人仍在南京。爱利生原为驻济南的领事,他详细描述了饱经战火蹂躏的南京城在 1 月 6 日星期四的情况。他在电报中称所有美国人均安然无恙,然而抢劫中国人财产的情况却“非常严重”。

大使馆的建筑只受了轻微的损坏,南京城内的情况在逐渐恢复正常,尽管还没有供电,食品供应也极为紧缺。

〔《洛杉矶时报》1938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

(陆束屏 译校)

18. 南京陷落 日军施暴

F. 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航空邮讯

侵略军处决两万军人 集体屠杀涉及平民

上海 12 月 22 日讯 南京战役无疑将作为现代军事编年史上最悲惨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中国人在防守南京时犯了现代军事战略的大忌,使他们自己受困、被围、遭歼灭达 33 000 人,大约为那儿部队的 2/3。据估计,在 33 000 人中,约有 2 万人遭处决。

整体来说,攻城战役在许多方面是封建时代中世纪式的。日军攻占

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的时代。

南京失守，中国人损失了比他们国家首都更多的东西。在淞沪到长江三角洲一带正面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被打垮了，把他们重新集结起来，以对日本军事机器进行有效而大规模的抵抗颇值得怀疑。

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具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他们的胜利却由于野蛮残酷、集体屠杀俘虏、掳掠全城、强奸妇女、虐杀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这些丑行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南京城的地理位置易攻难守

为了理解南京城难以防守，有需要注意一下南京城位于长江的转弯处，长江河道在此由向北转而往东。很容易看出防守部队只能占据城墙内的区域，而攻城的军队从城市上游和下游两方面占领长江南岸，即可三面围住南京近郊。

了解到日军集中攻击的能力，中国将领应该明白侵略者有能力这么做，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攻入南京3天之前，日军即已突破并占领芜湖及宁芜之间的几点。日军攻占芜湖后，首先从南京上游沿长江南岸进军，得以压迫南京，并以半圆形围住除临江一面的南京城的各个方向。

也许可以争辩的是中国军队可以在需要时依赖沿江地段渡过长江。要进入沿江地段，或下关地区，挹江门是通道。依靠长江作为出口是不明智的，尽管有横江铁索在南京下游阻碍航道，在日军陆军攻城的进程中，日本舰队最终会驶抵下关的江面，致使中国军队不可能渡江退往北岸。

没有仔细考虑退路

显然，除了数千部队，中国将领从未仔细考虑到城防部队都可以渡江撤离。整个战役中，除了为数不多的舢板和汽艇，没有渡江船只便是明证。

的确，既然战前唐生智司令长官及其下属声明中国军队不考虑撤退是诚心诚意的，也表明了中国将领的真正意图，结论便是不撤退。

换言之,中国将领完全知道中国军队肯定会被包围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像耗子似的被困其中,日军则以陆海军的炮火及飞机将他们炸成碎片。但中国将领仍自愿地将部队处于这种境地,显然要以中国人崇尚的英勇行为让日军攻占南京时付出最高的代价。

整个战役最不光彩的一幕是,中国将领缺乏勇气将他们一再宣称的鲜明意图实施到底。当日军突破西南部城墙时,日本陆军迅速包抄过来,日军舰队也在逼近,挹江门这条后路的门还开着,唐将军及其下属便出逃了,丢下他的下属军官,任群龙无首的部队在无望的形势下挣扎,这些情况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解释过。

军官亦不知情

唐生智于12月12日星期日晚上8时,无疑是乘船逃至江北岸。他出逃的意图竟未告知他司令部里的军官。笔者认识一名上尉,他于午夜得知司令长官已逃离,自己也试图离开,却发现日军已由西面沿城墙横扫过来,正占领下关地区。

这位上尉利用从城里爬往城外的士兵留下的由军服结成的绳索重新爬进城,以求最终投降保命。

在力图防守南京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略地位是没有希望的,这可以从战役及城市被攻占的各个细节显露出来。

攻占江阴要塞和常州后,日军迅速从吴县向北横跨长江三角洲直抵长江,数天之内在南面取广德,北面绕过镇江,攻占丹阳之后,攻击句容附近所谓的南京外围防御阵地。

句容防线及由南京辐射向外扩展的其他7道防线,每道防线均为一道和城墙对称的圆弧线,并相隔几英里,数月来一直宣称固若金汤,准备充分。实际上,离南京25英里的句容的永久防御工事粗糙得很,只有零星的碉堡,这可以由视察过这些防御工事的中立国参观者加以证实。

其他防御工事则是仓促用床架支撑成堆的沙包、杂物碎片和松土而构起的路障。此外,建立机枪射击位,并在中国军队撤退时炸毁公路、桥梁。

广东部队损失严重

日军进逼南京后,和他们对阵的是几个广东师,一些广西和湖南的部队,城内是第36师、88师以及几个所谓的南京师。广东的部队在沪淞与日军对峙后于撤退之际遭到数星期的炮击,损失严重。

第36师、88师曾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在上海被击溃,撤到南京后补充了新兵。在苏州到句容之间与日军交锋的四川部队大部分撤往芜湖,再由那儿渡长江,他们没有参加保卫首都的战役。

很难说出南京城内及周围的中国部队的长处。有些观察家估测,有多达16个师参加城防战役。这可能是真的。中国军队的师即使在正常时期平均只有5000人,被打垮了再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师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大约只有2000或3000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5万部队参加南京保卫战,并被困在城内。

句容于12月6日星期一夜里落入日军之手。接着,日军分三路向南京城发动攻势。一支日军向北部署在孟塘,攻击东流镇;另一支由溧水攻打秣陵关;中间一支从天王寺向淳化镇挺进。

淳化镇失守

12月6日、7日,即星期二和星期三,日军在这两天强行向东流镇、淳化镇和秣陵关逼近。为巩固左翼,日军攻占了镇江,中国军队撤离镇江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与此同时,右路的日军突破了在广德周围抵抗的中国军队,迅速向芜湖推进,并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占领芜湖。

星期三拂晓,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及随从乘两架专机飞往湖南长沙附近的衡山。总指挥的离去实际上承认攻城战役已经开始。于总指挥离开的同时,和城防军队没有直接关系的几位政府军政官员也乘汽车撤离。从星期三开始,唐生智将军便是南京城的最高指挥官。

星期三,日机轰炸了位于小村庄淳化镇的中国军队的阵地,当晚日军占领了该阵地。淳化镇离南京城仅6英里之遥。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在句容和溧水拼命阻止日军的进攻。但是防御工事不合要求,中国军队的装备也不可能使他们坚强地顶住。日机可以

随心所欲地找到并轰炸中国军队,将他们所处的位置通知他们的野战炮兵。坦克、装甲车引导着步兵进攻,中国军队的机枪和毛瑟枪无法与之抗衡。

大炮价值不大

中国军队的大炮作用很小,因为炮兵无法知晓敌军的位置。中国飞机在日军攻城前数天已不再参加南京的战斗。结果,中国军队没有观察哨,“瞎”打仗,与入侵的敌军正面遭遇之前不了解敌军的位置。

无法得知日军的位置,中国军队在下关附近的狮子山、紫金山、南门外及城内太古山^①上造价昂贵的要塞大炮没有为城防部队发挥多大作用。这些大炮一旦开火,迅速为日军的炮火炸哑。

星期四,日军从淳化镇向南京推进时,恐怖笼罩着全城。城墙四周各处点燃数以百计的大火,浓烟滚滚,包裹着城市。城里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街上拥塞着军人,安全区以外的区域实施铁一般严厉的军事戒严令,日机竟日在各地轰炸,肢体不全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运进城,南京城的确呈现出一派恐怖的景象。

中国当局告诫形势已恶化,留守的各国外交官员,包括负责美国大使馆的二等高级秘书小乔治·艾奇逊、协助艾奇逊的二等秘书J. 豪尔·帕库斯通和助理武官弗兰克·罗勃兹上尉星期四晚上离开岸上的住所,登上停泊在下关的船只。美国人均上了美国军舰“巴纳”号。

间谍协助日军

星期四夜晚,在淳化镇的日军突然扑到南京城墙下。通过间谍得知,驻扎在大校场飞机场的中国军队已换防,日军迅速于午夜攻占了飞机场以及周围的营房。飞机场位于光华门外,他们甚至可以威胁攻入光华门,但中国军队及时出击,打退了进攻。

之后,穿便衣的中国军人在大校场营房内放火,日军遭受很大的损失,在大火中只得退却,但他们的攻势未减。星期五上午,他们不仅威胁

^① 原文如此。

着光华门,而且将部队向前部署到可以攻击附近的通济门的位置以及攻击远一些的南门,即南京最大的城门中华门的位置。

星期五,炮兵也上来了,并开始轰击城门,飞机轰炸庞大的城门建筑物,并向聚集在城墙上的中国军队投掷炸弹。

星期五上午,外国外交官上岸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在中国当局再次告诫之后,他们于下午3时回到船上。紧接着,日机轰炸长江北岸的浦口,在离“巴纳”号仅200码的江中投掷炸弹。中尉艇长J. J. 休斯旋即将军舰向上游行驶1英里到三汊河。

在三汊河,星期五到星期六上午,“巴纳”号利用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设施和城内的美国人联系。然而,星期六下午,军舰在三汊河已不能再停泊,因为日军远程炮弹轰击附近的中国阵地。“巴纳”号载着外交官和平民难民驶离南京,一去不复返。

该舰于次日被日军袭击,其后果至今震撼着全世界。

同时,完全有把握地说,星期五日军全面进攻古老的南京城。

中国军队仍在坚守

星期五和星期六,很多中国军队仍然在城外东面与东南面数英里的范围内坚守着。有时,他们被包围在山头上,日军为肃清残敌蜂拥而上,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山陵园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机枪战,然而大多数中国军队于星期五撤入城内。

攻城前一周,中国军队即将所有城门封住,有些城门完全封死,最重要的城门只留很窄的通道。城门内又顶上20英尺厚的几层沙袋,再加上混凝土。

笔者没有机会在攻城开始后查访所有被日军炮火轰炸的城门,但中山门和南门没有迹象显示被日军的炮火轰塌,中国军队封门的措施证明极有效果。

日军首先并不是从城门攻入南京的,而是用云梯爬过城墙进城的。

星期四夜间,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城内也完全是一片战场景象。中国军人迅速在全城修建路障,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竖起有刺的铁丝网。同时,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郊区,尤其是下关,焚烧仍在进行。

日军星期六加紧猛攻。调上来重型大炮,开始轰击城内许多地区。

炮弹击中安全区内很多地方,打中位于中山路上的福昌饭店前后地区,造成许多平民死亡。还有些炮弹打到五台山上美国教会办的金陵神学院附近。打到安全区的炮弹看上去并不是故意的,前后也没有连贯性,很可能是在新的炮位上测试炮距时打的。

激烈的机枪战

星期六,战斗非常激烈。双方在城墙周围用机枪凶猛地对射,中国军队在城墙上开火,在很多情况下阻止了城外的日军。日军则加强了炮火攻击,特别瞄准攻击南门内集结的中国军队,轰击城内山上中国的炮兵阵地。

日军开始大量使用杀伤力强的炸弹,在中国军队占据的区域四处投掷爆破力极强的炸弹。飞机继续轰炸中国军队的阵地。

日军逐渐推进,沿城墙包抄,到星期六夜里,他们已进攻西门,即汉西门,并威胁到北门——和平门。

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中国城防部队里显现出来。大家都懂得大多数人已被困住,都要牺牲。笔者见到一小股士兵刚刚在街角竖好路障,他们庄严地围成一圈,宣誓与阵地共存亡。

南京城内,除了安全区,商店的店主都弃店而走,但店里储存着很多货物。

星期天上午,日军继续狂轰乱炸,城内西门与南门之间的区域成为炮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防卫已明显衰弱,和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军官承认有明显的恐惧感,军纪亦已废弛。

星期天午后不久,日军在护城河上架起临时浮桥,首次突破爬过城墙。在大炮轰击造成的烟雾掩护下,日军在离汉西门不远的地方爬上城墙。

中国军队迅即逃离,蜂拥穿过市区和安全区。第88师的部队试图阻止他们,但没有成功。

接着,大批人流涌向下关。在一段时间内,撤退还较有秩序。有些部队仍在城墙上战斗直到星期一上午之前,成功地迟滞日军在城内占领

大片地区。

接近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军人拼命挤过狭窄的挹江门而造成可怕的拥塞。大家惊惧异常,拼命挣扎着挤过去。数以百计的人用衣服结成绳索,缒城而出。晚上8时,唐将军秘密逃出城,其他高级将领也相继离去。

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遭屠杀

星期一全天,仍有部分中国军队在城东和西北部继续与日军作战,但大多数被围的部队已停止战斗。成千上万的军人到安全区缴械,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只得接受他们。那时还以为日军会宽待俘虏。

星期一傍晚,经过局部战斗,日军占领了城南、东南和西部各区域。星期二中午,所有武装抵抗的中国军队都被消灭,日军控制了全城。

攻占南京时,日军肆意屠杀,掳掠抢劫,其野蛮残酷之极达到中日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日军毫无节制的残暴只能和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亚洲的征服者肆意摧残相匹敌。

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成千上万名在安全区委员会缴械并住进难民中心的军人被搜出来,手绑在背后,押往城外的屠场。

小股躲进防空洞的士兵被赶出来,在避弹掩体的入口被枪毙,或用刀捅死,尸体再扔回防空洞掩埋。坦克上的机枪时常用来射杀被捆绑的军人。更常见的处决方式是用手枪击毙。

在南京,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都会被日军怀疑为士兵。他们检查肩膀上的背包痕、枪托印,由此把士兵和平民分辨出来。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和军队没有任何瓜葛的无辜平民被赶进将遭处决的人群,其他情况下,当过兵的也会漏网。

日本人自己宣称,前三天在南京的清剿行动中,搜捕了15 000名中国军人。那时认为还有25 000人仍藏在城内。

这些数字准确地显示困在城内部队的数量。也许日本人25 000人的数字有所夸大,但有20 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

平民中,男女老少都有被日军打死的。消防队员和警察常常被杀。

任何人在日军到来之际由于兴奋或恐惧而奔跑都有被枪杀的危险。日军对城市巩固控制之际,到城里转了转的外国人发现每天都有平民被打死。常常看见老人面朝下倒在人行道上,显然是日本兵一时兴起从背后开的枪。

大规模抢劫也是日军占领南京时的主要罪行之一。一旦日军完全控制一个区域,士兵便接到可以洗劫区内房屋的命令。首先抢的是食物,但其他值钱的,特别是容易携带的物品亦任意抢夺。住在屋子里的人也遭抢,只要抵抗就被打死。

洗劫外国人的财产

日军闯入难民营,在很多情况下,不幸难民的几块钱也被抢去。封住的房屋被破门而入。外国人的财产亦未能幸免。日本兵闯入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的住宅,随心所欲地拿东西。

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也遭搜查,护士的物品从宿舍被抢走。他们把外国旗帜从建筑物上扯下,至少抢去3辆外国人的汽车。美国大使尼尔松·T·约翰逊的府邸亦被闯入,但是5个闯入的日本兵除了拿去一只电筒外,还没抢到东西就被赶了出来。

中国妇女被任意凌辱,美国传教士亲眼目睹许多妇女从难民营被劫持走并遭强奸的案件。

应该说,有些日军部队有约束,较为宽大,有同情心。但是,总体来说,在南京的日军给他们国家的名誉留下了污点。

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巡视了南京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目睹后报道的极端行为承认不讳。这些日本官员解释说,南京的野蛮暴行是因为一部分日军失去控制,是在上海的最高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日军在中国人心中种下对日本的深仇大恨,也使他们宣称对华作战期望得到中国人“合作”成为遥远的将来。

如果没有提及留在城里的外国人所起的作用,对南京攻城战役的描述便不算完整。

尽管不算完全成功,但不管怎样,南京安全区有助于解救成千上万

平民的生命。几位外国发起人的目的是获得完全非军事化,并希望在整个攻占城市的过程中尊重它的中立性。完全的非军事化并未实现,南京战斗最后几天,中国军人鱼贯穿过安全区。日军进城时也随心所欲地进入安全区。

然而,日军从未把这一地区作为重点炮击或飞机轰炸的区域,因此,在这里避难的平民是相对安全的。估计有 10 万平民在安全区避难。安全区位于城西部,占有面积 3 或 4 平方英里。

安全区委员会的会长是约翰·H. D. 拉贝,一位白发德国人,在南京认识他的人都相当尊重他。主任是苏州的乔治·菲奇,一位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危难之际,他的工作令人钦佩而他也很胜任,这一工作要负各种各样的责任,要负犹如发大水或其他灾害发生时管理一座美国小城的责任。

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路易斯·S. C. 史迈士博士,金陵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是位充满干劲、主动性极强的人。在谈判成立安全区过程中功绩卓著者是 M. 舍尔·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的历史教授。贝德士博士在争取南京停战协议时也站在最前沿,这个停战协议打算让中国军队撤出,日军和平占领城市。

除了两名报社的记者,一名美国新闻电影摄影师,有 15 名美国人在攻城时留在南京。攻城时留在南京的其他外国人还有 6 位德国人、1 名英国人和 2 名俄国人。

从 12 月 11 日“巴纳”号驶离到 12 月 13 日星期二和日本舰队取得联系,这一小群外国人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像中国军队一样被困在城内。城内供水中断,没有电,也没有电话,很多主食都无法获得。

除了在公开场合应酬,城里的外国人都积极参加安全区和战场救援工作。管理安全区要做的工作远远不只是保持它的非军事性。成千上万名难民要吃要住,要维护秩序,要提供医疗设施,甚至要建立一个简易的银行服务机构。

约翰·马吉牧师的委员会在攻城战打响后,集中力量调配现有医院的医疗资源,集中力量将伤员送往这些医院。他们无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受伤人员,攻城时南京街头看到的中国伤兵是整个悲惨场面中最触目惊

心的一幕。伤兵跛足而行，在街巷爬行，数以百计的伤兵死在主要的街道上。

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医院整个战役中自始至终都开业，并设法专门收治平民伤员，然而也收留了一些伤兵。两个美国医生弗兰克·威尔逊^①和 S. C. 特里默，两个美国护士格瑞丝·鲍尔和伊娃·海因兹以及几位中国助手日夜治疗她们负责的近 200 名病人。

日军进城之际，数分钟之内伤兵救援委员会便改编为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并接管了设在外交部大楼内的一所主要的中国陆军医院，将所能调配的运输工具都送往全城各处去运伤兵，仍在城内的中国医护人员被动员来这所医院工作。

起初，日军同意这所医院自由运作，但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他们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也不顾医院内 500 名中国伤兵的死活。

安全区委员会安排的停战协议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将军只对委员会的停战协议作了敷衍塞责的答复。唐将军的代表明确表示他很希望能停战，当中方的战局恶化后，他们的态度几乎变成迫不及待地请求干预。然而，谈判尚未形成任何明确的中国军队撤退的方案来交给日本人，中国军队已溃败了。

不管怎样，“巴纳”号及其无线电设施驶离后，除非派人到前线，已无法和日军取得联系，而派人去前线是件极度危险的差事。

南京城对于日军给唐将军的最后通牒实际上一无所知。显然，中国指挥官从未答理。

双方均伤亡惨重

攻城战斗中双方的伤亡无疑都很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则更重。真正的攻城战斗中，日军的伤亡大概总共有 1 000 人，中国方面 3 000 至 5 000 人，或可能更多些。

很多没来得及逃离城南和西南部的中国平民被打死，总数可能和军人阵亡数相当。笔者在日军攻占城南后走访了该地区，发现这些地区已

① 原文如此，应为罗勃特·O·威尔逊。

几乎被日军炮火摧毁，中国平民的尸体遍地皆是。

很难说得出中国在南京城防军事上崩溃应归咎何处。

南京保卫战是在不顾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竭力劝阻之下进行的。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也强烈反对守南京。据说，蒋将军起先赞成守南京，指出在南京防卫工事上花了几百万元，并希望至少要为防卫首都一战。

普遍报道，蒋将军从这个角度被说服了。很多在南京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最终决定守南京是因为唐生智及其他将领的态度，他们坚持要守，自己也愿意与军队一起坚守城池。

诚然，蒋将军不应该允许铸成如此大错。唐将军当然也应该就引发这场他不能坚持到底，或者，充其量，指挥得极差并导致重大牺牲的战事而受到严厉的指责。

也许，星期天唐将军可以安排小部分部队留下来阻止日军深入城市纵深，以掩护大军撤退，以此努力挽回局面。情况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局面并未挽回，而且唐将军离城出逃，竟连他的指挥所的许多人都不知情，使得整个部队群龙无首，这便是全面崩溃的征兆。

南京之战对作战双方均无荣耀可言。

[《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第38版]

(陆束屏 译校)

19.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地狱般的一星期

拥挤在轮船里的南京市民

12月5日，陷入恐慌的南京市民中只有少数富人买到了开往上游400英里的汉口的豪华轮船的票(照片右^①)。一周后，日军翻过南京城

^① 本文只以文字形式说明了《生活》杂志的照片，照片省略。

墙,“巴纳”号事件发生了。难民们开始雇舢板,从浅滩出发,再爬上载重量大一些的轮船。汗流浹背的舵手们摇着舢板,舢板上有的人拎着大包,有的人还带着穿裤装的充当苦力的女佣人。妇女和孩子很少。男人们几乎都穿着苦力的衣服,戴着中间折起的帽子(毡帽),可能是管家吧。一批当兵的在甲板和船舷上监视着上船的情况。有一个难民只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带着水壶和鸟笼艰难地走着。逃命的中国难民根本不指望别人的帮助,只是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冷。那只心爱的小鸟会不会是紧急时候的食物呢?

难民们即将去的汉口是被誉为中国芝加哥的平坦的农业地区,岸边种着柳树,从这里再往上游就是微微高起的丘陵。到汉口要花4天的路程。也有人去300英里以外的宜昌。此处长江形成急流,从长江到重庆有一条著名的溪谷向内地延伸1400英里。在这里通行的小船为了防止被抢劫,都在船体上装了钢板。另外,蒋介石仍在继续作战的时候,这里是中国军队最远的基地。

船上的难民比夏天的蚱蜢还多,这也如实地反映了在中国最富裕的人口稠密区正在发生着什么。正在避难的中国人可能达几千万。日军所到之处,新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正在号召无数人放弃家园。就算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辛勤劳作生活还很困苦,何况是现在,中国军队在撤退时采用了破坏一切的“焦土作战”。在杭州,最引以为豪的发电厂、电话局和下水道工程这些国民政府建造的伟大工程都被炸毁;在青岛,价值1亿元的某日本纺织工厂和号称中国第一的日本企业的财产都被毁坏。这些重复俄罗斯对付拿破仑的策略,可能是现在中国惟一可以采用的打击日本的方法了吧。

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少数武装地区里人们拥挤混杂。今年的冬天比以往都要寒冷,再过一个月,无数忍饥挨饿的人、即将冻死的人和九死一生的妇女们就要蜂拥到这块日军“获取”的肥沃的土地上。从日军给的那点种子来看,来年的收成也可想而知。不要说居民了,就连日军的军用不足也成定论。购买日货的钱肯定是没有的。这个冬天,居民们会受到天花、猩红热、斑疹伤寒、脑膜炎、白喉和流行感冒等疾病的侵害;到了春天,又容易感染霍乱、肠道伤寒和疟疾等。想到现在中国正在增加

的难民,世界大战中欧洲难民的数量真是无法与之相比较。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地狱般的一星期

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确实发生了。这件事虽没有公布于众,但是12月10日到18日在中国的首都南京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委员长没有听取专家的意见,把最强的部队留在城内死守。这支部队包括第88模范师团^①、经过德国式训练的旅团^②和广西白崇禧将军率领的南方部队^③。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竭尽全力让日军付出代价。但是,城墙被毁后,也出现了穿着内衣从市民身上抢夺衣服的士兵。在“无以言状”的大混乱中,四处逃散的人们和在暗处被逮住的人都遭到枪杀,有士兵嫌疑的人也被分批处死。400人被绳索捆绑着从安全区的楼里被带出来枪杀。还有数起强奸案被报道。

现在我们明确了两件令人惊讶的事实:(1)大约14万中国士兵结束巷战,到西北方向重新布阵。(2)日本陆军承认了士兵有组织地掠夺。一般人认为是军队的供给出现了不足。

虽然南京的贫民街上火光冲天,但是国民政府的大部分建筑和位于市郊的孙中山陵墓似乎却很少受到损害。

• 南京市民——有的市民自己被日军的炮弹碎片击伤,还忙着搬动快死的儿子,情形十分悲惨。这张照片是12月6日日军纵队攻入城墙之前拍摄的。门里堆积着沙袋。在日军的围攻中,大约15万市民在由留在南京的27名白人自发组织的安全区里紧张地屏住呼吸,静静等待。27人中有18人^④是美国人。对于安全区,日本人的行为也仅有一点收敛。

① 原译者注:以孙元良为师长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其装备和训练学习德国陆军。

② 原译者注:作为蒋介石近卫军而建成的教导总队。桂永清总队长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编制、训练。

③ 原译者注:白崇禧本人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但在他的影响下,广东部队的两个师团加入了南京战役的行列。

④ 原译者注:最终为23名,其中美国人15人。

- 士兵和市民——在街上遭到反抗的日军恼羞成怒，把中国人分开绑成 50 个人一组，然后处死。画面上方的尸体是刚刚放上去的。下方是压在尸体身上的电线杆和电线。后方的日本兵有组织地从商店抢夺物品，主要用板车来搬运食品。通常说来，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所以在南京有组织的抢劫行为更加令人匪夷所思。陆军兵站的食物紧缺已经到了无暇顾及威信的程度了。

- 征服者——松井石根大将大功告成后在阳光里静静地冥想。他已经向南京防卫军警告：不投降就难免恶战。让疲惫不堪的部队小歇片刻后，松井开始着手追赶跑到 1 400 英里内地的蒋介石。

- 中国人的头颅——这颗始终反抗日军的中国人的头颅，12 月 14 日在南京陷落的前一刻，被日军放在带刺的铁丝路障上。由于天气寒冷得几乎结冰，所以头颅保存完好，脸朝着南京市的方向。12 日，在日本举行了庆祝占领的活动，然而在南京 13、14、15 日，战火仍在继续。16 日，他们向驻上海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南京尚未完全平静，仍须拖延两三日。”

[《生活(The Life)》1938 年 1 月 10 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20. 松井将去职

据传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
总司令对鲁莽下属失去控制

本报驻东京记者

东京讯 根据日本方面消息灵通人士，由于“巴纳”号事件及南京的浩劫而引起轰动的后果，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不久将从司令的位子上引退。

《华盛顿邮报》被告知,松井大将的借口为“健康不佳”,使他难以倾注全部精力到华中和华南迅速扩展的军事行动方面。

他离职的日期将随日本外交官就“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解决的成功与否而定,将尽力避免让人们觉得松井大将是由于12月12日在南京附近空袭美英两国军舰和商船受惩罚而遭免职的。

提供消息给《华盛顿邮报》的人士认为,中将东久迩稔彦亲王(Naruhiko Higashikuni),皇室的成员,同时也是最高战事顾问,最有可能接替松井大将。素有纪律严明之称的东久迩亲王可望特别注意遏止所谓“少壮派军官”的举动,东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攻占南京时发生的严重国际事件。

东久迩在法国接受训练

50年前出生的东久迩亲王于1908年开始其军队生涯,并于1920至1927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在1931至1932年动荡岁月任团长期间,亲王据传间接卷入那场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

1936年2月26日军事暴动期间,东久迩亲王指挥驻防大阪的第4师团。当时盛传亲王要率部下直抵东京,支持第1和第3师团造反的那几个团。虽然这些报道纯粹没有根据,海军却极为重视,并在大阪湾集结一部分舰队。

东久迩亲王和少壮派军官的关系已不亲密,为《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人士希望他能以皇室成员的威望驾驭这些难以控制的分子。

“巴纳”号事件发生不久,东京的陆军将领便风闻撤换松井大将的消息。此时,松井表现出无力控制少壮派军官,并导致原定于12月20日攻打广州的计划推迟。陆军高层指挥当局意识到不能完全控制军官时,便骤然停顿了在上海匆忙准备运送成千上万足够在华南进行主要战役的部队的工作。

向《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人士特别提出几种可能性:

(1) 一旦蓄意危及英国在华南广泛的权益,将会卷入和英国的严重矛盾。

(2)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师团可能会不顾约束令,长驱直入江西、湖南

深山地区，因速度太快而失去与海岸线基地的联系。

《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提供者称，“我们不排除一个师团在华南深山里遭埋伏被迅速歼灭而损失掉的可能性”。

撤换松井 结束令人惊异的篇章

撤换松井将事件纷繁的日本陆军编年史上最令人惊异的篇章推向高潮。这也将毫无节制、上下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推到前台。

自从分裂了中国的东三省，“少壮派军官集团”便一直存在。和贫困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极端不满现存升迁制度的少壮派军官，竭力赞成废除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在大陆建立具有活力的帝国。

占领中国东三省后，一系列政客与银行家在日本被刺。法庭轻微的判刑使得这群民族情绪强烈的军官胆大妄为。

有机会在东三省实施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张，少壮派军官完全把持了帝国新建立的与苏俄、外蒙、内蒙及中国本土的关系，以及在边境上巡逻的关东军的大权。东京最高当局数次重新掌控关东军的努力均告失败。

1936年2月26日，1400名官兵的流产政变非常奇怪地进一步增强了少壮派的权力。虽然几个头目被枪毙，这场运动真正的领导人物如真崎(J. Mazaki)将军和桥本欣五郎(K. Hashimoto)大佐均被释放。

去年7月掀起风潮时，少壮派军官觉得他们的机会来了。一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计划在日本本土实施之际，大陆上的军人将这最受欢迎的梦想变为现实。

由于日本非常缺乏高级军官，大佐和中佐实际上负责军事行动。许多这样的军官在1936年政变之后已列入退役名单，又被召回现役。他们中有政变的精神领袖之一桥本大佐，以及许多在政治谋杀案中被定罪的军官。

洗劫南京

蔑视中国人并竭力反对所有民主政权的少壮派军官很快发现，无

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他们的行动都丝毫没有制约。意识到这一点,再加上对战争的狂热及士兵要发泄被压抑情绪的欲望导致了“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以及在南京大规模洗劫、屠杀与强奸。

指挥南京上游芜湖部队的桥本大佐最终被陆军最高当局定为替罪羊。尽管他要负很大责任,他的罪责也应由华中战场上的广大军官共同分担。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情况,有一部分被几位在城内待到12月14日的新闻记者加以报道。然而,更野蛮的暴行两周之后又从这座被放弃的首都泄漏出来。

日复一日,中国军人和平民被铁丝绑着,30至50个人连成一串,被押往长江畔的下关,用机枪扫射。外国人看见日本兵的刺刀上挂着中国人的头,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招摇过市。还看见被砍下来的人头嘴上衔烟头或鼻孔插子弹。南京的每一间房屋都遭搜查、被洗劫。即使外国人的财产也难逃此厄运。

所有漂亮些的妇女都被带到无人知晓的地点,一去不复返。一位传教士在设法拒绝日本兵索要花姑娘的过程中,彻底检验了他的外交手腕。上海到南京一线的城乡都传来小姑娘、妇女被日军劫走后无影无踪的报告。

少壮派军官放纵士兵造成浩劫

虽然少壮派军官也想控制住士兵,但据从中国传到此间的报告,他们并没有制止这些劫掠。大家均认为,军官享有的独立自主显然也起到了松弛军纪的作用。

面对华中广大部队军纪近于崩溃的情况,据透露,松井大将采取了两个步骤。

第一,通知东京,他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因此不能继续指挥部队。

第二,采取荒谬的步骤,向一位亲日本的美国记者提供对南京惨案以及由少壮派军官的所作所为而产生这一情况的独家新闻报道。

这一步骤显然是为了解脱松井大将对华中惨状的干系,同时胁迫东京对少壮派军官采取强硬的行动。

今后几个月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检验日本陆军

内部的力量,也许会对日本皇室政策投下阴影。

[《华盛顿邮报》1938年1月12日第9版]

(陆束屏 译校)

21. 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掠夺 ——下关的路上尸体成山高达五英尺^①

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中国特派员斯提尔发自南京(晚到了)

如果形容南京被日军包围后陷落的前后四天的情景的话,除了“地狱的四天”以外,没有别的语言。

我和数名外国人乘美国军舰“瓦湖”号离开南京。这是南京陷落后第一批离开南京的外国人。我们出南京城时,目击了沿长江的城墙附近有300名中国人被日军杀害。在这300人倒下之前,已经有及膝的尸体堆在城墙附近。这是数日来南京最凄惨的情景。

南京陷落时的残忍和混乱情景,难以言状。中国军撤离南京时,城内群众的生命得不到丝毫保证。但是,与日军入城后的残忍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有数千人。幸运的是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还没有一个被杀害。

日军曾说过本来是想得到中国人民同情的。就算这句话是真的,占领南京时日军的野蛮行径使这一计划完全化为泡影。

中国军撤退后,日军尚未入城前,城内的群众以为战斗已经结束,可以保住性命了。但是,这个希望瞬间就破灭了,入城的日军如狂犬一样,见人就杀。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军民总数虽然不好计算,但可以推测有5 000至20 000人。

中国军队最后退出南京时,陆路已经被切断,惟一可以出城的是下

^① 这则报道是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中的报道翻译、转载过来的。

关城门。出城时汽车必须从堆积了5英尺高的尸体上面通过,由此可知当时的惨状。

在城内的道路上,映入眼帘的都是军民的尸体。中国军等待撤退时,船无法开动,有人想与其留在这里还不如现在死了,于是跳江自杀。

日军掠夺了城内。美国大使馆以及外国人的住宅都被破门而入,全部被掠夺。金陵大学医院也被日军闯入,护士的手表和戒指、钱等都被抢走。美国人的2辆汽车也被偷走。连难民区也没有免于掠夺。中国军在撤退的时候也秘密地进行了抢掠行为。

[《世界日报》1937年12月18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22. 南京陷落的经过

——路透社史密斯记者的目击录

12月18日上海通讯

路透通讯社记者史密斯先生目击了南京包围战,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抵达上海。包围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从紫金山上观察了两军的交战情况,于是见闻了报道中的内容。他这样说道:

12月12日下午,我从意大利大使馆的屋檐上目击了日中两军开始血战的情况。战斗的残酷程度尤为可怕。有一天,城南三处地方发生大火,火焰和烟雾弥漫了天空。自来水公司和城西的山地上,日军的炮弹频频落下。炮声震动整个城内。城西的中国军也用大炮回击。当时,日军在空中升起两个气球,向炮兵指示目标。这一天的下午4时30分,两军的炮战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城内的群众陷入恐慌,争先逃往地窖。

有人刚大声喊“日军进城了”,中国军就陆续退往城北,朝长江前

进。撤退的军队保持了很好的纪律。一个士兵扔掉了武器。当退到美国大使馆前时,约有一个师。也有的军队再次杀往前线与日军对抗。中山路上挤满了撤退的士兵,秩序发生了混乱。

日军的飞机侦察到中国军队朝中山路撤退,就下令向中山路开炮,路上的中国军陷入了混乱,但仍然保持着纪律。武器、弹药被扔在街道上,有的人丢弃了军装逃往安全区。

到了晚上10时左右,壮丽的交通部大楼起火,里面的弹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中山路上的车辆不但不能通过那里,火焰还蔓延到车轴上。街道上的逃兵和难民欲逃走而不能,秩序越来越混乱。许多中国军步行到下关。但是,那里也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通畅。车辆拥挤在一起,有更多的车辆着火,中国军当中许多人被烧死。道路上尸体重叠,下关路口尸体堆积,从后面来的中国军队使用绳梯、粗绳或皮带越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有的人跑着翻越过去。

他们逃出下关路口后争相寻找渡江的船。渡河的人很多,所以连运输的杉木筏都被启用了。由于船超载,在长江中心沉没,很多人被淹死了。当时,一部分中国军极力阻止日军的进攻,帮助大军撤退。

这天晚上机关枪的声音异常的响,战斗持续到了深夜。城外的中国军已经全部牺牲。一个目击者说,城外附近的中国士兵有1 000人以上死亡。

第二天早上,城内只剩下少量的中国军,他们知道已经无法反抗,就丢弃武器进入难民区。

据说,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于12日10时离开了南京。

日军的攻城炮火集中在通济门。中国军队虽然事先爆破了城门外的石桥,但并不完整。13日下午1时,南京城的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但北面仍被中国军把守。日军到达城北是在15日早晨。中国军队完全放弃了首都。

[《世界日报》1938年1月14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23. 日本新闻检查扣下所有关于暴行的报道^①

进驻外国电报公司的日本新闻检查官阻止两名外国记者向国外的报社发电讯稿。两者的电讯稿均涉及日军对中国平民行凶作恶暴行的描写。前者为维克多·肯恩(Victor Keen)申请发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稿子。维克多·肯恩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上海的记者,他于1月6日凌晨2时在美国商业太平洋电报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处申请发一篇500字的电讯稿。稿子送往电报公司约13个小时之后,有人于下午3时打电话给肯恩先生,请他到位于爱德华七世大道34号的电报大楼去一趟。肯恩先生到访时,日本新闻检查官通知肯恩,他对杭州日军行为的报道无法找到事实根据,因此要求肯恩先生撤回电讯稿。肯恩先生不得不照办。电讯稿报道了日军对浙江省会中国平民实施暴行的情况。

另一桩检查案涉及著名英国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H. J. 田伯烈(H. J. Timperley)。田伯烈的电讯稿论及了上海至南京一线日军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占领该地区后屠杀30万平民的消息。电讯稿中还有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报道了日军抢劫中外人士的财产,及强奸妇女的情况。根据日本新闻检查官的口气,他们觉得这篇报道“可能危及军方的感情”而拒绝拍发。这次耽搁的时间更长,申请拍发电讯稿后近15个小时,记者方被告知电讯稿不能发出。该电讯稿于1月16日晚上8时送到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次日上午10时45分左右,位于电报大楼的日本新闻检查办公室通知田伯烈先生电讯稿不能发。更使他诧异的是,还请他去一趟虹口的日军司令部,他

① 原编译者注: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报道南京大屠杀,但所涉及的新闻检查案却是促成H. J. 田伯烈出版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书《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侵华暴行》的直接导因。由于日军在上海严密检查,田伯烈无法将揭露日军暴行的稿件发回英国。愤怒之余,他和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取得联系,获取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及南京安全区文件,于1938年3月编辑成书,同年7月分别于伦敦和纽约出版。

拒不前往。早些时候,日本官方的同盟社发表声明,断然宣布,“除非外国记者同意和负责的日本军官商讨删除电讯稿中日方认为令人不快的部分内容。本月早些时候日本当局在当地电话、广播部门开始采取的‘公开新闻检查系统’将难以实施。”同盟社的声明还说,新闻检查官为文官,最终决定文稿能否通过却是军事当局的职权。显然,这表明如果记者拒绝与日军当局商讨,将不会通知记者他们的电讯稿如何处理了。

新闻检查中有趣的现象是,以往美国和欧洲记者受中国新闻检查时,日本人却不受检查,因为日本海军当局拒绝中国新闻检查官进入位于斯渥德路上的老日本邮局里的日本电报部门。日本人将他们以往拒绝服从的中国新闻检查强加于美国及欧洲人身上。同时,日本新闻检查官未经拥有并开办电报公司的美国、英国和丹麦这三个国家外交当局的许可,便擅自进驻电报大楼这一外国人的产业。

非常不幸的是,记者们竟允许以新闻检查的方式来商讨问题,他们应当坚持日本人在外国电报公司进驻新闻检查官是非法之举。据悉,田伯烈先生就日方干涉他的电讯稿一事正在进行外交交涉。肯恩先生亦希望通过美国总领事馆采取类似的行动。据此而提出的强烈抗议必定能迫使日方新闻检查官由于行为的非法性而撤出。外国外交官应当认识到,日本新闻检查官不久将干涉商业往来的电报。

《华北每日新闻报》的一篇涉及新闻检查的社论在外国商界人士中引起恐慌。社论说,既然外国人曾经服从中国的新闻检查,他们无法批评日本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当然,《华北每日新闻报》的论点是荒谬的,因为这里的中国行政部门代表这个国家公认的政府。显然,日本人并没有继承那样的位置,在许多情况下,日本人宣称他们无意干涉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日本人将英国人办的报纸上发表的那篇社论仔细阅读之后还没有立即对商业电报进行新闻检查,大家不必感到惊讶。

在最近一次日本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讨论这一议题时,国际记者团一致表示日本人检查电讯稿的系统“在世界上最糟糕,甚至比俄国更差劲”。虽然中国的新闻检查有时效率低、不合理,然而几乎所有

记者一致同意,在任命了霍林顿·K·童^①这位中国记者作为主检查官之后的几个月里,很少有麻烦,记者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主检查官,即能迅速找到电讯稿。

外国记者尚不知情的是,美国军舰“巴纳”号被击沉不久,日本人办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声明,声称日军当局将采取步骤禁止驻华的外国记者将有损日本陆军、海军的新闻报道发往国外的报社。

外国记者大都受到强加给他们的新闻检查条例的影响,此时也有谣传说不久将对所有邮件进行检查。1月11日《华北每日新闻报》的一篇报道称,在北平、天津的中国邮局进驻了检查官,私人的信件被拆开,遭扣留。两位住在北平的外国居民写信给《华北每日新闻报》,告诫他的朋友不要“表达有可能对收信人造成麻烦的内容”。奇怪的是,《华北每日新闻报》就此并未对日方的新闻检查进行原则上的反驳,编辑竟劝告读者在给沦陷区的朋友写信时要多加小心。

[《中华评论周刊(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8年

1月22日第1、2页]

(陆东屏 译校)

24.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日军残酷对待数以百计的妇女、少女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和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瞩目、

^① 疑为董显光。

恐怖异常的事实后,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

圣诞节后的一天,在上海的日军最高当局在羞赧中承认抢劫与袭击妇女的事件仍在南京发生的同时,曾向笔者保证军纪败坏、不服从指挥的日军部队正在调离南京,并已挑选了纪律严明、举止文雅的部队取而代之。

此后再次承认

1月7日,日军当局再次向笔者歉意地承认南京的情况仍很悲哀,但保证当时失去控制,每天犯罪,袭击数以百计妇女和年纪很小的女孩的师团将在两三天内调离。然而,时至1月20日,残酷暴戾的情况仍在继续,并未得到任何控制。如果确实进行了那次许诺过的调防,新调进的部队与原来驻扎在城里的部队军纪败坏的程度不相上下。

在上海的日军当局于1月21日坦率地宣称,涉及这一情况的电讯稿不会通过新闻检查官,并宣布“不准玷污日军名誉的恶毒报道在国外流传”。

所有报道均众口一词

冒着生命危险在攻打南京期间管理难民营的传教士、社会福利工作者送往上海的有关中国往日首都的概况的报告,来自领事馆及其他现居南京的外国官员的报告,不可能都是恶意中伤,然而它们却众口一词,都有目击者对日军在南京恐怖残暴、不加节制、胡作非为行径的证言。

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不宜印行,这些报告在此已引起严重的猜测。有些观察家问及南京地区是否处于兵变的状态,行为不规的部队是否抗命不从南京城撤出而北上加入向滁州进军的日军行列。

其他人问道,是否目前所有驻扎在长江三角洲的日军师团均无军纪

可言,是否松井石根大将及其他高级将领均无能力约束部队。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第1和第14版]

(陆束屏 译校)

25. 南京继续无秩序状态 疑为士兵叛乱

日军暴行未受控制

外国人不受欢迎

只允许外交官和难民救助人员进城,新闻记者等也不能自由行动

罗斯福的呼吁

呼吁红十字会在美国募捐 100 万美元以救助中国平民

根据昨日到达上海的消息说,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依然毫无秩序可言,除外交官以外,外国人仍然不被允许进城。虽然日本方面承诺要将实施了暴行的部队调走,但强暴妇女以及其他的罪行仍在发生。上海的观察家推测或许是士兵之间发生了叛乱。东京保证说,针对这些情况已经采取了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今后还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报第1面)

伦敦听说,日本希望英国参加日中间的调停,为此停止了反对英国的宣传活动。在东京,末次大将(末次信正内务部长——译者)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关于批判民主主义的言论在贵族院受到指责。(本报第8面)

昨日,山东省前主席韩复榘因在面对日军时退却而被枪杀。(本报第9面)

罗斯福总统对红十字会发出呼吁,要求红十字会发动美国国民捐献“100 万美元的慈善款”,以救助中国难民。(本报第8面)

南京的无秩序状态

哈立德·埃邦德

《纽约时报》专电

1月24日,发自上海。如果剥去了日方所谓的军事必要性等一切借口,那么剩下的赤裸裸的事实就只是南京的混乱秩序和野蛮暴行。尽管现在离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已经有一个月零十天,严重的情况仍使得日本当局不允许外交官以外的任何外国人访问南京。

12月26日,上海的日本高官们承认了南京的掠夺暴行仍然在继续,并对此表示遗憾。他们向记者保证,那些军规不严、违抗命令的部队正被分批调往长江北岸,取而代之的将是精选出来的军规严正、行动良好的部队。

到了1月7日,日本当局面对记者再次承认了南京的状况依然令人沮丧,并保证说在两三天内那些不服从命令、每日对数百名女性或少女实施暴行的师团就会被调离南京。

混乱状态持续

然而,直至1月20日,混乱的状态依然在继续,没有得到丝毫控制。如果日方所说的部队调防已经完成,那么新来的部队也和原来作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而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样,毫无军纪可言。

上周五夜晚,上海的日本当局毫不掩饰地宣布,有关南京情况的报告将不会通过审查,这个宣言事实上禁止了任何有可能损害日军声威的“带有恶意”的报告被发往海外。

但是人们很难想像,那些从一开始就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难民营工作的传教士或活动家们发往上海的南京概况,以及目前在南京的领事等外交官的报告,全部都“带有恶意”。这些报告互相印证,其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日军残暴行为以及他们未受到任何节制的目击证言。

这些报告的主要部分未能被付之印刷,但在当地仍引起了非常严

重的猜想。有人甚至认为,南京地区的部队中有可能存在叛乱,那些继续着暴行的部队有可能拒绝撤离市区并向北与朝着徐州方向进击的日军会合。

此外,还有一些人在猜测,这种失控状态是不是已经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所有日军部队?松井石根大将等指挥官是不是已不能控制局面?

因为日方的审查,上海的外国特派员们已被禁止向海外发出上海各报纸上外国编辑的评论。日方在作出这一宣布时,并没有担心南京方面的情况会将日军的军服抹黑,会使日军的名声一落千丈。

日本公开调查报告

根据约翰·M·爱利生领事从南京发出的报告,美国对日军哨兵侵犯美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对此日本陆军司令部在今晚公布了一份报告。据称,该报告于14天前由驻扎在南京的宪兵部队提出,记载了1个月前的情况,报告中的最后日期为12月28日。

该报告显示,南京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了本应保持非军事化的难民营和安全区中藏匿了中国军队的23名将校、54名下士官、1498名士兵,他们中一部分因掠夺已被处死。报告特别强调说,部分高级将校躲藏在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其他挂着中立国国旗的建筑物中。

显然,这些穿着便装的中国军官及其副官在很多时候藏匿着大量的军需物资。日方暧昧地提到了某国大使馆,称在其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搜出了1门轻型大炮、34挺机枪、20000发步枪子弹、7000枚手榴弹、500发炮弹和2000门迫击炮。

受到记者的质问后,日方发言人承认中国军队是在所有大使馆馆员撤离后进入使馆的,日方并未暗示是哪一个非中立国引发了纠纷。当记者们强烈要求公开这个大使馆的国名时,该发言人说道:

“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自己来回答。”

当被进一步问及是否与美国大使馆有关时,发言人的回答是:“我认为还是不谈论这个问题为好。”

记者们还请该发言人提供南京在1月份,特别是15日以后的情

况。但得到的回答是他毫不知情。

[《纽约时报》1938年1月25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26. 南京安全区仍挤满难民

本报记者

日军暴行阻止人们回归家园

南京1月22日讯 国际委员会南京安全区目前发挥着救济委员会的职能,为城内25万中国平民的生存而工作。居民中的大多数(至少90%)由于害怕其他城区内日本游兵的伤害,或害怕家里的房屋会被焚烧,仍然居住在安全区内,有些人回家后不堪日本兵的暴戾,又回到安全区。

住在这里的人们不但没有搬出去,还呈现出一派一心一意在此过冬的景象。尽管拥挤异常以及当初有不准带进家具的规定(因为那时认为只会待一两个星期),人们把东西都搬进来,以免被毁掉。这儿只有两名医生,卫生环境堪虑。但时至今日,安全区还算幸运,没有太多的病患。希望再派两名医生、两名护士的申请已遭拒绝。

金陵大学医院人满为患,收治了重伤的平民,目前还收留难民营中越来越多的贫困产妇。发现几个白喉病人。寒冷、潮湿的气候下还会有更多的感冒病人。预计病人还会增加。

难民营中有六万人

国际委员会仍经管着位于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和机构所属建筑里的25个难民营。目前约有6万人住在里面。最大的几个难民营为:金陵大学附中,15 000人;旧交通部,12 000人;金陵大学主校园,6 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 500人。

由于日军进城前大量人员的涌入,秩序也一直较乱,尚无法在所有难民营安置伙房。最后,安全区当局只得采取给那些无钱买米的人们分发免费饭的做法。在难民营内,以及由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经办的伙房里,每天有 50 000 人以稀饭或免费的饭果腹。日本红卍字会一个友善的分会赠送了 2 000 袋米,提供了可贵的援助。

限制供米

起初,国际委员会出售米,这样物资和资金可以在通过无钱买米的人提供的服务中流通。当初打算待局势平静下来,私人米店开业后,国际委员会即停止这样的销售活动。自治委员会准备于 1 月 10 日开设一家米店,从那天起,国际委员会即可停止销售救济库中的米。然而第二天,日军停止为那家米店供米,同时也不允许在安全区内售米。

一周后,自治委员会可以在城南和安全区以南 1 英里处开设 2 家米店。这是奉日军之命,以迫使老百姓搬出安全区。但是,那些区域里驻扎的日军军纪不加整顿,人们不敢回家。

为自治委员会提供的两批粮食一共只有 2 200 袋米和 1 000 袋面粉。据估计,养活 25 万人每天需要 1 600 袋米。在此之前,老百姓依靠私家的储备过活,但时至今日储备已消耗殆尽。除非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为城里的人口提供米和燃料,严重的饥馑将会出现。国际委员会试图以救济为目的到南京周围和上海购买粮食的努力,均遭到日军当局的拒绝。

够一个月的消耗

倘若得到批准,国际委员会有资金购买粮食。目前,委员会手头拥有的粮食可供应依赖食品救济的 50 万人不足 30 天。已呼吁请上海提供购买粮食的 50 万元,上海方面已作出答复,他们准备就绪。然而,至今仍未获准运进粮食。如果不允许国际委员会直接购买粮食,委员会只得求助于现金救济,那样将更难管理。但是问题已出现,恐怕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一个旨在恢复正常生活的小组正进行调查,并准备帮助老百姓回

家,从事一些救济活动。城里 3/4 的商店自 12 月 19 日以来被日军有计划地加以焚毁,使得这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有件事很说明问题:有一长年织锦的家庭已能自立,元旦夜里日本兵把他们的商店、住所付之一炬,他们的布料被大火吞没,钱被日军抢走,生活资料完全被毁。这八口之家怎么能重新开始生活呢?

国际委员会能够为他们做的只是给些免费的饭票和钱,因为此时除了上海路、宁海路的一些沿街小店外,没有什么经济活动,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活动。全体居民均依赖纯粹而简单的消费活动而生存。春天来临时,希望农业生产可以开始,但这有赖于农民的人身安全,农民此刻甚至已从城里的蔬菜农场逃走了。

孤儿寡母

恢复正常生活的另一难题是孤儿寡妇。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调查时,调查表的第一部分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后,发现 420 名妇女仰仗生计的男人被日军屠杀了。城里许多男子因被怀疑是“便衣军人”而遭厄运。即使女人、孩子担保,有些男子仍在登记时被押走。

面对恢复正常生活这一难题,国际委员会既无资源为老百姓提供贷款重新做生意,也没有资金贷给那些家中挣钱的成员在外地的人们。在上海及其他地方能够就此难题帮上忙的中国人的组织,将会给这座城市中受苦受难的同胞和家庭成员以巨大的帮助。

人们可以被允许进出南京之前,张罗家庭团圆或让人们回老家都是不现实的。

运输困难

应该为自治委员会新来的粮食委员王呈天(此地人称“吉米”^①)以及负责运输委员会的查尔斯·里格斯先生(查理)恪尽职守的工作写上一篇感人的故事。他俩共同努力,竭力劝说日军准许他们为居民多弄些米、面、煤,再运进来。起先,里格斯先生押车,接着是使馆的警察

① 应指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顾问王承典,见后文。

押车,现在是特种部队的日本兵押车。日军进城后一周内,大部分卡车、汽车都被摧毁,也没有修配的零件,他们运送粮食、燃料非常困难。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日军军车在街上闲置着。

现在只有个别房屋里有电。城里地势低的水管里有时有自来水流淌。电话则完全不通。正如一名日军和日本使馆人员的评论:“南京没什么好吃的地方。”“南京也没有好玩的去处。”中国首都的荣光和欢乐此时已化为一片灰烬。

有些日本兵在苦力们干活时给他们些吃的,也有的稍微付点钱。这种做法显现出改善的征兆——也许象征着这天是个好日子。

[《华北每日新闻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8年1月27日第5版]

(陆东屏 译校)

27. 针对美国财产受到袭击 赫尔对日抗议

领事控诉

中国难民被带到南京驻军

发自美联社

美国已经开始对日本“严正陈述”,3天内日军15次侵犯了南京的美国人财产,不仅是财产,还带走了10名在那里避难的中国妇女。

昨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此事,之后日本当局又作了“解释,保证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出现此类事件”。

美国的抗议源自南京的约翰·M·爱利生的电报。他报告说,虽已多次提醒日本大使馆注意此类事件,但他们连日来毫无收敛。

爱利生的报告称“最近发生了最忍无可忍的”事,日本兵把两辆卡车开进联合英国基督教传教团的住地,抢走了一台钢琴和其他财产。他

还说,日军在拉走物资的时候,损坏了部分围墙。

国务院已经明确,驻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关于1月15日日本陆军省命令上海、南京的日本当局停止侵犯美国人财产的报告属实。

这份东京的命令是继最近爱利生关于美国人财产受到全面掠夺的报告之后发出的。大使馆以及内部的其他建筑迄今为止没有被损坏。

开始激烈的战斗

发自上海1月23日星期日(美联社)。据报道,上海以北大约30英里的中国“生命线”上,今天,激战开始了,中日两军都在准备一场大决战。

中国方面主张夺回连接天津至上海之间的明光铁路(安徽省嘉山县)。之前日本的报道称,日军在此铁道南段的战斗中朝这座城市前进了20英里。

从南方进发的日军开始向连接津浦铁路和内陆地区的“生命线”陇海铁路的重要连接点徐州进发。这些情报是继日军再次发动对中国正规军、游击部队的大规模攻击后发出的。

日本方面的报告官员称,昨天海军航空队攻打上海东南、西南以及南部的步兵队,造成了大量死伤。

称赞与美国的“友好”

东京1月22日(美联社发)。日本政府今天在下院召开的外交方针演说中极力称赞同美国的“亲善与友好”,暗示出对英国的一贯冷淡态度,并谴责了俄国在中日战争中表现的露骨态度。

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大将以及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强调,日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国人民必须奋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另外,广田综观国际关系,称赞英德两国的防共协定,并指出俄国对

于参与日中事变有“很大的兴趣”。

[《华盛顿邮报》1938年1月28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28. 揭示恐怖残暴的场面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首先向外界完整报道南京攻城、陷落及浩劫的情况,最终描写出下面中日双方在那些可怖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斯提尔先生这篇未经检查删节的描述分两部分刊登,这是第一部分。

A. T. 斯提尔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特派记者

南京 惊慌失措的人们会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南京城内中国方面的防御顷刻土崩瓦解,那种失去控制的场面混乱之极,我在中国6年战地记者生涯中的所见所闻均无法与之相比。

中国军队崩溃时,我正和美联社的C. Y. 麦克丹尼尔坐在被遗弃的美国大使馆内,3天来,炸弹、弹片一直这样单调而有规律地在城内邻近的区域爆炸。就我们所知,日军仍在轰击南门中华门的城墙。

使馆院子里一阵喧闹使我们觉得出事了。中国老百姓男女老少蜂拥进入使馆大院,都带着铺盖、包袱,像众多受惊的田鼠急忙钻入使馆的防空掩体内。

小道消息成为事实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负责管理房屋的中国人,“出了什么事?”

房屋管理员由于恐惧,两眼瞪得老大,浑身发抖。

“他们是使馆雇员的亲戚,有300多人。”他说,“他们告诉我日本人进城了,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儿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安全的去处。”

我们笑了起来,对房屋管理员讲,请他让亲戚们从防空洞出来回家,

他们又上了谣言的当。

但是,受惊吓的逃难者不信我们的话。他们不肯动弹。这也合乎情理。在中国,报纸刊载确凿事实很久之前,既传递谣言又传播事实的这一神秘的小道信息网就在传播真真假假的新闻,但这一次消息是真的。半小时后见到整师的中国部队经过使馆向后方跑步而去,我们意识到这是真实的消息。

军官阻止退却

几名年轻军官站在退却部队经过的路上,阻止他们。

子弹和弹片在头顶上四处呼啸,更加剧了在街上乱哄哄地向江边移动人群的可怖与混乱。燃烧的建筑冒出冲天的火焰,散发出巨大的热量。惊恐的人流犹豫不决地停顿下来,交通为之阻塞。卡车、大炮、摩托车以及马车挤作一团,纠缠在一起,而其他车辆、人员仍从后面往前拥。

有些军人竭力试图打通道路,但无济于事。挤塞的车辆着了火,构成一道横跨大街的火障。溃退的部队仅存的一点秩序此时完全崩溃了。此刻每个人只顾自己。那些绕过火障抵达挹江门的人们却发现城门被残骸、碎片、尸体拥塞着。

接着人群疯狂地、潮涌般地翻过高大的城墙。他们脱下衣服结成绳索。惊恐的军人将步枪、机枪摔过墙垛,再蜂拥爬下城去。然而他们却发现进入另一条死胡同,船只载着有幸捷足先登者,已驶离港口。

陆上没有逃生之路

没有希望从陆路逃生,日军已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长江是惟一的出路。据说数百人跳入长江淹死。头脑冷静些的,花时间扎了筏子,顺利渡过江去。还有人躲入沿江的房屋里,后来都被日军搜出杀害。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部队无法出城。混乱之中,他们整夜在街上转悠。从南门突破进城的日军,坚守阵地到破晓时分,然后进行清剿行动。此时城防已全线崩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占领全城。

剩下的中国军队已成惊弓之鸟,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如果保证宽待不杀,他们会自愿投降。但日军却肆意屠杀。不把所有的官兵抓到斩

尽杀绝，日军就不会如意。

投降者并没有受宽待，而是和其他人一道被押往屠场。没有军事法庭，更没有审判。恐怖笼罩之中，数以百计的平民百姓被捕，遭杀戮也在预料之中。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3日第2版]

(陆束屏 译校)

29. 在南京屠杀惊恐的中国人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首先向外界完整报道南京攻城、陷落及浩劫的情况，最终描写出下面中日双方在那些可怖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斯提尔先生这篇未经检查删节的描述分两部分刊登，这是第二部分。

A. T. 斯提尔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特派记者

记者比作在美国围猎大野兔

南京 我在美国西部见过围猎大野兔，一队队猎手围拢过来，将任人宰割的兔子赶进围栏，敲打、枪击致死。在南京的情况非常相像，只是受害者是人。被困的人和兔子一样丧失了战斗力，任人宰割。大多数人已丢掉枪支武器。

日军在街道上缓缓推进，用机枪、步枪扫射奔跑或形迹可疑的人，此时垂头丧气的败兵辗转进入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是日军最后进行搜索残敌行动的区域，街道形同阎王地狱。

无能为力

外国人也无法帮助缴械的军人，虽然外国人的干预可能救了数千中国伤兵的命，这些伤兵都是中国军队仓促撤离后滞留南京城内的。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

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扛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第2版]

(陆束屏 译校)

30. 教会组织痛斥日军 列举妇女所遭厄运

瑞吉纳德·斯威特兰德

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特别电讯

牧师报告入侵日军袭击并掳掠小姑娘

上海2月9日电 “强奸”这个字眼用粗体字写出,控告日本侵华占领军。这个字眼出现在最近由10个美国基督教教会组织联袂集会的代表签署的一份报告里,该报告已送往美国国内的教会董事会。

本记者获悉他们的这次集会于1月下旬相当保密地在上海召开。北方及南方卫理公会、北方及南方长老会、北方及南方浸礼会、救世军、七日基督降临会、圣公会和公理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组织代表着美国在中国的教会慈善机构4200万美元投资中最大的份额。

掳掠妇女

报告的一部分声称:

在沦陷区,强奸妇女的现象极为普遍。日本兵破门而入普通的住家、难民营和教会的房产。年仅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惨遭强暴,年逾五十、身为大家庭母亲的妇女亦不能幸免。美国公民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使这一指控毫无疑问地成立。

日军侵占教会建筑期间,任意毁坏财产。学校、教会、医院及传教人员住宅中的物品一般都被洗劫而去。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尊重教会的房屋。

尽可能留下坚守岗位的传教士悉心照料平民百姓:病人、无家可归的难民、饥民、伤病员,以及众多担惊受怕的男女老幼。很多传教士已服务多年。

这些传教士有男有女,他们亲眼目睹了难以述说的可怖情景,并在从事人道工作的过程中经受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他们主要的任务似乎首先是维护安全区的秩序,尽力不让日本兵靠近孤苦无助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妇女。他们手无寸铁,甘冒个人生命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置身于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平民百姓之间,由此救下许多非战斗人员的性命,保持了这些人的尊严。死亡经常威胁着他们。

粮食供应困难

“他们的第二大任务是提供食品和住所。从事这些慈善工作时,他们很少得到日军的协助。许多证据显示他们受到阻碍,时至今日,他们仍无法获得新鲜的谷物和食品供应。”

报告称中国部队撤退后,“教会的房屋常常有人进入,衣物、铺盖有被拿走的,但日军抵达时大部分房屋仍完好无损,情况正常。”

“在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日军进城时根本不区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房产。他们任意闯入,肆意抢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国旗也起不到保护作用。”

“日军仍驻扎在上海、苏州及其他仍不准我们前往地区的教会房产里。在上海、苏州、杭州和南京,美国人亲眼目睹穿制服的日本兵在他们的住所中抢劫财物。”

屠杀手无寸铁者

“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被怀疑当过兵的中国人的情况简直是触目惊心。在南京，一群无辜的基督教徒和其他被怀疑者一同被押走，一去不复返。”

报告宣称平民百姓是主要的受害者，对孤苦无援的人们，特别是妇女施加的非法暴戾的凌辱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报告最后下结论：“正义善良的事业最终不会操纵在政治家手里，也不在他们谈判的协议条约中，而是掌握在有聪明才智，有坚定信念的基督教徒手上。”

“作为所有人种、人民之间国际友爱的基督教会对这一重大任务必须以诚相待。”

美国教会的成员，包括许多妇女在内，不得不在上海暂避一时，虽经努力，但未获得日军的通行证而不能回到他们产业中去。他们的看法是，日军根本不想让外界得知内地发生了什么。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9日第1版]

(陆束屏 译校)

31. 恐怖的南京：俘虏被绑在门上拷问 ——日军的屠杀

在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陷落中，被日军俘虏了13天的一名中国士兵逃到汉口，讲述了有关日军刚入城时采取的实际行动的内情。

根据《大公报》(《汉口大公报》——译者)记载的这段话，该士兵是脱掉制服、身着便服，在空房子中躲避的时候被日军抓住的。见他身体强壮，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挑水。

由于首都的自来水水管受到了破坏，日军主要由市内的水井供水。该士兵得知日军手中有市内的水井分布图。

被抓为俘虏的第三天，该士兵从抓他的日本士兵那里看到了一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尸体漂在河上。在被俘期间，他看到

了许多妇女的裸体尸体。她们损伤惨重,重要的器官都被切掉了。

一天,他被带往学校。100多名俘虏已经在那里了。侵略者正手持刺刀拷问他们。

他们中的几名俘虏被命令挖一个大坑,刚挖好,就遭到了来自背后的袭击,尸体滚落到坑中。

这名士兵之后跟着日军抵达了浦口北面的滁县——这里有浦口通往天津的铁路。12月26日晚,他成功地从窗户逃出,虽然很惊险,但总算到达了当地。——中央新闻

[《南华早报》1938年2月10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32. 日本针对美国最近的抗议所进行的回答

2月12日,发自东京(美联社)。以下是针对美国所提出的有关美国在华权益受到侵害的抗议,日本广田弘毅外相亲自向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提交的通告全文。

正如日本政府此前一直反复再三地利用种种机会所声明的,总是采取尊重美国和其他第三国在华权益的政策。

鉴于去年12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原注:美国炮舰“巴纳”号的沉没),根据本职签署的日期为12月24日的通告,正如阁下所知道的那样,本政府已对日本在华当局下发了严肃的训令:关于这些权益之事要比以前更加注意。

因此,尽管我们采取了以上的措施,可仍收到了阁下上述通告,作为日本政府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们立刻对日本驻当地政府下发了彻底调查的训令,其结果是:目前为止以下的情况已查明。

在南京的种种情况已查明。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警察的一般任务自不待言，应该承担保护第三国权益任务的力量不可避免的不够，军队向前线的移动以及部队的交替更加频繁，而且要同残留在市内的中国败军以及一些不法中国分子的骚乱作战，由于这些而出现维持治安力度不足、市内管理不当。

因此，日本政府为了使所有相关当局理解上述的训令，于1月15日以及1月20日再度下达了严正的训令。而且另一方面，军队的最高首脑下达命令：希望为圆满解决这次事件，要特别予以关心并全力以赴，督促当地政府对所有的事件要尽量迅速、明确地查明事实，并按照军队法律适当地处置责任者，进行损失赔偿。

关于若干部分需要进一步调查，因此外务省当局和当地军队当局目前为了查明有关各个事件的事实真相而正在积极努力。

关于损失、损害方面的赔偿问题，本政府的意向是尽量在当地解决这些事件。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当地政府一直同该地美国当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略去关于杭州以及芜湖事件的解释、否认。）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8年2月13日]

（朱圆圆 叶琳 译）

33. 日军的掠夺和暴行

《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的特派员^①在此遭到了军方检查，被禁发

^① 即《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侵华暴行》的编者 H. J. 田伯烈。

了有关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报道。记者就此表示抗议,得到的处理是:报道“夸大其词”,“没有记述实事”。然而,今天,我们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南京的消息,日军的野蛮行径也随之真相大白了。

日军于12月13日入城,第二天就有5万日本兵被准许在中国难民聚集的市内自由行动。日本兵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走动,抢中国人的钱、食品、衣服,还闯入人家,袭击妇女,反抗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受伤或被杀害。许多难民都到外国传教士保护下的金陵大学里集中避难。其中几栋楼上插着美国国旗,但是也起不到任何的防卫作用。日本兵破门或者翻墙进入安全区,撕毁国旗,并用刺刀威胁外国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和大学方面多次向日本大使馆抗议,都没有任何效果。大使官员作为军队和外国居民之间的缓冲,于12月15日到达南京。日本大使馆一开始还企图不相信抗议的内容,但当看到街道上遍布死尸,从大使馆的位置亲眼目睹强奸之后,也不能假装冤枉了。大使馆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当初,南京全城只有17个宪兵来控制5万个日本兵。到了12月21日,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驱车市内数英里地区,却没有见到一个宪兵。

以下是外国人所目击的情况,这对于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一份重要的证言。

12月15日 日本兵3次非法闯入大学的图书馆。在楼里强奸了4名女性,被带走的女性中,有2名遭到强奸后被放回,另有3名没有回来。这座楼里有1500名难民。

12月16日 在农业经济系里,30名女性被蜂拥而至的大批日本兵强奸。当晚,日本士兵再次非法闯入图书馆,举着刺刀,抢劫钱财和手表,并搜寻女性。有几名女性在楼里被强奸,日本兵还殴打了拒不交出少女的门卫。

12月17日 几名日本兵闯入大学的附属中学。用刺刀刺死了一个因惊吓而叫喊的孩子,另一个孩子受伤。8名女性遭到强奸。日本兵不分昼夜地翻墙闯入,使得难民们神经高度紧张,度过了3个不眠之夜。

12月21日 7名中国男子从图书馆被带走当苦力。他们不是被

怀疑的中国士兵。非法闯入大学医院的日本士兵企图开走救护车,被美国人制止了。

这些仅是从大量事例中引用的一小部分。掠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日本兵还强迫受害者搬运掠夺来的东西。许多难民被一抢而空,饥寒交迫。日本士兵在将校的指挥下成立一个小组,有组织地向居民居住地放火,造成大量难民无家可归。在难民集中的地方,日本兵必定要以“检查”的名义来搜查,目的是寻找女性。外国人的住宅也没有逃过日本兵的“造访”。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深夜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威胁,并被强行拖下床。

由于外国人多次抗议,日本官方开始作出缓和状况和恢复纪律的承诺。尽管在没有被日本士兵损坏的门上和墙上张贴了声明,但是毫无效果,声明都被撕毁。比如,12月26日,日本士兵来到了女子圣经教师培训学校。这里已经遭受过日本兵的洗劫,结果又被抢走了许多钱财、衣物和食品。他们还强奸了包括一名12岁女孩在内的7名女性。当天晚上,另外一组日本兵来了以后,又强奸了20名女性。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难民被洗劫一空,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出来就会遭到日本兵的殴打。

还是12月26日夜晩,3名日本兵驾车来到大学的正门,说是奉命来“搜查”。他们用胳膊挡着不让门卫报警,并带走了门卫。他们还搜出包括一名11岁女孩在内的3名少女,实施强奸后带走了其中的一名。

以上只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有外国人在场,加以“防卫”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还不是最糟的。日本占领下的南京的惨状是很难想像的。根据最新的报道,情况有所改善,秩序有一定的恢复。这不是那些杀人不见血的长官们发了慈悲,而是许多事件在层层“检阅”的情况下还是多多少少传到了外交官那里,引起了他的恐慌。史无前例的暴行肆虐了三周后,终于渐渐收场了。

[《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2月11日]

(朱圓圓 叶琳 译)

34. 动荡的南京残酷的现状报告

荒废的城市

2月22日发自汉口

12月13日,落在日军手里的南京,整体状况远没有像日军所说的那样恢复了平静。以下是从南京逃出来的数名中国人的证词。

市内的水、电虽然又恢复了,其他的公共设施仍然处于停顿状态。

日军公布说南京与上海之间的铁路在1月13日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实际利用这条铁路的人说,几乎没有到达过目的地。

考虑到中国游击队的突袭,日军疯狂地加强了南京市内外的防备,强壮的中国男子被强迫去做苦工。

日军占领了过去的国民政府、海军部、外交部、铁道部、军事委员会等所在地,以及其他免于破坏的大型建筑物,其他人不允许靠近。

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中国人,在南京的不下于8万人。另外,首都陷落以来,1万名妇女被施加了暴行。死者的大多数都是从国际救济委员会设立的难民营中被强制带走的。

他们说,在陷落持续的10天中,被怀疑是士兵的中国男子约2万人被逮捕并被机关枪射死。

被扔往运河^①的中国人在河中挣扎,日军惟恐他们游走而全部杀害。

南京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处于荒废状态。特别是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等住宅区的烧毁情况尤为严重。

这些证人说,虽然身处苦难和困境之中,南京的难民对战争的进展表示了深切的关心,他们希望有一天中国部队夺回城市,把他们从外国

^① 原文如此。

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

[《南华早报》1938年2月23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35. 南京的商店全部被烧毁

虽然有报告说南京建筑物的烧毁仅为10%，但这其中已经包括了所有的商店和工厂。去年10月，南京的外国神父抵达上海。今年年初，因为医院被封锁，他们来到了上海。圣弗兰西斯科派的修女和神父得到日军当局的许可后陆续返回南京，想进行难民的救援工作。

[《南华早报》1938年3月4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36. 南京的暴行

美国目击者讲述入侵者的放荡 屠杀解除武装的中国人

3月上旬，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茶话会，最近从南京回来的美国人^①在会上讲述了日军占领的情景。几名外国人也出席了此次茶话会，但没有邀请新闻媒体的人。

美国人的讲述作以下概括。他们形象地描绘了在南京目击到的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如对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士兵进行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等等。

^① 这个美国人是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乔治·菲奇。

到1937年11月28日为止,各国大使馆和中国军司令长官唐生智之间就南京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交涉。几天后,在外国大使馆的强烈要求下,日军签署了尊重安全区的协定。从位于南京市西北的南北2英里、东西1.5英里的该地区,中国军、中国政府机关开始了所有的撤离工作。

12月10日,炮弹开始轰击市内。这天,唐将军完成了所有从安全区的撤离。市区南部遭遇了严重的炮弹轰击,但安全区的边界处只落下20发炮弹,很明显日军发射大炮时避开了安全区。

12月13日,日军进入城里。在安全区的边界处,美国工作人员见到了日本部队,确认了日军的地图上有安全区的标记。工作人员刚一转身,该部队一齐扫射了安全区,导致了20名平民死亡。但从整体来看,入城第一天和第二天安全区没有被列为攻击对象。但是,市区东南部没有在安全区避难的平民有很多人被杀害。

12月12日,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临阵脱逃。消息一传出,卫戍军立刻失去控制。但是中国兵在撤退过程中,没有给市民造成不便,也没有掠夺市民,仅仅从米铺拿了目前需要的口粮。士兵中有逃往安全区的,也有解除武装成为一般市民的,他们向安全区的本部交出了武器和制服。

难民之死

向下关方向逃走的中国军队认定日军就要迫近了,因此在市内随处丢弃卡车及随身携带的东西。由于被遗弃的卡车燃烧了起来,所以密集的群众很多都被烧死了。日军占领后过了几天,因有事而得到下关城门通行许可的安全区的委员,不得不从堆积了3英尺厚的尸体上把车开过去。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通过。一来到下关门口,就看到燃烧中的卡车死死堵在了门。逃命的难民有的被烧死,更多的在混乱中窒息而死。还有的攀上城墙想翻墙过去,也被日军杀死。更有密密麻麻的群众上了小帆船,因为过重,有的船沉了下去。

逃命的人中,顺流而下的人是最多的,但他们被从下游来的日军发现了,用机关枪扫射而死。

沿河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大楼下面,像这样死去的人们的尸体

竟有 25 000 具。另外,一名惟一幸存的男子对我们说:一支统一行动的部队向北前进时与日军发生了冲突,全部被歼灭。

12 月 14 日,日军军官来到了安全区委员会事务所,要求他们告知逃往安全区的 6 000 名原中国士兵(根据他的信息)的身份以及他们的藏身之处,结果遭到了拒绝。日军搜查队从本部附近的大营里发现大批中国军队的制服,并逮捕了附近的 1 300 人。

安全区委员会向搜查队抗议,但搜查队说他们只是日军的劳动成员,于是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在回来的路上,天刚刚黑,委员会的使者目击了 1 300 人被绳子连在一起。所有人都没戴帽子,也没有带毛巾、被褥等任何一件东西。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就不用说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全体人员被驱赶前进,到了河岸都被处死。

日军入城的第四天,安全区又有 1 000 人被绑架杀害。其中包括以前被南京市分派到安全区的 450 名警察中的 50 人。虽然安全区发出了强烈抗议,但日本大使馆在军队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头发短的,划船、拉人力车而手上生老茧的,以及其他干体力活的人,因为这些证明身份的印记而得到了生命保证。

凄惨的场景

日本搜查队强行把安全区的这些男子从他们的妻子身边拉走,其场面让人心酸。在难民营中,被带走丈夫和儿子(都是平民)的妇女超过了 1 000 人。

金陵大学发生了这样卑鄙的事。那里是有 3 万难民避难的安全区难民营。占领后第二周的一天,日军来到难民营,对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进行了登记。但日军通告他们说,以前是士兵的人不许登记,重复了 3 遍,并且说违反命令登记者,一旦发现就射死。遵照命令放弃登记,并从队伍中向前走出一人,就能饶过性命。以前被中国军雇用干活的人也要遵守该命令。日军向遵守命令、服从威胁的人反复强调保证他们的性命。共 240 人从队伍中向前走出了一步。他们被绳子牵着带出来,当晚被杀害。

类似这样的大量屠杀,屡屡发生。一个男子被烧掉了眼睛回到安全

区。他乘坐的汽车着火了,头被烧焦了。他是被带走的一队人中的一个,据说身上被浇了汽油,然后点燃。开始的时候问他有没有被机关枪射击,他回答说没有。但是,另一个费劲周折回到医院的伤者,烧伤非常严重,子弹穿透了下颚骨。另一个爬着回来的人身上有5处刺刀的痕迹。烧伤严重的其他伤者,由于长时间的爬行,在路上就断了气。

烧掉处死者的尸体是日军的惯用手段。所以,对于烧伤的幸存者,只能认为他们是个奇迹。

掠夺和放火

12月19日,日军开始向商店大量放火。掠夺品都被堆到了卡车上,空荡荡的商店被点着了。周围的建筑物一个也没有被烧掉,但烧毁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是有计划的。不知是圣诞前夜,还是圣诞节当天,留在南京的22名外国人中的14人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就日军向基督教青年会放火进行抗议。大使馆辩解说是士兵顾及不到。但代表团向大使馆通告说,无论如何,他们目击了日本部队在上级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掠夺、放火。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80%的商店、50%的居民住宅都被烧毁、掠夺。公共的建筑大楼除了交通部外都幸免于难。与日军一连串的行为相反,如果认为他们没有对公共建筑物下手的话,那么为什么交通部被烧掉了?是谁干的?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特殊的理由,被撤退的中国军队破坏了。

1月6日,美国大使馆官员返回南京,这之后安全区委员会可以通过正规的手续进行抗议了。在这之前,日本大使馆向外国人派发了用日语书写的财产保护布告,与用其他语言书写的布告贴在一起。但对疯狂的部队来说,连日语都不起作用了。他们扯掉星条旗,撕成碎片,并把它烧掉的事件达14起。对外国人财产的抢掠持续了3周。1月9日,英国军舰上的英国、德国两位领事被允许登陆。他们是1月6日到达的,但只有美国大使馆被允许再次开设。

强奸妇女

从占领第三天的12月15日黎明开始,强奸事件开始多起来。安全

区委员会的抗议文件和事件清单被提交到日本大使馆。

当天,海军士官带来了“巴纳”号沉没的消息,同时提出愿意把在南京的所有美国人送到上海。但是,当他看到管理安全区的委员不愿意独享这个恩惠时,士官的脸上马上浮现出失望的神情。但是,有两名新闻记者与他同行,他们经过挡在路中的尸体,出了下关城门,在日本驱逐舰停留的地方被带走了。途中他们路过了国防部前面的枪击部队。

在那之后,由于就越来越嚣张的强奸事件提出抗议,委员们每天都要去日本大使馆。大使馆每次都向委员们保证,秩序迟早会恢复的,但谁都清楚外交官是软弱无力的。“谁都不听上级的命令”,一个人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军队虽有直属指挥官的权力,但不能取缔这些。

两个月中,残暴行为每天都在继续。特别是开始的两个星期尤为严重,只有在最初到达当地的无纪律的 50 000 人部队与新的 15 000 人部队交接后,残暴事件的数量才稍稍减少。

从占领的第三天开始,强奸事件以每天 1 千起的比例发生。有许多妇女被强奸多次后杀掉,还有更残忍的手段。被害者的年龄小到 10 岁大到 70 岁不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难民的避难所,最初收容了 1 000 名妇女。这里离日本兵的宿舍最远,位于安全区的西面。晚上,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睡在入口,防止日军的强行侵入。没有喝酒的日本兵,似乎也不是特别勇猛。委员会的成员一发现他们想闯入,就大声喊道:“出去!”“快点!”所有人总是乖乖地离开。

但是,如果对方是酒醉的士兵,正热中于用枪上的刀刃施暴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日军上级军官的管理方法也变化无常,令人费解。一天,日军破坏了建筑物进入里面,正施加暴行时,被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撞见。碰巧日军的队长经过此处,委员会的成员提出了抗议。于是这名军官给了一个士兵一巴掌,十分粗鲁地问美国人有没有打他的部下,美国人回答说没有,队长就把在场的士兵打了一顿,并且踢他们的小腿。类似的事件还有,日军的军官与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一起责备日军闯入平民家里,并提醒他们这是违法行为,还深深地低下头请求士兵们出去,士兵们向他鞠躬后离开了,于是军官在他们身后低下头目送着。

奇怪的海报

2月,日本当局出台了让中国人安心的海报。它模仿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怀抱孩子的耶稣两侧祈祷的基督徒海报。海报中,日本兵代替了耶稣,怀抱中国小孩,手上挂着面包、盐、糖的小口袋。在他左边的中国父亲,正俯首感谢,右边的母亲跪在米柜旁边。海报的下面写着“请相信日本兵,他们会保护大家”。

这个时候,驻留部队从15 000名大幅度减少到6 000名。由于这支新的精锐部队和松井大将的入城,秩序多少得到了恢复。很明显,针对犯罪行为,以及对于有野蛮虐待倾向的士兵占大多数的部队,当局所能采取的措施,除了减少士兵人数以外别无他途。据说,日本当局抓住这个时机,最终断定表示安抚的政策和海报时期已经成熟。恐怖的9周过后的2月17日,一直不敢在马路上出现的人力车有14辆首次在街头出现。

虽然在安全区内也发生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但安全区的维持是有一定意义的。它对确保残留的中国市民的安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的安全区的委员守在门口,保护了里面的3 000名妇女,使她们没有被虐待。安全区中的25个难民营,虽然都是由泥巴和破板子制成的小房子,却有7 000人分散居住。从南京撤退的时候,市政府作出决定,给安全区的难民30 000袋米;另外,日军入城前,交给了他们10 000袋米和1 000袋小麦,这些粮食在2个月中维持了难民的性命。

由于日军的占领,拥有130 000袋米的食品店全部被封锁。日军还封锁了煤,甚至点燃了2 000吨的煤堆。安全区内不准使用煤。(以下省略)

[《南华早报》1938年3月16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37. 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是日军的天堂

无论什么时候派遣军队出去作战,也不管是什么国家派出去的军队,军队的行列中总有堕落者、性虐待狂,以及许多因游历地狱而暂时失去平衡者。然而,通常这类分子受到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摆脱约束,只消几天他们的上司便会将他们控制住。

但是,正如中立国观察家所报告的,在南京的抢劫、强奸的情况远远超过了偶然、孤立行为的可能性,达到的程度足以反映军官约束的情况,或者,反映出日本封建军事哲学,日军发言人曾经自豪地强调的武士道的真诚度。

下一页上发表了一篇日本人希望全世界相信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然而,12月13日占领南京数天,甚至数周之内,在中国首都发生事件的真实记载却显示事实与之描绘的情况大相径庭。

日军刚刚攻占南京之际,大规模集体屠杀每一个扛过枪的人,或有能力扛枪的人。屠杀的场面残酷暴戾,罄竹难书。大多数中立国的人士不愿公开他们见到的细节,但是《纽约时报》的F. 提尔曼·杜丁提及了屠杀的场面,他写道:

屠杀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军又在城里仔细搜捕穿便衣但被怀疑当过兵的男子。在难民区里的一栋建筑里抓出400名。他们被50个人捆在一起,持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兵在两旁将他们押往屠场。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不留俘虏”的命令曾被欧洲人使用,以显示丝毫不加宽恕。然而,除了在上海附近好像留了少数中国俘虏向外国记者展示外,日军也不折

不扣地执行这一政策。

但是,残酷暴戾地对待身强力壮的男子还不是全部的内容。当南京和中国其他部分隔绝之后,日本军人无恶不作,制造恐怖。

日本兵在中国往日的首都仔细搜索,寻找钱财、物品和女人。很多中国人遭到日军粗暴野蛮的对待,因为日军到达时他们一无所有,什么也不能提供给日军。年龄介于16至60岁之间的妇女如果被日军发现可就遭殃了。在南京,一群中国人把他们家中的女人藏在一大堆木料的底下才救了她们。每隔几天,把整堆木料搬开,将食物和饮水送给妇女,再将木料仔细堆上,不留任何有女人待在这儿的痕迹。

许多天,全城的情况恐怖极了,外国人向日本外交官提出的抗议均不起作用。全城驻扎着5万日军,只有17名宪兵执法维护军纪。很自然,这股微小的力量无能为力。日本外交官也难有作为,他们不知所措,无从约束毫无节制的军人。

日军12月13日攻入南京,日本外交官两天后抵达,以缓解日军对外籍人士及其财产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情况仅仅略有好转。

中国人在南京不指望受宽待。但是,那些和外国机构有关系的人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战胜者肆无忌惮的暴行,之后频繁送往日军当局的抗议显示这些人的希望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南京某一外国人的产业上,无节制的行为引起不断的抗议:

12月14日。日本兵扯下美国旗,撕掉大使馆贴在我们院子大门上的官方告示,抢劫了住在那儿的几位教师和助手,他们根本不等拿来钥匙便破门而入。

12月15日。我们目前照料1500名老百姓。4个人就在这儿被强奸;2个人被劫持走,强奸后才被放回来;3个人被抓走,一去不复返;有一个人被掳走,但在大使馆附近被日本宪兵救下来。日本兵的所作所为给这些人的家庭、他们的邻居,以及在这一城区居住的所有中国人都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恐惧。今晨,其他城区和安全区报告多件类似的案件……

我恭敬地敦促日军当局安排适当的巡查,并在军官直接

指导下有系统地进行,而不是任由小股散兵游勇来检查,他们一天之内闯入同一个地方达10次之多,将老百姓的食品、钱财盗窃一空。我们敦促为了日本军队及日本帝国的名誉,为了日军当局和中国老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出于你们自己对妻子、姐妹及女儿的思念,南京的家家户户应受到保护,免遭士兵暴虐之害。

12月16日。在我们××大院里,30多个妇女昨晚被大批来此的日本兵强奸。我已彻底调查此案,并担保这一陈述确凿无疑,整个地段的情况的确非常可怜。我们相信,你们在军事上显示的优势能在宽大为怀之中得到体现。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的几十万和平的居民急切的需要。

我们的房屋坐落在安全区内,受到安全区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影响。有些军官比较友善,似乎也能理解安全区的目的和工作情况。其他的军官则显得严厉苛刻,疑虑重重。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从一开始,国际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公开的。每个办公室,每栋房屋,每次行动,均可每日公开检查……

12月17日。恐怖、残酷的状况仍在持续。这种气氛从建筑物,从周围的邻居身上一眼就能看出来。昨天夜里,日本兵一次又一次来到住着大批难民的房屋里,用刺刀威逼难民,要钱,要手表,要女人……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被刺刀刺伤。日本兵殴打手无寸铁的守卫,因为他们没有准备花姑娘供日本兵享用。

12月18日。由于日本兵暴戾与强盗的行径,痛苦和恐怖的情景仍随处可见。17 000多个可怜的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儿童,现住在我们的房舍里,希望能保平安。人们仍不断往里涌,因为别的地方环境更差。一个受惊吓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另一个孩子受了重伤,奄奄一息。8名妇女遭强奸……

每条街道上都有人在哭诉,只要日本兵到来,没有人,也没有房屋会是安全的。这肯定不是日本政治家希望看到的,所有日本的居民也都期望日本能有好的作为。

12月21日。今天下午,日本兵到我们××大楼里抓走7个人,其中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指控,也没有事实证明他们是中国军人,无视您的声明便把他们抓去强迫做苦工。接近你们大使馆的入口处,今天下午一名妇女遭到两个日本兵轮奸。这说明几个宪兵在恢复秩序吗?今天,我在大使馆和您见面之际,我自己的寓所遭到第四次抢劫。

12月22日。据报告,几个地方的情况昨晚和今晨略有好转。然而,仍然有着可耻的事发生(接下来写报告者列举了10个暴行案子)……

12月25日。又有一群毫无军纪的散兵游勇或军官四处盗窃、强奸,并掳掠妇女……

12月27日。一个多星期之前您就向我们保证几天之内新调防来的部队会恢复秩序,恢复正常的军纪,增加宪兵,等等。然而,可耻的混乱仍在继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认真的措施来加以制止……

这样的事情日复一日地持续着,以上节选的几段仅仅给人们粗略的印象,以揭示发生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很小一部分外国人产业上的情况。

1月21日的《华北每日新闻报》报道:

希望能很快恢复秩序,南京居民可以从他们所经受的恐怖环境中解脱出来。有人甚至指出日军在为1927年的蛮横事件报一箭之仇。不过,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的话,可找错了泄仇的对象,因为不应由南京的老百姓负责,而应由军人承担。众人为之震惊的是听说这些暴行仍在持续着。自从攻占南京之时直到最近几天,日军一直不辞劳苦,辛勤地劫持妇女、强奸、抢劫,这种辛勤劳作本该为值得称道的事业作贡献。中国人被刺刀刺死,或草率地枪杀。据估计,被屠杀掉的已逾万人。有些人都不具有勇敢地捍卫祖国而战这样轻微的罪责。根本不可能确定有多少妇女被强奸,但是估计数字从8

千到2万人不等。豆蔻年华11岁的小姑娘,年迈已达53岁的妇女,都被迫成为日军淫欲的受害者。难民为数极少的钱财、衣物、铺盖、食物也被抢劫一空,这一切直至不到一周前仍在持续发生。最初阶段,没有足够的宪兵,无法控制目无法纪的军人。已指派了许多宪兵,然而一周之前日本兵仍日夜破门而入,肆意强奸、劫持妇女。

随着时光的流逝,南京暴行的报道已少了些,但是“恢复秩序”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管有多么紧急的事要处理,外国人也极难前往南京。数月以来,救济难民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也只显示出稍微改善的迹象。

松井石根将军——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总司令——被召回,由畑俊六(Shunroku Hata)将军接替,希望能抓紧整治部队的军纪。有理由相信,替换指挥官是为了促成这样的结局。

现在推测南京恐怖的状态会有所平息,但是恐怖仍会有规律地反复,使日本皇军的名誉扫地。对于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外国人已极为震惊,但是最终因肆意放纵的罪责而深受其害的,不可避免将是日军的名誉。

(录自《新申报》,一份在上海出版、由日本人控制的中文报纸。)

[《中华评论周刊》增刊 1938 年 3 月 19 日第 10~11 页]

(陆束屏 译校)

38. 南京大屠杀

皮特·尼尔森

上月中旬南京占领前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日本皇军的野蛮行径和大规模杀戮,在亚洲历史上曾经记载的有计划的屠杀和掠夺事件中,都可以说是最残忍的罪行。

与最近从上海返回途中,掠夺了农村并把它变成废墟后回到南京的松井大将所犯的罪行相比,那个有名的英国人“贾利昂瓦拉邦著名的英雄”达亚将军 1919 年在印度的阿姆利则所干的事,只不过是儿戏。阿姆利则屠杀后,向同僚汇报自己的体验时,达亚将军强调了一点——自己随心所欲地对待了阿姆利则软弱的非武装印度国民。他想把所有的印度人杀掉,把“谋反”的城市变为荒野。但是,他也强调了这种念头逐渐削弱,最后对城市 and 居民产生了同情。但是指挥南京战线的日本帝国陆军司令松井大将,过去没有被这种感情左右,现在也没有。东京的日本军参谋本部通过南京的松井所做的,是史上罕见的残酷的大规模杀戮,作为最卑鄙的罪行之一可以留在世界历史上了。

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作为南京陷落后的目击者,讲述了日军对和平平民大量屠杀,对数百名妇女强奸,把无数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家中一齐赶走等等事情。中国俘虏一起被大量处死,四肢健全的市民被使用暴力的日军强制劳役。还不仅仅如此。大范围的对市民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是南京落入法西斯日军手中的结果。根据无偏见的外国人的报告,市内的所有道路、通道都可以看见中国人的尸体,其中还包括了老人和妇女。苦于对南京发生的众多火灾无能为力的消防员,装备差的市内警察,都成了报复心切的日军的攻击对象。另外,天黑以后在路上的人一旦被发现,马上就被射死。

日军沉浸在通过军队组织对整个市内的掠夺中。与上海的闸北、南岛、江湾及天津、北京、济南等其他华北各市所见的一样,日军将校和士兵强制闯进了南京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住宅,粗鲁地对待呆在那里的人,搜查每一个角落,把可以拿的贵重东西全部带走。不能拿走的东西都气急败坏地破坏掉。食物全被上交,米店、食堂、食品店更是掠夺的目标。特别不可饶恕的是,日军当局对难民营进行了大规模搜查,数千名不幸的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的贵重物品和钱财被席卷而空。

日军不仅仅掠夺中国人的财产。飘着星条旗的美国设施也遭到了抢掠。比如美国传道团大学医院的职工都接受了调查,被抢走了手表和钱。护士寄宿的宿舍里,在日军的搜查后,也丢失了大量贵重物品。日

军还强行进入了美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职工大楼,拿走了食物和其他贵重物品。

《纽约时报》的提尔曼·杜丁先生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南京屠杀。

对俘虏的大量屠杀,助长了日军带给南京的恐怖。日军杀害了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士兵后,又搜查了市内每个角落,带走了被怀疑是老兵的男性。

日军从安全区内的某处逮捕了400人。他们被50人连成一组,手枪手和机关枪手跟在两侧,被带往刑场。

记者乘坐驶往上海的船之前,在江滩目击了200人被处死。处死情况持续了10分钟。男人们靠墙整齐地排列后被射杀。然后,许多持枪的日本兵在重叠的尸体上乱踩,有人轻微地动了一下,就再射子弹。

执行这一令人发指的任务的陆军,邀请停靠在岸边的海军一起观看了这个场面。观看的大批军人都兴致勃勃。

先前关于日军残忍地大量屠杀俘虏的报道,使希望和平爱国、人道主义的人们从心底里憎恨军国法西斯和策划战争的日本人。虽然常说日本的军国法西斯战争机器和爱好和平的一般日本人没有关系,但强大的日本帝国政府进行的盲目的法西斯爱国思想宣传,迷惑、误导了一些人。有非常明显的事实为证。最近有370名进步的自由人道主义者被逮捕了,其中包括因提倡限制生育闻名的石本男爵夫人,以及著名的社会大众党的大人物加藤勘十在内。这些人是因为“破坏了”操纵在三井、三菱、住友等一小撮大财阀和产业派阀手中的国家的“和平·秩序”而被逮捕的。另一方面,军国法西斯集团的荒木大将以及他的追随者采取了恐怖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自没有宣战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以来,虽然日本帝国政府对国民逐渐采取了压制政策,但爱好和平的大多数日本人民表示与斗争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同日本军国法西斯英勇作战,不仅是为了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帮助了为自由和民主日本而战斗的日本

人民。

[《今日中国(The China Today)》^①第3~4卷,1936—1938年]

(任佳蕴 叶琳 译)

39. 日军在南京的“死亡舞蹈”

维克里·莱比(汉口)

南京被日本陆军攻陷已经过100天了,日军部队的纪律没有任何改善,南京人的担心没有得到丝毫缓解。从外国人的报告中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都可以断定,日军只是觉得有趣才杀害了无罪的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首都见到东西就兴致勃勃地破坏掉。1937年12月17日以前,日本也许是个评价很好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但在过去的3个月中,他们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将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野蛮记录。从今往后,人们谈起日本,将会时常记得它是那个为了取乐而屠杀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国,是人类的敌人的强国。

在谴责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野蛮罪行时,我们首先不看日本作为侵略国家的罪行,我们想说的不过是,在与国家相对的原本无国界的人性这一重要的意义上,发出抗议之声。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其慈悲心的完全丧失,难以用言语形容。任何一个能辨别是非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在南京的外国人,某社会活动家最近在写给当地朋友的信中说:
“看了今天的南京,真让人彻底绝望。……80%的商店和50%的住宅都被烧掉了……整整两个月,失去控制的恐怖和暴力接连不断……悲

^① American Friend of Chinese People 是美国人组成的援助中国的团体。该组织于1934年创立,劳动工会、宗教团体、妇女团体等是其中心。《今日中国》是其机关杂志。

惨的人民之痛苦让人惊愕……”特派员也报道说：“南京市的南面位于中华路的基督教青年会被日军纵火，实际上全被烧光……保险柜被撬开……火势虽没有蔓延到学校，但学校遭到了严重的掠夺。”

过去的3个月内，许多同样的书信和报告寄到当地。在这里没有一点夸大事实的意思，但有几点应该明确。（1）我们连续收到这样的报告，毫无疑问应该还有作者注意不到的悲剧事件。（2）我们手中的报告，都是比较稳妥的，因为生动、形象的描述是禁止从南京泄漏出去的。（3）收到的报告都一致地讲述了日军的残忍，没有一例相反的报告。

把这些报告综合起来后，让人揪心的情景马上浮现在眼前。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大多数是12月和1月杀害的。8万人中，士兵多达1/4，他们是在南京陷落时被抓住后解除武装的士兵。日本兵究竟为何把已经投降的这些士兵枪杀或者刺死呢？然而，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于他们残酷杀害了6万多无辜的解除武装的中国人。不管我们的想像力如何丰富，只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无法赋予日军这种残酷行为以任何正当的借口。惟一的解释就是：日军为了杀人而杀人。日军杀害中国平民，使得全世界都很难相信日本发动的战争只是针对国民政府军而非中国人民的说法。

如上所述，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主要是12月和1月间进行的。但是，与此同样恶劣的暴乱、变换形式的残暴行为和虐待仍在愈演愈烈。强奸超过两万起。下到11岁的少女，上到53岁的老妇都遭到强奸。在白天，甚至有17个士兵强奸1个妇女的事件发生。宪兵根本不能起到维持安全、秩序的监视者的作用。甚至有的宪兵自己也参与强奸和抢夺。超过5万的日本士兵在南京胡作非为的时候，正规的宪兵仅有17人。照这样的状况来看，是根本无法控制刚才所描述的状况的。结果就像下面所描述的那样：“士兵们被授予特别的臂章，被称做警官，这也是为他们的罪行特别保留的，使他们免去被质问的可能。……夜晚，长官亲自指挥，把我们的门卫拦住，强奸了3名妇女，并带走了1个。”

关于抢夺物品，有报告显示日本兵洗劫了市内的建筑和住家。外

国大使馆和外国人的住宅也没能幸免于难。全市已经找不到一处完整的房屋。日本兵又有组织地用卡车抢劫商店和其他营业场所,抢完后就放火。在将校的指挥下,一批士兵忙着准备点火,这必将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据最新的报告,由于食物不足,加上日军禁止城外的食品进入,人们随时面临饥饿的威胁。

日军想要杀害全南京的中国人的兽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然而我想仍能从前面的简单文章里看到一些落在南京头上的厄运。这是对人性的直接威胁,值得文明世界的巨大的关注。日本在中国的野蛮暴行是应该采用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这一点,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忘记对那些始终不畏艰难,帮助受难的中国人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说一声感谢。委员会进行着极力制止日本兵的抢夺行为,从日本兵手中救出许多妇女,向难民们提供食物和避难场所等等难以想像的工作。日军很不满意在中立者的监视下完成占领。一个外国人的信里这样写道:“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这已经不仅仅是大炮和炸弹的威胁。我们眼前发生的是什么呢?”一旦外国人被逐出了南京,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发生的话,苦难的人们的命运就此决定,南京上演的日本的“死亡之舞”也会顺利完成了吧。

[《中国论坛(The China Forum)》第1卷5号,
1938年3月19日]
(任佳蕴 叶琳 译)

40. 竹筐惨案

在中国有分支机构的基督教和犹太慈善组织,上周在美国将有关南京陷落一个月之内屠杀、强奸的相当完整的目击报道和图片资料集中在一起。东京对属下士兵在南京发狂的军官们进行了大幅度的调动,甚至长耳朵福相的松井石根大将——日军胜利攻城的部队的总司令也被召回。

典型而令人惊骇的一桩惨案是1月26日被人用竹筐抬到南京教

会医院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说丈夫是名警察,日军将她从安全区的一间棚屋劫持到城南的同一天,她的丈夫被日军行刑队抓走。在城南,她被关了38天,每天被日军强奸5至10次。经教会医院检查,她已感染上3种最常见的性病,最终由于阴道溃烂对日军失去使用价值。

在南京的医生、外科医生、护士、外交官均不能在他们写就并呈送给上司的报告上签名。这些报告描述了在南京最糟糕的日子里发生的无数桩事件中,白人在东方世界的声誉仍足以使他们以明智的言词、严肃的抗争,或温柔但坚定地用体力完成了很多工作。在南京的大街上,光天化日强奸中国妇女的日本兵被白人赶跑的已不止一个。

由于很多被强奸的妇女遭屠杀,并和被日军处死的老百姓、中国警察、军人掩埋在一起,无法得到可靠的统计数字。然而,上个星期,各个白人国家的当局均同意,现代历史不能再一次容忍如此大规模的好淫浩劫。

数周来,南京的抢劫行为亦很猖獗。被处决而不是战死的中国人的总数据南京最保守的人估计也已达2万人。节选一段最糟糕的时期发自南京的一封信:“一名17岁的(中国)男孩来医院,他说有1万名15至30岁的中国男子于(1月)14日被押出城到轮渡旁的江岸上。在那儿,日军用野战炮、手榴弹、机关枪向他们开火。大多数尸体被推入长江,有的尸体被高高架起焚烧,只有3个人逃了出来。男孩推测,1万人中,大约有6000是军人,4000为平民。他的胸脯中了一弹,伤势不重。”

[《时代周刊(The Time)》1938年4月18日第22页]

(陆束屏 译校)

41. 南京的浩劫^①

5 万名嗜血如狂的野兽身着日本军服游荡在中国沦陷的首都达四周之久,疯狂地恣意胡为,肆意屠杀,奸淫劫掠,现代历史上无可与比者。将新闻记者和外交官员赶出南京城的日军禁止这些故事流传。为美国政府做“中介人”在中国服务了 20 年,并且是为数不多留在南京的几位美国人之一,首次将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他亲眼目睹用绳索捆作一团的人体浸透了汽油,点燃起来为日本人的节日取乐。

讲述给约翰·马勒尼的故事

1937 年 12 月日军占领南京,造成现代历史上有稽可查、规模最大的大屠杀。

老汉、老太婆、怀抱中的婴儿、尚未面世的胎儿,无一幸免。我目睹两万男男女女,年龄不一的孩子,数以千计的平民与投降的士兵一道被屠杀。日军攻破古老厚重的城墙四周以来,南京城里新铺设的街道上一直布满着斑斑血迹。

在机枪喷射的火舌前,在刺刀的刀尖上,在枪托的重击下,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成千上万的生灵倒下了。还有更为可怕的,用绳索绑作一团的活人被浸透汽油点燃起来,以满足 5 万日军邪恶的欲望。这些日本兵充满难以控制,要摧毁眼前一切事物的冲动。

为什么以前没有将这次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情况完整地讲述出来? 回答简单得惊人: 日军进城之际,和外界所有的通讯联络被立即切断。记者觉得待下去无益,那时就意识到他们的部队军纪败坏得难以控制,许多将使鲜血不可避免地流淌的日军军官,也乐于助他们成行。从上海流传出来的消息只是暗示了真实的情况。传教士们指望着

^① 该文后经缩写刊载在《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1938 年 7 月号,第 28~31 页。

未来,明智地缄口不言。各国商人发现外交官遗弃了他们,亦不至于笨拙到在没有丝毫靠山的情况下出言唬人。于是,这便成了日本的私下聚会——亲热的“家务事”。

虽然处在攻城的情况下达四周之久,直到日军进城之际,城内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即便头顶上空战正酣,军舰炮击,重炮轰炸炸死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时,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惊慌,完全没有抢劫、破坏外国人或本地人财产的现象。蒋介石的士兵按酬付劳,战火之中也能尊重老百姓的权益。整个攻城战役中,士兵纵然只经过仓促训练,但在冷静的军官指挥下,保持着秩序不乱。

日本人曾告诫我们撤离,大多数外国人当然都撤走了。虽然我们完全清楚将要面临着什么,我们18位美国人、5位德国人、2位俄国人、1位英国人和1位奥地利人留了下来。但是我们的工作就在这儿;和平时期与之工作、做生意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最糟糕的命运。我们此刻溜走显得太懦弱。尽管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奉命撤离,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促使我们拒绝加入出奔的行列。

通过无线电和信使传递,我们和中日双方的军事指挥部门达成协议,尊重为难民而设,大约2.5平方英里的国际区域。这地方包括美国人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以及属于它们的地界、中国最高法院大楼和南京法律学院。在这里囤积了2000吨米、10000大袋面粉,安排了450名警察维持秩序。马市长提供了5万元法币以购置难民用品,同时授予我们管理之权。

12月10日,委员长认定南京已守不住。在唐将军的指挥下,25000名部队留下来滞缓日军的前进速度,20万蒋军撤离。撤退作了明智的安排,有条不紊。两天内,日军枉费弹药,攻打并不存在的敌军。他们了解到情况时,部队已在100英里以外,行列整齐地开赴预先决定的新防线。

12月12日,倾盆而下的燃烧弹在全城四处燃起大火。炸弹和燃烧弹同时从天而降。我们看见紫金山麓中山陵上方悬挂着两只日军的气球,无疑在为远处的炮群指挥方向。那天下午,情况已很清楚,小小的城防部队已无法抵御侵略者。唐将军临阵脱逃,未给部队作出恰当

的撤退安排。几小时之后,充当苦力的士兵们也明白没有中枢指挥官。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恐慌。由此,30天的杀戮拉开了序幕。

通往城门及长江边开阔地的一条宽阔的大道上拥塞着军人、难民和军事装备,长达3英里。成千上万逃亡者惊恐得发狂,他们相互争夺,以求出逃的空间。通衢大道迅即变成大堆纠缠在一起的人群、重型军事装备和行李。一辆装弹药的卡车着火爆炸,接着人力车、汽车、大车在火焰中飞腾。在城门口,更多的车子堵塞,着火。混乱的人群向前涌而造成的惯性把数百人推入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头顶上,日机不受任何阻挡,俯冲得极低,用机枪扫射难民、士兵。体弱、年老、负伤的,无法逃脱。一旦倒下,混乱的人群便将他们压成血肉模糊的一块。

大约一半的军人逃了出来。然而,超载、拥挤的舢板在江边沉没时许多人溺毙。仓促扎成的筏子翻沉之际,将上面的人抛入冰冷的江水中。游泳求生者则被俯冲袭击的飞机无情的子弹击中。南京城下流淌着的混浊江水那天夜晚卷走厚厚一层尸体向南汇入黄海^①。

那天下午,在年轻军官的指挥下,3个连组成的小分队在离南京城3英里处试图攻击日军。他们遭到包围,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人。我这位年轻的朋友逃了出来,两天后在安全区的办公室讲述了那段经历。

12月13日,我攀上死一般的山头,见到往昔全中国都为之骄傲的宽广而令人难忘的大道旁散布着烟火缭绕的废墟。烧焦的尸体随处可见,有些地方堆到六七英尺厚。城门那儿尸体散发出强烈的恶臭,那极端难闻的气味永远也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除。回首遥看南京城,只见杂乱横陈的尸体,扭曲的汽车底盘,静默的炮口,堆积着的炮弹和子弹夹,还有浸透鲜血的铺盖卷。

城墙顶上,三个街区长的距离内,一根根临时结成的绳索随风飘动。这些绳索由绑腿布、衬衫、被单,甚至弹药带结成,当大火吞没城门时,军人用它们克服60英尺的砖石障碍,缒城而下。我看见几十具年轻人支离破碎的尸体躺在下面,悲剧性地显示他们逃亡的工具是在

① 应为东海。

仓促之中草草而成。向下张望,眼见有的手脚还在抽动,说明有些人还活着。

中国在南京所拥有的那种平静而秩序井然的,以及国家未来的希望建立其上的统治机构就这样结束了。当晚我回到安全区时,日军从城破之处蜂拥进城。夜幕下,成千上万的人、坦克、大炮、步兵、卡车迅速进城。此刻,对于即将来临的恐怖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天真地相信飞机这天撒下的传单。“请待在家里,”传单说,“来自邻邦的日本希望你们恢复秩序与和平。”与此相反,这是四周地狱般残暴的兽行的开端。

日军进城时,我们和他们会了面,解释了安全区的协定,并得到允诺:向我们交出枪械的士兵将被宽待。消息迅速传遍全城。晚上10时,我们一起积极工作,为中国人解除枪械,这些中国人来寻求我们为之允诺的保护。安全区每个入口处都堆积着大批枪械。有几名军人经过长久争论,在我们仔细讲解这些许诺之后方才交出武器。以后,对那些许诺,我们是多么后悔啊!

我眼见日军进入政府建筑林立的区域,扫射看见他们来到时逃离的平民百姓。奔跑会立即遭枪击。许多人似乎是在体育运动时遭日军枪杀。我亲见日本兵看到苦力、商人和学生脸上明白无误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后哈哈大笑。这使我想到魔鬼的野餐;这样的屠杀是恶魔的娱乐。

一名日军大佐及随行军官12月14日早晨来到安全区办公室,要我们交出他声称被我们藏匿的6000名军人。当然,那儿的人数要少得多,由于他们已经找到老百姓的服装,我们无法把他们分辨出来。军官恫吓了几句,悻悻而去。但是那一天,一群群的日本兵来了四趟,企图偷走汽车。我们在办公室和那些人争辩时,日本兵在安全区另一个地方偷走3辆汽车。

南京城内所有的美国房产上均插着美国国旗。美国旗被故意扯下,在我们面前被丢在污泥中践踏,我们却无能为力。日本兵强行冲进安全区医院的病房,从护士穿的白大褂上抢走自来水笔和手表。这一切发生之际,日军司令部的代表来向所有外国人提供乘驱逐舰去上

海的便利交通条件。对我们的拒绝,他们显然极其愤怒。他们“恢复南京秩序”之时,没有指望依赖外国观察家。

安全区之外对生命的摧毁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日本兵到所有的中国家庭搜寻妇女。强奸时稍有不从,便刺刀相向。六十岁的老嫗,十一二岁的幼女均不能幸免。她们被摔倒在地,在12月的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强奸。很多妇女被可怕的刺刀切割。听到妇女从门上门的房屋里传出来的哭叫声,令人非常痛苦。

有一天,我成功地阻止成群来骚扰的日本兵进入安全区,但是每次再来时,他们更加无赖。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一大群日军官兵从我们身旁横冲直撞进来,搜捕看上去体格强健的男子,带走几名中国军人,抓走许多平民百姓。在汽车前灯光柱的照耀下,他们被分成四五十个人一堆,用绳索绑在一起。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爱国的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日军甚至不具备把他们押到我们听不到的地点的精确度。10分钟后,我们听到机关枪急速地开火,夺走了与我们一道工作多年,我们保证他们会受安全区保护的那些青年学生的生命。那晚,我不由想到,传授给这些学生优越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在他们尚未有机会实践这些教诲时,西方的武器、弹药已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教导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次日清晨,安全区的官员召集会议时,集体屠杀仍在持续着。我们可以听到附近的枪声。也许,日军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士兵参与的残暴行径!我们决定去拜访指挥官,有策略地解释情况,请求采取措施制止这些在街上和残破的民居中疯狂的日军。然而,两小时后,安全区的官员带回沮丧的消息。他们无法见到比下士官阶高的军官。下士不会讲英语、德语,也不会讲法语。他们则不会讲日语。所有在场的人都鞠了不少躬,不住地微笑,可是我们仍能听到机关枪声,不时被痛苦的惨叫声打断。

12月16日,更严重的强奸开始了。日军似乎要继续实现将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转化为绝对废物的决心。100名妇女,其中7人是金

陵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被抓出安全区,用军用卡车拉走。其他妇女只要见到日本兵,便在小街巷里飞奔,急速冲进门洞逃逸。那一天,安全区内 50 名警察被押走杀害。一名美国人提出抗议,日本兵按住他,军官打了他的耳光。尽管有这些侮辱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害怕。然而,看到多年前我们即已与之命运与共的人民在我们眼皮底下遭屠杀,真让人愤怒得发狂。

此时,我们已在安全区内建起 25 个难民营,每个营里住着 200 至 12 000 名不等的饱受惊吓的难民。在分散的房屋里另外还居住着 4 万人;9 000 名妇女被隔离住进一幢楼房,以防她们受到袭击。

12 月 18 日,整个南京城没有被扯下的美国旗已为数不多。英国旗和德国旗几天前就不见了。在美国学校(为使馆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的孩子们办的学校)的中国门卫被告知,再升美国旗就宰了他。城内四处火光冲天,日本兵公开威胁要把居民杀死,把一切化为灰烬。“他们是亡国奴,”一名日军少佐对我说,“还指望恩惠吗?”

甚至住在我们难民营里,并没有什么东西的难民也被抢得精光。铺盖、燃料、衣物,最后的几个铜板,几把肮脏的米,也被日本兵从难民手中抢走。抢劫之际稍有怨词,回敬的一定是死路一条。日本兵开始没收我们在安全区内配给伙房的米。这时,我们便把伙房关闭,把米藏起来。

日本使馆的官员于 12 月 19 日保证早日恢复秩序。作为证明,他们写出重要的官方告示张贴在外国人的房产上。这些告示迅速被日本兵撕毁,野蛮、疯狂仍在持续,丝毫不减。外国人、中国人的住宅每天都被不同的洗劫队伍进出达十次之多。门上的玻璃把手、梳妆用品、灯架,甚至锁也被他们用刺刀撬开带走。

腐烂膨胀的尸体随处可见,在街上,在屋子里,填满城内每座池塘,高高堆积在城外江边。野狗穿行于尸骨之间。恶臭难闻到极点,躲都没法躲,穿的衣服里都渗透了臭味。中国红十字会卫生队设法清理街道上的尸体,木制的棺材却被日本兵抢去点燃“胜利”的篝火。几十名身着规定制服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亦遭屠杀。他们的身躯倒在他们刚才搬运的尸体之上。

12月20日,安全区的官员再次拜访了日本大使馆,呈上经证实的列有残酷暴行的单子。如果外交官与军方打交道无能为力,难道他们不能将发生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东京政府吗?日本民族肯定不会鼓励这样的屠杀。他们向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去做”。使馆的一名专员到会议室兴高采烈地宣布,17名特别民事警察将于当晚乘巡洋舰抵达,秩序肯定会恢复。17名警察与5万名屠杀、抢劫成狂的日本兵!

圣诞前夕,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道太平路整条街上大火弥漫。天空中散落着火星,地上遍布着灰烬、烧焦的尸骸,我开车穿越这一切,见到日本兵手持火把,把商品装上军用卡车后,再将房屋付之一炬。之后,我们在安全区总部起草一份发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报,由于情况紧急,请求即刻派遣外交使团来。我们请求日本大使馆用无线电发出电报。毋庸讳言,电文永远也不会发出去。

那天晚上,向日本宪兵详细交代了情况,让他们看守安全区的建筑。他们随即找个舒适的地方,倒头便睡。午夜时分,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伙人爬上来,刺倒中国门卫,掳走3个姑娘。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消息传来,美国大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遭打被抢,使馆车子全部被窃。已离开南京的几位外交官的办公室被日军用刀、斧破门而入。

城里的电厂雇用了54名工程师,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其中43人被抓走,被残酷地屠杀了。圣诞那天,日军军官来询问在哪儿能找到工程师。他们想让电厂重新开工。我们告诉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屠杀了工程师。

他走后不久,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门外两个苦力架着一个焦黑的躯体。这个人的眼睛、耳朵、鼻子已烧得不成样子。他整个上身就像是刚刚碾压过的树桩。他和其他四五十个人紧紧绑在一起,一罐汽油从上面浇下来,将他们的衣服浇透,然后用火把点燃。

由于他在那一群人的边缘,只有头和上身浇到汽油,他逃脱了至少几个小时的死神。火熄灭了,日军也看够了。他爬了50码到路上,中国卫生队的人员发现了他。遭受同样折磨,但不是同一群受难者的另

外两个人几天后也被送到我们这儿。

那天下午,日军刺杀练习刺伤的人被送到安全区医院,我们竭力抢救。他们被一对对背靠背绑在一起,教官在向刚刚从日出之国来的年轻士兵示范在哪个部位猛戳最有效的同时,强迫他们静静地等待。很多这样的“支那猪”被刺后等死,后来被送到安全区医院。大部分人还是死去了。

在大规模集体屠杀毫无间歇地进行之际,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传单。“所有回到家园的善良中国人,你们的朋友日本皇军都会供吃、给穿。”天上撒下的传单这样说,“对于那些没有被蒋介石军队的恶魔愚弄的中国人,日本希望成为善良的邻邦。”传单上用彩色画了位英俊的日本兵,像基督般抱一个中国孩子在他怀里。在他脚下,一位中国母亲拜谢他赐予的几袋米。

数千人在传单散发之际回到已成为废墟的家。第二天早晨,列有残暴行径的统计单令人触目惊心。地上的士兵和空中的军人显然没有配合好这一亲善时代的开端。母亲遭强奸,此时孩子在旁边恐惧地厉声尖叫。我亲眼目睹三四岁的孩子被刺刀挑死,因为他的哭喊打搅了奸淫之徒。我认识的几户人家被封堵在自己家中,活活烧死。

安全区的官员估计,在回到安全区寻求保护之前,至少有两千妇女遭袭击。医院的工作人员与红十字会的急救人员几天来忙于医治日本“亲善行动”的受害者。

圣诞节后第三天,一艘日本商船由上海驶抵南京,船上挤满了日本的观光客。他们中有许多妇女,穿着鲜艳的和服,五颜六色的腰带在焦黑的废墟之中显出极为怪异的不协调。她们被小心翼翼地领到已清理掉恶臭尸体的几条街道。她们亲切礼貌地给中国孩子发糖,轻轻地拍拍他们惊恐异常的脑壳。

倘若她们知道日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上演这出远游闹剧,也许她们脸上便不会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而离去。一位将军承认,往上海西北方向进攻损失了4万日本兵的性命。他天真地说,不知道这是否算一笔好交易,一笔日本人民一直会心满意足的交易。

新年除夕,难民营的中国负责人被召到日本大使馆,并被告知第二

天要在城内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难民得做些日本旗，在盛大欢乐的游行队伍中举起日本旗。使馆的官员严肃地解释道，日本人民是幸福快乐的人民。在帝国各地放映的电影里见到日本兵如此受欢迎，他们会非常满意。款待难民的最后一道甜点心则是日本音乐和新年致辞。

屠杀的事件逐渐减少。成千上万的日本兵从南京调防到山东前线。终于允许南京城掩埋死者。数周后，在3月里，东京官方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这样一条消息：

造成南京许多人死亡和财产损坏的暴徒已被捕获，并处以极刑。发现他们是蒋介石军队中一些具有不满情绪的军人。现在一切都很平静，日本正为30万难民提供粮食，一直到他们在协助之下能返回自己的家园为止。

[《视野(The Ken)》1938年6月2日第12~15页]

(陆束屏 译校)

42. 可怖的南京记录

——“没有比这更能坚定中国人的抵抗”

埃德温·豪伍德

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军人、平民均受牵连，被屠杀，遭毁灭。与此同时，这些天来，全世界对恐怖的行为已习以为常，持怀疑论者竟对来自战场的报告推敲再三。“情况真的像报纸编造的那么糟糕吗”是一种常见的评论。回答当然是实际情况要比记者从中国用电讯发回来的简短信息所提供的情况糟糕得多。也有不愿意详细叙述战争暴行的自然倾向。战争本身即是暴行，极少有军队在极度兴奋或紧张之时能够不犯目无法纪或残暴的罪行。然而，日军的辩护者经常企图否定来自

中国的报道。他们的说辞是这些报道过度夸张,以及应有根据当时在场的中立国观察家的独立报道为依据而对真实情况所作的冷静记载。H. J. 田伯烈先生以他所著《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侵华暴行》一书提供了这样的服务。

完全失去控制

密切注视中国事态发展的人对田伯烈先生记录下的大部分文件均有所闻。阅读起来并不令人愉悦,也没有提供可靠的资料判断战事可能的结局。一旦承认在南京及其他地区的日军完全失去控制,深入探究目无法纪的日军造成的恐怖暴行的细节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然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故事,比如,一个发生在南京,由各个中立国人士表现出兄弟友情的故事。他们冒着危险,竭尽全力,在战争恐怖之中保护中国的男男女女。

国际委员会

仿效上海的南岛安全区,南京成立了以德国商人约翰·H. D. 拉贝为会长,美国教授路易斯·S. C. 史迈士为秘书长的国际委员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由4名英国人、6名美国人、2名德国人和1名丹麦人组成。他们在南京均从事非官方的教育或商业的工作。得知中国军队将撤离南京,委员会于12月1日成立。委员会为自己安排的工作是在一个免遭敌对行动的区域照顾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军队撤离,日军逼近之际,拉贝先生于12月13日和日军哨兵取得联系,他真挚地恳求而获得合作保持安全区不受侵犯的允诺。然而不幸的是,军纪败坏的日军可悲地将这一希望打得粉碎。

委员会无畏而坚韧不拔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从日本大使馆获得相当的支持。日本外交官也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暴行、浩劫的浪潮完全失去控制,震惊了全球,因为残暴的行径不可能不泄漏报道出去。但是,从田伯烈先生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派的人士从未放弃希望。除了对日本外交人员,田伯烈先生尤其赞赏那些私下表示出对自己军队行为不满的日军军官。

恢复工作不尽如人意

这本书叙述的手法主要再现委员会和日军当局,以及与其他国家外交官的通信。经历两个月的恐怖之后,日本人终于也意识到有必要在南京恢复秩序,以控制局面。还记得本间(Homma)将军在剑桥大学读大学或以后作为日本驻英使馆武官的英国人,得知2月份他抵达南京后情况有所好转,大概不会感到惊讶。他被东京作为特使派遣去,专门处理这些搅得日本政府深为不安的残暴行径。不幸的是,强行保持在华日军名誉的需要使得日本当局不完全承认田伯烈先生展示的记录。因此,必须说明,日军恢复正常行为的过程是缓慢而不尽如人意的。

宣传的危险

这本书描写的内容不应被看做是煽动对日本人民的仇恨或痛加挞伐。那只能显示出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宣传,及一国对另一国羞辱咒骂的危险。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民、日本军人被灌输了各种有关邪恶的中国人无法无天、野蛮残酷的故事。因此,这些在上海遇到出乎预料的勇敢抵抗的日军,遇上机会便发泄他们邪恶的情感,倒不令人感到惊异。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对中国人民,而且也对他们祖国的荣誉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日本理应对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示遗憾,因为这些暴行毫无疑问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强烈地坚定中国人民的抵抗。日本政客一再声称,他们并不是和中国人民争论,而是要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争论。如果他们试图让这一论点显得荒谬愚蠢,那么他们将不会选择比怂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犯下如此可怕的暴戾行径更为有效的办法了。此举不可估量地强化了中国全民族赶走侵略者的决心。

[《大不列颠与东方(The Great Britain and the East)》第51卷,

1938年7月21日第64页]

(陆束屏 译校)

43. 读者文摘记录日军暴行^①

随着日军无情地向中国人口最多的两座城市汉口和广州推进,日军去年12月在南京沦陷后在该城制造的恐怖景象首次被详细地揭露出来。

全美流行杂志《读者文摘》第10期上发表了美国人的来信。这些人在日本恐怖统治时期的最初一段日子里留在南京。这些目击者有关日军抢劫、强奸、集体屠杀和虐待中国平民的第一手记录材料为先前的一篇文章《洗劫南京》提供了证据。这篇文章是由《读者文摘》转载的《视野(Ken)》杂志的一篇文章。

据《读者文摘》编辑们介绍,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得到这些信件。信件的作者既有“习惯于血腥场面的外科医生,也有受过科学精确的语言表达训练”的传教士、教师,他们向教会董事会作汇报,还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编辑们还说,他们看过的那些材料,如果发表会占一整期的篇幅,所有材料都证实了这些来信的真实性。

最近一期的图片杂志《生活(Life)》上说道:“就已经发表出来的那些报告而言,日军在华暴行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被大大忽略了。”远东问题知名权威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在《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撰文指出:“这些暴行报告大部分肯定打了3/4的折。在这场战争中,暴行报告一直都被低估了。”

一本以反映日军在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暴行的书信及其他资料为内容的图书即将由现代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由田伯烈编写,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亚洲》杂志名誉编委。该书在英国出版时用的书名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侵华暴行》(伦敦维克多戈兰兹公司出版。现在即将在美国出版,读者可向现代图书公司订购,公司地址:纽约市44号大街东155号。)

① 原标题为《读者文摘为日军南京暴行提供佐证:一本记载侵略者对中国平民进行非人道战争完整文件证据的新书》。

以下信件转载自 1938 年 10 月发行的《读者文摘》。

第一组来信的作者是一位传教士外科医生

12 月 18 日

今天是以血腥与强奸为内容,以长篇书信形式写成的现代版但丁《地狱篇》的写作的第 6 天。大规模的屠杀,数千起强奸,暴行和兽欲似乎没有终点。

昨晚,金陵大学一名中国职员的家被破门而入,他家的 2 位女性亲属遭强奸。昨晚,日本鬼子 10 次翻墙进入有 8 000 名难民的(金陵)中学,他们偷走食物和衣服。强奸妇女,直到兽欲得到满足为止。他们用刺刀刺 1 个小男孩,将他杀害。今天上午我花了 1 个半小时为一名 8 岁男孩做缝合手术。这个小孩身上有 5 处刀伤,其中的一个伤口刺破了胃。我想他会活下来的。

我接诊一名弱智的女孩。当一名日本兵抢夺她仅有的被褥时,她非常不明智地用手去抓那个家伙,她的回报是军刀,她的脖子半边肌肉被砍了下来。

12 月 19 日

昨天燃起多起大火,有的火势凶猛。今天,太平路附近的几个街区燃起熊熊大火,距我们 200 码远的一处房屋也被烧毁。今天至少有 4 面美国国旗被撕毁。坡顶的一面美国国旗被扯下,一名妇女遭强奸后被刀刺。穷人所有的粮食被偷光,他们被恐惧折磨着,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

12 月 21 日

今天是今年日照最短的一天,但在地球上的这座地狱里依然让人们忍受着 24 小时的煎熬。昨天上午,一名 17 岁的姑娘带着她刚出生的婴儿来到鼓楼医院。她头天晚上 7 时 30 分被日本兵轮奸。(12 月 30 日,这名年轻的姑娘染上可怕的性病,她的新生婴儿暂时送给一位因下腹被刺刀刺中而流产的姑娘。)

12 月 23 日

今天下午收治了两名病人,他们的惨状即使用恶魔般的未开化的

野蛮人般的残忍来形容也难以表达。140名难民被带到小山上,他们先遭到扫射,然后被浇上汽油,并被点燃。来医院的那位病人是这些人中的惟一幸存者。他的头部被烧成一种骇人听闻的凝固状态,一双眼睛被烧掉。

圣诞夜

今天刚刚进院的一名男子说,他是一名担架手,也是被押往扬子江岸,被机关枪射杀的4000名男子中的一个。×××^①说,一条反坦克壕沟里填满了死尸和伤兵。由于尸体不够,无法把壕沟填平好让坦克通过,于是日本人不加区别地射杀附近居民。这名男子借了部相机再次返回,拍下照片以证实自己的说法。

晚安并祝圣诞快乐!

2月10日

我们每到一地,人们都围过来,跪在地上求我们救命。我们收治了大量16至30岁的女性患者,她们均在遭强奸后患上性病。我认为,日军全都被感染上了。

2月13日

6名日本兵闯入离这里西南方向数英里远的一个小镇,照例强奸妇女,抢夺财物。镇上的男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抵抗,杀死了3个日本兵。剩下3个士兵逃了出去,但很快又随几百人的队伍返回该镇。他们在该镇外面拉起一道警戒线。300名居民,每6人或8人为一组,全部被捆绑起来,扔进结冰的河水中。随后,日本士兵摧毁了这座小镇,没有留下一堵墙。

2月27日

日本人似乎宣布将要出售一些面粉(这些是他们得到的战利品中的一部分),约2000人聚在一起准备购买。日本鬼子只有100袋面粉,并很快就没有了踪影。他们让那些没买到的人赶快走开,并用刺刀来使这一命令得到执行。一名青年妇女向后退,结果下腹被刺中。她被送到医院后仅活了5分钟左右。第二人是昨天进医院的,屁股被

^① 为了保密,这里编辑故意省略了姓名。

刺刀刺伤，下腹被一名日本士兵踢得严重瘀肿。第三位今天送过来的时候，一节肠子被刺刀刺了2个洞。

3月6日

两天前，一名秣陵关人来到医院。镇上所有的牲畜被抢个精光，许多居民逃入山中。一位老人与他的部分家人留在镇上。日本兵每天都光顾他们家，向他们索要花姑娘和牲畜。2月初，因为这位老人实在无法向几个日本士兵提供花姑娘和牲畜，日本兵恼火了，他们将他捆住，吊在离地3英尺的两根柱子之间，然后在他的下面点了一堆火。火焰烧掉这位老人下腹和大腿的皮肤，胸部和手臂也被烧伤。有位日本士兵看他年龄大，可怜他，将火扑灭，但没有把他放下。这些日本士兵走后，老人的家人将他放下；他被捆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18天后，他设法来到医院求诊。

5月3日

我们感到最伤脑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是处理被强奸后怀孕的病人。

一位金陵大学教授致日本大使馆的信

请允许我非正式地就秩序和(难民的)安宁问题给你提一点建议——昨晚屡次闯进我校建筑的日本兵强奸了30多名妇女。他们以刺刀相威胁，索要钱款、手表和女人……

我们相信日军有能力保持体面举止。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给当地老百姓以及日军的声誉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它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该教授致一名美国友人的信函

1万多名手无寸铁的人被无情地杀害了。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每一座建筑，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使馆大楼都遭到日本兵的屡次掠夺。除国际委员会的粮店和一家日军商店外，南京再也没有别的商店。在经历了一段谁都可以来抢劫的日子后，大部分商店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开着卡车有系统地进行了洗劫。往往还有军官指挥着，抢完后再放一把大火将它们彻底焚毁。

基督教男青年会一名职员来信

下面我准备说的故事,相信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12月14日,日本兵蜂拥入城。这些中国首都的征服者们毫无约束地为所欲为。他们恣意纵火、掠夺和杀人。野蛮破坏和暴力继续着,没有任何限制。日本士兵抓捕一切可疑的人,手上的老茧成了某人当过兵的证据。木匠、苦力和其他劳工动辄被抓走。有一天趁机溜出城东大门的K先生告诉我,他所到之处,方圆20英里范围内,所有村庄全都被烧毁,没有看到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和一口活牲畜。

缺乏基督教理想主义背景的日本军队现在已变成一支残暴的、破坏性的力量。它不仅威胁着东方,而且将来某一天终究会威胁到西方。全世界应当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美国国家档案馆,Record Group 319, Entry 77(Regional File),

Location:390/32/31/03, Box2155]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校)

44. 电影描述对中国受害者的残忍

A. T. 斯提尔

汉口3月28日电 几乎在南京的新傀儡政府宣誓就职的同时,由美国传教士在日本人那个城市实行恐怖统治时期所拍摄的电影在这里进行了小范围的放映,观众是记者和官员。电影中所揭示的日本人残忍的可怕证据使得南京新政府的赞助者——日本人所夸夸其谈的亲善显得多么空洞和滑稽可笑。尽管电影只有一个远镜头显示日本士兵所从事的光荣的勾当,但有许多镜头描述了可怜平民沦为无纪律、残忍、性欲强烈的征服者的牺牲品。

在美国医院拍摄的照片显示浑身是刀伤的妇女和儿童;日本军刀

将一位妇女的头几乎砍下一半；一个男人的头和手被火烧得漆黑，他活着讲述了煤油是如何浇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是如何被点燃的。最惨不忍睹的一个镜头显示了一个家庭全家被屠杀，躺在他们被发现的地方，女性的尸体被损毁。

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它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

[美国国家档案馆, Record Group 319, Entry 77 (Regional File),
Location: 390/32/31/03, Box 2155]

(杨夏鸣 译校)

45. 美国向东京诉求在中国权利

要求允许美国人返回日军占领地区

5月18日，发自华盛顿(美联社)。今天，国务院方面称，目前美国正在要求日本允许那些因日军进攻而被迫撤离的在华美国人返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

驻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方说明不允许美国人回到他们曾经从事传道、教育或商务的地区的理由。

目前，数百名美国人因未能从日本当局得到必要的许可而集中在上海。

虽然日方宣称他们的理由是有受伤的危险，但美国人的看法是，美国传教士们关于日军大屠杀的目击证言激怒了日军当局。

这些美国人当中，有的是希望回到南京进行业务决算的实业家，有的人是听说住宅和财产受到损害，想回去清点一下，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不能提出准确的赔偿要求。

[《纽约邮报》1938年5月18日]

(夏建新 叶琳 译)

(三) 爱利生^①事件

1. “瓦湖”号启程前往“巴纳”号被炸现场

大使馆官员重返沦陷的中国首都

潜水员将探查沉没的炮艇

搭载着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及几名潜水员的美国军舰“瓦湖”号昨天上午驶往南京。“瓦湖”号是命运不佳的“巴纳”号的姊妹舰,将前往沦陷的中国首都,以及震惊世界的炸船事件现场。去南京开设大使馆的官员包括三等秘书约翰·M·爱利生、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和 A.

① 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 1905—1978)1905年4月7日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豪尔顿,1922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高级中学,旋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并于1927年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27—1929年,爱利生前往日本教授英文,同时学习日文。他于1930年进入美国外交界,成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职员。1931—1937年,爱利生分别在美国驻日本神户、东京的使领馆和驻中国大连、济南总领事馆工作。1938年初,爱利生出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主持大使馆的日常事务。1938年底,爱利生奉调至美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任领事。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爱利生与格鲁大使及其他美国外交人员被日本羁押达6个月之久。1942年,爱利生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至1945年。战后,爱利生在国务院工作,负责远东事务。在和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时,他担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的特别助理;曾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后爱利生分别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53—1957)、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7—1958)和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0)。1960年,爱利生离开外交界,到夏威夷大学担任教职。1978年10月28日,爱利生在檀香山病逝。爱利生生前著有长篇回忆录《来自草原的大使——爱利生奇境》。爱利生先生生平由陆束屏博士提供。

A. 麦克法丁先生。爱利生先生曾是驻大连的领事。

昨天清晨7时,“瓦湖”号驶离位于美舰“奥古斯塔”号边上的泊位,预计将于今晚抵达南京江面。这要视情况而定。长江水位在急剧下降。

此外,清扫水雷的行动仍在进行之中。据信,吴淞到南京之间的水域仍很危险。已和日本海军当局为“瓦湖”号的航行安全作了安排,该舰将和一艘日本驱逐舰,可能还有一艘扫雷艇会合以为其护航。

“瓦湖”号将在南京停泊,让美国使馆的官员上岸开设使馆,然后再驶往姊妹炮艇被炸的现场。“瓦湖”号将在那儿抛锚停泊,潜水员下潜探查“巴纳”号的情况。是否要打捞“巴纳”号,或甚至会不会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现在说来尚为时过早。

[《华北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29日第5版]

(陆束屏 译校)

2. 美国人的财产遭洗劫

F. 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电讯

中国汉口1月8日电 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约翰·M·爱利生在昨天发给此间的尼尔松·T·约翰逊大使的报告中指出,日军占领南京后美国人在城内的财产遭到严重的洗劫。爱利生先生于星期四抵达南京负责大使馆的事务。自从12月初二等秘书小乔治·艾奇逊和工作人员乘“巴纳”号撤离之后,大使馆一直没有美国官方的代表。

昨天的报告是爱利生先生匆匆忙忙进行了几小时的调查之后写出的一份初步的情况汇报。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他说,均安然无恙,美国人的房屋只遭受轻微的破坏,但是很多屋子里的东西被洗劫,没有人看管的房产更是如此。

美国大使馆的建筑、财产情况良好,仆役、雇员也都安全,只有三等

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的侍者在守卫位于使馆大院外面的简金斯先生住宅时为日军所杀。简金斯的房子被洗劫一空。爱利生先生报告说,总的情况是正在缓慢地恢复正常,但食品供应非常紧缺。爱利生先生、副领事爱斯比和职员麦克法丁先生星期四乘“瓦湖”号抵达南京。在此之前的几天,他们乘坐“瓦湖”号,停泊在和县“巴纳”号沉没的水域,进行初步的打捞行动。

爱利生报告说,大使馆撤离时存放在“巴纳”号上的一只装有珍贵大使馆文件的保险箱已打捞上来。“瓦湖”号将重返“巴纳”号沉没水域。“巴纳”号位于水下 36 英尺处。与此同时,仍在进行打捞的工作,如果可行的话,将把整个船打捞上来。

爱利生先生期望不久能提供一份有关南京情况的详细报告。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

(陆束屏 译校)

3. 再次向日本提出抗议

领事报告更多的美国财产遭抢劫

美联社华盛顿 1 月 11 日电 美利坚合众国就美国在华财产权益遭粗暴践踏向日本再次提出抗议。

国务院今天宣布,在南京的约翰·M·爱利生领事已照会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尽管美国在此之前已提出抗议,日军继续闯入美国人的房产,搬走物品,掳走美国机构内的雇员。

毫无缘由

爱利生的电报说,日本兵没有通知,也未说明原因,即采取上述行动。

曾任驻济南的领事,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后前往南京负责大使馆事

务的爱利生上周来电报告知,美国人财产遭抢劫的情况相当严重。

他说,三等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的中国籍侍者被杀。

大院外面

今天爱利生的报告提及的美国机构雇员据信是中国人。涉及的美国房产坐落在使馆大院的外面。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15日第3版]

(陆束屏 译校)

4. 日军在南京继续抢劫

美国领事正式提出抗议

美联社华盛顿1月22日讯 国务院今天从驻在沦陷的中国首都的美国领事约翰·M·爱利生处获悉,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已通过驻东京的约瑟夫·C·格鲁大使正式提出抗议,日军在南京仍继续抢劫美国人的财产。属于美国人的房产里的财产被抢劫。有一次,在美国人的建筑物内避难的10名妇女被强行掳掠而去。

来自东京的报告显示,一项全面的命令已下达到在上海和南京的军事当局,以禁止随意闯入美国人的产业。据说这是1月15日颁发的,但是爱利生先生今天报告1月15日中午到1月18日中午,美国人向他报告日军随意闯入的次数不下15次。

“他报告最近一次,也是最放肆的一次,”报告说,“发生在1月18日上午,日本兵驾驶两辆卡车闯入属于统一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走钢琴及其他财产。搬运钢琴时,他们破坏了一大段院墙。爱利生领事进一步指出,他已多次通报日本使馆这类事件,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每天仍在发生。”

爱利生先生还报告了两名日本使馆的官员和驻军司令部的参谋本

乡(Hongo)少佐^①拜访了他,并向他通报已收到日本外务省就此发来的电报。他们说来进行解释,并保证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防今后发生类似事件。

[《纽约时报》1938年1月23日第35版]

(陆束屏 译校)

5. 日本人辩称打外交官耳光 肇因美国外交官傲慢无礼

“视士兵为不法之徒” 美国抗议抢劫掳掠

美联社上海1月28日星期五电 日本今天发表的一项声明说,美国驻南京的高级外交官约翰·M·爱利生显示出被称之为“傲慢无礼的态度”后,一名日军哨兵打了他的耳光。

该事件于星期三发生在南京,同时,第二个姓名不详的美国人据说也被日本兵粗暴地对待。

由日本半官方的同盟新闻通讯社发布,并根据日军发言人对这一事件的描绘而作的这项声明称:

事件的产生是由于爱利生采取傲慢无礼的态度,他对待日本兵的态度如同警察对付不法之徒。

这也必须归咎于爱利生不顾本人的官方身份,对日军的做法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所致。

向领事馆抗议

同盟社报道说,日军当局已经道歉,并设法将该事件在当地解决。

^① 骑兵少佐本乡忠夫。

星期三被打之后,爱利生立即向日本总领事馆提出抗议。爱利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现年 33 岁,曾就读于内布拉斯加大学,籍贯为堪萨斯州的豪尔顿。

(同盟社在东京收到的通讯称,日军宣布爱利生被一下士打,“调查显示士兵愤怒的行为似乎归因于美国外交官批评苛求的态度”。)

对事件的报道不尽相同

日本人对打人事件的报道也相互矛盾。今天早些时候收到的报告说,爱利生“和日本宪兵一起去进行一项调查”,在他拒绝离开一所屋子时,受到粗暴的对待。

日军声称他们“数次要求爱利生离开”,但遭到他的拒绝。

昨天,同盟社援引了一份军方的报告:

“爱利生试图进入一座房子,被日军拒绝。哨兵告诉爱利生不要进去,爱利生不加以理睬。哨兵打了爱利生的耳光,阻止他进屋。”

报告说,那屋子属于中国人,爱利生无权去那儿。

新闻检查官要求密码本

日军今天更加全面地控制了从上海发出的通讯电报。军方发言人宣布除非各自的领事机构能证实是些“体面的内容”。商业或其他公司已译成密码的电讯将不会被受理。

军方还要求将私人的密码本交给新闻检查官以核查电讯稿。美国当局指出日本人对密码本的要求极易被驳回。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8 年 1 月 28 日第 1 版]

(陆束屏 译校)

6. 赫尔国务卿抗议哨兵侮辱外交官

美公布有关报告

美联社华盛顿特区1月28日讯 赫尔国务卿今晚指示在东京的格鲁大使就日本兵打美国驻南京的三等秘书约翰·M·爱利生耳光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与此同时,国务院公布了这一事件的报告,该报告与日本官方的报告有相当大的出入,赫尔国务卿就此机会赞扬了爱利生的工作。

赫尔的抗议是继最近向日本强烈抗议日军粗暴对待美国国旗,劫掠美国人财产之后提出的。

两名美国人被打耳光

国务院透露被打的人不只是爱利生一个人,另一位美国人也被日本兵打了耳光。他是查尔斯·里格斯,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的教授,他的衣领被撕坏。

根据国务院的报告,事件是由于爱利生调查日本兵强暴一名中国妇女而引起的。这名妇女被日军从金陵大学农具店掳走。

爱利生和里格斯一起到日军营房,据那位妇女说,她在这座营房被强奸3次。和他俩一同前往的有那位妇女、日本使馆的警察和几名穿便衣的宪兵。

为保护妇女而去

“这时,”爱利生的电报说,“里格斯先生和我商量他与我是否应该陪伴那个妇女进屋去指认强奸她的人。因为以往中国人指控日本人做坏事受到恐吓,里格斯先生不希望那个妇女单独进去。

“宪兵说我们最好别进屋子,但并没有肯定地说我们不能进去。

“一名宪兵强行带走妇女,并与她一起穿过敞开的院子大门,里格斯跟着他们,我跟在后面,刚进大门,我俩又停下来商量。

“正商量间,一个日本兵愤怒地冲过来,用英语大声嚷嚷:‘退出去,退出去。’与此同时,他把我们往后推向大门。我慢慢后退,还没来得及出大门,他就打了我两个耳光,然后转过身也同样打了里格斯先生。”

再次攻击

“和我们在一起的宪兵只稍微作了制止那个日本兵的动作,其中一个宪兵用日语说,‘这些是美国人’,或意思差不多的话。接着,我们便到大门外的街上。一听说我们是美国人,那个日本兵气得脸色发青,重复着‘美国人’这个词,并企图袭击离他最近的里格斯先生。”

“宪兵阻止了他,但他已把里格斯先生衬衫上的衣领和纽扣撕扯下来。此时,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出现了,对我们无礼地大声喊叫。里格斯先生和我本人都没有碰一碰日本兵,除了和跟我们在一起的宪兵说过话,我们没有和任何人讲一句话。”

此后,本乡少佐代表驻南京的日军司令部向爱利生道歉。

在给上司的电报中,爱利生对日本的官方报告称他侮辱日本军官一事表示震惊。

不会惩罚士兵

美联社上海1月28日电 一名日军发言人今天宣布殴打负责南京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的士兵不会受惩罚,因为他只是履行他的职责。

发言人说,日军当局非常严肃地看待他们认为的三等秘书,现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约翰·M·爱利生傲慢无礼的态度。

发言人声称,爱利生几乎每天抗议日军在占领下的南京城内的所作所为和这次攻击殴打事件无关。

可能被枪毙

陆军发言人说,在爱利生向日本总领事抗议之后,给他道歉仅仅是个礼节性的姿态。任何违背日军哨兵命令的人都可能会被枪毙。

爱利生发往华盛顿的有关日军攻击美国人和财产的报告导致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东京的大使1月17日提出抗议。

据说,两名日军高级官员正从东京飞往南京调查美国人的指控;日本驻华大使馆代办日高信六郎(Shinrokuro Hidaka)也去南京进行为期5天的调查。

日本人隐瞒抗议一事

美联社东京1月28日电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天说,美国1月17日抗议书中指控“日军公然罔顾美国的权益”之词将不会在日本公诸于众。

日本报纸只简略刊登了美国使馆三等秘书约翰·M·爱利生在南京被日军哨兵打耳光的事件。

妻子回到美国

美联社纽约州斯考第亚1月28日讯 查尔斯·里格斯夫人,据报道称,昨天在南京被日军哨兵打耳光的其中一位的妻子,今天说,她最近一次收到丈夫来信是1月25日,她收到一张圣诞卡。她说其丈夫191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是由公理会教会董事会派去的。

在华北天津附近度过夏季之后,里格斯夫人将5个孩子中的4个带回美国。一位年已20岁的儿子已在美国就读伊利诺伊大学。里格斯夫人盼望丈夫6月回美国度为期一年的休假。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8年1月29日第1、2版]

(陆束屏 译校)

二、日本媒体的报道^①

(一) 《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

1. 今日挥旗大游行——八十万人高歌庆胜利

上海战线中的 203 高地——大场镇终于沦陷了,这是置战斗在江南战场上支那军队于死地的阵地。无论是浑身泥土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官兵,还是屏息关注战况进展的后方国民,这漂亮的胜仗,顿时让他们眼前一亮,看到了光明的前途。看吧,天下无敌的信念愈发坚定了。皇军的精锐部队必定会进一步巩固这一战果,牢牢占据该据点,一鼓作气地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现在,全国人民心中充满了骄傲,不约而同地高唱颂歌。这歌声响彻高山原野,响彻街头巷尾,并飞越东支那海的汹涌波涛,回荡在异国战线。东京 600 万群情激昂的市民,为了表达喜悦心情,从 27 日下午 1 时开始,全市的小学、女子中学、女子青年学校的所有学生,80 万人挥舞旗帜举行了大游行。小学生在各自区内,女学生在上野公园、靖国神社、滨町公园、神宫外苑、芝公园 5 处集合,并分别从各自集合点游行到宫城前广场。继他们之后,28 日下午 6 时起,男子中学、青年团、防护团、青年学校、各街道代表等 12 000 人将举行灯笼游行,把东京

^① 此部分均为汪平所译,标题系据原文,未作改动。

的夜空点缀得五彩缤纷。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27日]

2. 喜庆佳日,万岁! 万万岁!

渡过昆山血河,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迅猛攻击后,终于攻陷了大场镇。曾被引以为豪的攻不破之神话已成明日黄花。27日黎明,无敌的皇军一下子掐住连接南京、上海这大动脉的京沪铁路的要塞北停车场。皇军充分发挥了威武,出奇制胜。伴随号外铃声的响起,后方国民热血沸腾起来。在首都东京,所有小学、男女中学、青年学校学生约80万人进行了总动员,于下午1时高举“国民精神总动员,祝贺胜利大游行”的旗子。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在各区内,六年级学生和男女中学学生在市内的神宫外苑、靖国神社及上野、芝、滨町三公园5处集合,一起向宫城前游行。整个东京淹没在太阳旗的海洋里,到处高奏凯歌。

震撼东京的欢庆声浪——响彻上海吧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上午11时,每个可爱的小学生早早地去区里游行。送父亲、丈夫、兄弟去征战的人们更是格外激动。攻破重大据点的大捷气氛在东京卷起旋风。

家家户户高悬祝捷旗,太阳旗飘扬在各条街道上。另外,市内5处集合场所正在进行市教育局总动员。下午12时30分,各场地都突然涌现中途加入的人群,出现了场内爆满之盛况。下午1时,各校旗打头阵,一起向宫城游行。约8万第二国民的强有力队伍,浩浩荡荡,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

人们高声齐唱雄伟的军歌,欢呼万岁,呈现出令人无比激动的场面。特别是聚集在明治神宫外苑的约7千人中途游行到步兵第一和第三队前时,高呼万岁。下午2时多汇集在宫城前的各队伍,放声三呼万岁,震

动了常磐社,然后解散。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28日晚报]

3. 圣上颇为满意捷报 ——以行动回应灯笼游行队伍

参加庆祝的市民们愈发激动

“攻陷大场镇、江湾镇!”“占领北停车场!”“商务印书馆大厦飘扬着太阳旗!”27日,来自上海的捷报不断地越过东海传到日本,帝国首都东京转眼间变成了欢腾的海洋。民众们敬仰皇威,满腔感激之情将首都变成旗帜和灯笼的海洋。天皇陛下今天一早就驾临会客厅,倾听侍卫武官的战况汇报。陛下关心皇军将士们的劳苦,并为东亚时局安定指日可待而欢欣。后方国民的欢呼声震撼着皇宫。在此气氛中,天皇陛下也情绪高昂,比平时延长了工作时间,御览军务文件一直到很晚,以此回应当晚进行灯笼庆祝游行的臣民们。宫内的官员们聚集在宫城前广场,对用灯笼庆祝的民众表示感谢。下午6时30分左右,在东车寄和二重桥铁桥之间,也晃动着三三两两的灯笼。看到这些,前来参拜的市民情绪更加高涨,发出了“天皇万岁”、“皇军万岁”的呼声,似乎欲将这欢呼声响彻上海、南京。

看啊,群情振奋的父母之国

上海战役全线胜利的捷报传来,帝国首都27日举行了大规模持旗游行后,当晚接着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灯笼游行。游行队伍一路高呼万岁,喜庆之情洋溢全市。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向皇城、靖国神社、三宅坂、海军军部。大街小巷顷刻变成了灯的海洋。不久,灯海上空又响起怒涛般的军歌声,回荡在陆军军部上空。

以12000名日本大学生为先导,公司、粮食交易所的8000名职员与中学生、国防妇女会等各个学校和团体50000人高举万盏明灯、大旗

走向街头,表达对军队的无比感激之情。陆军新闻部的松井中佐迅速出迎并向民众致谢。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28日]

4. 透过感动之泪眼 观看灯海之盛况

整个首都东京于28日下午6时开始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胜利的灯笼游行。提出倡议的市当局动员的市内各团体12 000人陆续出动。游行队伍右边还有数倍于游行人员的群众。主办方的市教育局也为之震惊,称此次游行是日俄战争以来头一次见到的狂热场面。【照片:从陆军省露台听高呼万岁声的陆相(中央)。】

陆相答谢万岁之呼声

聚集在神宫外苑、靖国神社和芝、滨町、上野3公园内的在乡军人会、青年团、防卫团、各街道代表、中学、青年学校学生等广大群众,在队伍前面高举“皇军万岁”、“庆祝战捷”的灯笼,从5个方向朝宫城前外苑挺进,游行队伍变成了灯的海洋。

沿途军歌嘹亮,欢声震天,灯光璀璨。游行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背着婴儿的年轻母亲,还有送父亲和丈夫去战场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放声高唱“伴随欢送歌声奔赴前线……”人们情绪高昂,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游行队伍抵达宫城前外苑时,那儿简直就成了灯的海洋,震天动地的万岁呼声回荡在皇宫内外。二重桥上茂密的树林上挂着的3个灯笼,在市民狂欢声中摇曳。忠诚于圣明天皇的群众越发激动起来。队伍通过宫城前外苑之后,环绕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一周。杉山陆相等来到大门露台,不断进行还礼。为迎接队伍,海军省也在正门升起军舰旗帜。旗帜下面,原田、森两大佐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容光焕发地进行还礼。据说升军舰旗迎接群众还是第一次。仰望熠熠生辉的军舰旗的队伍,表现出

的狂热也是前所未有的。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29日]

5. 盛况空前——六万人的灯笼大游行!

27日以来,一直连续报道皇军捷报。东京沉浸在喜庆中,每晚都举行让市内淹没在灯火海洋里的灯笼游行。26日晚,东京实业工会联合会的6万人进行了长达2里的大游行。他们由上野不忍池畔出发,蜿蜒向宫城前广场挺进,然后,在三宅坂转一圈后,到达海军省。装饰成飞机、坦克、钢盔等的数万盏灯也非常有意思。百人手风琴合奏使6万人的合唱大放异彩。这个晚上鱼河岸的兄弟连千余人,也来日本桥灯会会合,全市7万人的灯笼游行盛况空前。【照片:二重桥前广场的灯笼势如海潮。】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31日]

6. 帝都笑迎攻陷

“距南京还有1里(1日里约3.9公里)”,6日晚,总社号外的铃声气势磅礴地响彻在寒冷的街头。市内已经完全沉浸在攻陷南京的欢庆中。对于皇军如此神速地传来捷报,百货商店乱了阵脚。当晚,立即为准备迎接攻陷南京忙开了。下面几则是捷报传遍街头巷尾的喜庆场面……【照片:银座风景。】

快吧!即将冲刺了——人们欢呼雀跃的前奏

街头早已“万岁”声如潮

舞蹈剧场的新话剧刚开幕。此时,看到新闻总社号外的演员站到舞

台上不失时机地高声说道：“距离南京城只有1日里了……”一直被机龙之助魅力所倾倒的观众哗地一下子全场起立，高呼万岁。

品川区大街小巷的路边乐器店的橱窗上都贴着总社的号外，并用高音喇叭播放“胜利了，胜利了”的祝捷唱片，聚集在商店门口的群众忘记了寒冷，开始了大合唱。

此时出现了几个鼓乐手，他们迅速取出卖艺用的大鼓开始击打。一直跳个不停的鼓乐手大概跳得太累了，一下不见了踪影，结果一看原来去摊子上喝酒了。尽管只付了一杯的钱，摊子上的大爷却说道：“要攻陷南京了，多喝一杯两杯算不了什么。”

急性子的银座松屋，好像南京已沦陷似的，叫来许多当晚正在营业的匠人，把早就准备好的“祝大捷”的大灯笼挂在沿街大路上，让路人看得禁不住叫起来。

相反，日本桥的高岛屋，由于“沦陷得太快了”而慌了手脚，发着牢骚闹腾了一夜。

溯野川尾久小学里的青年学校，当时学生们正在演习，看到总社的号外即停止演习。在万岁的欢呼中，教官说：“明天要进行灯笼游行，今天到此为止。”学生们又一起欢呼万岁。

夜市上卖花生的男子，灵机一动高声叫卖道：“南京输了！南京输了！”人们抱着“彻底吃掉它”的心情蜂拥抢购。他的生意异常兴隆，这也成为当晚一大风景。

（译注：日语中花生米称“南京豆”。“南京输了”的日语发音与“南京豆”相近。）

百万大军祝贺南京沦陷之日

“敌军老巢南京沦陷已经近在眼前”，极大地感动了东京600万市民。东京府当局和市当局协商庆祝大捷事宜，最终决定庆祝南京沦陷。首先进行全市市民的旗帜游行，接着举行战胜奉告祈祷祭，晚上举行灯笼游行。由于是100万群众的庆祝游行，届时东京将变成大旗和灯笼的海洋。

东京市虽然要根据沦陷时间，但已预定大约在沦陷的次日下午1时

开始,动员 80 万小学生和女学生在各自区内进行旗帜游行。其中六年级学生和女学生 5 万人游行到宫城前,呼万岁一声。晚上 6 时,男子中学、青年团、青年学校、防卫团、在乡军人会等各团体约 2 万人在滨町、上野、芝 3 公园和神宫外苑、靖国神社集合,灯笼游行到宫城前,然后在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前欢呼万岁两声,之后解散。另外小桥市长、松永市议会议长代表市民参拜明治神宫,祈祷武运长久,并参拜了神社,之后看望了在京陆军医院的受伤勇士,进行了胜利慰问。东京府也大约在沦陷的次日上午,女子中学学生举行旗帜游行,男子中学学生进行武装游行,展示第二国民的飒爽英姿。

[《东京朝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7 日]

7. 瞧! 南京即将沦陷——祝捷旗飘扬在银座上空

在清正舞台问候 “万岁”涌上嗓子眼

席卷东京的南京沦陷前奏曲——预想今早首都就要沦陷,谱写历史新一页的时刻即将来临。7 日一早,东京的祝捷气氛首先从银座街头爆发。“庆祝南京沦陷”的标语,沦陷前就挂上了某咖啡店。百货商店也将“年底大减价”的鲜艳标语换成“祝捷大减价”。楼顶上、商店门头都高高竖起熠熠生辉的日军旗,给了街头行人无限的欢喜和感动。欢天喜地的小学生和国防妇女的队列络绎不绝地涌向宫城前、靖国神社、明治神宫。旗帜店、灯笼店也准备好了大量的旗帜和灯笼。万事 OK! 靖国神社立即向陆军省申请“南京沦陷奉告祭”的举办方式。充满胜利气氛的浅草六区公演区的各常设馆也决定了“现在南京沦陷了”的广播步骤。“祝南京沦陷”的招牌也做好了。戏剧团的祝捷方阵也已成立。沦陷电报一到,由明治座的吉右卫门扮演的蔚山城加藤清正便带头喊万岁,各剧场也分别三呼万岁。世田谷的国土专业学校在校园里升起 120 面大太阳旗。人们在办公室、校园、街头等待着,将在那“历史瞬间”高呼万岁。南

京沦陷越来越逼近了,东京的气氛也越发狂热起来。

明天庆祝游行

40万杆旗、1万5千盏灯笼分发到各中小学

在占领南京的快报到来之前,东京市教育局计划举行100万市民的祝贺游行。7日上午11时召开35个区主任协议会。7日晚之前,将40万枚小旗和1万5千盏灯笼分发到各区。快报一到,于8日下午1时开始进行祈盼已久的庆祝游行。

另外,东京府男女中学的大游行队列中,预计女子中学学生有12万人参加。9日上午9时在芝、日比谷、上野公园、半城门旁、靖国神社、小石川府立运动场、神宫外苑等7处集合,并向着宫城开始游行。接着,男子中学学生9万人,于下午1时进行威严的武装游行。【照片:东京市订购的灯笼。】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8日晚报]

8. “南京沦陷”的大横幅下沸腾的帝都之夜

抑制不住的胜利的喜悦终于在7日晚的帝国首都东京全面爆发了。银座、神田、上野、新宿等,人流密集处自不用说,全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扬着“南京沦陷”的大小旗帜。色彩鲜艳的红白灯笼在霓虹的夜空中灿烂夺目,到处是欢声笑语,步履轻快、穿梭在街头的市民们满面红光。可就在今夜,废墟和黑暗中的敌国首都南京与早早奏起凯歌的帝国首都,有着让人激动不已的鲜明对比。面对南京沦陷,今夜,让人觉得更加深沉。【照片上:神田。左下:银座。右下:祝贺胜利的彩饰。】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8日]

9. 各地充满喜悦

横滨【横滨电话】 捷报传来的10日傍晚,恰巧横滨市有600名职员组成的庆祝胜利的游行队列。于是,以伊势佐木镇为中心,全市一下子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气氛。市民们向战事最激烈时负责指挥的松井最高指挥官、长谷川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等人,发出贺电,表示崇高敬意。医院里也充满着一片欢声笑语。川崎、平冢、小田原、镰仓等地,相继决定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川崎工厂的工人们将在今明两天举行举旗和灯笼大游行。

埼玉【浦和电话】 南京沦陷的快报传来,正在开会的县议会议员们一致决议向南京最高指挥部致以深切的谢意。以浦和、川口等4市以及县内各村、镇都打算在今天即11号的白天和晚间举行声势浩大的持旗、灯笼大游行。

千叶【千叶电话】 千叶市在今天即11号下午1时30分,由15000名小学生组成的持旗队伍,晚上由市民们组成的灯笼队伍,将热烈地庆祝胜战。另外,船桥、市川(?)市、佐仓、木更津、北条等各市也纷纷响应,准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甲府【甲府电话】 甲府盆地再次爆发了南京即将沦陷时的那种兴奋热潮。商业街充溢着市民们对胜战的喜悦之情,县府已准备进行官民同庆。县议会决定今天即11日发出贺电。

水户10日夜,以水户、十浦为中心,欢庆的气氛不断高涨。军队虽竭力控制着,但水户市等地的民众对南京沦陷的喜讯欣喜若狂。现在,即11日,以水户市为首,县内所有村、镇都化作了欢乐的海洋。

静岡【静岡电话】 夜深时,传来了捷报。县府以及各市、镇立即制定了庆祝胜战的持旗、灯笼游行计划,拟在11日时,让喜庆氛围笼罩所有的大街小巷。因为有人整整一天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战事,得知胜利消息后,迅速传播出去,所以民众很快欣闻捷报,喜不自禁。

群馬【群馬电话】 全县上下掀起祝捷的浪潮。军部高崎、桐生等3市自不用说,县内所有村、镇都举行了盛大的持旗、灯笼游行和参拜神社

的活动,尤其是该县有数名子弟兵参加了南京战事,群众的欢呼声便愈加高昂。

栃木【宇都宫电话】 以宇都宫、栃木、足立3市为首,自7日以来,连日在主要街道举行庆祝南京沦陷的持旗、灯笼游行活动。10日夜,“南京沦陷”的号外传来,全县沸腾,预计在11日还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仙台【仙台电话】 今天即11日上午10时,仙台市内的女子队列参拜了招魂社。下午1时,由县、市主办的攻陷南京纪念会正式开始。晚上6时,全市举行灯笼大游行,届时全市即是灯的海洋。其他市、镇、村举行的庆祝活动也准备就绪。人们还将向出征将士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和感激之情。另外,还要在各神社举行参拜活动。

长野【长野电话】 长野、松本、上田等市以及全市所有村、镇都笼罩在胜利的狂欢气氛中。今天一早,市民们将聚集在长野市城山县社举行集会。各神社也将纷纷举行祭拜活动,各学校还要举行示威游行,并向最高指挥官致意。

新潟【新潟电话】 正在开会的县议员们立即通过决议,以田下县长的名义向最高指挥官及其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捷报传来,高田等医院的伤员们忘记了伤痛,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福岛【福岛电话】 正在开会的县议员们听到喜讯,决定将在今天11号召开庆祝大会,并以全县民众的名义向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表示祝贺。

山形【山形电话】 11日,县内各市、镇、村将举行持旗、灯笼的游行活动,以示庆贺。

△山形市将在早上8时举行全市市民的持旗游行。

△下午4时,在第一小学举行庆祝大会。

△晚上6时,是县、市共同举办的灯笼大游行。

△鹤冈市下午6时举行灯笼游行,翌日下午1时将举行持旗游行。

秋田【秋田电话】 秋田市及各镇、村纷纷燃放烟花,点起烽火,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捷报传开。号外将这值得纪念的喜悦散播到大街小巷,全体官兵在秋田的博多中校集合,大家齐声高呼万岁。

岩手【盛冈电话】 在岩手县和盛冈市,一大早所有民众都举起酒

杯,用冷酒庆贺胜利。县、市内各大神社、招魂社都将纷纷举行祭拜活动。盛冈市内的中小學生白天将排成7列,举行盛大的持旗游行。晚上,全体市民将举行场面空前的灯笼游行。

青森【青森电话】 捷报传来,青森县决定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举行灯笼、持旗游行。弘前市除了灯笼、持旗活动,还举办了军民同台的庆祝会。八户市也举行了灯笼游行,灯火映照着旗帜,将民众卷入狂热的气氛中。陆奥地区,每家每户都悬挂着国旗。

札幌【札幌电话】 市政府和市学校将共同举办由2000名职员和市男子中学学生参加的灯笼大游行,女子中学将举行盛大的持旗游行。

大阪【大阪电话】 南京沦陷的总社号外将全市卷入了欢呼和感激的狂热浪潮中。所有的公共场所、商店,“庆祝南京沦陷”的呼声响彻云霄。250万市民的万岁呼声回荡在大街小巷。一幅“南京刚刚沦陷”的横幅(长77尺,宽9尺)悬挂在山崖之上。在大丸、十合,人们点燃万盏灯火以示庆祝。在大阪歌舞伎院,人们纷纷传阅本社号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京都【京都电话】 传播本社号外的有关南京沦陷的铃声,激起了民众一遍遍“万岁”、“万岁”的呼声。“庆祝南京沦陷”的大字挂在繁华街道和剧院里,庆祝南京沦陷的贺词令人激动不已。全市上下到处是“万岁”、“万岁”的呼声。

神户【神户电话】 南京沦陷的号外,这是支那事变以来,第一次从支那来了定单,所谓第一次定单,就是大(?)市政府订购的12000面旗帜。接受这宗大定单的该市生产旗帜的工厂,由于人手不够,只好求助大阪和名古屋的同行,终于完成了任务。旗帜图案是:蓝色衬底,中间有像太阳旗似的由绿圆和红圆相挽的图形。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1日晨刊]

10. 蜂拥而出的灯笼队伍——昨晚，帝都在雨中欢腾^①

庆祝攻陷南京的灯笼大游行——南京各城门尽入我军之手的10日夜，赤坂某舞厅晚上9时10分左右，当通过我总社号外得知捷报后，正在跳舞的300名客人和舞女们即刻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从11时开始，舞女们和庆祝南京沦陷的爱国妇女会赤坂分会的会员们，个个手持旗帜或灯笼，冒雨驱车拜访海军军部，表达祝贺的喜悦之情。副官横山中佐、报道部山口少佐到门厅迎接并答谢。她们接着又去拜访陆军军部，表达难以抑制的欢喜之意，她们在宫城前高呼万岁，深夜的帝国首都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太棒了·了不起

——原部队一夜无眠

10日夜，皇军从各个城门冲进南京城的捷报传来之后，人们在传播号外捷报的铃声中沸腾起来。“终于胜利了！了不起！”战友们奔走相告这一喜讯。8时30分熄灯后，他们仍久久无法入睡，但在这抑制不住的喜悦中，想起众多为国捐躯的战友们，又忍不住感慨万千地喊高呼万岁。

等待“发布沦陷”——庆贺大游行 昼夜是喜庆的旋涡

东京市民们早就心系南京战况，气氛一时很紧张。陆军军部发布南京已沦陷的消息后，热烈庆祝的队伍将帝国首都顿时化作了欢乐的海洋。11日上午，消息发布的当天下午和次日，市民们纷纷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持旗、灯笼游行。他们动员了市内各小学、市立女子学校的学生约80万人。从下午1时开始，他们高呼万岁的口号，首先环游各区一周，然后直奔皇城。下午6时左右，全市男子中学、青年学校和青年团、防护团、退伍军人会、国防妇女会、爱国妇女会等社会各界团体5万人汇集在明治神宫的外侧、广场等5个地方，举行了以皇宫为游行终点的灯

^① 日期未详，应为12月11日。

笼大游行。另外,东京府也在白天、夜里分别举行了府立女子中学的持旗游行和男子中学的灯笼游行,热烈庆祝南京沦陷。

不能松懈——东京府敦促市民自戒

如晚报上所报道的那样,陆军军部告诫道“不能陶醉于胜利”,强调国民要自戒自律,提高警惕。东京府国民精神总动员部根据这个宗旨,于10日下午2时,以佐佐木部长的名义向府内各市、区、村、镇传达了这个精神。

陆军部发出通报,敦促市民进行自我反省。通报说,攻陷南京是一大战事,各地可以举行攻陷南京的庆祝活动。但庆祝活动很可能办成令人觉得支那战争已接近尾声的活动。由于目前还不能把握战争前景,因此,国民要更加严于律己,丝毫不得懈怠,要重新认识事变,提高警惕。(以下原文不清)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

11. 城门攻破了 人人欢欣鼓舞^①

期待已久的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头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向上海派兵5个月后,皇军的神速部队终于在10日下午发动了对敌首都南京城的总攻击。士兵们以血肉之躯,向前冲锋,宛如洪水、如雪崩,势不可当。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南京城。沾满鲜血的太阳旗,在惊天动地的“万岁”、“万岁”声中,高高地飘扬在南京上空,如怒涛般在城内奋勇作战的皇军将士们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历史性的日子里,电波传来捷报。举国上下顿时欢欣若狂。在陆、海军军部爆出凯歌,使在座的将军们激动不已。东京全市各处,欢庆之歌与皇军“万岁”、“万岁”的呼声汇成一体,响彻夜空。举国上下团结

^① 日期未详,应为12月11日。

一心,终于迎来了南京沦陷的一天。

人们争购号外 彼此握手相告“占领了”

——剧中也戏剧性地高呼万岁

南京沦陷的10日夜里,全市上下喜气洋洋。电子显示板上的号外捷报让焦急等待的人们激动不已。银座街头,万众欢腾,手拿号外的人们兴奋地说:“终于沦陷了。”

号外 在某咖啡店,手拿号外的人们在一张大大的详细标有上海、南京的地图前,齐声欢呼万岁。一位银座人一下子指出地图所标的地点说:“就是这个城门。还有这个城门。”人们挤作一团,争相买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电车此时也因激动而停下。“我的兄弟正在前线,此时不知在干什么。”有的学生激动地相互紧紧握手。

东京郊外,欢送年轻士兵的人们,手持号外,高呼两声万岁。士兵们也两颊通红。在浅草大街上和浅草(?)工会前,背上挂着“皇军万岁,南京沦陷”条幅在买号外的小义君说:“怎么样?要说些什么吧?这样的消息,让人无法平静。”他的同事们也愉快地点头称是,人人喜气洋洋。

明治剧院的舞台上,最后一幕结束后,扮演清正的演员中村谷右卫门三呼万岁,以井正正夫为首的47名演员也高喊万岁,以此表达无比的喜悦。

敬虔 前往靖国神社磕头行礼,表示虔诚之意的人们络绎不绝。晚上8时40分,赴京参拜的人们不断涌来。农林部的小泽一夫等人献上了自己诚挚的祝愿,参拜明治神宫的老绅士们也表达了自己虔诚的心意。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

12. 太阳旗万岁之声如怒涛、如狂澜！^①

度过太阳旗在南京城头高高飘扬的令人激动的一夜后，翌日即 11 号，帝都迎来了喜气扬扬、阳光灿烂的初冬早晨。无数的人蜂拥去参拜圣地明治神宫，或者去靖国神社向护国英灵们奉上感激之情。人们感谢神灵保佑，打了这场大胜仗。战斗捷报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更多的人祈祷皇军武运长久。人们虔诚祈祷的身影随处可见。

阳光下，人们欢庆鼓舞

帝都面貌如红潮

在宫城前通宵默默祈祷

通宵都在霜冻的宫城关内默默祈祷的一个 30 岁左右的绅士及各阶层的男女老少迎来了早晨。他们一扫昨夜的疲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8 时 30 分左右，在明媚的阳光下，东京蚕丝学校约 600 名学生以及 900 名左右东京外语生排成长蛇队伍，生气勃勃地高喊万岁。另外还有很多怀着无限感激之情的可爱的小学生和女学生。宫城前的广场已经成为一片旗帜的海洋。11 时，学习院的大约 600 名学生在野村院长的带领下进行参拜。在一起上学的宫治王殿下与同学一起进行了参拜，皇宫内到处都是挥舞着的旗帜和不绝于耳的万岁之声。

靖国神社上空的太阳旗

从清晨 5 时 30 分开始，参拜明治神宫的人们络绎不绝。与出征的士兵一起进行参拜的年迈老母，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人人都因激动而红光满面。

上午 8 时，储蓄局外汇兑换课的 20 多名女事务员进行了参拜，她们说：“没有比今天更令人高兴的日子了。”杉如第二小学百名六年级学生

^① 日期未详，应为 12 月 12 日。

在伊藤训导的带领下,在神像前奉上他们充满纯真童心的喜悦。陆军(兽医)学校校长渡边(兽医)中将也满怀喜悦地进行了参拜。在明治神宫,庆祝胜利攻陷南京的灯笼游行队伍也采取了特别行动,将游行路线扩展到了参拜道路尽头的有厕所的第三马居处。

一大早,络绎不绝的人群就涌向靖国神社,参拜那些为攻陷南京作出卓越贡献的英灵们。其中有手持太阳旗的女学生,有牵着母亲手来参拜的少年。教育总监部的加饭少将也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清晨,与3名军官一起虔诚地参拜和祈祷。在京部队也陆续进行了参拜。这天11时,靖国神社飘扬着十几张榻榻米大的太阳旗,与英灵一起共享攻克南京的喜悦。

(原文不清)部队长大佐说,“回忆南京空袭”将在下午7时30分播放。

祝贺成功攻下南京的歌

松岛庆三 作

一、攻克不下的堡垒,敌人盘踞的南京城。

皇军勇往直前,已落入我掌心。

二、看那高高的抗日首府,奢华的建筑。

皇军闪电般地攻入空城,金陵已属于我。

三、啊,皇军的勇士们静静地长眠在城墙脚下,(原文不清)

威武不屈的太阳旗。

四、几度来到亡灵前,三民理想今何在?

历史将永载你们的功绩,天高云淡的紫金山。

五、辗转奋战已过数月,江南原野已枯黄。

是否听见战友的呼唤,齐声高呼胜利吧。

六、啊,南京沦陷了,抗日之都崩溃了。

正义光芒所射之处,四百余州何足挂齿。

南京沦陷荞麦面

在日本桥、京桥、银座大街等地的繁华街商店出售的岁暮礼品上,也

印上了祝贺字样。

日本国旗太阳旗、灯笼游行队伍的万国旗,还有万里碧空,使街道充满了庆功的欢乐气氛。在银座二丁目的大街上,由商工会主办的联合会的灯笼游行队伍中,一只大气球上画着一张蒋介石哭丧着脸,与大家一起紧张地等待着夜晚到来的画。山手的繁华街和牛込神乐坂大道把攻克南京的喜悦融进了街头的装饰中。一间(烤荞麦)店把天妇罗油炸食品做成了炸弹形状。为表示祝贺,特别推出太阳旗鱼糕,还特制了“南京沦陷荞面条”。还有出售表现主人公威严的头巾。11日夜晩,这一带的商店、国防妇女会等共1500余人,于傍晚6时在神乐坂上的毘沙门前集合举行灯笼游行,队伍一直去九段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11日清晨,相扑协会所有的在东京的力士们结束早训练后,马上梳头剃须净身。在国技馆旁边的回向院,向皇军将士表达感激之情并祈祷武运长久。

位于浅草六区欢乐街中的热闹大街的中央,竖起了一个“祝贺攻陷南京”的塔楼。观众们附和着场内播音员,一遍遍地重复着“万岁”、“万岁”的口号,喜悦的心饱含着对皇军的感谢和忠诚。

神社院内的商店街也挂上了写着大号文字的红灯笼,观音门院内的店铺都插着小太阳旗。出售特价香蕉的店主说:“南京攻陷后会怎样?这个香蕉会落入谁的手中?”

人们将靠近两国桥西侧的日本桥区前面的大河比作长江。11日一大早,那儿就出现了一座高20尺的巨大南京城。城门上的太阳旗与皇军万岁的大鲤鱼旗一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吸引无数行人驻足观望。喜悦、感激与明亮的颜色。这是日本桥区和两国的乡军事四部第六班用球纸精心制作的,他们要表现的主题是“南京沦陷了”。(以下文字不清楚)

齐声祝贺的计划 东京府市一致决定

今天,基于市民的感激之情,东京府市在市政府大厦正门前悬挂起“祝贺南京沦陷”的标语。还有“虽战胜了不得骄傲”、“要更加坚守胜利成果”等内容的标语。

东京市决定在上午10时召开临时会议长,决定了庆祝活动计划,并

向 35 个区的各中小学校发出了通告。到 12 日早上 6 时为止,只要有公事电报,当天下午 2 时即召开市议会,决定举行庆祝活动,并致电松井指挥官、长谷川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当天 11 时,小桥市长、松永市议会议长在 11 时 20 分通过广播发表了题为“向伤病勇士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关怀”的演说。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也代表市民向牺牲的英灵表达感激之情。11 时 50 分开始,市长和议长代表市民在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参拜。预定 1 时起,大道上由动员起来的学童、女学生组成的国旗队伍进行游行。晚上 6 时起,是由全市男子中学、青年学校、青年团、防护队、在乡军人会、国防妇女会等团体共 5 万人组成的群众庆祝队伍,从神宫外苑及其他 5 处,一直向着宫城前游行。

另外,东京府计划从上午 9 时起,女子中学学生的手旗队伍开始游行;下午 1 时起,男子中学的武装队伍等进行游行。届时帝都上下将呈现一片“庆祝色彩”。

人们为巨大胜利而欣喜若狂

银行捐款

皇军的赫赫功勋,通过南京城头高高飘扬的太阳旗,极大地感动了全国人民。11 日的银行捐款台被装饰得格外美丽。

今晨,芝区西久保巴町 94 号的藤井下先生,第一个将 20 元捐给了军用机代金,并说道:“无法表达内心的喜悦,太佩服将士们了。”涩谷区北谷町 7 号的福原氏方的东京物理学校二年级学生玄间六郎君捐 1 元,他说:“虽然钱很少,请收下我这点希望皇军快赢的心意。”荏原区小山小学六年级学生小川传左卫门君捐 5 元,他说:“因没能去参拜神宫旅行,我献出积蓄的旅费。”淀桥区柏木五 1140 号的石川氏方的寺尾□之介捐 2 元,他说:“这是我准备过年的钱和平时节约的钱,聊表心意。”

[《东京朝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13. 庆祝胜利的光芒照耀着首都

帝都市民因空军占领南京而激起的感激和欣喜随着夜深而愈加高涨。11日晚,整个城市呈现出欢欣鼓舞的景象。

首先,一入夜,耸立在永田町的一角的□□□的灯饰一下子全亮了。“东洋和平的荣誉”几个大字很显眼。这是由于迫不及待地要宣布南京沦陷而做的一个“试验”。银座、新宿、浅草等各个地方都竖起了印有“庆祝南京沦陷”、“庆祝大胜仗”、“皇军万岁”等大字的大旗。旗下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步履轻快,完全是一派过新年的景象。

学校、工场也很久没有组织灯笼游行了。从宫城前出发,经过陆海军省和靖国神社,游行队伍齐声高呼万岁。整个帝都洋溢着无比感激和欣喜的气氛,歌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为了祭奠靖国神社里的英灵,即使夜已深,向英灵们表达衷心感谢的虔诚的市民们还是络绎不绝。其中,□□灯笼游行队伍的、热闹的(原文不清)

【照片:星空下的各个会场。右侧:总社庆祝胜利的场面。】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2日]

14. 空中马戏团在狂舞

天地也为欢庆胜利而震撼

大街上行进着千人音乐队

冬日的天空晴空万里。因胜仗而激动的12日的帝都,情绪更加高昂。这一天,地面上行进着由我社、全关东吹奏团体、大日本飞行少年团共同主办的千人音乐队;空中是26架民用飞机排成的银翼,进行欢庆攻

陷南京的浩大的飞行表演。大家共同由衷地祝福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这一天,西风微微地吹着,明媚的天空万里无云。参加庆祝飞行表演的26架飞机于上午8时,披着灿烂的阳光,闪着银光,拉开了飞行表演的序幕。

起飞地点是羽田机场,那儿整装待发的飞机有日本学生航空学习机8架、日本飞行学校飞机5架、(?)号□航空机1架及本社的5架飞机,另外有洲崎出中航空研究所的3架、东京航空学校的1架、亚洲飞行学校的1架,共计26架飞机^①。机身上写着“祝贺皇军攻入南京”的字样,并插着太阳旗,另外还装载了50万张传单(准备工作就绪)。

下午1时10分,机尾系着红白布的领头飞机银翼一闪飞上天空,其机身上的网状标志“祝贺攻下南京”在空中飘舞。紧接着,飞机依次从羽田和洲崎机场起飞。

加入庆祝飞行行列的记者,也在下午1时10分驾起新闻采访机从羽田起飞。从机上可俯瞰到波光粼粼的品川海域里有3艘飘扬着可爱的太阳旗的渔船,眨眼又掠过飘浮着写有“祝贺攻下南京 岁末大酬宾”字样的广告气球的银座。俯瞰地面,整个银座商业街都装饰着太阳旗,一片欢庆攻陷南京的欢乐气氛。

1时30分从洲崎起飞的6架飞机和本社机在空中会合。由指令机三谷机和山本机牵引的“庆祝攻陷南京”的网状标志在西风中飘扬,26架飞机一字排开紧随其后,犹如小型的进攻南京的无敌空军。

从高度为200米的机上,可看见地面上手持太阳旗仰望飞机的人们。人人脸上都绽放着笑容。遗憾的是听不见他们呼喊万岁的声音。突然,三谷机散落“祝贺皇军攻入南京”的传单。传单在明媚的阳光下飘向地面,犹如无数的蝴蝶在飞舞。这是划时代的时刻,是一场进攻南京长城的战斗。

1时40分,以学生航空练习机为首的3架飞机在本社上空盘旋5圈,然后从本所和浅草飞往上野。祝贺的传单洒落在西乡隆盛雕像上,

① 相加为24架,原文如此。

洒落在动物园和公园里。孩子们像炒豆子一般欢腾雀跃,纷纷抬头仰望天空。1时45分,飞机到达靖国神社上空。

在参拜靖国神社的军人黑色队伍中,系着白色围裙的国防妇女会成员显得额外抢眼。庆功飞行队列在这里进行低空表演,向靖国神社的英灵们默默祈祷。为了从空中向千人音乐队伍表达敬意,再次在本社上空汇合。

新闻采访机于2时降落在羽田机场。同机的神风飞行员饭沼兴奋地摇晃着和尚头说:“好壮观的庆功大会!”

回荡在五町上空的音波

振奋帝都的音乐大游行(照片)

今天,全关东吹奏乐团、大日本飞行少年团和我社共同举办的千人音乐队伍从12日下午1时开始拉开庆祝序幕。

下午1时,在九段靖国神社院内,身穿紫红色服装的石川岛自吹奏团以及各吹奏队吹奏着自己的雄壮进行曲集合到大村□像前。在江木播音员高亢的指令下列队,在伊藤、和田、佐藤、近藤各陆海军乐长的指挥下,由军乐团和喇叭鼓队各吹奏了一遍“祖国赞歌”。市民和着鼓乐声,拍手高喊:“万岁!万岁!”

接下来一起参拜靖国神社。1时30分游行开始。前面是长12尺、宽4尺的写着“庆祝南京沦陷”的大幅标语、大太阳旗。飞行少年团旗居中,接着是本社旗、联盟旗。十八□□1000名青少年队员个个为皇军攻陷南京而激动得满脸通红。气势宏大的队伍从九段出发,一路吹奏“社稷之花”、“皇军出征”这些进行曲。进行曲旋律久久回荡在帝都上空。家家插着太阳旗,人人挥舞太阳旗。市民们的脸都兴奋得满脸红光。将市民欢喜的情绪带到最高潮的是交响乐队。阳光照耀在金色的铜管号上,使号子更加金光灿灿。队伍经过神保町、小川町、岩本町、昭和大道,然后从木□町通过本社门前。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晚报]

15. 今天的全市是欢乐的海洋 ——国旗、灯笼，昼夜大游行

府、市举办的热闹集会

获悉攻陷南京的捷报后，东京府、市于14日清晨在总社大门插上了一面大太阳旗，并在红白衬底上挂了上万只大灯笼，与600万市民一起满怀喜悦地向皇军表达感激之情。

这场大胜仗鼓舞了人心。小桥市长和松永市议会议长立下了表达钢铁般意志的誓言，“即使打了胜仗也决不松懈”，“要紧握钢枪保卫战果”。他们高兴地谒见了天皇，然后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祈祷武运长久。

下午2时，召开临时市会，作出决议：向闲院参谋长长官殿下、伏见军令部总长官殿下呈上贺辞，向内阁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表示祝贺，并为松井最高指挥官和长谷川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举行欢送仪式。市民们也表达了祝福和感谢之情。另外，由56000名小学生、女学生、女青年组成的国旗队列也在当晚0时40分，在神宫外苑、九段、靖国神社和芝、日本桥、滨町、上野各公园前广场等地点集合，同时从各会场出发。手持太阳旗、高呼万岁的游行队伍从各个方向，行进至宫城前。然后到陆军军部和海军军部，在日比谷公园广场解散。晚上6时，由男子中学、青年学校、青年团、在野军人、防护团员人员组成的15000名游行队伍，在上述地点集合，组成浩大的灯笼游行队伍。大家满怀无比的喜悦和激动，游行并在宫城前集合，高呼万岁，向陆军军部和海军军部表达心意。

与东京市的庆祝活动相呼应，东京府也计划在上午进行女学生的国旗队列游行，下午进行中学校学生文艺竞赛。另外，全市35个区召开临时区会，各区长、议长代表区民参拜了区内神社。府、市都进行了庆祝胜战和祈祷武运长久的活动。

啊！历史扉页上又记载了不朽的一页

为庆功酒增色 欢声笑语充满帝都

翘首盼望的捷报终于到了！完全占领南京了！当晚，帝都的兴奋浪潮从本社的朝日电光快讯开始，向全市蔓延。不断流动的文字显示道：“上海军晚上10时发表……我方进攻南京的军队……于13日傍晚……全面占领南京。”数寄屋桥上、市电车站、尾张町十字路口，人们被文字吸引而驻足观看，刹时众人齐声高呼万岁。一位好像从灯笼游行队伍回来的青年大叫：“哇，再干一次杯吧！”这“全面攻陷”的喜讯，使深夜的银座街头欢声笑语不断。这天夜里广播局得到“完全占领南京”的电话是在10时30分左右，因过了两三分钟，使得当晚的临时新闻没能及时报道。所以在14日早上6时30分，在广播体操的时间段里插播了临时新闻，播放了这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11时20分：电报抵达瞬间 三宅坂爆发“万岁”呼声

终于将敌都南京完全占领。当晚，在陆军军部三宅坂，宫崎炮兵少佐当班。10时刚过，上海军报道部发表紧急通报说“完全攻陷南京”。人们的神经一下绷紧了。该报道部的池田急忙拿起电话，开始与有关部门联系。紧张情绪时刻增强。中午11时20分时，公事电报又传达到报道部：“刚刚，即13日傍晚完全占领南京。”收到这个历史性电报的陆军报道部杉山陆相及内阁情报部，□□□□局的中岛技术员、早野技术员和负责转播的高野马上打开转播机，将话筒拿到了岩崎少佐跟前。“陆军部报道部发布……13日傍晚完全占领敌都南京。”报道极其简短，但报道者和听报道的人却感慨无比并热泪盈眶。然后，少佐强有力地用方言一字一句地朗读。消息发布自始至终通过话筒，同时用磁带录下。14日早上7时，少佐的这段历史性讲话在全国各地播放。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4日]

16. 沸腾的“完成交响乐”

支那事变爆发 159 天以来,一直关注着的抗日首府南京终于被完全占领了! 14 日清晨,阳光明媚,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整个帝都为之欢欣鼓舞。“庆祝沦陷”的交响乐:报纸报道、临时广播。由此获悉“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的市民们组成了国旗队伍,一大早就去宫城门前、靖国神社、明治神宫,向天皇陛下的(神威)、神明的保佑和英勇无敌的皇军表达感谢和感激之情。

决堤的旗帜浪潮在“太阳大街”泛滥

声势浩大的六万人的万岁声

以高举“庆祝攻下南京”的旗帜的女(高师)、该附属女高中和该附属小学学生共约 1 500 名组成了国旗队列。国旗队列的小学生、女学生及各团体都兴奋异常,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这天早上像决堤一般,太阳旗充斥了整条街道。大厦楼顶、银座大道上的太阳旗,今天显得越发光彩夺目。

英灵们今天终于能够含笑长眠了。靖国神社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攻陷奉告祭”也决定于 15 日上午 9 时正式开始。

另外,□□本部在上午 10 时 30 分,本野会长及所属参拜了明治神宫,报告攻陷南京的喜讯并祈祷皇军武运长久。在陆军医院探望病人的人群(向身穿白衣的伤员表示激动和喜悦之情,这种激动和喜悦现在才被完全释放出来。)另外,由东京市主办的全市女学生、女青年、小学生的国旗队列,于 14 日下午 1 时开始,从神宫外苑、靖国神社和芝、日本桥、滨町、上野各公园,由 56 000 名第二国民组成的列队,以军乐团打先锋,迈着飒爽的步伐,一边高呼庆祝口号,一边浩浩荡荡地向宫城前进。这样从下午 2 时开始,各队伍在到达宫城前的高呼万岁的声音,甚至在南京都能听到。另外,普通小学五年级以下的 50 万名儿童也在各自区内组成可爱的国旗队伍,与全市的国旗融为一体。

[《东京朝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15 日晚报]

17. 帝都沉醉在热烈的“干杯”中

市民们欢庆占领南京的第二天夜晚，在百万市民举旗游行的激动潮流中，当14日的黄昏降临帝国首都时，在全市35个区的大道上，开始进行40万市民的灯笼大游行。这天夜里，全市所有街道、商店和大厦，都无一例外地打开了所有的灯，竞相辉映的灯饰流光溢彩，装点着条条街道。数十条、数百条闪烁的灯笼游行队伍向皇城进发。最先点亮的是二宫桥桥头路灯，在天内山树阴旁显得异常明亮。宫内省的职员们也举行灯笼游行，灯光在黑暗中摇曳。

杉山出面答谢——对着大臣狂舞 海军开心得受不了了

来往穿梭的游行队伍，晚上9时达到了高潮。他们当中有市政府队伍、女子中学队列、防护团队列和扶老携幼的街道居委会队列，总共约有40万人。他们用竹竿高挑着代表各队列的灯笼，以大方灯、喇叭大鼓为先导，高呼“万岁”、“万岁”，呼声响彻云霄。长蛇般的队伍经过二宫桥前，蜿蜒于内河、外河，直到10时后才开始逐渐散去。如此众多人流，盛大场面，在东京是史无前例的。“万岁”、“万岁”的呼声不断从人群中爆发。AK电视台在靖国神社播报了这一盛况。另外，友邦德国的卡鲁兹阿伊斯商社东京支店，一行60位德国人士也挥舞着镶有纳粹标志的灯笼加入游行队伍。防共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亲善友好。位于三宅坂的陆军军部，从晚上7时多开始就完全淹没在群众的欢呼声和灯笼的海洋中了。

今晚，提灯笼的人群大量出现在持旗游行队伍中，声势浩大。7时一过，以生命保险公司、交易所等单位为先锋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陆军军部正门前的民众宛如涌泉，越聚越多，一时举步维艰，无法动弹。8时后，杉山陆军部长从首相官邸急忙赶来，不一会儿正门厅上就挂起了“感谢支援”的大条幅，面对狂热的群众，杉山部长激动地不断挥手致意。

这一天,海军部门厅前,刚到下午6时30分,灯笼游行的民众就涌了过来。以海军军部为中心,狂热的喊声、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

出面致谢灯笼游行队伍的是松岛中佐等人。立在两侧的海军部队某部的战士们,高高举着海军部的灯笼,挥舞着太阳旗和舰旗,第一次正式出来答谢。

市民热情满怀的灯笼游行——有背着孩子的主妇,有白发苍苍的婆婆,有挤成一团的娃娃,还有身着洋装的姑娘们,争着与军人们握手,引起一片骚乱——使庆祝活动达到高潮。一个小孩趴在妈妈背上,松岛中佐走上前去,握了握他的手。此时,军部办公桌上的贺文已堆积如山。

9时30分后,市民的喧闹渐渐平息。历时3小时的蜿蜒连绵的灯笼长蛇队伍,到10时还有市民陆续加入。松岛中佐对久久站立的市民们致敬。近12时,海军军部门前仍有人不肯离去。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5日]

18. 民众欢庆游行 圣上甚是满意

南京沦陷后,连日来民众不断举行灯笼游行和持旗游行。他们的赤诚深深打动了天皇陛下,圣上龙颜大悦。15日,东京大学2000名学生、东京府内男女中学10万名学生,来到二重桥前举行持旗游行。他们崇敬地喊着“照宫殿下”、“照宫殿下”,开始大游行。其他地方的民众也踊跃参加。这一天,宫内部的高级长官本多君等人深深被国民的赤诚所打动,宫内部松平部长也出于相同原因,自愿加入游行队伍。

身着制服的七万少女

——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

南京沦陷次日,正值隆冬的帝国首都,共动员7万名身穿制服的少女,开始声势浩大的持旗游行。这天上午9时,日比谷、上野公园、神宫

外苑、靖国神社等7所地方,聚集了全市120所学校的女学生,她们以校旗为先导,向宫城前进。游行队伍蜿蜒绵延,宛如一条长蛇。上午10时,从宫城前到樱田门、三宅坂一带,到处是摇旗欢庆的少女。

前往参谋本部、陆军部、海军部的女生队伍也人数众多,占据了大量场所。陆军部杉山部长亲自出面,面对可爱的少女们进行真诚的对话。接着10时30分时,东京都内百余所男子中学的10万名学生,汇集在上述提到的7个地方。他们打着绑腿,开始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队伍,朝气蓬勃的帝国少年,帝国首都沉浸在另一派景象中。

庆祝群众拥挤践踏,男女学生十五人受伤

15日下午1时30分左右,顷安田等学校的学生在参谋本部前举行庆祝活动时,被另一群游行队伍相互拥挤。有一名学生不慎跌倒,其他学生也站立不稳,相继跌到,摔在一起。压在下面的安田商校的一年级学生野村一大生命垂危,埼玉县草加镇某女校学生松冈悦子胸部受伤。当时,数辆汽车紧急出动将伤者送往医院。参谋本部的职员们也采取行动,将部分伤者送往参谋本部将军医务室。受伤学生是某女子学校五年级学生白男川澄子,某校五年级学生小仓南枝,安田商业学校二年级学生寺田武、足立六部,该校三年级学生长谷川寅次,某中学二年级学生阿久津保等。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6日晚报]

19. “死亡之都”巡礼——四个月后飘扬的社旗

南京桥本、山本两特派员 15 日电

完全南京占领后,市区北部仍能听到搜捕残敌的零星枪声。我们(本社南京特派员桥本、山本)顺中山路一路走到新街口,接着又向中山北路方向一带前进,进行视察。故宫飞机场前的励志社及与它相邻

的中央医院,依然完好无损。据说涂成灰色是为了防空,这个谎言也已不攻自破。从中山路一路往北,行约300米处,那儿的富贵山炮台下的中央军官学校也和从前一模一样。可以看出,我军在进攻南京之际,出于武士道精神,提出的方针就是要尽量保存城内各种主要建筑物,看来是完全成功了。

沿中山路向前,再跨过架在秦淮河上的逸仙桥,来到中山路南侧一带,这儿挖有交通壕,有着整体阵地,是敌人准备用来打巷战的。右手是南京繁华街一带,昔日踪影已荡然无存。所有商店一律闭门歇业,成了“死亡之都”。新街口一带构筑了坚固的防空壕。沿中山北路往北行,可看到高楼上竖着的红十字旗。我大使馆的铁塔上的太阳旗在空中高高飘扬。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6日晚报]

20. 仍有二万五千人潜伏 继续追捕残敌 特别保护外国权益

南京平松、藤本两特派员 15 日电

15日仍继续进行搜捕南京城内残敌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城内各官邸早已挂起的太阳旗在低空中飞舞,像是祝福陆军占领,城内一派和平景象。由于从前线撤退的蒋介石精锐部队第78师和第79师的5万人,此前在这里驻扎过三周,所以民宅、教会等悉数充当过兵营。家财日用皆被洗劫一空,狼狈之状惨不忍睹。敌兵一见城墙防守被破,纷纷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化装成市民,脱下的制服丢弃得比比皆是。不论城里城外,路上到处丢弃着枪械、肩章等。为防守南京,动员了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我军将士斗志昂扬,使南京防守意外地脆弱,谈不上真正的战斗。据推测,25 000人之多残敌换上便衣潜伏市区。所以,我军一面努力扫荡搜捕,一面调查有残敌嫌疑的人。而对

老弱妇孺则加以保护,对外国权益特别加以保护。当然,显示皇军严肃态度也正是此时。官兵共同努力保护物资,粮库设有步哨防止库存遗失。但进去一看,物资早被支那兵掠夺一空,根本用不着设哨看守。竟也出现了这种怪事。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6日]

21. 忘记抗日的南京居民 日渐亲密

令人想起“奈良鹿”的发配给景象
敌都呈现嘲讽似的明快景象

南京守山特派员 19 日电

战后,南京市区很快恢复了和平。皇军入城正好一周的 19 日,信步来到支那人街。来到南京称支那人街的说法有些怪异,但日本大军进驻了南京各个街区,对日本人来说,眼下的南京市就像一条小小的支那人街。

支那人聚集的所谓难民区,是由中山路和西康路环绕的一个地区,占城内面积不到 1/10。这里云集了 18 万支那市民,大部分是来不及逃走的难民。可以说里面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是文字国家的首都,但要在难民中找到能写字的人很困难。一百个人当中最多只有一个人识字。

起初,他们见到日本人都害怕地躲开,但一会儿就完全和日本士兵熟悉了。日本兵经过时,他们微笑着靠近过来,喊着:“先生!先生!”一幅讨好的模样,此刻也不讲什么面子了。蒙受战败国巨大悲惨命运的人们,具有一种奇异的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的心理。领导阶级已逃走的南京街上,看不到丝毫“仇日”气氛,恰好说明了抗日宣传具有怎样的性质。

支那人见到我们就微笑,这是个悲剧。顺应一切环境的支那人,其生存能力也体现在这场战争中了。他们开设了对他们来说是特殊时期的市场,物价很高。一盒火柴5分钱,一把盐1毛钱,是日本战前的10倍。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在路边摊开包袱卖馒头。旁边一个男人卖生姜。还有一个女人在卖火柴和蜡烛。还有老人在卖盐和茶水。

在住宅区,男孩和女孩爬上坏马车,一边玩一边唱歌。有的孩子在柏油马路上滚动着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不像玩具的大铁桶,玩打仗游戏。教堂传来恬静的赞美歌声,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硝烟散去后集中安下心的支那信徒进行祈祷的高潮。今天是星期天啊。他们悠悠的歌声反而提醒了我们。派遣军的宣抚在一步步展开。今天在日本大使馆内的广场上,日本兵向难民分发点心和年糕,还将牛奶、罐头送给抱婴儿的母亲。一派亲善光景。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21日晚报〕

22. 卸下锅灰伪装 南京美人亮相 ——和平之一景

南京守山特派员 12 日电

系着日本发结的漂亮小姐迈着碎步,行走在被炸弹和战火破坏的破烂不堪的,但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的柏油大马路上。在难民区的角落,满脸充满回家希望的支那人相互议论说:“终于可以回上海了!我家现在不知怎样了?如果去上海,可以乘火车,真棒!我要回常州,很近,必须步行回家。回自家真开心!”

和平之春也相随之至,南京的太阳暖意融融。今天12号,正好是日本军入城南京的第二个月。南京街头巷尾那些大字书写的“浴血抗战”等字样,现在都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感谢日本军,解除同胞痛苦”,“大日本做东亚盟主使有色人种前途光明”等新招贴画。

.....

日本商店街占据中山路和太平路交叉口附近一带的南京中心地区,近来频频有日本人出入,开始用空房子摆开阵势做起生意。昨天还是空房子,今天或成了理发店,或成了凉粉店。家家都是千客齐来,生意兴隆。无须付房租真是赚钱的好时机。(以下字迹不清)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2月14日]

23. 南京总领馆近期开馆 ——花轮新总领事到任强化阵容

南京7日电同盟

花轮新任南京总领事,6日晚从上海乘汽车抵达南京,7日遍访陆海军各有关单位,进行到任拜访。由于新任总领事的到任,使得因事变而于去年8月16日闭馆的总领事馆,在历时8个月之后在近期正式开馆。而且,开馆后的阵容,明显比以前强大,现有1名总领事、1名领事、3名副官、3名书记员、1名警视、20名警察官,以应付皇军占领南京以后的新事态,以图日侨民在支那得以发展。(照片:花轮总领事。)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3月8日]

(二) 其他媒体的报道

1. 刚沦陷 松井最高指挥官即举行盛大入城式

上海本社特急电报

(7日发特急电报)南京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上海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已决定,一旦攻下[南京],即刻在麾下众将领的前呼后拥下,威风凛凛地骑马进入南京城,举行盛大的人城式并进行各兵种的历史性的阅兵式。届时,铁蹄声将回荡在敌都冬日的天空。为此,我派遣军早已投入准备,一想到那天的盛况顿觉心潮澎湃。

[《读卖新闻》1937年12月8日]

2. 盛大入城式日渐临近 官兵激动欢腾雀跃

空中俯瞰太阳旗下的南京城

上海岩村特派员14日发

14日是完全占领南京的报道令国民欢呼雀跃的日子。记者(岩村特派员)经批准乘坐军用飞机,访问沦陷后的南京天空。上午9时,飞机从基地出发,飞过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和南京大道的上空后,上午10时30分到达机场。11时多一点,又飞上南京天空。

最先结束战斗的南京上空,看不见一架军用机。记者搭乘的飞机

首先以平常高度在南京城正上方绕飞一圈。确定完全没有残敌射击后,飞机降低高度,进行了一次战斗中绝不可能进行的低空飞行。将南京城一分为二,使南京成为南北两部分的中山大道,漂亮地展现在大地上。中山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居民都隐藏在家中。我军官兵忙于扫荡残兵,后续部队在城外等待盛大的人城式。本以为一片废墟的南京街道,却意外地看不出有很大的破坏痕迹。除了城墙附近被看做是军事据点处,受到我军炮击外,市区主要部分看不见破坏痕迹。硝烟散尽的城里,青天白日旗已销声匿迹。看啊!遭到几枚炮弹轰击,快要崩塌的抗日据点中央军官学校屋顶,已哗啦啦地飘起了太阳旗!其西边,看似日本领事馆的屋顶也飘扬着太阳旗。中华门附近的首都卫戍司令部^①还冒着黑烟,建筑已经坍塌。下关附近,尘烟(以下原文不清)现在我军已称霸南京。死亡之城南京,现在只有等待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后重获新生。不一会儿,飞机大大盘旋了一圈,眼前出现了由紫金山方向回城的城墙。紧接着深蓝色屋顶的中山陵和壮观的石阶又映入眼帘。一群乌鸦在深蓝色屋顶上盘旋,恰似为南京沦陷送行一般。望着南京沦陷的中山陵和一群乌鸦,多么和谐的搭配啊!从中山门到通往麒麟门、汤水(即汤山)镇、句容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正赶赴南京的我军将士。我们飞机继续低空飞行,地面上士兵们忘记疲惫,向我们挥舞手中的小旗子。啊!是他们!即将举行入城式了,大家按捺不住跳动的心。飞机经过句容时,看到在美丽的绿茵草丛中有一堆稍稍隆起的土,上面竖着一根光木墓标。它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睛。只是看不见墓标上的字。无疑那是进攻首都时,献出生命的将士们的墓,是为让今天的国民激动的勇士们的临时纪念碑。同行记者情不自禁地在机上合掌默哀。下午1时,我们返回基地。

[《读卖新闻》1937年12月15日]

① 此处报道有误,应在中山北路铁道部。

3. 在此准备新战役 期望四亿苍生反省 ——松井司令官重大声明

南京本社特急电报

(18日发)继17日举行威风凛凛、盛况空前的南京入城式后,18日我上海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主持了阵亡官兵慰灵祭。当天下午4时,作为南京入城后的第一次讲话,司令官特地发表讲话,表明南京沦陷后皇军坚定态度的同时,期望国民政府及支那朝野反省,并重申如下恩威兼顾、情理兼具的重大声明。

我军占领了南京,并于17日举行盛大入城式。18日举行了慰灵祭。为迅速适应今后的作战,将进行新的部署。部分队伍直奔江北,另一部直下浙江、安徽地区连续作战。由于全军自登陆4个月来,不断进行大会战,并不间歇地进行追击战,部队已疲惫不堪,需要一些休整。因此,在现阶段,军队需要休整,需要添置军事装备,要制定作战地区的警备工作和对战区人民的宣传安抚工作,同时为下一场战役做好准备。今后军队如何作战,则要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态度。

虽然现在还无法定论,不过,我认为江南地区军民,通过过去的战斗,感受到皇军的震慑力。而且,我相信这自然也让国民政府进行了真正的反省。

当然,此次征战让支那军民蒙受重大损失,我本人也深表同情。因此,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反省,希望支那军民信赖皇军,希望友好事业早日实现。但是,如果国民政府仍无反省之意,军队任务就是决意前进,直至国民政府逐渐认输。天气寒意渐浓,年末在即,此刻,促使军民反省的同时,军队要伸张正义。今天,我们追悼我军阵亡官兵,这是为了慰藉阵亡官兵,但这绝不是仅仅对于日本官兵,对导致东洋局势如此的国民政府所虐待的不幸的支那军民也是一样的。尤其对身陷战争

中的几百万江浙地区无辜人民所受到的伤害,我也痛心不已。如今,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内,江南地区皇道复兴如曙光即将来临。值此之际,期待支那4亿人民反省。

[《读卖新闻》1937年12月19日]

4. 期待成立中支亲日政权 打破列强美梦

松井司令官表决心

上海本社特急电报

(28日发)支那中部第一轮作战,因南京沦陷而大获全胜。眼下皇军正稳步地进行第二轮作战准备。此时,松井司令官于28日下午2时举行南京沦陷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第二轮作战指导精神,发表如下军方意见。

南京沦陷后,军队一刻都没停止作战行动。这点通过在江北及杭州方面开展的战斗已很清楚。但是,攻打南京之前进行的战斗,是一场远胜奉天会战的大会战。所以,为了装备参加此战的军队,化了相当长的时间。作为我来说,希望利用那段时间,让认清支那形势的分子,让蒋介石政权从抗日政策迷梦中醒来,表明以东亚和平精神为基础的亲日态度。就我所见,那种对亲日政权的期望逐渐高涨,在支那成立强有力的亲日政权也为时不远。而且,不成立真正的亲日政权,我断然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今天可以明显看出,国民政府不可能成为我们与支那交涉的对象。我国政府也有必要尽快声明此点。现在,列强中有人想依靠国民政府,并企图通过它扩大在支权益。这种迷梦迟早被打破。军队今后也将以独自的行

动,打破列强现在对国民政府存在的期待,严惩抗日政权。我们的行动绝不是出自对领土的野心,而是为确立真正的东洋和平。

(照片:说话时的松井司令官。)

[《读卖新闻》1937年12月29日]

5. 从岸边到江底 我军从两岸猛射

同盟上海12日发

南京城中的部分敌军不堪我军来自南部的猛攻,陆续从下关附近乘舟艇顺江漂走。而我北岸登陆部队已在浦口严阵以待。所以,敌军完全断绝了退路。浦口登陆不得,又原路返回扬子江上游。由于我军已掌握南京至芜湖的东岸,并从两岸对其猛射,敌人在船上狼狈不堪,徒劳地在江心打转,结果被江中水草缠住,束手待毙。

[《大阪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4日]

6. 惨淡! 残敌狼狈光景 突破长江,浦口在望 ——下关一带舰旗飘扬

下关16日发,今井、中村两特派员

在保卫首都战的最后一仗,顽强抵抗的敌第88师,被围城皇军打得落花流水,数万残兵败将挤在下关码头,雪崩似的逃向扬子江对岸的浦口。15日即今天,南京城阳光明媚,大街上到处飘扬着太阳旗。

平坦的柏油马路——中山北路是外交部、民政部、铁道部等官邸街，满街是踩烂的衣服、军帽、丢弃的武器，整个情景就像洪水刚过，败退情景惨不忍睹。将败退士兵牢牢堵在下关码头，并给予毁灭性打击的，是配合陆军部队夺取南京并航行在扬子江上，进攻南京背后的我海军某精锐舰队。

9日进攻龟山炮台时，该舰一面对付来自前方炮台及三江湾炮台和两岸掩体发射的火力，一面与海军航空部队的空中轰炸呼应；击毁炮台后，于11日到达镇江，在那里投入陆军部队的激战中。与陆军并肩作战，使得山田部队得以成功渡江并抵达对岸。下关密密麻麻地集中了敌方的残兵败将，无数竹筏和帆船盖满了江面。据说约有5万人。我军舰和后续抵达的军舰，猛烈炮击这些逃兵并歼灭了他们，有力地协助并确保对岸浦口的山田部队的作战。我陆军部队歼灭5万残兵的同时，一路追击，杀到下关。陆军完全占领市内时发出了“万岁”的欢呼声。扬子江上欢呼雀跃的水兵们也与之呼应，高呼“万岁”。这里是皇军陆海军占领南京的狂欢浪潮。

威风凛凛地航行在扬子江上的我军某舰以及其他舰艇的军旗在微风中摇曳。某艇冲破扬子江的浊流，航行在烟雾笼罩的江上。看来南京今天又是一个好天。可以透过浓雾望见狮子山。今天的紫金山定会显露出它雍容的面容。那儿自14日被我山田部队占领以来，记者们第一次在浦口登陆。我军开始对南京发动总攻击以来，敌大军屡屡通过这里逃走。浦口像样的码头要么被敌军破坏，要么被敌军烧毁，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码头。通过木板才好不容易渡上烧毁的铁路码头。还能看到退却的敌人。江岸上急急忙忙挖成的战壕还不断地散发出泥土清香。

[《大阪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7日]

7. 敌人弃尸八万四 ——我方死伤四千八

精密筹划的南京进攻战

上海特电 29 日发,上海军公布(29 日下午 6 时)

从攻打南京城防线到完全攻克南京,打击敌军的结果虽已公布了一部分,但经事后详细调查确认,敌人光弃尸就多达 84 000 多人。这期间,我军死伤者的人数合计达 4 800 名。敌我损失的情况如下:

(1) 我方战死 800 人,伤 4 000 人。

(2) 敌人弃尸 84 000 人,俘虏 10 500 人。

(3) 战利品主要有:120 900 支小枪,3 200 挺重、轻机枪,299 门迫击炮、曲射炮,40 门野战炮,40 门高射炮,110 门重炮,120 条零式步枪,10 辆战车,40 辆自动货车,60 辆客货车,各种炮弹合计 470 万发,以及其他食品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速记。

[《大阪朝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30 日]

8. “内衣外套夏装”的男子 ——“等等! 败兵!”

设法躲进南京警备部的士兵们的红毛毯座谈会

近藤特派员(南京)

出席士兵:

上等兵佐古润、上等兵清水伊三雄、一等兵龙见十郎、一等兵加藤嘉一、一等兵林□(一字不清)四郎、一等兵沟口善雄、一等兵铃木和

夫、一等兵白须武雄(以上八勇士)

在辉煌的太阳旗下,南京迎来战后第一个春天。现在,南京正在飞快地进行建设。绝不能忘记在南京这一派和平的背后,有着忘记过年的我军将士。他们“正身负警备南京的重任,不分昼夜,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吃尽辛苦”。5日下午,记者们访问完靠近南京市著名鼓楼的我大野部队下士哨后,顺路采访了没当班的上述8名士兵。

记者:听说市区难民区里生活着8万难民,请谈谈怎样苦心维持那里的治安和进行管理的。

清水上等兵:入城后即刻进行市内整顿。那时心想,哎呀,如此多的难民遭受那么猛烈的攻击,一直不逃,躲在城里,真让人吃惊,实在佩服。13日入城的那几天,只有败兵出没,看不见一个良民。第二天14日,不知躲在哪里的人开始陆续成群地出现。有些灵活的支那人早早地开起理发店、修鞋店等。如果是一两千人,那还好办。要从七八万人中找出穿便衣的败兵,那是费时费工的事。

[《大阪朝日新闻》1938年1月9日]

9. 向南京进军! 进军!!

——新闻匿名月评

在上海 K·R·K

为进军南京而振奋

敌都南京——抗日的策源地、近代支那的肿瘤,很快就要被皇军的勇敢果断、迅猛神速的手术刀施以外科手术了。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的金陵、秦朝的秣陵、东吴的建邺、东晋的建康、隋朝的蒋州、唐朝的江宁、明朝的应天府,历经变迁。这里还在长毛之乱时被太平王(洪秀全)^①占据13年之久。孙文曾在此点燃革命烽火,蒋介石也矢志要在此称“帝”。这次,随着皇军盛大入城式的举行,别说支那,甚至东洋乃

^① 原文有误,洪秀全应为太平天国天王。

至世界的历史都将随之改变。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神武天皇以来最大的创举和伟业。

向南京进军!向南京进军!战马勇猛,军靴铿锵。新闻界也不甘落后。所有的记者的神经都伸向南京,一切策划和准备都为了南京。一旦报纸没登特派员报道,大报自不必说,连小报都遭到读者抱怨。每当联络船抵达上海,都能看到许多敢于“敌前抢滩登陆”者那手持铅笔,背着相机、粮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们或搭乘军用卡车,或乘坐舟船,或徒步 680 里,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杀来。报道南京的阵容为记者、摄影师、无线电技术员、汽车驾驶员等,合在一起大概有 200 多人。这简直是新闻界的黄金时刻。

这是报道战线的大发展,是上海战役处于僵持状态时不敢梦想的发展态势。由于皇军连战连胜,新闻界也随之活跃起来,以至 12 月 9 日下午,“大每”^①的“石头”机(大藏飞行员)、“读卖”^②的“B·F·W”机(熊川飞行员)来沪,与“朝日”^③的“幸风”机和“风”机,共同表演了“南京入城”时壮观的空中运输战。到底胜败落谁家!

“朝日”飞机的使命在于要做日本与支那、支那与南洋之间联络飞行的开拓者。他们顶着寒风做精彩的飞行。各报社对空运稿件也表示出了宽容。这大概是出于对广义国防、广义宣传战的精忠报国的心情吧。结果是,在写下“占领南京”的一刹那,由于“大每”机、“读卖”机的出现,似乎所有消息稍不留神就被抢走了。假如彼此立场不同,肯定会坚决阻止“朝日”飞机加入进来的。但是,我们为军队的公平而高兴,同时也称赞“朝日”的涵养。之所以能吸引“朝日”读者,其魅力就是由这种涵养产生的和睦。

新闻战和实战一样,也可谓机械化战斗。各社都用坏了相当数量的汽车。在被激发起来的争强好胜心面前,汽车之类的成了一种消耗

① 《大阪每日新闻》的简称。

② 《读卖新闻》的简称

③ 《朝日新闻》的简称。

品。看到这儿是水乡，即古代的吴国，“朝日”和“同盟”^①为攻克南京甚至准备了摩托艇。大厂镇（应为大场镇，下同）陷落前，甚至考虑过利用坦克，深入到枪林弹雨中。

“读卖”恐怕已进行了全盘策划。但“大每”、“朝日”、“同盟”都在利用无线电保持前线 and 上海分局的通讯联络。基于各自的策略，数台无线电发报机分散部署在前线。恐怕很快“马可尼”^②就要发出“南京入城”电波了吧。但是，科学未必是万能的，有时也会出现故障，无线电发报机完好就是新闻的胜利。这一点，“朝日”得天独厚。也不是说其他报社的机器廉价和技师水平低。

这完全在于无线电台。虽然各报社都是移动分局，都使用了卡车。而“朝日”使用的是公共汽车，改造了座位，装上床铺，工作起来很舒适，干起活儿来也很愉快。大概都是因为上海分局长白川出于关怀而主张一切从美国购买的吧。在万事都是应急、因地制宜的新闻战的装备方面，“朝日”可谓是鹤立鸡群。

总之，都是资本战。而且正因为是在国际化都市上海，才得以发挥资本作用。有钱便可以迅速获得装备。如果不是在上海，随着战线扩大，随军记者的手脚就会迟钝。全国各报纸大概会清一色地被军队发表报道填满。报纸好不容易保住了多姿多彩，这首先要感谢“上海”。

如果说到资本战，那么小报的特派员就惨了。但是，不论资本大小，前线报人的辛苦是无以言表的。大厂镇以后的追击战中，军队攻势势如破竹，一旦留在后面就有被残败兵袭击的危险。必须空着肚子，淋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哼哼唧唧地跟着前进部队。稍不留神，就会与联络员走散，孤立于敌阵中。其中有的特派员自打离开上海，一直随军队行动，一个多月也没回来过。简直成了胡子拉碴紫红脸膛的

① 《同盟会报》的简称。

② 马可尼为意大利无线电通讯发明家。

东乡^①和乃木^②了。幸好皇军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如果是外国军队,那种现象是绝对没有的。大概是生长在自由主义氛围下的现代记者、脆弱的知识分子们也因进军南京而振奋起来了吧。即,国家主义萌芽了吧。如果这单单是新闻攫取战,那也太残酷了。

新闻快速主义

据说陆海空三军预定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19日进入南京城。有望在那天中午12时,陆海军将领们将在南京城举杯进行历史性的庆贺。届时要三呼万岁,闹得天翻地覆。占领了首都,造声势也是可以的。届时时间充裕,也更具有战胜的意义。因此,这个攻陷南京的好日子,新闻记者“最先到场”的惯例也必须禁止。

战争也讲礼仪,但报纸从来就忘记这一点,礼仪早抛脑后。而且,或是战国时代的遗风,或是穿错了体育精神的鞋子,结果只剩下廉价的竞争。随军记者拼命搞“最先到场”,拼命想先举太阳旗。诚然,新闻是以迅速为生命的。但单纯追求快速的粗制滥造的报道却百害而无一利。上海战线也是如此。在大厂镇、南翔,几次竖起了太阳旗。几次瞎话之后,战线新闻报道好不容易发明了“完全占领”这一术语。报道失误有损皇军威信。

12月7日的“大每”(东日)晚刊(即8日刊)还没送到上海,但“大每”特派员的电报却称,南京城外的中山陵已经插上了太阳旗。“同盟”也在紫金山顶插上了太阳旗。结果,高兴的是读者,而愁眉苦脸的大概是其他报社的编辑干部,他们发出了半责问的电报:为什么我社没有特快电报?岂有此理!慌张的却是上海支局。皇军脚快,这不是第一次。这下被超过了!当他们打起精神查问有关人士才得知,竟然都是“大每”、“同盟”的新闻快速主义亡灵在作祟。这让人舒了一口气。

新闻快速主义好像在赌场上掷骰子,不管出现“一”还是“八”,一

① 即东乡平八郎(1847—1934年),日俄战争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② 即乃木希典,日俄战争时日本陆军指挥官。

样胜负。在点数上,出现“一”的概率是 $1/6$,但实际问题是,情况并非那么称心如意。所以,有时就会有假。事情至此,新闻已偏离了其本质,成了创作,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创作被电报化、被印刷化、被报纸化。难道这不是对道德的否定、对现代科学的亵渎吗!现实就是把这些“商品”称作新闻,真为此感到悲哀。

而且,还听说有家报纸发号外,说什么,12月9日南京城内飘扬起太阳旗。啊——南京入城!那是报纸编辑“占领的一角”,也是期待已久的令人满意的消息。一旦正式庆祝,也许会打出所有的灯笼,有的地方还会出现灯笼游行。

并不能全部称作谎话。为了扫荡残敌或其他事,的确有部分部队进入了城里。但已约定好正式入城前是不能写的。约定虽然不是议会通过的法律,但却是比议会更为重要的战地协定。然而不得已强行迎合销售策略,也值得一丝同情。

果然,那份号外成了问题。

眼下是战时。与平时全然不同。作为报纸,太讨好时局有显尴尬。但正如刚才那个消息,随心所欲地按照新闻快速主义行事,以至于陷入泄漏军情境地,那就有误国策了。

由于类似事件而失去对报纸的信任,并因此被更严格地统一管制的话,报纸必然自我灭亡。越来越盲目的国民又该怎么办呢?希望报纸自重。

用脚跑来的报道 惊心动魄的报道

随着战线扩大,一时让人觉得不知道消息会怎样发展。由于断绝前线与上海的联络,有的地方,随军记者甚至生死不明。有时会说,是那家伙啊,保不准给支那兵干掉了。不过,苏州陷落后,“朝日”牺牲了两人,“读卖”牺牲了两人。所幸的是,“大每”没有牺牲者。

12月8日,在攻克南京的第一线,“朝日”照相班的滨野嘉夫光荣战死,附近没有“朝日”的无线电发报机。战友藤本(名古屋支局)请求“同盟”的无线电发报员,把这个噩耗传递给上海支局。“同盟”和“朝日”,昨天还是新闻战的敌人,今天完全是朋友了。藤本在该地把滨野

的遗体火化后,背着骨灰一同享受了南京入城的喜悦。真是一幕喜泪交加的战地风景。

“朝日”有 80 人,“大每”有 70 人,动员如此多的人上前线,白川“朝日”支局长、田知花“大每”支局长,的确具有第二流报社社长的资格。但是,就人来讲,白川远在田知花之上,上海一般人都议论说。在“朝日”方面,吉田英治承担麻烦的庶务工作,发挥出了内贤助的作用,摆开了滴水不漏的阵势。在“大每”方面,由金子担任编辑局长,老练地挥动着指挥棒。“大每”和“东日”的分工是,“大每”负责北支,“东日”负责镇守上海。

在三大系中,听说“读卖”手下兵员最少。而且,或许是因为“读卖”的宗旨是黄页,在现场一看,正在若无其事地乱写一通让人捧腹大笑的“创作”。

话虽然说的是以前的事,就是还没有占领南京前,“读卖”最早到场,那时天已很黑,一片黑暗。在那里,“读卖”的记者连枪杀汉奸们的情景都看到了,苍蝇黑压压一片叮在吊在树枝上的脑袋上。简直就像吉本兴行部著作的翻版。那真是惊心动魄的新闻。

村田“读卖”东亚部长来到了老巢上海。为了到南京,并兼带慰问皇军,穿上土黄色军装来到前线,但不知为何,不由得让人想起斋藤实盛来。正力用人也很残酷。不过,希望能够读到支那的真实新闻,抱有这种期待的人并不只有一个月评子吧。

[《文艺春秋》1938 年 1 月号第 240 页]

三、德国使馆的报告^①

(一) 黑云压城

1. 罗森^②致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函

(1945年9月11日)

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祝贺中国从多年残酷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937年至1938年日军恐怖笼罩南京时，我作为德国使馆的成员，曾希望能在南京呆下去，以便亲眼目睹大元帅和国民政府的返回。但纳粹政府却迫使我离开外交工作岗位并离开中国。

① 本章所选德国外交档案，一部分直接选自柏林德国政府和德国外交部档案，由郑寿康翻译；一部分由李斌转译自《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一部分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均分别于文后说明。对由于翻译者不同而造成的人名、地名、舰名、公司名等不一致问题，由本册编者作了统一。标题除注明者外，均为原名或原编译者所加，未作改动。

② 罗森(Rosen)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秘书，他在大屠杀期间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作为第三方证词充分暴露了日军的野蛮本质，因此受到纳粹当局的训斥和排挤，并为个别同事所误会。

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注意到在德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发现的丰富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材料……

有许多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期间我在南京写的报告,当时我被留下来负责德国大使馆直到我被召回并撤职(在1938年6月),其间有数周我在Hangtze的英国船只上度过,当我在上海领事馆短暂逗留时,我口述写下了对一些事件的报告(美国“巴纳”号船的沉没)。我还由我在南京朋友梅奇做了许多报告,他现在华盛顿特区。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33页]

2. 菲舍尔^①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1月30日于上海)

发出:上海,1937年11月30日11时8分

收到:柏林,1937年11月30日8时10分

编号:137, Pol VIII 1855, 机密件

内容:关于27日编号81的电报

国际委员会建立南京中立区的申请已由美国大使私下交给了日本大使,由其转交给日本军方总部。

日本大使馆参赞对实现此计划表示怀疑,因为区域太大,很难划定,也不能保证阻止中国军方的进入。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根据驻南京大使馆的请求,给予了支持。

签名:菲舍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① 德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官。

3. 陶德曼^①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1月30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1月30日23时1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日0时15分

编号:335,非机密件

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在必要时将转移到安全的英国“霍尔克”号轮船上去。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 B. Y. 福斯卡姆普的随记

(1937年11月21日于柏林)

根据由于中日两国交战行为使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德意志帝国公民遭受损失的第一次通报,德国驻东京和南京的大使馆于今年8月26日得到指令,要向交战双方的政府预先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

中国政府对此没有答复。

日本外交部于12月3日以口头照会形式作了否定的答复,说明的理由是日本政府没有义务为第三国公民在局部军事行动中受到的损失

^① 陶德曼(Trautmann)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奉命在中日间进行调停,终因日本坚持侵略条件而失败。

承担责任,因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行使自卫权利。

根据12月10日《德国简讯快报》的一篇报道,据日本外交部对第三国提出在上海交战地区所受损失赔偿要求问题的声明说,日本原则上拒绝任何赔偿损失的要求。但他认为也可以说,日本在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地区后,也不排斥会对其他国家赔偿损失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作为单个问题加以审查。

对于有可能对南京进行空袭再次口头提出赔偿损失的问题,日本外交部同样持拒绝态度。大使馆报告说,(日本)对其他国家代表相同目的的外交措施也同样给予拒绝的答复。

10月18日,现德国驻南京和东京大使馆得到指示,按照下述有效原则再次有准备地通报损失情况:

从 *a fortiori* 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的观点来说,(日本)有义务赔偿德国公民在当前的中日冲突中受到的身体和生命危害以及由于战争行动损坏了他们财产的全部损失——例如由于军事人员的行为(抢劫或破坏)——平民或军事机关的措施(例如没收和冻结措施)以及一般性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大炮袭击和炸弹轰炸)。

德国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同时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得到指示,根据上述原则汇集有赔偿义务的损失情况,并尽可能查明造成那些损失的肇事者是涉及中方还是日方。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提出口头照会后,日本外交部至今尚未有书面答复。主管部门只是口头解释说,日本政府原则上会和已经两次书面表明的态度那样继续坚持拒绝的立场。但也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即基于现有的友好关系,准备通过与受到损失的帝国直接商谈,以取得一致意见——如同对上海和天津的几起事件所做的那样——给予赔偿损失。对此,我们在口头上充分表述了依法处理的立场。

中国政府对我们要求赔偿损失的相应立场至今也没有表示同意。

为保护散居在中国的德国公民及其财产,尤其是德国外交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德国的领事机构——部分是按照日本的建议,部分是出于自己主动——给当地的日本军事部门提供了名单及位置图。日本海军部在请求提供相应的资料时,原则上已承诺保护在中国的德国

外交人员。

签名：福斯卡姆普

[德国政府档案]

(郑寿康 译)

5. 绍肯给德国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

(1937年12月2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2日12时50分

收到：南京，12月3日3时，罗森博士12月3日10时译出

编号：3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于11月30日发来电报称：

日本人打算尽可能保护南京、国民政府和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及中国的和平居民。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在大国的斡旋下避免首都遭受战争的灾难。

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在南京建立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日本人将对此发表正式声明。

签名：绍肯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 年 12 月 7 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 年 12 月 7 日 19 时 50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8 日 5 时 40 分

编号:349,机密件

南京前线的中国军队在后卫部队进行较小战斗后,部分已随蒋介石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转移(删节 1 处),抽调较强兵力保卫南京周围的要塞。(删节 2 处)有这里的和杭州以北分队。

日本人已追到句容天王寺,在这里接触到南京要塞的前沿阵地。日本的军舰尚未经过上游的江阴;北岸还在中方手里。靖江和南京李塘(Litang)继续停电。

南京不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因为早已有计划地撤离。北线没有特别的战斗。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内容相同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 迪克森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 年 12 月 7 日于东京)

发出:东京,1937 年 12 月 7 日 13 时 10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7 日 6 时 25 分

编号:390,机密件

同时致帝国国防部和帝国空军部

(日本)军方预计今天或明天攻占南京。

签名:迪克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9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9日13时3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9日18时30分

编号:353,机密件

今天汪精卫告诉我,蒋介石下台由他接管政府的消息是日本人试图在中国制造不和。实际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各党派的领导人进行合作。

汪精卫还说,虽然还有谈判的可能性,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关于南京的进一步行动十分愤怒。

全体中国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希望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删节1处),但一再遭到日本的拒绝。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内容相同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 拉贝致美国大使馆的信函

(1937年12月9日于南京)

致美国大使馆,汉口

国际委员会从卫戍司令部唐生智处得到许可传递以下电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唐将军请我们通过您将一号电文传给最高统帅蒋介石。二号电文我们将通过艾奇逊先生转给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请将该建议内容通知其他大使馆。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得到这些大使馆的同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9日于南京

一 号 电 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建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9日于南京

二 号 电 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在城墙内南京城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日本当局建议放弃对

城内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9日于南京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0. 约翰逊转达国际委员会的和平建议

(1937年12月10日于汉口)

海军电台

序列: 发自:汉口,1937年12月10日14时

华盛顿国务院

驻南京大使馆 内容: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驻北京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24号——1937年12月10日11时

南京电报号1026——12月9日18时

下列内容已于12月10日11时发给驻汉口的外交使团

美国大使于1937年12月9日夜12时收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代办艾奇逊先生于下午6时发来的无线电讯。该电讯包含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分别致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的两份电报,就如何避免在南京城内的战斗及如何防止众多平民在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请求我将电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汉口大使馆

交给有关当局。现附上艾奇逊先生的电讯稿副本,供汉口外交使团传阅。

收到上述消息后,副本已经美国驻汉口大使馆递交给了汉口的中国有关当局。中国有关当局今天早上回复,该建议已经呈送给最高统帅。一旦统帅部有回复,将会立即告知。

可以估计,1937年12月9日晚,该消息以同样的方式已递交给了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

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国际委员会紧急请求所有大使馆支持这项建议。美国大使馆已经代表自己通知了中国当局,完全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建议,如果该建议能够完整地并且在军事指挥人员的计划下得到实施,他将表示欢迎。

此电原件传南京,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2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2日16时3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2日14时40分

编号:363,机密件

罗森从南京发来电报称:

英国武官证实,载有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人员和难民的英国轮船“黄浦”号和其他中立的轮船,今天(星期六)14

时 30 分在下关上游的停泊处遭到日本人的炮击，在离开停泊处向上游驶去时还继续受到一个多小时的连续炮击。有可能误以为是中国的运输船只，但日本飞行员整天在船只上空飞行，怎会如此疏忽大意。我请求除抗议外，要求东京政府和上海日方的司令部保证给予保护和飞机不再误炸。船上全体人员安然无恙。

我首先指示上海总领事馆告知上海的日本军事当局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正在“黄浦”号轮船上，由他们在那里采取相应步骤。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2.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7 年 12 月 12 日于汉口)

编号：1245

文号：1702/8326/37

附件一份，抄件一份，副本三份

内容：关于中日冲突；南京国际委员会

我荣幸地附上一份通函的抄件以及一份这里美国大使关于南京国际委员会停火建议的副本。

由各个自愿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组成的以帝国公民拉贝为领导的国际委员会——它在南京建立了所谓的“安全区”——在电报中向中国政

府和日本政府建议缔结停火 3 天的协议。在这 3 天期间,日本部队应该停留在自己的阵地上,中国部队应该从南京城内撤走。

电报是由美国大使转交的。蒋介石统帅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并指出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绝不会同意这项建议。日方至今尚未作出答复。此外,此项建议由于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过时。

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王金玲 译)

13. 德新社对南京局势的报道

(资料,仅供个人参考,编辑部对真实性不予保证)

汉口 12 月 12 日讯 星期日上午,在距离南京长江上游 90 公里的芜湖附近以及南京附近,发生英国炮艇和轮船遭到日本军队的袭击,英国炮艇“瓢虫”号在芜湖附近遭到日本人的炮击,一发炮弹击中了炮艇,艇长和一名水兵受伤,一名水兵被打死。另外一起事件发生在南京附近,英国轮船“黄浦”号和护航的英国炮艇“蟋蟀”号遭到日本轰炸机两次俯冲投弹,幸未击中。英国炮艇开了火,用机关炮和高炮进行还击。英国武官目击了这起事件,登陆后亲自向日本有关部门提出了抗议。这里的英国官方人士对这次事件再次表示严重关注。

罗森、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转移到了英国炮艇“蟋蟀”号上。

(德新社办事处)

汉口 12 月 12 日讯 南京周围地区的战斗从星期日早晨延续到星

期日整整一天,双方争夺激烈,日军没有能够向前推进。据南京卫戍司令在电话中称:中方有数十枚炸弹准确地落到了日军的阵地上。在南京城的东北方向,中方的大炮从紫金山山脉前面突出的阵地上对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击,日本人在河流纵横的地区组织了多次冲锋,但在中国军队的机枪火力下,一再被赶回到原来的阵地,损失惨重。

日军的大炮火力再次对准了南京,导致许多地方大火燃烧。

这里的中国报纸高度赞扬中国守城部队,再次证明了训练出来的中国现代化部队远胜于他们的日本对手。

(德新社办事处)

汉口 12 月 12 日讯 南京从星期日清晨再次受到了日本军队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但直到星期日下午,日本军队没有能够向前推进,中国军队面对物质力量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进行了拼死抵抗。南京城内被投下了许多炸弹,造成大量破坏,中立区内引发多处大火,死了许多中国难民。

据可靠消息,德国人方面的情况是,在英国轮船“黄浦”号上有罗森、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在安排住有家属的船上有希尔施贝格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在城内有拉贝、施佩林、克勒格尔和黑姆佩尔。

停泊在下关的“黄浦”号轮船,在星期日下午遭到了日本人的炮击,不得不立即向上游驶去,日本人还对它追踪炮击了一个小时。这艘轮船飘扬着英国国旗,清楚可见。在它的附近落下了 24 发炮弹,许多炮弹碎片落到了船上,船上所有人员安然无恙。船上除了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的人员外,还有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和众多中国难民。停泊在下关的其他中立船只也都随同“黄浦”号向上游驶去。

(德新社办事处)

伦敦 12 月 12 日讯 目前在伦敦的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石井伯爵接受了《星期日时代报》一名记者的采访。他在开头就指出,日本并

不追求领土目的,只要其他大国严守中立,日本将继续尊重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这是日本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石井说,在攻下南京后,日本军队不会继续再追赶蒋介石统帅到中国的内地,但日本将继续占领南京,直到和蒋介石达成调停为止。中国的地方政府机构只要愿意和日本合作,对他们将继续保持不变。不过,假如蒋介石拒绝和日本签订一项条约,军事占领就将继续下去,同时进行征税,以维持军队的给养。

石井继续说,日本没有正当理由请求其他国家不要出卖武器给中国,因为并没有宣战,因此也就不会要求作战的权利。但是已经通知了法国,如果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继续出卖武器,日本将被迫对法国铁路从印度支那的河内经过……(原文至此中断——译者)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4.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3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3日15时53分

收到:柏林,12月13日16时10分

编号:365,非机密件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来电报(编号124)称:

一位日本外交同行发函给总领事转达日本军方的迫切愿望,要求外国人立即撤离南京。信中还强调不会给中立区以承诺和担保。

我答复说,请告知日本军事当局,据我们所知,目前南京还有4名德国人,已无法通知他们。必要时请给予保护。

请参看德新社关于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报告。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3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3日19时3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4日3时5分

编号：367，非机密件

内容：关于编号360的电报报告

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在“黄浦”号轮船遭到日本的严重空袭后，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英国炮艇“蟋蟀”号上。

驻上海总领事馆电报请求转告日本当局对“蟋蟀”号上的德国人加以保护。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3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3日19时3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4日3时5分

编号:368,机密件

南京陷落后——看来保卫的力量甚为薄弱——中国军方的权威部门才要求正式公布日本的目的。这种等待的倾向,阻碍中国目前投入更强大的兵力,这些兵力正在江南的吴兴(Wuhing)至芜湖沿线待命。

假如条件无法接受,认为将继续进行战斗。已经进行了征兵,使后方尚未投入战斗的中国兵力提高到约150万人。

如果把已到达香港的物资运来,战争继续进行到1938年夏天的武器和装备就有了保障。再说,只有预期的物资不久能够到达,战争才能进行。

缺少对伤员的治疗和护理,会对后方产生危险,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组。

上述开头两段的相同内容也告知了驻东京大使馆。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 年 12 月 13 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 年 12 月 13 日 19 时 30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14 日 3 时 5 分

编号:369,非机密件

由于日本人炸沉了美国炮艇“巴纳”号,驻华盛顿美国大使馆请求指示。

英国代表告知说,日本人将派一名高级军官从上海乘飞机到南京去,阻止继续发生这类事件。

显然,日本当局没有通知日本的前线司令部有外国轮船存在的情况。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7 年 12 月 13 日于汉口)

编号:1245

文号:1702/8376/37

附件一份,副本三份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内容:日本要求外国人撤离南京

继今天呈送的另一份编号 365 的报告,我荣幸地附上这里美国大

使一份通函的副本,内容是日方要求外国人撤离南京的问题。

驻东京大使馆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二) 见 证 浩 劫

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4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4日20时1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4日23时

编号:371,非机密件

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的人员以及几名帝国公民又回到了“黄浦”号轮船上,等待返回南京的可能性。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9 日 编号 1249 的报告附件

文号:2722/8461/37

内维格尔的报告

(1937 年 12 月 17 日于汉口)

关于日军在上海的战斗以及后来直至占领南京的战斗情况报告

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作战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就是说,那里是一个既没有掩蔽又没有做好防卫准备的地带。由于地下高水位的原因,那里也不可能有防空掩体设施。这一事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定打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在战斗中日本人拥有武器技术上的优势,还能从海上投入军舰,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对这个决定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其次才是军事上的原因。上海位于中国国际利益的中心,那里的战斗会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引向日本人的掠夺战争,中国政府希望获得至少九大条约签字国的支持。此外,保持与上海金融中心的联系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军事上迫使日本人在上海投入重兵似乎也十分重要,它可以减轻中国北方战线的压力。此外,为了钳制日本的登陆部队,在上海相当狭窄的空间有可能投入训练良好的中央军,由此也减轻了高层领导的压力。

这些考虑在一番犹豫之后最终决定,确立通过进攻占领上海的方针。对虹口和杨树浦租界少量的日军驻防部队用奇袭达到目的。

(以下缺少原文 2~8 页——译者)

……在乍浦登陆首先是没有大规模战略思想为基础。此外,将部队推进到对战略有决定意义的日本人的南翼需要一定的时间,它给了中国军队必要的喘息。

日本人战略上的成功在占领南京时达到了顶峰,已是势不可当。中国人不得不力求军队逃脱被消灭的命运。这一点是成功了。可是如果无法避免往南去的道路被切断,要想认真保卫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想牺牲

南京周围地区的部队,向南的道路就必须保持畅通。但太湖南面作战的中国军队力量太弱了,以致无法阻止向南往芜湖方向的道路被切断。

签名:内维格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24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24日13时20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24日12时40分

编号:390,机密件

内容:关于12月7日编号345的电报

据英国的部门负责人告知,关于平民对轰炸“黄浦”号、“蟋蟀”号和“斯卡拉布”号的赔偿损失要求预计将在东京进行谈判,估计也会对(删节2处)提出要求。

鉴于德方也提出过抗议以及报纸报道的日本人已在伦敦答应赔偿的情况,请求电报授权对希尔施贝格的事件(实物损失和健康伤害)必要时作为特殊事件同样进行谈判。

我不知道,我们对轰炸有南京办事处人员德国人在场的“黄浦”号轮船事件是否提出过抗议。请求直接给驻上海办事处以指示。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7年12月24日于上海)

文号:2722/8432/37

副本二份

内容:德国驻南京办事处漂泊记

在大使先生带了大使馆绝大部分人员和几乎是南京的全体德国人于今年11月22日离开南京后,开头一段时间的局势还是平静的。日本飞行员的活动甚至减弱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又频繁起来。

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开始活动,准备按照正在打仗的上海南市区成功的榜样,在南京为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从他们中选出西门子中国公司的代表约翰·H. D. 拉贝先生为主席。拉贝先生放弃了一切个人利益和顾虑,献身于人道主义事业,甚至发电报给领袖和帝国总理——拉贝先生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区小组的领导人——并试图取得日本人支持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行为赢得了委员会中的美国和英国委员们对德国的感激和赞扬。

委员会原来想争取冲突双方的支持,实现建立安全区的想法,然后由中方的有关部门实施操作,执行这个计划。由于这里可以作为考虑人选的中国人缺少足够的勇气,他们全都宁愿逃往汉口,不想留在首都。最后委员会只好自己来管理安全区,使拉贝先生实际上成了南京市市长的角色。帮助他的人有帝国公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卡洛维兹公司)、爱德华·施佩林以及多名美国医生、传教士和教授,还有各个基督教团体和其他慈善组织的一些中国助手也自愿加入。

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完全不理解他们应该尽量保护自己的平民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许多人却以一切借口和站不住脚的理由,混进了安全区,躲到德国的国旗下面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一直到最后时刻,由此给安全区的计划带来了危险。在每晚举行的有军事机构和外国人参加的会议上,对要求一切军事设施撤出安全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委员会对军事部门撤出安全区问题不得不请求警方给予帮助。

在这期间,我和英国和美国的同行们在蒋介石那里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他说明设立一个由警察维持秩序的市民机构,对南京一旦被占领十分有利。这个步骤的惟一成果是促使蒋介石要求一个至今接近我们的德语讲得很好的警察厅厅长王固磐留下来,后者表示拒绝,随即被撤了职。

中国人以所谓军事上的原因逐渐纵火烧光了沿城墙外侧的房屋。可是对此应该注意的是,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早在几周以前就极力劝阻蒋介石放弃保卫这个位于长江拐弯处的城市——南京。中国军方的领导撤出上海后,在空旷地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才能,或者至少为守住上海与南京之间的军事要塞作出认真的努力,却宁愿以大多装备很差的地方部队表演一场给他们遮羞的戏剧,导致那些部队以及平民——穷人中的穷人——遭受了不必要的牺牲。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追了上来,使中国人没有能够利用南京周围那些已经加固工事的丘陵地带进行抵抗。

当日本的前卫部队已经到达过去我们常去散步的地区时,三个大使馆驻南京的办事处决定带着他们的公民转移到长江上去。英国领事十分友好地提供我们住到一家轮船公司停泊在南京港上游的“霍尔克”号轮船上。不顾我的要求,仍然留在南京的帝国公民除去前面提到的拉贝先生、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外,还有北方饭店的经理理夏德·黑姆佩尔,一名奥地利和一名来自苏联里加的外籍德国人。在12月9日上午,也就是我们上船后的那天,日本人对各个大使馆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我和领事馆的秘书许尔特尔还再一次回到城里,为了——可惜是徒劳无益——劝说留下的帝国公民和我们一起转移到停泊在长江的船上去。令我们始终感到放心的是,我在几天前把一家中国银行提供给我使用的一所房子交给了拉贝使用。那所房子很大,拥有一个由德国顾问建造的十分坚固的防空洞。但这也带来了一个主要危险,即无法排除潮水般后撤时散兵游勇们的骚扰。

“霍尔克”号轮船停泊在日本人早已知道的一个地方,那里还有许多

艘英国的和美国的商船、美国的炮艇“蟋蟀(Crigket)”号和“斯卡拉布(Scarab)”号,而美国的炮艇“巴纳(Panny)”号还停泊在市区。

12月11日早上,星期六,英国的长江轮船“黄浦(Whangpu)”号也驶来了。由于它的住宿条件比较好,我们搬到了“黄浦”号上去。英国老板的“霍尔克”号轮船上的伙食非常出色,但在桥楼室被大火烧毁后,成了大众旅馆性质,甲板下面住了四五百个中国难民,还有英国公司的中国雇员及其家属,塞得满满的,欧洲人住在一个隔成3个小间的大办公室里。

我们在“黄浦”号上用过第一顿午餐后,立刻就注意到南京的南面一个作战的日本炮兵排正用大炮对准着我们,日本炮兵按照习惯把大炮交叉地对准了我们的“黄浦”号和“万通(Wantung)”号,后者是英国邮督为南京邮政局包租用做临时避难处的。所有船只立刻开始向上游驶去,航行中日本人还继续对着我们的船开火,长达一个多小时,有几发炮弹落在紧靠我们的船边,碎片落到甲板上,击穿了几只救生艇。一艘系牢在“霍尔克”号船边的小船被炮弹击中,打死了3个中国人。我们继续向上游驶去时,幸好“霍尔克”号引开了日本人的炮火。我们的船长麦肯齐十分沉着冷静地指挥航行,在长江距南京上游15海里处寻找到一个停泊的地方。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注意到在这里即使船被击沉后甲板还浮在水面上。海军上校Z.S. 奥唐奈指挥全体炮艇和其他商船停泊在同一个地方,“黄浦”号还在夜色的掩护下把“霍尔克”号拖到了那里。

遭到这次炮火袭击后,我给汉口的大使先生和上海的总领事发去了电报,请求向日本人对此提出抗议,要求保护不再受到类似的炮火袭击和飞机的轰炸。

这期间,英国扬子江海军少将霍尔特命令他的校级军官,即前面提到的海军上校Z.S. 奥唐奈于次日凌晨到芜湖去见他,他们要与已经到达那里的日本人接触。我的英国同行和英国大使馆武官与海军上校同行。接触时首先谈了发生于12月12日早上日本的一次炮火袭击。这次袭击打死了一名英国水兵,海军上校奥唐奈失去了右手的一个手指。尽管日本人持异常挑衅的态度,英国人还是努力争取进行谈判,使芜湖的

桥本大佐^①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对扬子江上所有船只开火是他下的命令!

对我们自己来说,基督降临节前的第三个礼拜日开始了,阳光灿烂,气氛宁静。上午时分,在我们附近的拖轮和浮船上的日本步兵先是按照他们在陆地和帆船上的习惯杀死了几个无辜的平民,然后在我们全体船只周围绕行一圈,使他们得以亲眼确信我们这个船群是中立的与和平的。不久前,“巴纳”号和标准石油公司的三艘油轮从我们旁边驶过去,然后在上游的和县(Hohsien)地方停泊,远离我们的视线。日本登陆部队查看过我们这些船只后,我们以为肯定不会再对我们进行攻击了。可是在13时30分,完全出乎意料的,毫无预兆的,日本轰炸机呼啸而来,朝着与“霍尔克”号连在一起的“黄浦”号——那是一个巨大的和出色的目标——从约300米的空中俯冲而下,连续袭击了3次。说来也真是一个奇迹,总共投下了9枚炸弹——其中一枚是哑弹——竟然一枚都没有投中。不过由于巨大的气浪和碎片的影响,“黄浦”号特别是“霍尔克”号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次袭击后,服役军龄最长的英国军官,“蟋蟀”号炮艇的海军上尉阿什比命令把“霍尔克”号和“黄浦”号上的外国人立即转移到“蟋蟀”号和“斯卡拉布”号炮艇上去,并让我们的船群分散开来。

当我们坐在一艘小拖船里从“黄浦”号驶往距离很近的“蟋蟀”号时,日本的空中强盗又来了,在紧靠亚洲石油公司“天王(Tienkwang)”号油轮的船尾处投下了6枚炸弹。这时海军上尉阿什比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命令两艘炮艇的机关炮开火,分别为2尊六轮炮和2尊3英寸的火炮,但没有使用适宜于防空的6英寸大炮。由于他的果断的和勇于承担责任的行动,海军上尉阿什比使英国的船群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但这时就在上游几海里处,灾难落到了美国人身上。

16时10分,日本人进行了第三次攻击。这次由于发现飞机到来时使用了防空大炮,投下的4枚炸弹远远地偏离了目标。可是,我们总共已经挨了19枚炸弹,而前一天日本炮兵已对“黄浦”号轮船打了约有24发炮弹。

^① 即桥本欣五郎。

这时,阿特尔立刻报告了海军上将和其他部门,我也分别给汉口的大使先生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发了三封电报。由于日本人对英国人态度疯狂,有意识地要摧毁英国的航行船只,遭到了英国的抗议,德方对此是欢迎的。我们的情况就像是遇到了杀人狂。为了防止日本人的炮击,我们在长江上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抗议是否会比那帮疯狂暴徒试图消灭我们的行动更快地产生作用。这帮狂徒的所谓“反对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不同于红色的“伊比扎英雄”罢了。

晚上传来了消息说,日本人已答应停止进行攻击。据说命令将在19时以前下达到各飞行中队。但日方声称不排除年轻飞行员的草率行为。英国海军上将命令所有船只在夜间打开全部灯火,把船只照得通明。据说日本的侦察飞机将在12月13日早上从我们上方飞过,并命令我们只有在遭到攻击后方可开火。夜里我们又经历了一次空袭警报,但只是虚惊一场,次日早上有侦察机多次飞过我们上方。

这里描述的这些事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南京至芜湖之间的这段路程上根本就没有中国人的运输船只,因此我在上次电报中就建议在南京至芜湖之间的江面上禁止任何轰炸行动。人们如果考虑到英国的尤其是美国的船队早已远离日本的防线,日本的登陆部队还察看了我们的船只,这就显得日本人是何等狂妄。况且所有船只都在显著的地方挂着英国国旗,船舷边上和甲板上也画有英国国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除去各艘轮船造成了损失外,在因为信任他们的雇主而到船上求得保护的中国难民中引起了莫名的恐慌,几乎他们全都在12日至13日的夜里离开了轮船,因为他们估计在13日日本人一定会继续他们的“歼灭战”。幸好两艘大轮船“黄浦”号和“万通”号是停泊在有斜坡的长江北岸,使难民们和船组人员有机会离船上岸。经受了星期日可怕的经历后,约有90%的中国人以及轮船和拖船的大部分船员不想再在附近等待事情的继续发生,全都惊慌地上岸找寻安全的地方去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英国的水兵们做了十分宝贵的工作,他们在各艘轮船上生火,把被破坏的窗和门都钉起来,等等。

在形势继续平静后,我们在14日又回到了“黄浦”号上,因为他们得到命令加入到一个护航舰队去,后者要把在日本人袭击中丧生的人和伤员从芜湖和县运到上海去。我们看到了这个护航舰队从我们旁边驶过去。一艘日本的驱逐舰在最前面,接着是美国的炮艇“瓦湖”(Oahu)号,可以看见牺牲者的棺材上覆盖着美国国旗,然后是英国炮艇“瓢虫(Ladybird)”号,在芜湖被击中的4个弹坑十分明显,最后是各艘商船,末了还是一艘日本的驱逐舰。

我们估计今后几天内可以重返南京了。我们回到了“蟋蟀”号上,在那里我们一直等到18日早上旗舰“蜜蜂(Bee)”号的到来。“蜜蜂”号把我们送到南京,先是到了下关港区。我们发现长江北岸的山上有一尊中国人留下的大炮不时朝港口开炮。海军少将霍尔特命令把船稍稍向上游驶去,以致我们大约又回到了英国船队原来停泊的地方。英国海军少将在这里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进行了互访,试图使他同意在“蜜蜂”号上的英国官员以及我们的人返回南京。这一努力被以还有中国的残余力量在活动的借口拒绝了。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人不想让我们看到毫无纪律可言的日本部队对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烧杀和抢掠的可怕景象。因此,英国的同行们和我们决定加入20日经过这里的第二个护航舰队。这个舰队在日本驱逐舰的带领下,在21日下午顺利地停靠在上海。我们在经过南京城外的下关时,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我在“蜜蜂”号上通过日本人给拉贝寄过一封信,但至今也没有收到回音。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生活得都很好。

与我们一样,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坚持返回南京的权利。我们也继续坚持这个权利,反对日本人的一切拖延花招。一些美国记者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报道文章,使日本人对待这里平民百姓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才为人所知。这些记者是南京被占领后随第一个护航舰队到达上海的。尽管估计后来有少数不太负责的记者对此有些夸大,但确有足够的事实会使日本军队羞愧不已。在这些日子里,我的英国同行对在和平的乡村城市芜湖亲眼见到的情况感到无比震惊,令人担心南京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我已打算在返回南京后写一份详细的特别报告。

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的主要承受者是中国人民，农民和苦力。他们处在疯狂的敌人和本国的上层阶级之间，一边是敌人肆无忌惮地使用一切手段屠杀他们，一边是躲在安全的大后方，他们高叫“人民改革和新生活”等一切漂亮口号，鼓吹要“誓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却听任平民百姓的房屋和家产被自己的人和敌人的部队烧毁与抢光。凡是没有盲从地带着老婆孩子、衣被和箱子躲到虚假安全的后方去的人，成千上万地成了被毫无顾忌地使用现代战争手段进行屠杀的牺牲品。日本人在这里为共产主义缔造了一个危险的温床。他们宣称，他们的战斗只是针对共产主义的。这对即使对事实只有一点肤浅了解的每个人来说，就像是对神灵的亵渎。中国人民至今以巨大的忍耐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事实是一个奇迹，任何其他民族早就会投向革命了。但愿三位德国官员从令人担心的最近处，以亲身经历的日本“反共产主义”的祝福——至少对此作出的贡献——这个事实也许会——至少有助于——德国人的家乡对日本的企图和表现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而这对德国遏止共产主义发展的政治目标是明显对立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但愿英国人在扬子江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乐于助人的和伙伴情谊的精神会在不久的将来，落实在对德国具有世界意义的未来形式中去。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所以把这份报告直接发往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和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这份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7 年 12 月 27 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7 年 12 月 27 日 17 时 24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28 日 17 时 30 分

编号:402,非机密件

在上海的罗森发来电报称:

日本保证在 1 月初准许他回到南京去。然后他将和英国人乘他们的炮艇返回南京。美国人可能会先去芜湖和和县,在南京和我们会面。已通知驻东京大使馆。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 魏茨泽克^①给驻汉口和东京德国大使馆的指示

(1937 年 12 月 28 日于柏林)

(1) 给驻汉口德国大使馆的电报

编号:213,密码发出,机密件

内容:关于编号 390 的电报报告

这里没有对轰炸“黄浦”号事件提过正式抗议。这里的外交部成员

① 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cker),时任德国外交部副部长。

曾在适当场合对日本大使馆武官谈过这起事件。日本大使馆代办于次日主动表示了道歉。

关于希尔施贝格的情况,这里至今没有收到报告。

签名:魏茨泽克

.....

(4) 给驻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

编号:332,密码发出,机密件

此件供参考。

外国报刊再次报道说,德国对轰炸“黄浦”号轮船事件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请注意,这里并未提出正式抗议。外交部成员曾在适当场合对这里的日本大使馆武官谈过这起事件,日本大使馆代办于次日主动表示了道歉。

签名:魏茨泽克

[德国政府档案]

(郑寿康 译)

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7年12月29日于汉口)

编号:1263

文号:2014/8607/37

副本四件

关于今年12月20日的(编号1205,文号2722/7865/37)
以及11月21日(编号322)和11月25日(编号325)的报告

内容：德国大使馆暂由南京迁往汉口

致柏林外交部

在从南京撤出的德国帝国人员上船后，我在今年 11 月 22 日下午 5 时到了停泊在离南京不远的“库特沃”轮船上。根据我的指示，“库特沃”轮船在今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的夜里（午夜不久）驶往汉口，并于今年 11 月 25 日中午 12 时抵达汉口。

随同我去汉口的大使馆成员有：

大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

领事部秘书施彭勒

领事部秘书霍特

领事部实习生布雷桑

女速记打字员布隆尔小姐和齐默尔曼小姐

中国雇员汪雨康

公务文员吴浩生

书记员李昌兴

杂务员高仲新和马广昌

留在南京的其他使馆人员有：

政务秘书罗森博士

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

领事部秘书许尔特尔

其他全体中国雇员

抵达汉口后，大使馆立即在总领事馆的房子里开始办公。

行政总监杨森从国内休假返回时，已根据指示于今年 11 月 24 日从香港先期到达汉口，我抵达汉口后，他立即向我报到，上班工作。

由于缺少合适的办公房间，我在这里另外租了一所私房作为我的住房。

签字：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 拉贝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先生的信(副本)

(1937年12月30日于南京)

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先生

亲爱的菲舍尔先生！

您12月22日热情洋溢的来信昨天由日本大使馆一秘福井先生转交了给我，非常感谢。

考虑到军事当局的检查和日本大使馆先生们(他们很热情，给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友谊，我不能像您希望的那样详细地回答上面提到的您那封信中的问题。

12月23日我发现除了您自己的住宅外，还有以下建筑物完好无损：大使馆、法尔肯豪森、施塔克、莱布桑夫特、杨森、许尔特尔、施佩曼、舒尔彻-潘丁、穆克和拉贝，也就是说总共11处住宅。大使先生的住宅中只有一些轻微的损坏。克勒格尔刚才发来电报告知我，施塔克从前天起必须被列入另外一份名单中，这份名单有40多处房子。

所有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身体都很好。顺便还给您附上一份全体人员的名单。

我听说，美国大使馆的几位官员正在来到这里的途中，但愿德国大使馆的人员随后尽快到来。

我们这里自12月21日以来同外界的通讯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了，因此请您告诉我，“库特沃”号现在怎么样？乘客怎么样？我们在“库特沃”号上的行李怎么样了？谢谢。

我在12月22日收到了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12月19日的简短来信(从“蜜蜂”号英国船上发出的)，信中说他们身体都很好。我不知道这3位先生怎么到“蜜蜂”号上去了。

这里所有的德国人给您送去最好的新年问候,我们非常希望很快再听到您的回音。

希特勒万岁!

您的

签名:约翰·拉贝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 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①

(1937年12月30日于北平德国大使馆办事处)

文书编号:2722/4379/37

附件二

副本二

内容:日军占领南京时和在华北时对中国人的大屠杀

现将两份报告的副本^②寄给大使馆。这些报告是由美国的朋友提供的,是关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城市居民进行的长达三天的大屠杀的目击报告。

较短的报告是金陵大学的 M. S. 贝德士教授写的,另一份则是美国记者 A. T. 斯提尔所写。他们两人都是极其冷静而且客观的观察者,其描写值得信赖。另外,据刚刚从南京回来的斯提尔说,日军在攻

① 本文中“〔 〕”中所增加文字为日文翻译者所加。以下所引《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均同此。

② 见下文两个12月30日的文件。

陷南京后三日内进行全面掠夺时,德国人的土地和房屋等也极大地遭到了他们的破坏。

这两份报告在下面这点上是一致的,即在日军在中国进行非人道战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比南京大屠杀^①更凄惨的杀戮。但是,这两份报告都没有提到在华北的京汉(北平至汉口)铁路沿线的高阳——根据一位正好在场的传教士所写的报告——日军以清除土匪和共产主义分子为借口,把14个村子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全部居民一起杀害这件事。同样,有关日军在华北其他地区的新暴行的报告正在接连送达。不过,当值得信赖的欧洲目击者没有在现场的时候,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得不到证明。但是这类事件是无法掩盖的,它进一步刺激了国内高涨的民族运动,使得战争越发深化。

本报告的抄件和附件将被送往天津总领事馆、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及柏林外交部。

签名:毕达博士^②

附件一

S. 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所写报告的副本^③

机密

美国炮舰“瓦湖”号

日军在南京失去了其名声的大半,错过了获得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外国好评的绝好机会。由于中国当局不光彩的瓦解和该地区的中国军队被歼灭,很多人开始主动服从日本引以为豪的命令和组织。由于日军的入城,

① 德文原文为 Nankinger Massacre,这是国际上较早使用的“南京大屠杀”一词。

② 德国驻华大使馆书记官。

③ 贝德士和斯提尔的两个附件主要内容已见前文,这里一并收录,系因细节有所不同。

看起来战争的紧张状态和轰炸的直接危险已经消除了,这时很多当地居民放下心来。至少他们不必害怕毫无秩序的中国军队了。实际上,中国军队对该市的大部分地区没有进行很大的抢掠就退出了。

然而,两天过后,由于〔日本士兵〕不断杀人、大规模较有计划的掠夺、闯入民宅强奸妇女等行为,事态的前景变得一片黑暗。在市内转了一圈的外国人报告说,路上躺着很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已经确认,在南京的中心地区,一个区里基本上就有一具尸体。很多死亡的市民都是在日军攻入城内的13日下午或晚上被枪杀或被刺刀刺死的。由于恐怖和兴奋而乱窜的人以及日落后在路上被巡逻队抓到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好像都被当场杀死。这种残酷的行为几乎没有辩解的余地。这种行为即使在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进行着,外国人和有声望的中国人清楚地目击了多起这样的事件。有些被刺刀刺中的伤痕令人发指。

当做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的几队男子被绑成一串后枪杀。这些士兵已经丢掉了武器,有人甚至还脱掉了军服。目前为止,除了亲眼看到的被处死的人群和将要被处死的人群之外,我们完全没有见过落入日军之手的俘虏的样子。当然,那些临时搬运工另当别论,他们是从某处被抓来搬运日军从难民区的建筑物中掠夺来的物品和装备的。日军强行命令当地警察选出400人,每50人一组被绑在一起,由手持步枪和机关枪的士兵押送走了。不管对目睹了这一场景的人们作出何种说明,他们的命运也是毫无疑问的。

在主要街道上,中国士兵的目标是那些食品店和窗子没装防护栏的家庭,进行的也只是一些很琐碎的掠夺,这种掠夺现在变成了由日军高级军官指挥的,有组织地对商店进行大面积的破坏。日军需要大量苦力帮忙搬运掠夺品。他们最想要的是粮食,但其他有用的东西和贵重物品也是掠夺的对象。在全市范围内,无数家庭不管大小,不管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同样遭到了掠夺。下面的强行掠夺的例子尤其无耻。收容所和避难所的众多难民在遭到日军的集团性搜查时,从仅有的携带物品到钱和贵重物品都被抢走了。大学医院的职员被抢走了钱和手表,另外护士宿舍也遭到了抢劫(这些建筑物是美国人的资产,和遭到掠夺的其他建筑物一样,悬挂着本国国旗,张贴着大

使馆的布告)。但是日军撕掉了那面国旗,抢走了汽车等财产。

还有很多关于侮辱、强奸妇女事件的报告,不过我们尚未有时间去调查此事。但下面这个例子已经足够显示这种情况了。昨天,在我们的外国朋友家附近的一户人家,有4名少女被强行带走了。一些外国人在最近来到当地的某个军官的宿舍——那是一个任何普通人都无法接近的市内的某处——发现了多达8名的年轻女性。

此种情况下的恐怖统治无法用言语表述。温厚的军官所说的“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和残暴无道的中国政府进行斗争”这句话简直令人作呕。

这些在南京发生的令人厌恶的事例不象征着日本帝国的最高业绩,这点是确切无疑的。有责任感的日本政治家、军人、市民肯定还是存在的。他们为了日本的利益,应该会采取迅速而且合适的行动,以消除这几天以来对日本对中国立场所产生的危害。也有个别的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是很绅士的,是符合他们的职业和帝国的名声的。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行为给人以重重一击。(原文为英文)

附件二

A. T. 斯提尔的报告

发自中国南京

陷入恐慌中的人们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当驻守南京的中国军队的抵抗在日军炮火猛烈攻击下突然崩溃时,我目睹了6年来在中国的战争采访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野蛮的混乱。

我和美联社的C. Y. 麦克丹尼尔坐在馆员已经撤退了的美国大使馆内,就在这时,中国军队崩溃了。在首都的附近,榴弹和子母弹一如最近三天的样子,单调并有规律地爆炸。就我们所知,日军依然在试图攻破相当于南京市南门的中华门的城墙。

大使馆内院的骚动告诉我们发生了某些事情。中国的市民——男

女老少都有——穿过大门涌进了大使馆内。他们都抱着看起来很重的寝具和行李,像受了惊吓的大群野鼠一样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大使馆的防空壕沟里。

我问中国的保安:“他们是什么人?发生什么事了?”保安由于惊恐而圆睁双目,微微颤抖。

他回答说:“他们是大使馆雇工的亲戚朋友,有300人。”他又说明道:“据他们说,日军逼近了,就他们所知,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跑来避难。”

我们一边笑一边对保安说:“告诉那些亲戚,叫他们从壕沟里出来然后回家。他们又被中国人的谣言骗了。”

但是受惊的避难群众不肯相信我们的话。怎么劝他们也不肯走。然而他们是正确的。只有这一次,在中国常有的虚实参半的不可思议的谣言比报纸更早地把握了事实情况。当30分钟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军队整整一个师从大使馆旁边逃过的时候,意识到了上面这点。

几名军官站到退却的人群前制止他们。愤怒的声音在回荡,还传来了手枪声。士兵们很不情愿地改变了前进方向,拖着沉重的脚步再次向前线走去。然而好景不长,30分钟不到,中国军队的士气开始低落,并全线崩溃。

已经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了。数万士兵走在马路上,向着他们惟一的退路——南京西北角的挹江门前进。出了这个门再走半英里就是长江,在那里,一群船只正在等候着先行到达的人们。

崩溃是从下午4时30分左右开始的,开始时是很有秩序的撤退,到了傍晚就变成了溃退。逃跑的军队考虑到日军会穷追不舍,开始丢弃一些多余的行李。不久,马路上就散落了不少被丢弃的背包、弹药带、手榴弹和军服。士兵们在离主要退路的中山路仅数码之遥、价值百万美元的交通部官厅放了一把火,那里马上就变成了一片地狱。交通部是临时的弹药库,火一烧到其中的炮弹库和炸药库,可怕的爆炸声就在夜空里回荡开来。枪弹和炮弹的碎片从头顶呼啸而过,更加剧了在通往河岸的道路上一边你推我挤一边前进的人群的恐怖和混乱。烧得正旺的官厅喷出巨大的火球,散发出可怕的热量。陷入恐慌的人群

队伍迟迟不能前进，交通堵塞了。大炮、卡车、摩托车、货运马车在混乱中不断地从后向前挤过来，像连环撞击一样撞在一起。士兵们拼命想开出一条路来，然而却是徒劳的。火烧到了马路上的堆积物，形成了一道堵塞干道的火墙。撤退中的军队仅存的一点秩序完全丧失了。事到如今，大家都只能靠自己了。绕过熊熊燃烧的障碍物，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走到下关的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被残骸和尸体堵住了的城门。

于是人们要想办法越过这个巨大的城墙。他们用脱下来的衣服绑在一起做成绳索，另外还把毯子系在一起，做成了急忙赶造的梯子。在恐惧感的驱使下，士兵们把步枪和机关枪从胸前摘下扔掉，顺着梯子爬了下去。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困境。所有的船只都载着先行顺利到达的人们开走了。没有从陆路逃跑的机会，因为日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河流是惟一的退路。据说好几百人跳进长江淹死了。冷静的人花时间做了筏子，成功地渡过了河流。也有人藏在沿岸的建筑物里，这些人后来被日军驱赶出来并杀害了。

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无法逃出城外。他们整晚都在马路上你推我挤，陷入了完全的混乱状态。突破了南门的日军在天亮前巩固了据点，开始外出扫荡。因为所有的抵抗都已经瓦解，日军应该是在几乎没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占领全市的。那些残留下来的中国士兵成了惊恐混乱的人群，如果对他们好言相劝的话，他们应该很乐意投降吧。但是，日军下定决心要进行屠杀，在把中国将士们一个不剩地杀光之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即使对投降的人也毫不留情。他们和其他人被一起带往刑场。没有军事法庭，也没有审判。正如预想的那样，数以百计的无辜的市民在这种恐怖统治下被逮捕并屠杀了。

我在西部时曾经看过别人捕猎野兔。猎人们面对无力的兔子慢慢收紧警戒线，把他们驱逐到包围圈里。兔子就在那里被打死或杀死。南京的情况简直与其一样，只不过牺牲品变成了人。陷入圈套的人和兔子一样无力，无法进行抗争。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扔掉了武器。

当在街头巡逻的日军看到行动可疑的人后，不管他们是谁都用机

关枪和步枪将其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后意气消沉的士兵们就涌入了所谓的安全区。那里是仅存的还没有被扫荡的地区之一。与此相对,街道则是地狱。还穿着军服的士兵都想尽快把它脱掉。我在街上很多地方都碰到了脱下军服,然后把从店里偷来的或者用枪顶着别人弄来的便装穿在身上的士兵。甚至有人只穿着内衣在走路。我曾看见一名在内衣外面穿了一件燕尾服的士兵得意洋洋地在街上游荡,那恐怕是从中国官员的家里偷来的。步枪被折断,并堆成山一样烧掉。马路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军服、武器和弹药。要是在平时,一般的市民——还有大约10万人在市内——大概会互相争夺这些值钱的东西吧。但是他们都知道,如果被看见穿着军服或拿着枪的话会被杀头的。不过,还是几位老太婆在到处走动,把军服的棉垫肩剪下来得意洋洋地带回自己临时的窝棚。那时,有传言说军队放弃了装满大米的仓库,于是安全区的人们马上飞奔出他们的窝棚和壕沟,涌向那家仓库。几小时后,仓库被一抢而空。

随着日军搜查网的收紧,有些士兵因为恐怖而精神失常了。我曾经看见一名士兵用蛮力抢来一辆自行车,鲁莽地朝着在前方数百码的地方前进的日本军队猛冲过去。在路上的行人告诉他这很危险之后,他又突然掉头向相反方向猛冲。他突然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撞到了一个市民身上。最后我看到他一边脱自己的军服,一边想去剥那个市民的衣服。有的士兵则骑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跑,对着天空胡乱开枪。留在市内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

惊恐的士兵们跳到我正在行驶的车上,恳求我带他们去某个安全的地方。还有人以献出武器和钱为条件,让别人窝藏自己。极度惊恐的一群士兵聚集在由数名美国传教士和德国商人组成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部周围。他们深信这栋建筑物上方飘扬着的德国国旗具有消灾避难的威力,恳求能让他们进去。终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扔掉枪并闯了进去,留在外面的士兵也翻过围墙,开始把枪扔进来。手枪、步枪

和机关枪都落在了院子里，传教士们小心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好，以便交给日军。对于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外国人几乎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但是，他们的介入拯救了在中国军队突然撤退后被留在南京的几千名中国伤员的性命。

日军为了找出士兵和“便衣士兵”，搜遍了整个城市。数百人被从难民营带出并被处死。男子们每两三百人被编成一组，然后被带到方便行刑的地方，再用步枪和机关枪将其杀害。有一次为了杀害被捕的几百个人，动用了坦克。我亲眼目睹了一次集团行刑。数百人的团体被迫拿着一面很大的日本国旗，从街上走过来。有两三个日本兵跟着他们，把他们押往一块空地。在那里，他们被三三两两残酷地枪杀。一个日本兵拿着步枪，站在堆成小山的尸体上，向稍微有点动弹的人身上发射子弹。

对日军来说可能这就是战争，但在我看来这是杀人。（原文为英文）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 罗森寄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信

（1937年12月31日）

我已经办好手续，将乘坐英国炮舰“蟋蟀”号从上海回到南京，预定于1月5日星期三到达南京，特此通知阁下。保罗·沙尔芬贝格行政主管、阿尔弗雷德·许尔特尔秘书和翻译孙启成也将乘坐“蟋蟀”号前往南京。

我想麻烦您将此事通知南京的日本海陆军当局，请他们在我们登陆南京时给予我们帮助，并提供开展德国大使馆业务所必须的设施。

(原文为英文)

签名:罗森博士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1.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1月6日于汉口)

驻华德国大使馆第11号

文书编号:2722/1105/38

附件一

副本三

内容:南京陷落 日军进行掠夺

随信寄去从德国通讯社代表那里得到的、由路透社南京通讯员史密斯^①所写的关于南京陷落前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的摘录。

根据这份报告,关于在当地引起轰动的日本军队行为的报道看来并非夸张。

以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极高的评价。孔财政部长^②要求我转达对拉贝的特别感谢。

① L. C. Smith,英国人,路透社南京特派员。他在被日军占领的南京一直逗留到1937年12月15日,向全世界报道了南京事件。

② 即孔祥熙。

我打算今后提议授予拉贝勋章。
本报告的副本将被送往东京大使馆。

签名：陶德曼

附件

1938年1月1日从德国通讯社(汉口)得到
文书编号：2722/1106/38

**内容：史密斯(路透社)关于从1937年12月9日到12月15日
在南京战斗中所发生的事件的演讲摘录**

12月9日，首次听到远处有炮声传来，南京周边发生了相当大的部队调动。

12月10日，中国军队的调动变成了大规模的。城内的军队也开始调动起来。炮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响。

12月11日，首发日本的榴弹打到了城内。榴弹数量很多，但是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是分散在广阔的区域，没有造成非常大的损失。由于外国的军舰已经开往长江上游，所以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无法接触到军舰。傍晚，停止了供水。南京一整天都遭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开始时还有空袭警报，后来随着攻击次数的增加，警报变得毫无意义了。炸弹爆炸引起了很多起小火灾，但是没形成重大的破坏。大家认为日军飞机是来执行侦察任务的。

12月12日早晨，炮声基本上平息了。因此有人猜测日军被赶走了。但到了正午时分，日军炮兵对南京的炮击再次开始，宣告了上述猜测是错误的。电灯不亮了。看到紫金山上有中国军队。他们正遭到在两个探测气球引导下的日军炮火的袭击，对山坡下方所进行的无数次轰炸和日军在那里放的火把中国军队赶到了山顶。

在南京城内，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在慌慌张张地沿中山路北上。他们好像正在溃退。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第88师的一部分人由于被炮火切断了逃跑路径，该师不得不折回。

下午早些时候,大部分军队开始从城南撤退。秩序井然的师团向北撤退。据说仅有约1000名士兵还留在城南。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巷战,不过在午夜之前全军覆没了。撤退中的部队在被关闭的北门前(只开了一扇旁门,其他的门前都设有由沙袋和围有铁丝网构成的路障)停下了脚步,为了翻过城墙逃走,他们抓住了绳梯和绳索。日军的榴弹打到了北门附近,使得部队的惊恐状态进一步加剧了。

交通部在12月12日傍晚被团团烈焰包围。中国军队放的火烧到了堆积在院子里的储备弹药上。由于这里的弹药爆炸,部队沿着中山路撤退的路被堵住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沿路看到了大量中国士兵逃跑时丢弃的武器。那些卷好的毛毯、炊事用具和弹药箱使得他们的逃跑路线一目了然。北门前发生的恐慌,结果造成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堆积有大约1米高。据我的估计,大约有1000人在这里丢了性命。

到了12月13日早晨,城内还是没有日军的踪影。城南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半夜在中华门附近发生了激战,有1000人以上的中国人战死。

12月12日到13日之间的那个晚上,中国士兵和平民开始了抢劫。食品店最先被抢,还可以看到从百姓家里拿着食品出来的中国士兵。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军队有意识、有组织的掠夺。

在城南中国服装店前发生的事情很能说明此间的情况。数百名士兵涌到店前,所有种类的便服飞快地被抢购一空。士兵们倾其所有买来便服,在路上扔掉军服换上便装,然后混在市民中离去。数百名这样的平民后来聚集到了军官学校和国际俱乐部。

到了〔13日〕将近正午的时候,麦克丹尼尔在城南首次看到了日军的巡逻队。他们6至12人构成一个小组,很谨慎地在大路上前进。不时传来零散的枪声,路旁到处——据日军所说——倒着逃跑时被击中的市民。尽管如此,由于日军的出现,在中国市民之间产生了某种安心感。如果日军对他们采取人道的行为的话,他们是准备接受日军的。

在所谓的安全区,流弹和榴弹的袭击造成约100名中国人死亡,还有100人受了伤。

12月13日下午,日军的坦克队带着先遣部队进入城内。部队看上去疲惫不堪。中山门和光华门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中山门没受到损伤,光华门也只受到了很小的损坏。在这两个门附近没有死者。

到了晚上,日军进入了安全区。在安全区内有大约7000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被收容在军官学校和其他的建筑物内。由于数百名中国警官从城南逃跑到此,所以安全区的警察增加了。

11月14日早晨,日本兵对中国的一般市民还没有采取敌对态度。但到了正午时分,到处都出现了6至10人的日军小分队。他们摘掉联队徽章,进入家家户户进行抢劫。中国士兵抢的只是食品,而日本兵什么都抢。他们对城市进行了有组织的彻底的掠夺。

在我离开南京的12月15日之前,据我和其他欧洲人所见,所有中国人的家无一例外,大部分欧洲人的家也都被日军抢劫一空。屋顶上飘扬的欧洲国家的国旗被日军扯了下来。还有人看到一群日军拿着家具什物扬长而去的场面。他们好像特别喜欢挂壁式钟表。

还留在南京的外国轿车也被没收,国旗被揪了下来。日本兵没收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两辆轿车和数辆卡车。我在基斯林克和巴达的商店门口遇见了拉贝。他正在和店主合力赶走扯下德国国旗并企图对店铺进行抢劫的日本兵。

插着国际红十字会旗帜的外交部内收容了大约600名中国伤员。传教团的两名美国医生想进去却被拒绝了,也不允许给伤员送食品。几名负伤的中国士兵也在外交部避难。他们被日军带出去枪杀了。在鼓楼医院工作的护士们被逼站成一列,她们携带的物品也受到了检查。而且,手表、自来水笔和钱等都被没收了。

日军捆绑了四五百名中国人带往下关。试图追踪到下关的欧洲人被日军强行拦住了。

12月15日,掠夺在继续。在安全区内,约5000名中国人被逼排列成队,约有180美元被抢走。想向上级机关控诉这种行为并让其停止是不可能的。因为据日本兵所说,在南京还没有负责听取申诉的日军高级军官。

大批的年轻中国女性和少女们被从自己家带走。因为其后没有人

再见过她们,所以无法得知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城内因为战斗造成的损失不大。德国人的房屋从外表上看几乎和原来一样,但是其中大部分似乎都遭到了抢劫。

明孝陵和中山陵没有受到值得报告的破坏。

大都会旅馆先是被中国士兵,后来又被日本士兵抢得一干二净。

在美国领事馆前有4名中国市民、在大桥饭店前有大约20名中国市民被日军枪杀。

12月12日早晨,有炸弹落到福昌饭店(老板是卡洛维茨商会的买办)前面,造成了10名中国人的死亡。施佩林被炸弹的碎片划成了轻伤。

12月15日,外国的记者团从日军方面得到了乘坐日本军舰从南京前往上海的许可。后来经过决定,英国军舰也走同样的路线。我们接到了在栈桥附近集合的指示。由于到出发所需时间超出了预先的估计,所以我们决定在周围走走,顺便做做调查。我们在那里看到,日军在广场上把1000名中国人捆起来并让他们站好。然后将他们分批依次带走,把他们枪杀。是让他们跪着,开枪打穿他们的后脑。在场指挥的日本军官发现我们之后,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在此之前,我们观察到了100次左右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行刑。不知道其他的中国人怎么样了。

史密斯对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活动赞赏有加。据他说,拉贝、克勒格尔、施佩林的行为充满了乐善好施的精神和对中国难民的关心。史密斯高度评价了他们不顾危险、拯救了很多人身命的行为。关于黑姆佩尔,由于史密斯没有见过他,所以无法提及。总之,据说在史密斯离开南京时,所有的德国人都很平安。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2.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1 月 5 日编号 9 的报告附件二

文号：2722/1057/38 -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备忘录

(1938 年 1 月 5 日于汉口)

编号：1702/1068/38

内容：德国致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德国大使馆已荣幸地收到中国外交部本月 3 日的备忘录，确认了中国空军在扬子江上实施军事行动时导致第三国舰船遭受损失的事实。

借此机会，请允许德国大使馆将以下情况告知中国外交部。

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和驻南京办事处人员目前尚在上海，他们将于 1938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乘坐英国“蟋蟀”号炮艇经扬子江返回南京。在此请求相应地向贵国主管当局特别是中国空军指挥部门报告，以保护德国外交官员不会遭到空袭。

这些德国官员将留在南京，那里还有其他德国的帝国成员，此外南京还有许多德国财产。大使馆的办公楼位于颐和路 15 号至 19 号，兼有国家和私人财产的大使官邸位于萨家湾 9 号，使馆参赞菲舍尔的住宅——亦有私人财产——在汉口路，公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的住宅在牯岭路，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的住宅也在那里，外交人员杨森和施彭勒的住宅亦在同一条路上，而大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的住宅是在另一城区。另外，众多德国人的私有财产和德国公司也都在南京。大使馆那时曾有一份详细清单寄给了南京的警察局。一般说来，德国人的私有财产——但不是例如大使先生的住宅——大都位于新住

宅区或者所谓的南京安全区里,因此可以通过挂出德国国旗作为识别标志防止空袭。

如能相应地通知中国的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国空军的指挥部门,保护德国的帝国公民和德国财产不致遭到空袭,德国大使馆将对中国外交部感激不尽。

敬请回复。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3. 罗森给日本总领事福井的抗议信

(1938年1月17日于南京)

复制件

文号:5719/1004/38

先生:

在德国使馆官员离开时,日本军队频繁侵犯德国官方和私人财产,明显漠视我国国旗,对此,我国政府将保留抗议的权利。我荣幸地告知您,最近发生的两起非法闯入德国产业的案例:

(1) 1月16日,日本兵两次闯入德国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位于高门楼(疑为高楼门)33号的住宅,并向住在其中的中国人索要无线收音机,幸运的是,在此之前沙尔芬贝格已将他的无线电收音机带走。顺便应当提到的是,自1937年12月15日以来,这所房子已被日本士兵以最野蛮的方式抢劫过。尽管此次日本兵没有抢走任何赃物,但强行闯入和索要已构成了冒犯。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的。

(2) 1月11日,正如克勒格尔先生的信件中所表明的那样,宁海路5号被大量日军多次侵入和搜查。这所房子由我管理,并于当时通知上海的日本官员。我将该房屋转交拉贝先生,他将其作为安全区委员会的办公室,拉贝先生是该委员会主席。尤其严重的是,该房中的中国人受到了日本士兵的虐待。

我荣幸地要求,这些非法闯入德国房屋的行为应立即停止。如果日本当局确有证据,必须搜查的话,我愿意提供合作,由我亲自陪同搜查,或派德国使馆人员以及能代表我的德国人陪同搜查。

若您能确认收到此信,并就此尽快作出答复,我将非常感谢。因为我希望就地解决上述案例及类似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提交给德国政府。
(原文为英文)

尊敬您的
大使代理、大使馆政务秘书
罗森 博士

[德国外交部档案]
(杨夏鸣 王卫星 译)

14. 驻上海总领事馆致驻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汉口德国大使馆的副本,文号:1702/1396/38)

(1938年1月11日)

编号:13

文号:PO:4,L,8

关于1937年11月18日的书面指示(编号:1702/7800/37)

和本月1日的电报指示(编号2)

内容:德国在南京财产的保护事宜

致驻汉口德国大使馆

附在上述1937年11月18日书面指示中标有德国财产的南京城市地图已于1937年11月25日按指示送交驻上海日本大使馆,并请转交日

本军方,要求日方在进攻南京的军事行动中保护德国财产。此外,我在去年12月7日根据日本总领事请求再次提供德国公民在南京住房资料的要求,亲手交给日本大使馆秘书一份在南京的德国公民的名单以及一张在此处书店里找到的旧地图。这张地图上不用其他资料就可以清楚地识别出各处的房屋。

签名:M·费舍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5. 德国驻华大使馆书记官许尔特尔的记录

(1938年1月11日于南京)

文书编号:无

刚才施佩林来把一张中文的纸条交给了我,委托我翻译并交给罗森博士。纸条的内容如下:

今天下午4时,2名日本军官和2名日本士兵抢去了意大利大使馆车辆编号为17的车以及汽油10箱、发动机油1桶。

施佩林说,德国大使馆应该代表意大利大使馆的利益,采取某些办法。

在车被没收的时候,一个中国人递交了名片。他叫詹荣光^①,受雇于

^① 原译者注:詹荣光在南京陷落以前是在夫子庙附近卖仁丹的,通过被推举为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山的关系,就任该委员会的顾问,因为他会日语,所以协助日军宪兵队的“查问工作”。

日军巡逻队司令部。

签名:许尔特尔

(许尔特尔所加的注——“罗森博士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6.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致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

(1938年1月11日于南京)

致德国驻南京大使馆

事由:德国人在南京的房子遭到抢劫

有关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前后下述德国人房子的状况,根据我这段时间内长期查看到的情况,可以提供下述证词供你们用于任何目的。

(1) 罗德的房子:高楼门7号

我在12月13日下午去查看过这所房子。大门锁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国旗,门口贴有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清楚可见。仆人们都已去了安全区。12月15日下午,大门已经被打开,显然是从里面被打开的,门是被打破的,所有锁着的房间门也都被用暴力打开了,我发现有3个日本兵正在整理抢来的东西。我走进去时,指出这里是德国人的房子,叫他们把包裹放下来,让他们走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再次发现有日本兵在那里,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已在12月18日被撕掉了。12月23日,我和日本大使馆的军官高玉^①一同去查看了房子。德国国旗已经没有了,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在后来的

^① 原译者注:高玉清亲,南京总领事馆巡警,1937年12月14日到任。

几天里,一直还有日本兵来拖走少数余下的东西。

(2) 博尔夏特/博勒/迈耶的房子

这所房子在12月13日下午还完好无损,仆人也住在那里,没有打算搬进安全区去住。

12月15日,我发现有4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士官)正在把东西从房子里搬走,有马靴、衣服、餐具、钟、被子等。我追上了两个已经走远的日本兵,说服他们把东西留了下来。那个士官报出了他的名字:和田队水田上等兵。房子里所有锁着的房门都被用暴力打开着,柜子、木箱、箱子,包括仆人的箱子也都打开着。仆人受到了严重威胁,十分担心自己的生命。博尔夏特先生的汽车已经从车库里被拖了出来,他们显然试图发动起来把它开走。下午,我又发现日本兵在房子里,17日和接下来的几天里也是这样。到了17日,汽车也被开走了。仆人搬走了,因为日本兵威胁他,强迫他做许多事。后来,日本兵不顾日本大使馆的布告再次光顾了这所房子。此外,这所房子也挂有德国国旗和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作为明显的标志,并且上了锁,关闭得很好,日本兵只有通过翻土墙或越过竹篱笆才能进得去。

(3) 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中央路392号

我在12月13日下午去查看过这所房子。事先我向仆人取得了钥匙,那时这个仆人已经搬到了安全区去。房子这时还完好无损,什么也没有损坏,周围的竹篱笆关得严严的,大门的铁门同样也锁着。那时,在这个地区看不到一个中国军人。12月15日中午,我发现这所房子被撬开了,窗子被打碎了,所有锁着的房门都被用暴力打开着,柜子和箱子包括仆人的箱子都打开着。我到达时,正有5个日本兵穿过后面的竹篱笆离去,那里的竹篱笆已被毁坏和踩平。

日本兵曾在后面的房子里住过。日本人经常光顾这所房子。因为尽管我一再把门用钉子钉死,加上了锁,但我每次来都发现门被砸开了。我上次去查看时,还有冰箱和很少一些家具在那里,一只浴缸已被拆下搬走,钱柜撬开了,锁显然是被枪的子弹打坏的,产品说明书、文件和信纸散落在房间里,满地皆是,不能再使用。办公室的大办公桌连同几张椅子也被搬走了。这所房子里的财产除去极少数几件家具和一只冰箱

外,可以说已经完全被偷走了。

(4) 林德曼、增切克和布瑟先生在中央路沅江新村的房子

我在12月13日查看了这些房子,接着查看了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房子。两处房子的铁门都锁得好好的,看门人也住在那里,仍想继续住下去。所有的住房都锁着,没有任何损失。

15日下午我第二次去查看时,看门人还在那里,但他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挨了打。此外,日本兵还强迫他帮助搬运抢走的东西。三处德国人的房子都被砸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两辆汽车也没有了,看门人的财产同样被洗劫一空。

后来我再次去查看时,看门人不在那里了,所有的房门都开着。一切都表明日本兵多次光顾过这里。

(5) 施特雷齐乌斯先生和福义格特-H先生的房子,上海路11号和15号

我在12月13日下午查看过他俩的房子,发现它们完好无损,仆人们住在里面,只收留了少数几个难民。在16日,我发现两所房子已被砸开,遭到了洗劫。施特雷齐乌斯先生的仆人在15日来找我,报告说已经被砸过一次门,他决定从那里搬出去。我在施特雷齐乌斯的房子二楼看到有一个日本兵,正在忙着捆扎包裹。在我的威逼下,他放下包裹走了,而且是穿过后面的竹篱笆离开的。当我还在楼上和仆人忙着包扎东西时,又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大声叫喊寻找仆人,还用刺刀进行威胁。由于我的干涉才使他们很快溜走。我在16日再去时,房子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所有比较好的东西都被拿走了,瓶子全被打碎,罐子全被砸烂,统统丢弃在地上。厨房里十分肮脏。尽管有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日本兵后来还是一再光顾这里。那些日本兵总是喜欢穿过被踩平的竹篱笆从后门闯进来。福义格特-H的房子里在16日被日本兵拿走的东西还比较少,但我在23日去查看时,那里所有的东西同样都被打碎和砸烂了。

(6) 海因里希的房子,宁海路56号

这所房子在12月13日还完好无损,仆人只收留了少数难民。根据仆人的报告,我在16日再去查看时,发现许多木箱已经被砸开,东西都被拿走了。

前述1号至6号的房子位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道路旁,他们是在12日至13日夜里经过主要街道仓皇撤退的。我们曾怀疑德国人的房子是被中国部队撤退时破坏的。可是我在12月13日下午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一切完好无损,中国部队遵守纪律的情况非常好。

(7) 黑姆佩尔在中山东路178号的北方饭店

我是在星期二即12月21日中午12时和日本大使馆的军官高玉一同去查看的。我们看到后楼已是一片大火,正在熊熊燃烧,前楼餐厅的窗帘也已着了火。大火正在蔓延到隔壁的房子。有3个日本士兵在监视。根据我的自我介绍,高玉和日本士兵讲了话,但是后来他只是说了一声:“没有(meijo)。”每个人都能看到大门上贴着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和日本大使馆的保护布告,屋顶上挂着德国国旗。

(8) 中山门外,施梅林的房子:苜蓿园3号,埃克特的房子:苜蓿园6号

我到12月26日才有机会去查看这两所房子。这两所房子都遭到了洗劫。施梅林房子里的家具还在,有许多家具已被扔到了院子里。有几个房间已被当做马厩使用。埃克特的房子几乎已没有家具,一只沙发的套子已被撕了下来,部分地板已被砸坏。1月12日我再去查看时,两所房子已经被完全烧光。因为这两所房子是单独的,附近没有平民的住房,只可能是被日本士兵放火烧掉的,在那里住过很多日本士兵。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部队已在12月13日中午撤退到了山西路以外很远的地方,中央路已完全没有中国军人,中山北路直到国际俱乐部、高楼门、宁海路和上海路的主要干道已完全没有中国军人了。

致以德意志的敬礼

签名: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7. 迪克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1月11日于东京)

编号:113/38

附件一份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政治报告

内容:1937年10月底以来中国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 I. 军事作战行动
- II. 占领区情况的发展
- III. 国际突发事件和复杂性
- IV. 外部事件与国内政治事件的相互关系

(一)

如果说10月底华北是展示巨大军事成绩的现场,那上海周围和市内的艰苦战斗就具有激烈的阵地战性质。这一页突然彻底地翻了过来。日本人于10月25日左右进攻上海的同时,在华中也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战。相反在华北随着逐渐向黄河战线接近,本可转入进行统治和令人满意的使命也就转而面临攻占的棘手任务。

早在前面提到的10月底日本人进攻上海时,通过从北面起改组日军的前线,并通过集中所有部队于城内顽强抵抗的地方,导致最后占领了整个上海。这时,即使是日本最乐观的民族主义者几乎也没有梦想过不停顿地向南京进军,然而不久就成了现实。如果说事态逐渐发展的几个月来,在上海战场不断取得的成就意味着严重打击了中央军精锐部队的士气,但在任何时候还不能说是中国军队士气的崩溃或是杂乱无序的逃跑。中国人更多的是有计划地边战边从一个市区退到另一个市区,从一个郊区退到另一个郊区,巧妙地摆脱一切包围的企图。他们知道,身

后还有许许多多几乎无法拿下的防御战线,以及辽阔的战域。人们可以把那里纵横交叉的河流与湖泊,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机枪群以及混凝土阵地,视为一个巨大的堡垒。面对显然的进军中国内地的巨大困难,日本的权威部门似乎那时决定军事行动只挺进到上海后方一线,从那里可以保证完全控制上海以及从上海出发的铁路线。

这时,还在即将进入建立这条战线的阶段时,发生了在其意义上不仅对日本人也对中国人感到惊讶的事件。日本部队在杭州湾的乍浦(Chowpu)使用为其目的专门从日本运来的平底小船登陆成功,突破了部队对这类行动没有准备的和守卫力量薄弱的海岸线。这次登陆本来只是着眼于局部目标,但这种出乎意料的打击力,对中国的右翼战线,并在后来的发展进程对中国整个战线都具有持续的影响,最后导致了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从这个历史时刻起,中国部队抵抗的士气确实受到了致命打击,到处弥漫着一种惊慌情绪,它到了南京城外,在程度上才重又安定下来,虽说表面的作用并不大。尽管退却的分散的中国军队还在这里和那里抵抗日本人,尽管双方都有不小的损失,但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真正坚持下去。没有炮兵和空军,中国人继续战斗的自信心没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南京的磁铁开始对日本的前线并通过它对日本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南京,突然之间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部队真是如鱼得水,所向披靡。如同先前在中国北方那样,日本军队的实力重又表现在准备征服巨大的空间。人们很快就感觉到日本向南京挺进的军事力量足以使中国的中央军——尽管它作了认真的抵抗——不容易阻止日军的进攻。

即使对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几乎也无法贬低日军。在如今向南京开始的赛跑中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是一条又一条防御战线,一个又一个坚固城市被攻占,就连地势上的巨大困难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也失去了它的威力。这些行动时而不乏快速的战略决策和良好的战术。于是,为了出其不意地把对方的各个部队分隔开,日军果断决定越过太湖,在对岸迅速登陆,日军的另一翼则从南面包围了太湖。对日方的这一行动虽有德国顾问的警告,中国的防御系统对此却没有任何应对布置。

更有甚者,中国人把他们这些不加保护的地方事先以一种完全非中

国式的彻底性变成了一片荒野,以这种方式破坏了由占领地给日军提供给养的可能性,并通过破坏道路和河流的交通使后勤供应异常困难。尽管如此,日军的先头部队在12月7日就到达了南京城外。在12月11日从三面向南京发起总攻之前,日军的最高司令官松井将军于12月9日给中国卫戍司令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为了保护城内的文化古迹以及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的现实,要求交出南京城,利用这种纯粹是威胁性的姿态使日本人有时间包围这个城市以及尽可能把中国人惟一的撤退路线南京长江的上游封锁起来。众所周知,这种急于求成的企图导致了后果严重的“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

12月15日,南京完全被攻占。17日,日本部队在松井将军和海军上将长谷川的率领下,威武地开进南京城。这时,除了在长江北岸津浦铁路处还有小规模军事行动和在杭州为保护日军南边侧翼以确保通过杭州的小规模袭击外,华中战场出现了一个平静间歇时间。按照松井将军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说,这段时间应该使数月来十分劳累,已是疲惫不堪的日本部队获得休整,以及对占领地区进行整顿和肃清残敌,给中国人“自我反省和内心调整”的机会。如果说,日本军队需要休整和必须补充部队军用物资和生活资料是延续到今天寻求停战安排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除此以外,争取中国问题在政治上总体解决的努力没有能跟上军事成绩这个事实是决定性的。在人们也许可能会做到但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南京就攻下了。对这个胜利该怎么办,应该怎样使它融合进目前不稳定的中国政策的大厦中去。再说,可能“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也对深远的最终的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决心起着限制的作用。

11月和12月期间,在北方进行的军事行动与长江三角洲的事件相比,可说是相形见绌。总的说来,它们的目的在于到达黄河战线。11月8日攻占了山西省的首都太原,(此处缺第7页以下的内容——译者)

迪克森的报告^①

下述报告是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成员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实。

大使馆3名成员是在驻南京德国大使馆撤离后留下来的。12月8日,他们也离开南京,登上了英国公司停泊在港口专为紧急撤离的“霍尔克”号轮船上。12月11日,大使馆成员转移到了同一家公司的“黄浦”号轮船上。这艘船及多艘英国的和美国的其它轮船停泊在长江南京上游3至4海里的地方。这些船突然在11日受到了炮击后,随即继续向上游驶去,炮火在它们后面追击,最后停靠在南京的上游约15海里处。12日,见到了第一批日本部队的小型摩托艇。又突然来了3架日本飞机,俯冲而下,朝3艘并排停靠的英国轮船各投下一枚炸弹。这些飞机飞越轮船的高度不超过50米。

在船上的外国人立即被转移到位于附近的炮艇上去,3名德国大使馆成员转移到“蟋蟀”号(英国)上。当他们去距离稍远的“蟋蟀”号途中,原来的日本飞机又进行了第二次袭击,朝美国的油轮上投下了6枚炸弹。这次袭击时,英国炮艇“蟋蟀”号的3英寸大炮和机关炮开了火。第四次袭击时也开了火,日本飞机投下4枚炸弹。尽管一再表明,人们根本无法同意日本人的说法,即所谓这次突发事件以及同时发生的击沉美国炮艇“巴纳”号和炮击芜湖的其它英国军舰都是一种误会。这些船全都漆有国旗的颜色(有好多平方米大),船的两边有,甲板上也有。此外,Jardine 轮船是在扬子江上航行的最著名的内河轮船,带有红色的烟囱,它对于几个月来沿长江进行军事行动的日本飞行员来说应该是早已熟悉的,更不用说他们通过远程侦察肯定知道在这个地区的江面上早已没有中国的船只了。

除去还有地区性的并不重要的安全问题和扫尾性的军事行动外,随着拿下南京后出现一个军事间歇时间,在此试图对中国冲突刚刚过去的阶段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回顾。按照事情的状况,对此就不可避免地也会接触到邻国的问题。严格地说来,它不属于驻东京德国大使的

^① 此报告的内容不全。

职责范围。但因为是从日本的观察点出发来观察的,它可供我在中国的同行写报告时作为有效的补充。

最近几个月来情况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是对南京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是在华北和华中试图建国的事件,最后是一系列国际的突发事件。

应该作出决定。假如这些决定是虚构的,可以认为要比原来见到的有些不同。人们也许这样推测也找不到答案。尽管有可能与蒋介石签订和平条约,就是说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纯粹的命令,日本只要有可能,不久就会实现。诚然,还有值得担心的是要顾及前线 and 国内活跃圈子的情绪,他们的意见不一,内阁的人也是如此。国内政治的影响,回国部队对改革要求的某种担心,最后是在中国计划这个大问号里一再诱惑促使重新拿起宝剑,希望以此快刀斩乱麻。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也将通过可靠渠道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冯·迪克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8.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1月13日)

编号:5719

关于今天编号1的电报报告

附件一份

内容:南京的德国财产

谨呈上一份关于德国财产目前状况的清单。附带说明,还有一份详细目录待经过确认后随后呈上。由于日本军人的抢劫行为至今还在

继续发生,例如今天博迪恩家的房子再次遭到了洗劫,因此估计目前的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今天我在和临时从上海来的日本总领事冈崎——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的一次商谈中,谈到了赔偿损失的问题。他还是用早就熟悉的日本观点回答我说:敌对行动是中国人强加给日本的,因此日本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但日本愿意如同发生 1932 年事件后那样支付一笔慰问金。我随即回答说:关于目前相互敌对行为的原因双方肯定各有说法,但它与这样的讨论根本无关,因为根据我留在城里的同胞们进行的检查,我当然知道德国财产的破坏和损失是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才发生的,部分还是前几天才发生的,都是日本军人干的,看来是上级对此失去了控制。

随后总领事试图说我指责所有日本部队纪律糟糕时,我回答说,我只是按照我的义务谈了交付给我照顾的利益,我在此理所当然地可以说是上级部门失去了一切监督。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上级部门同意这种暴行。这些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也落到了我们德国人身上。我们曾想像这类事件也许是中国地方部队瓦解后撤退时干的,绝对不会是日本皇军干的。我绝对不存在任何反感情绪。不过,如果日本方面一开始就理解德方的立场,那就更好。这个立场的条件是全部赔偿日本军方在所有战争行动结束后造成的损失。每个德国人,例如公寓房主人罗德太太、饭店老板黑姆佩尔、糕饼点老板谢尔(基斯林克和巴达糕饼店),他们在经过严重抢劫(罗德的房子)和洗劫后房子被完全烧光(黑姆佩尔、谢尔)后,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的物质损失必须进行全部赔偿。为了说得比较好听,他们对此当然会使用“慰问金”这个词。对其他损失较少的情况我也坚持要全部赔偿。在这方面,幸好最贵重的德国财产转移到了我们包租的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上,日本政府由此还占了便宜。帝国政府为这艘轮船每天额外支付 700 美元以及燃煤费用达数月之久,由此为自己国民一部分动产的安全作出了很大牺牲。对于恶意的烧毁和劫走余下的德国财产,现在帝国更有理由要求全部赔偿,而不是施舍一点小钱。

冈崎先生似乎对我的陈述有了一些理解。他说,如果他们收到了相应的申请报告,日本人原则上准备就地处理好这些事情。我随即指出,为此必须不可拒绝南京的德国人再回到这里来。

除去沙尔芬贝格先生的房子被洗劫一空外,大使馆的其他房子及其官员们的房子没有受到严重损坏。大使先生的房子被日本士兵偷走了几幅中国画。

后来,来了一个大使馆的警察,给了房子的苦力 50 元钱,要他说东西是中国人偷的。由于害怕被杀害,这个苦力拿了钱,但由于信任新派来的德国保护人员,他说了真话。但他一再请求要顾及他的情况,不要把他捅出来。放在颐和路 15 号办公大楼的大使先生的那辆豪华汽车被偷走后,第二天又送了回来。

在劳滕施拉格尔的房子里,只有仆人们被偷掉了东西,仆人们的要求当然也作了报告。

我的房子里被偷走了一些葡萄酒、苏打水和香烟,还有一辆自行车和我的别克轿车。对于后者,在我到达后,日本大使馆立刻送来了另外一辆别克车,它虽然没有我以前可供家庭使用的那辆车宽敞,但却是比较新的。同时对也是被盗走的那辆旧福特公务车,还了一辆 1935 年型的 8 汽缸福特车。

施彭勒的房子里被偷走了几瓶啤酒。

许尔特尔先生放在车库里的汽车被盗走了两次。虽然这辆汽车被日本人拆散了,已无法使用,但还是给我们送了回来,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颐和路 15 号的办公楼里,除去已提到偷走的两辆公务车外,还被偷走 3 辆自行车。如同我房子里被偷走的自行车那样,我也要求对此作物质赔偿。

我在这里所以称是偷窃和盗窃,因为(他们拿走东西)缺乏符合规定征用的法律依据,也即缺乏签发的征用证明。只有惟一个南京的德国人,可以夸口地说收到过这样的一纸证书。这个人就是约翰·H. D. 拉贝先生。他在一个日本军官抢走一辆汽车时收到一张条子,上面写着简短的字句:

我为此感谢您,日本皇军。

签名:加藤

关于报告中涉及的有关南京的德国人所受到的损失,敬请根据附上的名单予以告知。天津、上海、广东和香港总领事馆及北京办事处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及附件,同样请他们告知有关的德国人。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9. 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

(1938年1月13日于南京)

文书编号:无

内容:决定南京命运的日子

1937年12月12日至1938年1月13日

到今天为止,南京落入日军之手已经一个月了。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事情值得概述一番。因为这些事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为着自由或霸权而斗争的两个黄种人民族所进行的伴有亚洲式残暴的战争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11月21日,大多数侨居南京的德国人都乘坐“吉和”号离开了该地。那艘船上还装载着我们珍贵的财产。其他的外国人已经先行离开了。12月8日,最后的一批人离开了南京,前往jardine公司的仓库船。这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日军轰炸机给他们带来的生命危险比留在南京的我们更大。

这一天,日军已经到达了麒麟门,逼近了南京的城门。最初的隆隆炮击声在空中沉闷地回荡。9日,我们经历了俯冲式轰炸机的猛烈攻击。不过受到攻击的是城外的阵地、城门和城南的〔中国〕部队。城门在早上就关闭了。后来我们听说其理由是因为日军此时想通过中华门攻进城内。开启着的最后一扇城门得以关闭完全是偶然的原因。南京的周围都在燃烧,地平线上呈现出一条硝烟的长带,空气中飘着刺鼻的烟味,大量的灰尘散落了下来。

第二天,日军加强了攻击,进逼到了城门下。中山东路上能听到机关枪的枪声,还可以看到轰炸造成的可怕的废墟。南门附近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天,国际委员会开始了停战交涉。提倡者是唐生智将军,他很清楚要想贯彻自己的想法有多困难。他的想法是缔结三天的停战协定,把南京城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交给日本方面,中国军队则在这期间迅速撤退。虽然日军接受这个条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必须想些办法来拯救南京。然而由于日军迅速的进击,交涉早早地被迫中止了。因为在这天的傍晚〔…〕,接着在11日清晨开始了最初一轮对南京城和中国军队阵地的炮击。

留在南京的总共22名西方人在11月中旬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虽然该难民区一次也没能发表“成立宣言”,但它是专门为难民设的,并遵从日军的条件即“任何军队都不能干预该区”,给难民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虽然日军不承认难民区,但是战斗中还是尊重该区的。难民区遭到的炮击极少,因为战斗而死亡的人也很少。实际上,留在南京的所有居民,也就是约20万至25万人都逃进了难民区。为了把民众收容到大的难民收容所里,委员会做了充分的准备,运来了够吃两个月的米,另外还有充足的资金可以自由使用。

12月12日晚上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秩序井然的〔中国〕部队在转移。还有一部分伤兵也跟着队伍。但是渐渐失去秩序的一大群人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中有人甚至没带武器,只背着食品。马路上散落着各种东西,各种各样的军需品、装着汽油却无法动弹的卡车、米、拿着各种武器的伤员、被驱赶而倒在路上或悠闲地吃着草的马和骡子、自行车、子弹带、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标有德语的盒装炮弹、军

服、帐篷布等等。在月光的映照下,宛如死亡之舞中的幽灵在行进。交通部及其附近的顾[祝同]将军官邸在燃烧。那是战争和破坏带来的可怕的狼烟。最悲惨的是那些得不到帮助的伤员。他们从无法动弹的货运马车或卡车上爬下来,被对日军的恐惧所驱使,在路边痛苦地拖着身体向前移动。第二天早晨横躺在马路上的尸体的数量向我们诉说着竟有如此众多的人被马踩踏或被车碾过而丧命。

我第一次和日军接触是在深夜的11时30分左右,在已经变为医院的外交部。医院得到了认可,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和一边战斗一边进军的部队一样很守纪律。遗憾的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否定了。

已经到了12日下午,浦口遭到了战斗机的猛烈攻击。这是为了给撤退中的中国军队以尽可能大的打击,从而延缓他们的撤退。遗憾的是,英、美的船只几乎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中也包括德国人避难的仓库船。同日,日军的摩托艇也出现了,不过在非常小心地航行着。13日,追击在继续。日军分遣队到了浦口,占领了残留部队最后的退路。幸运的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快。他们原来预定在12日到达浦口。13日傍晚,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开始开炮,直到晚上还能听见炮声和中弹的声音。幸运的是,这种攻击也迟到了24小时。

13日下午,我把外交部作为军队医院接收了过来。当天晚上有几名巡逻士兵来过,星期二的上午,南京完全陷落了。我让一位高级军官坐上轿车并带他转了一圈,在向他展示了到国际俱乐部为止的区域内没有中国军队存在之后,得到了这位军官的许可,于是去拉来了两辆卡车的绷带、夹板、药品等。在那里他们对我也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丝毫的麻烦。

但是到了下午,日军的态度突然变了。我带着四名医生来到了医院,可是却被禁止进入。南京城在这期间已经完全落入了日军手中。公共建筑物全部被占领了,所有的地方都禁止入内,连我们搭建的大型难民收容所也一样。随着最高司令官松井的到达,这种变化被他认可了。不过,医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变化。只有米能被运进医院,马、医生和药品都不许入内。有一点我在接收医院的时候就注意到

了,那就是〔伤病人员的〕死亡率非常高,有希望得救的只是受轻伤的人而已,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他们不被日本兵枪杀。日军对待看护人员的态度不错。

14日,情况急剧恶化了。打仗的士兵和因为猛攻而给养不充足的部队被放进了城内,他们对赤贫的居民和无辜的民众进行了此前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残酷的打击。他们从难民那里抢米,只要是能抢的财产,诸如毛毯、西服、钟表、手镯等,只要他们认为值得拿走的东西,都全部抢走。如果被抢者稍加犹豫的话,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为了这种野蛮行为的牺牲品。

牺牲者达到了数千人,残暴的士兵闯入了难民区和错综复杂的民房。他们的目的是抢夺前面来过的士兵们剩下的东西。现在在城内,免遭入侵、没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抢劫的家庭已经几乎没有了。上了锁的门和衣箱被粗暴地撬开,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弄过,被带走或毁坏。当时和现在都完全没有见过日军尊敬在宁的外国国旗,德国国旗也不例外。通过我们拼命的努力和挥舞德国国旗,总算保卫住了自己和朋友的财产以及佣人的生命,但仍然经常受到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威胁。

在我和兵站部队的高级军官就恢复供水进行交涉的间隙,我停在车库的汽车也被日军抢走了,尽管它的前轮胎已经被我卸掉。佣人被刺刀威胁着开了门,被逼交出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家门前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一直放置着三具尸体,所以我没有勇气逞英雄。要是我那样做的话,大概只会遭到残忍的虐待的报复吧。

日军好像特别想要运输工具。汽车和自行车被彻底地搜了出来,到处都发生了失窃。在无法弄到交通工具的地方,就必须由佣人和难民来搬运掠夺品。婴儿车、手推车、驴子、骡子,只要能用来搬运的东西全都用上了。这种有组织的、受到公认的抢劫持续了两周之久,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家庭可以免遭“征用”事业带来的集体性危险。当贵重物品被抢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偷盗家具、地毯和门,有时仅仅是为了用来当柴烧。军队还带着撬保险箱的熟练工。当然,用枪托和手榴弹砸开的保险箱也不少。

在大约54户德国人家庭的房屋中,受到轻微损失的只有14户,有

4户被烧光了,15户遭到了严重的抢劫。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无法使用了,剩下的东西也多多少少遭到了掠夺。德国人拥有的15辆汽车被日军抢走了。

但是受害最大的是难民收容所。因为不断涌来的抢劫部队都认为,只要使用威胁和暴力的话就能榨取更多的东西。难民被赶进了绝望的深渊。

对南京城内特别是难民收容所的彻底搜查在12月14日开始了。扔掉的众多军服向日本方面暗示了城内潜伏着大量已经换上了平民服装的士兵。以此为理由,残暴行为得到了允许,无数起毫无意义的枪杀成了家常便饭。对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别,被随意地重复了很多次,其结果是在没有任何军事法庭〔军纪法庭〕、市民也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五六千人被枪杀了。为了省去埋葬尸体的麻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边被枪杀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在全体市民的登记成为义务的今天,这种挑选还在继续。只不过目标变成了个人〔而不是集团〕。在日军刚占领的时候,很多被解除了武装的人们、伤兵和市政府、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及众多的城市和平居民和农民被无辜地枪杀了。在其后继续进行的这种对几百、几千人的杀害,不可能再找到任何辩解的余地和理由了。从〔12月〕14日到26日,在交通部附近的马路上,躺着30名左右被绑成一串后枪杀掉的苦力和士兵的尸体。在山西路旁边的小池塘里有50具左右的尸体。我在某个寺院里见过20具左右的尸体,今天又在兰苏路的街头发现躺着20具尸体。这还不包括在山里被打死后胡乱用土掩埋的大批尸体。

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哪里都看不到战俘。当然,日军一直在努力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带走的许多人被关押在八卦洲或其他别的地方。

另一个令人忧郁的情况是,对多达几千名孩子和女性的虐待与强奸。确实,这种暴力行为在任何军队中都有发生,特别是在远东。但令人发指的是对于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断手足等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日本的军队在武士道和自古以来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

28日我第一次开车前往栖霞山的时候所见到的惨状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有规定严禁离开南京城,但因为无论如何都需要食品,我还是大胆地出发并得以顺利地突围。在这之前,我还认为日军只是对抗日运动的中心、首都南京进行了惩罚。但这时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行为即使不能说是更加肆无忌惮,也是同样疯狂的。

中国军队撤退时把农民的房屋和村子都烧光了。日军以更彻底的做法持续了这种焦土作战,他们以“歼灭中共士兵”为口号,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加区别地枪杀在田里。

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想起了〔17世纪的〕30年战争。没想到在20世纪竟然会在亚洲民族之间发生这样的惨状。

安全区内直至今日还住着一般市民中的大部分人。他们不肯回到安全区以外的区域去。因为房屋的大半都被烧光了,而且日军仍然在极尽暴虐之能事。响应了日军的号召和邀请回到原住处的人或是丢了性命,或是遭受了日本兵残酷的暴行。

安全区内有大约25处比较大的收容所,分别收容了从数百人到三万五千人不等的难民。特别是在危险迫近妇女和少女的时期,最大规模的收容所收容了大约七万名难民。目前,五万名难民身无分文而即将破产,仅仅靠喝汤维持生命。你叫这些居民怎么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呢?

南京在经历了持续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吃尽了恐怖统治的苦头,陷入了灰色的贫困。摆脱贫困的惟一出路是日军能恢复理性,能保证市民生存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安全和行动的自由。即便如此,由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职员、农民构成的居民的内部,大概也会发生很大的阶层变动吧。因为他们生存基础的大部分都被掠夺了,南京也完全变了样。南京在未来多个月里将继续是一个难民城市,居民今后也必须依靠物资的供给和支援。如果现有资本没有被全部使用光,这种情况大概会持续到阶层变动结束吧。

决定南京命运的这些日子,使我和经历了这些日子的所有人认识到,中国军队在培养高级军官团体方面存在着缺陷,出动机制不完善,缺乏拥有军官气魄的人物。另一方面,日军极其严格地遵守服从原

则,但是当该原则一旦松弛或有意识地被废弃时,亚洲式的野蛮就会显露出其凶残性,并使人内在的理性消失。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越来越觉得失望。我们把这个残忍的集团看成反共主义的尖兵,对外国大声宣称要改革和解放中国,这简直是可笑之极。在他们蹂躏过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不加掩饰的共产主义和各种道德败坏分子、低劣的人。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20.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福田的信函

(1938年1月14日于南京)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12月21日,我们委员会几位委员曾提请日本当局注意,目前供南京市民的粮食和燃料储备不足,并恳请有关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局势。12月27日,我和福井先生就此事进行讨论,我特别就我们的大米和煤的储备作了说明。福井先生回答我说,日军管理部门倾向于把分配大米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但他同时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设法搞到粥厂用的煤。后来只有一家煤栈供煤给自治委员会用于救济的目的。我们于12月27日去查看了这家煤栈,当时它有550吨煤。但在这期间,其他方面从这煤栈运走了几批数量较大的煤,因此只剩下100吨可供给我们的粥厂。

正当我们和福井先生谈判时,负责这期间日军军需处的石田少佐主动向我方施佩林先生提出,他可以出售给我们较大数量的米和面粉用于救济。后来我们的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先生从石田少佐那里得到

5 000袋米和10 000袋面粉的供货单,我们随即在1月7日向他订购3 000袋米和5 000袋面粉。石田少佐先生还答应卖给我们600吨煤供我们的粥厂使用。然而3天后克勒格尔先生为了大米的交货事宜去找石田少佐时,他得到的消息是,他们既不可以卖米和面粉,也不可以卖煤给我们,因为全部经济事务必须由自治委员会办理。

1月8日,自治委员会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提供给他们1 250袋大米,用于在安全区以外的地区免费分发,同时还提供了10 000袋大米用于出售。自治委员会请求我们协助他们运输这些储备粮。我们于1月9日即星期日立即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并在星期一上午派出了5辆卡车。这时,自治委员会获得准许,可以把原先规定免费分发的1 250袋大米用于出售,并在以后提供的10 000袋总数中提出同等数量用于免费分发。1 250袋米在2天内运完,大米刚到就销售一空。当我们派出的监督和执行运输人员在1月12日提取另外的10 000袋大米时,他们却被告知,这期间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根据此项命令,每3天提供1 000袋大米。光为谈判此事白白花去了2天时间。

昨天也就是1月13日,我们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我在12月27日告诉您的煤栈全部存煤本来是用于市民需要的,现在要么已被运走,要么已被烧掉(这7家煤栈12月27日的存煤有2 000多吨)。

我们非常愿意在对没有其他援助来源的市民进行救济方面同您和自治委员会合作,下述事情就是我们对您表现诚意的证明:我们于1月10日根据自治委员会的建议关闭了我们的米店,并于同日用我们的卡车帮助该会运回日本当局提供给他们的大米。我们的粥厂和难民收容所没有从中得到一袋米。

我们听说,经贵方登记的人口共有16万,其中不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城里有几个地区甚至连年长的妇女也不包括在内。因此,城里的市民总数可能有25万至30万人。按正常口粮供应这些人,每天需要2 000担米,即1 600袋。由此可见,您所配给每3天1 000袋米还不到所需数量的1/3。直至今天,大部分市民仍然靠自己带来的存粮生活。但这些存粮不久就会用完,因为从1月1日起大米交易数已经急剧上升。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预防措施,使市民至少能够买到1 000

袋米,并尽快将供米数量提高到每日1600袋。

此外,应该提供更多的面粉和2000吨煤以及其他燃料,以满足购买者一两个月的需要。时至冬季,为了使市民免遭更大的痛苦,有必要采取深思熟虑的和切实有效的措施。

因此我冒昧地向您提问:以前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出于何种原因被取消?或者说,此事目前的情况如何?市民必须吃饭。若是不给他们米,不给他们烧饭用的燃料,他们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恳请您尽快与军事当局作出安排,长期供应市民足够数量的大米和燃料。至于大米和燃料是通过我们委员会还是自治委员会进行分配,这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委员会希望市民能够买到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我们认为,当前值得推荐的做法是通过商业买卖进行。

最后我还要说明,我们委员会对贵方关于如何改进我们工作的任何建议都将十分感激。衷心感谢您在这件事上不辞辛劳的帮助,顺致友好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1. 拉贝给上海理事会主任 W. 迈尔的信^①

(1938年1月14日 J. 979/V0.12)

关于1938年1月3日 W. 迈尔主任先生的电报

我特此证明您的上述电报业已收到。您的电报是今天我经德国大

^①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使馆收到的。您提出的我应当到汉口去的报告已为时太晚。收到您的电报时,德国人已启程前往汉口。另外,我认为,在困难的时刻不遗弃我的中国雇员韩先生及其家属是我的责任。他们都是到我这里逃难的。

根据您电报中的询问,我现在告诉您,我已担任这里成立的组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难民区已成为中国 20 万平民最后的避难场所。建立这一难民区的组织工作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对建立这一难民区的任何认可,另外军界要人(中国人)及其参谋部至今,也就是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仍然居住在难民区。我们的真正困难是在轰炸之后,也就是在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日本军事当局似乎已失去对其军队的指挥权。日本军队进城后抢劫数周之久,约 2 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数千无辜平民(包括发电厂 43 名工人)被野蛮杀害(用机枪屠杀已成为人道处死的方式之一)。他们还毫无顾忌地侵犯外国人的住房。德国 60 幢房屋有 40 幢遭受不同程度的抢劫,4 幢全部被烧毁。这座城市约 1/3 被日本人焚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城里遭枪杀和误杀的尸体到处可见。这些人的尸体不允许我们安葬(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在我住处约 50 米处,自 12 月 13 日来就在一个竹床上捆绑着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难民区的许多池塘都漂有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池塘尸体最多达 50 具。

由于我们建立了厨房,所以涌入我们难民区的 20 万城市居民可以吃到我们委员会提供的菜汤。我们还建立了稻米和面粉配给点,等等。现在日本人下了一道命令,叫我们关闭粮食配给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委员会打算接管难民营的工作,并迫使难民离开难民区返回自己原来住所。正如前面所述,难民区之外完整无损的房子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不知去向,更何况他们见到日本兵就胆战心惊。日本兵总是杀气腾腾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委员会试图同日本人和日本人扶持的新政府取得谅解,起码保证难民食品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和新政府接替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当然没有任何意见,而且越快越好。只要这座城市秩序恢复正常,当局允许我离开南京,我将到您那里去。目前有关我离开的申请都遭到拒绝。

为此我特请求允许我在难民委员会解散前留在这里,因为实际上许多人的命运取决于少数欧洲人的去留。12月12日夜以来,仅在我的住房和花园就滞留着600多名最贫困阶层的难民,他们不想让残酷的日本兵污辱和杀害。多数人至今仍住在花园的草棚里,靠每天发给他们的救济粮生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25个难民营,约7万人,其中5万人不得不靠我们提供食品,因为这些人一无所有。您可能对这里的主要情况很难形成概念。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前数日之久的轰炸和彻底扫荡犹如一场灾难。日军占领南京后给我们造成更大困难。我们大家都不清楚,我们怎么会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

我请求不要发表这封信,因为这样做可能使我们委员会遇到灾难性后果。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44~146页]

22.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1月15日)

乘英国蟋蟀号炮艇经两天的航行我们重新抵达我们的工作地点之后,南京办事处于本月9日恢复中断了一个月之久的工作。

我在预发报告中提到的看法得到证实。当时我提出,日本之所以拖延我们返程,是因为怕我们拿到他们所犯滔天罪行的官方证明材料。德国人和美国人为我提供的消息说,外国代表重返南京的意图公布之后,紧张的清理工作随即开始,平民百姓、妇女和儿童无辜被杀害的尸体和路上横七竖八躺卧的骨瘦如柴的尸体统统被清理干净。

日本人数周的恐怖统治使得城里的商业区,即太平路地区和所谓波茨坦广场以南的整个地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之后变成一片瓦砾,只零星可见一些建筑物的残垣断壁。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仅在所谓安

全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发现数百起被野蛮强奸的不容反驳的证据。这个安全区基本上被拉贝委员会保留下来未受损害。这个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所发的一系列信件确实包括令人震惊的材料。一旦时间允许,我将把这些材料的复件连同这份报告一并寄出。现在我想说明的是,外国人包括国社党官员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诸先生都曾当场抓获正在干伤天害理事情的日本军人,并挺身而出解救这些受害者。试图抵抗这些恶棍的中国家属多数情况下被打伤或打死。甚至德国大使馆办公楼的工勤人员赵也受到步枪瞄准的威胁,要他交出呆在这里的妇女。由于以前在大连生活过的赵会讲日语,所以他向日本人解释说,这是德国大使馆,这里没有妇女。赵向他说明这是德国大使馆后,他们甚至还威胁不放。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妇女交给他们。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试图在一德国顾问处保护中国基督教徒的马吉证实说,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同谋。犯罪者个人或有关的部队是否受到上级单位的处置或用何种手段加以处置尚不得而知,因为日本人想对此保持沉默,也不愿认识到,无情地清算对自己事业造成的损失总比掩盖一切事实要好。

任何不能再战斗的士兵或被某一下级军官任意断定属于这类的人都必须立即自杀,这被日军看作是一种光荣。从这里的情况看这完

全是不言而喻的事。

1月9日上午在我们重新到达前数小时,克鲁格和哈茨先生(奥地利人)在直接靠近大使馆处看到下列武士道精神的实际应用:使馆街的左侧在英国庚款赔偿委员会所在地和所谓“巴伐利亚广场”之间有一个部分已结冰的小水塘。水塘中站着一个老百姓,水淹没到他的臀部。水塘前有两个端着步枪的日本兵,他们根据站在他们后边军官的命令开枪射击,直至这个人倒下。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南京市内和郊区的许多水塘和小池塘均已被尸体污染。引人注意的是,穷苦百姓仍依赖这些池塘的水生活。尽管我们每天都同日本人交涉,但我们楼内的水管至今仍未同市自来水公司管道再度接通,我们一直还在靠水泵抽井水生活。

在军风纪如此崩坏的情况下,德国国旗不受尊重将不足为奇。正如我在一份写给大使先生的特别报告中具体所述的那样,许多德国楼房被恶意烧毁,有些楼房被洗劫一空,几乎所有的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劫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强盗对元首和陆军元帅兴登堡的画像也不放过。这一行动也许是出于日本人对其天皇的崇拜。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向日本人指出,我们要求赔偿所有损失,有些损失从军事角度看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损失是日本占领一段时间后才故意造成的。我只能把日本人选用的“安慰费”字眼看成是他们喜欢用的概念,这与赔偿的概念毫无关系。

这份报告所展示的阴暗景象之所以使南京的外国人感到震惊,是因为他们当中无人相信日本人会干如此可恶勾当。人们原以为所有这些破坏是中国逃兵,尤其是四川军队所为,从未想这是日本方面造成的。人们还指望随着日本人的到来会恢复和平和繁荣。因此,决不能指责诚实见证日本人所犯残酷罪行的人是什么忌恨和偏见。我本人也有必要做这种复述,尽管根据我在满洲的观察和在长江的经历(见预发报告)对日本军队及其道德凝聚力有我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始终是德国利益至高无上。如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日本,我们大家肯定会感到高兴。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46~149页]

2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1月15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1月15日20时10分

收到：柏林，1938年1月15日23时40分

编号：25，非机密件

驻南京办事处通过英国交换台发来电报称：

根据至今的查实，有4处德国人的房子被日本人烧光，约有30处德国人的房子遭日本人洗劫，其中有些已洗劫一空。除沙尔芬贝格的房子外，大使馆成员的房子只被偷走一些小东西，其余均完好无损。大使和许尔特尔被盗走的汽车已归还，但许尔特尔的汽车已损坏。我的汽车，福特公务车和其他汽车均被日本人征用。

请求支持我为争取对在占领南京后被失去纪律的日本部队造成的一切损失要求完全赔偿的努力。

日本人似乎愿意在地方上对此予以处理。

请向日本政府提出准许大使馆成员和其他德国公民自由行动。我们被以破绽百出的借口阻止驾车出城，还指责我们，歪曲地说我们保证过“服从”日本人。为此，日本总领事馆冈崎刚才表示了道歉。

报纸对这里情况的报道(删节1处)基本上已得到证实。

报纸报道了日本军人的残暴行径和成批枪杀无数中国平民。德国人的房子几乎全都挂有德国国旗，同时还有侵犯德国国家尊严标记的情况。

请求对东京、上海和这里予以指示。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4. 罗森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

(1938年1月16日于南京)

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在意大利大使馆的领地上，本月12日有2名日本军官在1名中国译员和2名日本士兵的陪同下，抢走了一辆汽车，还有库存汽油和机油。意大利大使馆的仆人在难民区执行稽查长职务的爱德华·施佩林先生请求帮助。施佩林先生转过来又向德国大使馆请求帮助。我就在当天晚上——汽车被抢走是下午4时——找日本大使交涉这起事件，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汽车到今天也没有送回来。照理说这件事是不难查明的，因为当时我用汉语对日本大使说明了事实情况后，由中国译员将我留下的名片交给了他。

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问我是否有资格代表意大利的利益，我打算根据意大利的要求把这件事继续追究下去。我认为，他们对我当时的干预很可能是在拖延，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是出于友好关系的考虑和意大利参加了反共条约，尤其是考虑到德意两国关系的接近。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5. 史迈士致爱利生的信函

(1938 年 1 月 17 日于南京)

南京平仓巷 3 号

致约翰·爱利生先生

南京,美国大使馆

尊敬的爱利生先生:

随函附上事态报告一份,供您了解当前的局势。

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未在列举事项中提及,即明天是和日本人签订协议“流产”一周的日子。按该协议,应该由自治委员会给市民提供大米。

我们等候着日本大使馆对我们如下的要求表明态度:

- (1) 尽快按商业原则为分配大米和煤采取预防措施。
- (2) 发给我们领取国际委员会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的大米和面粉储备的通行证。
- (3) 准予我们从上海船运 600 吨补充食品(根据全国基督教总会[NCC]电台昨天晚上广播,这些食品已做好装运准备,医护人员收到旅行许可证后也可立即动身)。

我们请求您敦促日本大使馆:

- (1) 发给医护人员来南京的许可证。
 - (2) 准许鼓楼医院从今天早晨向您供煤的那家煤栈购买 50 吨软煤。
 - (3) 同样准许居住本市的外国人住户也从这家煤栈购煤。
- 对您的帮助预致诚挚的谢意。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路易斯·S. C. 史迈士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 年 1 月 17 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 年 1 月 17 日 23 时 5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 月 17 日 20 时 50 分

编号:33,非机密件

内容:关于编号 25 的电报报告

据美国大使告知,日本人在南京依然继续大肆进行洗劫。美国政府在东京提出了抗议。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7. 事态报告

(1938 年 1 月 17 日于南京)

(189) 1 月 14 日,日本士兵从汇文女子中学外国教师住宅里偷走两张床及床上用品。(贝德士)

(190) 1 月 14 日,一家难民从大学附中回到自己住处。途中他们办理了登记证件,将它们贴在自己大门上,据说可免受日本士兵的骚扰。然而他们到家后才 1 个小时,5 个日本士兵即闯入他们的住房,逐出所有男子,对数名妇女进行了强奸。1 月 15 日,这家人又回到中学

居住。(贝德士)

(191) 1月16日,马吉先生报告说,一些妇女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家,被日本士兵强奸,后来她们搬到金陵中学去住,因为她们羞于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朋友们那里。

(192) 1月16日上午8时许,有几辆卡车载着日本士兵来到金陵大学图书馆,他们要找工人和6个会烧饭的女子。佣人带给他们6个女子,她们准备着一道乘车走。但日本士兵不要她们,嫌她们年纪太大了。他们要的是年轻女子,并说次日早晨再来接她们。1月16日晚上,日本兵来后又走了,因为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跟他们去。17日上午8时,又有2辆卡车和2辆载着军官的车子开来,从蚕厂带走一些男子和7个女子。当时在场看到全过程的贝德士博士承认,这些男子和女子(其中还有1名年轻女子)是自愿一起走的。(贝德士)

(193) 1月16日早晨,里格斯先生在城西南吉祥街68号房子旁发现一张布告,布告上要求市民返回自己家里去。就在这贴着布告的房子对面有两堆房屋废墟,日本人在昨天夜里先是把两所房屋的看门人痛打一顿赶走,然后纵火烧了房屋,这就是有人对返回的难民十分安全的地区。布告现放在平仓巷3号供人观看。

(194) 1月16日下午,W. P. 米尔斯牧师到双塘,查明上星期六和星期日是那里的难民受到日本兵折磨最深重的两天,日本兵接连不断地来强奸妇女。米尔斯牧师在那里逗留时遇见两个日本士兵,以后将详细报告。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28.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1月20日)

文号:2722/1011/38

副本二份

内容:南京形势补充报告

根据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叙述,对办事处离开南京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占领南京的情况,可归纳如下:

当我去年12月9日,即转移到江上去的那一天再次进城短暂逗留时,听说国际难民委员会曾试图建议作战双方停火三天让中国人不战而撤,让日本人平静地进入。这个通过美国海军电台(“巴纳”号炮艇)和美国大使馆传达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

12月12日,这项建议又得到中国人的重视,即得到负责南京防务的唐生智将军的考虑,并且加入应向敌对双方之间派出一名谈判代表的议项。德意志帝国成员爱德华·施佩林自愿表示要去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蒋介石以前已表示拒绝,所以国际委员会坚持要先告诉美国大使,并通过他征得统帅的同意。以后的事态发展十分迅猛,以致没有能执行这个计划。

当天16时30分,外国人就看到撤退的中国部队穿过城市,部队行进得井井有条。中国人利用不久降下的夜幕渡江,但由于准备不足,许多部队留下了,否则这些部队是很容易逃命的。12月18日到20日,我们在南京附近英国“蜜蜂”号炮艇上。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

因为相当多的中国兵——有些已解除武装，反正已无抵抗能力——逃到了安全区（少数警察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日本人在这里进行了大搜捕，任何被怀疑为军人的老百姓也被一起抓走。一般是注意当兵留下的标记，如头上圆形的帽痕，肩上背枪的压痕，或者身上是否有背囊，等等。一些外国目击者证实，日本人用诺言把许多中国士兵骗出安全区，例如答应不加害于他们，甚至让他们工作，可是后来还是把他们杀害了。未见进行过任何军法审讯或其他类似的审讯，在采取嘲弄一切战时法惯例和人类文明的做法的情况下，即使进行这类审讯也是不合适的。12月13日在市内看到了首批日本巡逻队，他们显然是从南面经光华门首先进城的。关于在这以后开始的、长达几周的恐怖统治已有所报道，我想补充一个例子来说明日本人的行径：到市发电厂上班的54名工人有43名被杀害，理由是，这个工厂是国营企业！

在日本人用刺刀和炮火闯入的地方，居然会自动在民众的心灵产生建立一个亲日政府的想法，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现象是很奇怪的。由此在新年的第一天产生了一个自治政府委员会，主席为陶锡山，他原来是红卍字协会的会长。红卍字协会是一个类似红十字会的社会福利组织。这个“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对外公布，只知道一个同样来自红卍字协会的徐博士和一个名叫王承典的是他的顾问。这位姓王的别名吉米^①，是个有名的旧货商人。他在这个新机构里十分活跃。在南京的建筑物上可以见到零星的五色旗以及中华民国的旧国旗，但在众多的日本旗帜中间并不引人注目。

吉米办的第一件公务是设立妓院。他在夫子庙周围以前娱乐场所没有离开南京的女人中招募必要的人员，他还从自己的库存物品中免费提供了一批家具。但由于后来又来了日本女人，现在就要收费了。不管怎么说，吉米为他们的人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在此之前，众多品行端正的妇女遭到魔鬼们的强奸和蹂躏，有了正规的妓院就把日本兵痞们的性要求纳入了不会造成危害的轨道。（参见我本月15日编号2722/10011/38的报告）

①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顾问王承典的行为，见后文。

从我至今为止和日本外交同行们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个新的南京政府并未受到认真对待,它与日本人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尤其是在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供应居民粮食问题上。

在这里,不只是日本人自己对今后的政治机构问题很不明确,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亲日中国人即使根据他们的同道人在满洲国的经验,要是没有强大的安全保护,也对治理问题持保留态度。日本人原本对此应该是清楚的。或者日本军方在北方通过建立走私买卖、开办朝鲜妓院和以天津的租界为据点贩卖毒品,开始不动声色地瓦解中国,能够以这种辅助手段继续支撑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吗?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因此我把这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和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该文前段据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49~150页;后半段“在日本人用刺刀和炮火闯入的地方”以下据德国外交部档案(郑寿康译)]

29.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1月20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1月20日17时40分

收到:柏林,1938年1月20日14时40分

编号:35,非机密件

内容:关于15日编号25和编号33的电报

上海根据与日本总领事的会谈发来电报称:

根据这里的经验,我认为罗森反抗当地的规定是徒劳的。

那些规定符合日本尽可能把占领的地区隔离起来的制度,只有通过东京才可能逐渐放松。由于存在继续进行洗劫的危险,这种情况似乎还会持续下去。显得十分迫切的是罗森必须容忍目前的现状。在另一方面,按照今天的会谈,罗森严厉反对日本人的陈述,要在这里对日本人说,他们应该尽力作出较大的让步。

我已请求菲舍尔以我的名义指示罗森对目前的现状保持冷静,请求日本人多加关照。

请求就赔偿损失和保护德国人财产以及给予德国代表和帝国公民以适当行动自由的问题,对东京、上海和这里再次指示。

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也发去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0.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1月20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1月20日17时40分

收到:柏林,1938年1月20日14时40分

编号:36,非机密件

上海办事处发来电报称,日本总领事告诉我已和南京取得一致意见,对罗森先前的询问,表示同意可在一名宪兵的陪同下出城。罗森特别抱怨的态度恶劣的那位日本武官受到了训斥。为了对这件事得到解决表示高兴,请能通知给南京办事处罗森立即寄去较多的

食品。

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也发去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1. 中国驻德大使馆给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1938年1月20日于柏林)

内容：中国对德国的声明

中国大使馆向〔德意志〕帝国政府传达1938年1月18日中国政府的声明如下。

自去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反复表明准备根据国际法用某些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日本鲁莽地发动陆海空三军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并肆意杀害大量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不得已进行自卫，对抗侵略军的暴力。

这几个月里，中国的很多城市被日军非法占领，与此相对，日本领土内没有一名中国士兵踏足。生命和财产被这些入侵者无情地破坏了。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被残忍地杀害，同时工厂和文化设施也遭到了难以言表的破坏。

日本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国际法、非战条约和九国条约。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国用明确的语言确认了。阻碍世界和平的责任很明显在日本，而不在中国。

尽管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眼前，但日本现在还在表

明它是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以及各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确信,日本所说的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只不过是依靠在中国国内以暴力制造出种种非法组织来使国家解体,并利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夺取中国的主权。另外日本还用同样的手法谎称尊重各外国的权利和利益,利用本国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来确保自己的垄断权利。

对中国来说,武力抵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存在和维护各国际条约不可侵犯。中国对和平的愿望至今未变,但是绝不能允许他国侵犯我国主权和破坏我国行政统一。这种权利和不可侵犯性,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这一独立国家的地位。与中国有关系的所有国家通过严肃的条约都负有尊重这一点的义务。

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将尽全力维护本国的主权、领土的不可侵犯和行政的统一。假如为了和平而提出的条件和这些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话,中国将无法接受这些条件。

设置在日军占领区域内的非法组织的所有行为在国内和对外都被看成是无效且无价值的。

中华民国大使馆公章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32. 菲舍尔致罗森的信函

(1938年1月21日)

致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机密件

亲爱的罗森先生:

在我收到您1月15日关于南京办事处与日本占领军关系的报告前,日本总领事冈崎在1月16日星期日下午从南京返回后立刻就来拜访我,非正式地和秘密地详谈了关于那里出现的困难。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收到您的报告,我们约定,我将建议您暂时要保持友好的节制。

他将向南京他的那些人发出相应的电报。此外,由于我不打算在不了解情况和没有取得大使的同意下就进行调解活动,我给汉口“大使本人”发了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明,根据上海的经验,我觉得反对当地军方的规定是徒劳的,因为那些规定符合日本尽可能把占领地区隔离起来的整个体制。总而言之,放松对在南京的外交人员限制这一点,只有通过东京才能逐渐实现。在无论如何必须保留南京办事处的情况下,因此我认为,除了忍受对您活动自由的限制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是必须告诉日本人,他们必须努力做到彬彬有礼。

后来在本月19日,我和冈崎再次作了会谈。会谈开始时,他告诉我已取得了南京的同意,他们不再计较您反对由一名宪兵陪同外出的做法,说明在事先询问同意后可以离开南京。

我借此机会复述了您的陈述,指责了他们那些人在中山陵冲突事件中的恶劣态度。冈崎一再说,他已在和我的第一次会谈时说过,这起令人遗憾的事件一部分可能要归咎于对言语的理解。他还说福田参赞的态度已受到了他上级机关的训斥。南京给他发来的电报说,由于这件事得到了圆满解决,为表达高兴之情,他们准备给您寄去较多的食品。就我个人而言,解决了这件事是高兴的。据空军参赞告诉我,英国人对目前状况已不再抵制,甚至还认为由一名宪兵陪同外出是有利的。按照事情的状况,我不能支持您对此的抵制行动。再说,我自

已与这里的各个机关已是够麻烦的了,何况除了我的本职工作外,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要是没有这些事就好了。限制在上海以外的占领区行动自由,更令我感到难受和困难。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反对,那我们方面至关重要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危及生存的问题。有关南京的情况——尽管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却还是不能说三道四。

大使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根据今天收到的电报精神指示我以他的名义告诉您,您应该容忍目前的状况。此外,他也同意我请这里的日本人给予更多的关照。我在冈崎返回东京两周前,在昨天已对他谈过了。只要一有机会,我还会对日本的其他当局表明这个要求的。

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我想说对您的主张——就像对待日本驻柏林的大使馆人员那样——我是不能认同的。您在外交往来处理通常事务时,要客观和冷静。无论有否战争,不能不考虑到军事占领这个事实。众所周知,凡是军事上必须的,军方绝对不会允许对此进行讨论。

最后,我想提一下,冈崎对我说,如果您需要食品等物,随时可以向日本总领事馆提出要求。我希望,但愿他们寄过这次食品后,事情会走上正规。

我从英国代办的暗示中获悉,他们并不打算关闭驻南京办事处,而是要另派一位外交人员去接替普得德奥克斯·布吕纳。

希特勒万岁!

签名:菲舍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3. 魏茨泽克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电报

(1938 年 1 月 22 日于柏林)

编号:30,密码发报,机密件

Pol III, 201 140 141

内容:关于汉口本月 15 日编号 25

和本月 20 日编号 35 和 36 的电报

关于至今预先报告损失的行动,请向日本政府对南京查明的由于日本部队不尊重德国人房子上的德国国旗和德国财产造成的损失提出抗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

请借此机会,再次着重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中国的财产,以及给予德国在南京的代表和帝国公民以行动自由。

驻汉口大使馆和上海办事处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魏茨泽克

[德国政府档案]

(郑寿康 译)

34.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 年 1 月 24 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 年 1 月 24 日 19 时 37 分

收到:柏林,1938 年 1 月 24 日 20 时 40 分

编号:40,非机密件

内容：关于 1 月 22 日编号 22 的电报

美国大使告知，根据美国的抗议，日方已保证消除南京的混乱现象。尽管如此，保证后又发生了对美国人在南京的 15 起房子新的侵犯事件。日本人现在要把黎爱松(Liaison)军官派往南京去。

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5.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 年 1 月 23 日于汉口)

德国驻华大使馆第 40 号

文书编号 2722/1470/3

航空信

内容：中国的国内情况

除了目前尚未受到敌人严重侵犯的华南之外，这次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活蒙上了很大的阴影。即使在这里不可能完全把握正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的事情，但是确认各个带有特征的趋势，这点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在上海和长江沿岸地区进行的决定性战斗对中国来说是不幸的。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国，而且恐怕也是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在战斗进行的地方，居民不是被歼灭就是逃亡了。这在上海至南京之间的地域特别明显。某个外国人从镇江这个人口约 10 万的城市发来报告说，他在房屋的瓦砾间发现只有 5 个人。国土一片荒芜。我自己在从上海回南京的路上还能够看到很好的粮食都烂在了田里。另外各条道路上都能看到日军在

搬运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物品。在苏州等城市,首先遭到日军的空袭,接着是中国士兵开始抢劫和破坏,最后由日军完成歼灭。

没有一个人成为俘虏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场战争是多么残酷。抓到的人都被打死。中国军队的军官们都被严格命令在前线要善待日军俘虏。但是这项命令从来没有得到过遵守。俘虏一送到后方就被杀害。除了偶尔被拍下照片并被公布的几名日军飞行员之外,中国方面没有俘虏。

日军也不设俘虏。凄惨的是日本陆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在这里,战斗的兴奋早就已经过去,此时中国士兵像兔子一样被分批带出去,然后无情地枪杀了。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①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在华北,欧洲的传教士被日本兵用残忍得不能再残忍的手段杀害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类似的例子,那是以前发生在青岛的,因为在日军面前没有下马就被他们打死了的德国神父孔拉特·拉普事件。)住在村庄里的中国男人们不是逃亡了就是被枪杀了。凄惨的悲剧愈演愈烈。中国的女人们因为不想落入日军之手而自杀了。然后幼小的孩子们就在母亲的尸骸下忍饥挨饿。男人们则被日军枪杀。诚然,所谓民族一般是夸耀自己所没有的特性

^① 指1923年9月,在关东大地震后发布的戒严令下,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人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及其外甥橘宗一带到宪兵队总部并将他们绞死的“甘粕事件”。甘粕正彦在3年刑满出狱后,任“满洲国”协和会干部、满洲电影协会理事长。

的。日本武士道的概念是由新渡户教授为了宣传而造出来的，以前甚至没人知道这个名称。

大规模的民族迁徙遍布中国全境。这种民族迁徙包括了想从上海地区和南京地区向西逃跑的几千、几万人。有钱人坐车逃跑，贫民则徒步。在他们所到之地都会发生恐慌，这种恐慌由于拒绝返回前线并袭击居民的中国伤兵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了。渐渐地，地方上的居民也开始习惯日军的空袭了。而且现在可以经常从中国人的嘴里听到希望日军快点来之类的话。这样的话现在的苦恼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比起无尽的恐怖来还是让恐怖早点结束的好”。富裕的人尽量把自己的钱存到国外去，或者用它来买东西。但是那些物品到底有什么用呢？全国都已经在沙漠化了。

这就是我在大约8周之前到达汉口时中国地方城市居民的情况。在这里，日常生活还几乎没有变化。虽说如此，这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也渐渐充满了难民，曾经很威风的人也变得穷困起来，在马路上流浪。

不过这8周里情况有所改善。伤兵问题也变得有条理了。地方上恢复了稳定，军队进入停战状态，准备开始休养。新的军队被部署到后方，煽动者和抢劫的士兵被枪毙了。

但是总的来说，国民不抱有很大的希望。报纸上所写的事情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没有人认为中国士兵会再次恢复一度失去的“士气”。经济界对和平交涉得不到成功的指望、没带来任何东西而叹息不止。国民的贫困进一步加剧了，与此同时各种经济上的要求和贫富的差距也扩大了。集中在上海及其近郊的产业地带被破坏，华北的煤矿落入了日军之手。当初把无数的工厂设备从沿岸地区运送到汉口和中部各省，现在进一步运送到了四川、云南和其他西部地区。华北西部正在独自过着多少有点悲惨的生活。其他各省对于外省的各种行政机关的越境而至绝不会感到高兴。尽管行政机构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还在起着比较良好的作用。铁路依然靠被截成一段一段的线路在运行。尽管有日军的空中轰炸和来自〔中国〕军队无止境的要求，广东至汉口一线的货物运输仍在被维持着。中央机关在汉口，起领导作用的官员在工作；其余人在重庆，但是实际上不起作用。另外，在扩大中

央机关权限的方针下,一些地方设置了行政委员会,以监督产业及经济生活。在这些地方,他们虽然得到了友好对待,但这并不等于这是一种好意的接受。

国民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表面上一副淡漠的样子。可以看到在空袭中死了丈夫的女性为了把先夫的衣服留给将来的新丈夫用,在墓地旁边非常镇静地洗衣服之类的情景。一位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企业家一边笑着,一边说起自己在上海的工厂在日军长达半天的空袭中遭到破坏的事情。工厂成立的时候,他已连续工作了15年。而且从空袭那天开始,他又为了在内陆建立新的工厂而工作着。但是这种心情有时会突然发生变化。过大的苦恼总是可能转化为绝望和暴力。上面说到的企业家认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爆发革命。虽说如此,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在发展。不仅如此,甚至在汉口这个地方共产党的活动家们都被枪杀了。但是政府不能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了,必须结成统一战线。我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问了一下财政部长〔孔祥熙〕。据他说,青年们之所以会被感化,与其说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如说是因为共产党领袖具有中国富人阶级正在丢失的那种诚实、追求以及廉洁。

中国军队自从上海撤退以来,士气动摇的问题很严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部队虽然进行了奋勇的战斗,但是其他部队没起到很大的作用。驻扎在华北的地方部队尤其如此。中国军队的士兵们虽然战斗很勇敢,但是指挥者们是无能的。蒋介石是一个用中国的方式办事、行动时要照顾到所有方面的人,他采取坚决的措施太晚了。到了最近,包括军队的将校、师长、旅长在内的9名指挥官被枪杀。韩复榘之类的人物自从失去了所有权力之后被送交到了军事法庭。本来早在数月之前他该被枪毙了,当时他对力量比自己弱得多的日军某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有的这些事都是“为了给其他人增添勇气”而做的。但是事到如今,“其他人”还能够增添勇气吗?

不过从整体来看,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中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起的作用还比较小。如果需要的话,中国人现在仍然可以回到鱼油灯和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中去。比起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其他国家来,中国本国的产业即使遭到了破坏,所受的打击也

不是很大。

中国在经济情况还很好的年初时，积蓄还有所剩余，粮食的收成也很好。这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通货（几乎是奇迹）仍然维持在原来的水平，银行也没有发生混乱。虽然处于非常时期，但是必要的军用物资还能进口。

关于战争费用的多少完全没有报告，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是如何维持从国外进口的也不清楚。即便如此，目前为止经济尚未出现破绽，也没有使中国的活力丧失。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幻像。现在，协助日军的有名人士正在拼命。通州发生的杀戮表明了日军在不武装的情况下和中国人对峙时会发生什么事。

日本人，首先是其军队通过战争没有获得任何名声。全世界都觉得好像是“无赖”和“斗输了的狗”在互相瞪眼，大都会和中国人民产生共鸣。

中国期待靠这种共鸣从外国得到比精神支持更多的东西，这是错误的想法。因此尝受到了苦果。但这来自于中国人偏重浪漫主义，一遇到现实就懦弱的性格。

中国的未来将表明中国是否从这场“炮火的洗礼”中找到通往民族最后复兴的力量。这取决于年轻的一代人和能否用道义上的国家感情来克服个人的利己主义。“命运的锁链绝不会断裂”，穷兵黩武的统治在这里也将看到对它自身而言的威廉·退尔吧。

中国在为了从中世纪的国家形态中蜕变出来实现现代化而在所有领域都发生巨变的时候，遭到了这场战争的突然袭击。我对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伟大功绩毫无异议。他们为在中国干一番事业选择了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是在这里，“弱国威胁和平”这句冯·塞克特将军曾经说过的真理得到了证实。中国一定在为没有充足的军备而后悔莫及。

这场战争绝不会一次就结束了。中国之于日本就像法国之于德国，两国应该会一直对峙下去。追根溯源的话，中国自从奉天〔柳条湖〕事件之后就处于同日本，或者不如说是同日军的战争状态中，只不过那时开始的战争因塘沽和上海的停战协定中断了而已。日本现在正

尝试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能实现的事,即欲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消除白色人种在中国的影响。这就是日本的“皇道”和广田原则的真正含义。

中国没能经受住目前的强攻是因为其国情。中国能够勉强撑到现在已是一个奇迹。蒋介石夫人曾对我说:“德国军事顾问团掌握了很有耐心地对待中国人的方法,太好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面对拥有各种现代武器的强国,所取得的结果令人瞠目。中国的英雄主义值得称赞,失败可以不加追究。但是政治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勉强进行了这场战争。中国虽然陷入了绝望,但还是完成了自卫,不过这在日军看来是大罪。(这个动物太狡猾了,一被攻击就想自保。)

中国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曾对我说:“中国只能和发出耀眼光芒的夕阳一起下沉。”对此我引用了总统的话:“外交不是要民族像英雄那样灭亡,而是必须为了维持它的存在尽最大努力。”

在这点上中国的领袖们犯了一个罪。但是考虑到用亚洲式、欧洲式的道义标准都无法衡量的日本外交的本质,这种失败可以被看成是比较小的。

随着今后战事的推移,日本的这种政策将会给东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目前大概没有人能知道吧。

对我国来说,日本达到了战争目的,也就意味着破坏了我们规模庞大的通商活动,使我国在中国的投资受到损失。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希望”放到将来的政治可能性上。

东京的大使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36. 陶德曼给正在汉口的总顾问处的报告

(1938 年 1 月 27 日于汉口)

编号:2722/1509/38

致目前驻汉口的总顾问处

我不得不深表遗憾地告知贵处,根据昨天晚上收到的一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今年 1 月 13 日的报告,下述隶属于总顾问处的帝国公民受到的损失情况如下:

阿尔纳德	江西路 55 号	被盗走了一些东西,还有汽车的一些部件,如发动机、发电机、电池组。
鲍姆巴赫	珞珈路 3 号	遭到轻度洗劫。
鲍茨	高楼门 6 号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仆人也无处寻找。
布卢默	翠薇新村 14 号	房子锁着,显然遭到严重洗劫,据能够看得见的情况,汽车不见了。
博迪恩	大树根 94 号	房子遭到严重洗劫,看上去有中国士兵驻扎过。一名苦力被日本人枪杀。假如有汽车的话也已不见了。
博勒尔	五台山 46 号	遭到部分洗劫。
博尔夏特 (迈耶/博勒)	禹清巷 3 号	房子遭到严重洗劫,汽车被盗走,迈耶先生放在热河路 37 号房子里的道格汽车未损坏。
海因里希	宁海路 32 号	被盗走一些东西,汽车也被盗走。
克鲁姆马赫	金银街 12 号	被盗走一些东西,据不完全估计其价值约 100 元。

马丁	上海路 2 号	遭到严重洗劫(马丁先生放在皮尔纳处的汽车也被盗走)。
林德曼	沅江新村 3 号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
洛伦茨	司背后 5 号	房子尚未能查看过(放在拉贝先生处的汽车已被征用)。
内维格	老采社 68 号	房子里住了难民,家具等物件不在,看守人被日本人拉走了。
诺尔特	珞珈路 6 号	被盗走少量东西。
皮尔纳	珞珈路 16 号	仆人的一些东西被盗走(马丁先生存放的汽车也被盗走)。
增切克	沅江新村 5 号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
施佩曼	徐家巷 13 号	房子看上去完好无损。
施塔克	北平路 62 号	房子未受损坏,汽车被盗走了。
施泰内斯	琅琊路 17 号	盗走了一些东西,难民住在里面,家具锁在一个房间里。
施特雷齐乌斯	上海路 11 号	遭到严重洗劫。
福义格特-鲁舍韦	上海路 13 号	遭到严重洗劫。
维尔克	云清园	在此之前维尔克先生已不住在这房子里,损失暂时没法确定。
齐默尔曼	营新村	遭到严重洗劫(是被中国人吗)。
施梅林	苜蓿园 3 号	房子遭洗劫后被烧光。

没有列举出来的先生们的房子没有受到损坏。

对此我要指出,这只是初步的调查,根据事情可能向有利或不利方面发展,情况还会发生变化。进一步的查实工作还在进行。

对于赔偿损失的要求已在不久前开始行动。

赔偿损失的报告请提交一式五份。

请总顾问处告知上述帝国公民。谢谢。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7.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1938 年 1 月 28 日于南京)

关于 1938 年 1 月 13 日编号 5710 的报告

附件 37 份,一式二份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兹附上德国人雇用仆人的情况报告,部分是由帝国公民口头补充的。以下是房子被损坏的德国公民名单,一式二份:

阿尔纳德	克鲁姆马赫	施罗德博士
鲍姆巴赫	孔斯特-阿尔贝斯	增切克
布卢默博士	林德曼	施泰内斯
博勒尔	洛伦茨	施托尔茨内
布尔勃里斯	马丁	施特雷齐乌斯
埃克特(布瑟)	米勒	蒂姆
内维格	福义格特-鲁舍韦	
埃克特	诺尔特	瓦茨尔
盖尔蒂希	皮尔纳	威廉
格里姆普夫	皮罗夫	维尔克
海因里希	波勒	奥托-沃夫
希尔施贝格	V. 施梅林	齐姆森
尤斯特	施密特公司	(埃韦尔特太太)

施佩曼将军的房子完好无损。关于鲍茨、博尔夏特、兰道乐博士、迈耶、施罗德和齐默尔曼的住宅情况尚未收到比较详细的报告,因为无法找到有关的仆人们。关于博迪恩和孔斯特-阿尔贝斯的房子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仆人还不敢离开安全区。关于这些房子情况的报告将尽可能在以后送上。

谨请将此报告转达给在南京居住的这些德国人。只要报告对此提

出有足够的证件,建议他们尽快提交赔偿损失的要求。

为了简化办事手续,希望提交的赔偿损失要求表能用英文写成,一式五份。

德国驻上海、广东和香港的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连同附件的副本,要求相同。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1月28日于汉口)

编号:52

文号:2722/1508/38

附件一份,副本三份

内容:日本人占领南京后的南京情况

此报告呈送柏林外交部。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报告的副本

我可以利用今天到达的明天就返回的美国炮艇发出这封信。现在美国大使馆有三位先生在这里,也许这里的情况真的会好转。根据日本大使馆的先生们说,罗森博士会在10日到达这里。我希望此后我就可以立刻离开这里。顺便说一下,尽管我申请离境已很长时间,但到

今天还没有获得批准。要是没有日本参谋部的同意,我什么也不能做,令人十分遗憾。

12月30日我才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当天我就写了回信。可是因为我不能肯定日本大使馆是否真的会立刻把信送往上海,我想在此再重复一下有关最重要的事实。

在梅尔希奥先生离开时,当时曾考虑我在汉口帮不了什么忙,因此我打算过几天就到上海去,这在11月23日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转交湖南来的汇款化了我几天时间,行期被推迟了,还由于留在这里的款额变得复杂了,后来我就不再能到上海去了。到汉口也就是和丁(Ting)一同经过徐州至郑州这条路线再到汉口,可能困难也很大。我对此无法下决心,当时曾想南京很快会被攻下,然后局势就会平静下来,重新恢复正常。这样,我不久也就能够旅行到上海去。我对此估计最迟在20日就能到上海了。可惜我的考虑并不正确,因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其恶劣表现使留在这里的欧洲人谁都没有想到。因为日本人有理由要尽可能地把南京与外界隔离起来,不让消息泄漏出去。因此,南京的封锁和隔离使之不可能对外发信或发电报。

中国军队撤退时和交战期间并不直接存在生命危险。相反,南京陷落后,由于日本军队毫无纪律可言,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他们放手让部队把南京城洗劫了整整十天。可以说没有一幢房子能够幸免,就连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未能幸免,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就连大使馆的房子也遭到了洗劫。就在我离开约2小时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车库里一辆小汽车令人遗憾地被偷走了,还偷走了几只轮胎和我的一架照相机。这些损失连同所有被洗劫的房子都报告了日本大使馆,我也将向罗森博士报告。我估计仅仅是德国人的房子损失约有30万至40万美元。

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个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幢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交通部同样也被烧毁,不过,那是在12月12日晚上撤退经过那里的中国

军队干的。真是满目疮痍，一片惨象。我希望在罗森博士抵达之前，我们的房子虽然位于安全区之外，但愿仍可以视为是安全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待罗森博士到来的一个原因。

丁是12月20日在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渡过长江到浦口去的，他想乘火车经过徐州至郑州到汉口去。我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达，因为这段路十分拥挤，不太安全。尽管如此，我对他的离开很高兴，因为他庄重的外貌也许会像南京成千上万人遭遇的那样，被日本人找出来枪毙。丁在这里受到的损失可能最大，他的旅馆先是在11日被一枚手榴弹炸坏，而后又被士兵们洗劫一空。就是说，所有的被褥及其他内部设备和餐具等东西都被抢走了，旅馆被烧毁之前我对旅馆保护得还是好好的。他个人的住宅还在那里，但全部家具都被盗走了，只留下了钢琴和冰箱，但这两件东西都已被损坏。

整个期间的伙食一般说还过得去，虽然许多东西都买不到。

据我看，您没有收到我11月21日从南京寄出的以及通过香港寄出的那些信件。我们在最后一刻还能以2900元的价格卖掉了一辆大汽车，否则它今天肯定是在日本人手里了。还有我更重视的卡-封·戈特里希的那些钱也会是这样。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安全，我只能使用很少一部分。

对我们的联邦同胞我真的感到很自豪。尽管德国国旗比美国的更受尊重，但也并不能阻止所有德国人的房子遭到严重的洗劫。在决心留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想过会挨大炮的炮弹和飞机的轰炸，还有中国军队的洗劫。但是没有想到南京被占领后会受到放肆的日本军队的威胁。这不仅对德国财产而言，中国难民遭受的屠杀、洗劫和强奸使人几乎会想起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或是匈奴可汗^①的进军。

我为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上海并由此延迟了香港之行而感到遗憾。但是我想，面对在广东的安全威胁而且在香港似乎也不会进一步减弱的情况下，我们在香港也不可能做许多事。但是我承认，我对政治情况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从前天起才又能够听收音机。它是我们惟一的

① 疑指阿提拉。

消息来源,再就是日本大使馆提供的信息。到前天我们才有电灯,自来水到今天还没有。更别想接通电话了。

还有,天文台也被完全毁坏了,所有学校和机关以及诸如此类的单位一切内部设备同样被破坏。还有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撤退时肯定也被付之一炬了。

我十分希望,下周能够出行到那里去。一般说,现在我还是安全的。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您的

签名: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39.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给南京办事处的指示

(1938 年 1 月 31 日于汉口)

编号:5720/1590/38

致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

梁印文先生(Ing-wen Liang)先生,天竺路 3 号或 4 号,王鼎昌先生(Wang Ting-chang),颐和路 19 号后面的房子,位于劳滕施拉格尔先生住宅附近的李弟春(Li Ti-tsun),已向这里询问我是否知道一些有关他们在南京的房子情况。我想对有关的人以尽可能的帮助。假如当地的条件不会产生困难,而且那里服务范围许可的话,请能将有关的调查情况写一个简短的报告来,谢谢。

此外,请能寄一份关于不在南京的帝国公民那时放在大使馆房子里,目前尚在那里的物品清单来,并请对容克博士放在仓库里的搬家

物资进行调查。

签名:全权委托人 劳滕施拉格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0.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1日 文号 2722/1011/38)

刚才有人告诉办事处说,本地自治政府委员会主席陶锡山已提交了辞职的申请,原因是日本人不断给委员会制造困难。当委员会想逐步地和小心谨慎地把保护区的难民遣送回其他市区的时候,日本人想用暴力。本月4日,士兵把难民赶出了保护区并捣毁其小屋和售货摊。

如果说难民还不敢回市区其他地方的话,其原因就是日本人天天有暴力行动。例如,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女儿回家,日本人要强奸她的两个女儿,女儿反抗,结果被日本人刺死,这样,母亲又要求回保护区。

一位逃到拉贝先生住所避难的24岁姑娘回到其叔叔家取食品时,在那里被奸污了。上星期日,1月30日,在去教堂的路上,有一些中国人恳求拉贝先生帮忙对付1个醉汉。这个醉汉把1名妇女拖到司法部附近一间空房,在棺材上强奸她。拉贝先生赶走了这个士兵。

政府委员会让1家浴室重新营业了。日本士兵闯入浴室,抢职员的钱,开枪打死1人并伤了两人。

有一个13口之家几乎全被杀死,幸存的2名儿童被邻居收养,拉贝先生从邻居那里把他们领走了。这两个孩子在其母亲尸体旁呆了14天之久,亲眼目睹其母蒙受的耻辱和惨遭杀害的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难民说,他们宁愿在保护区里立即被杀而不愿“在家”继续受折磨,这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便,我把此报告直接送外交部。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的途径得到此报告的抄件。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51~152页]

41. 驻汉口德国大使馆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1938年2月1日 第67号报告附件)

目前,南京不通电报,不通信件,不通电话,也没有公共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水管中没有自来水,只有大使馆有电,但高层不许亮灯。英国大使馆尚未通电。

街道交通中断,外城全被中国人烧毁,内城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目前内外城均无人烟。剩余的老百姓约20万人被隔离在安全区——前居民区,有的在屋内,有的在户外过着困苦的生活,有的露天大席棚居住着600人。这些人不许离开安全区。安全区由警卫人员封锁。

安全区之外的街道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四处的瓦砾呈现一片荒凉景象,各个方面处于停顿状态:没有饭店,没有影院,没有药店,没有商店,没有市场,等等……一切皆无。食品严重短缺,安全区已开始吃马肉和狗肉。许尔特尔昨天又一次穿过封锁线,并从栖霞山水泥厂京特博士那里为我们弄到一头猪和若干只鸡。(我们把肉分给英国大使馆一部分,以表示对他们接纳我们乘炮艇的感谢。)不用这种办法,我们什么也买不到。

目前还根本无法考虑货物运输问题。例如,德国难民的财产和迁居的物品运不出去。有关住房一直没有人,所以屋内的东西无法包装。即使把东西包装起来,也搬运不出去,因为苦力或手工业者不允许离开隔离区。

较大型的建筑物均被烧毁,像交通部及其附近一家带售货厅(商

场)的新电影院以及下列德国建筑物:基斯林克和巴达公司、黑姆佩尔饭店、埃克特饭店和冯·施梅林饭店。罗德公寓被洗劫一空,遭受严重抢劫的还有沙尔芬贝格宅邸(损失约5 000美元)、施特雷齐乌斯宅邸、布卢默宅邸、冯·博迪恩宅邸、博尔夏特宅邸、尤斯特宅邸、增切克宅邸、林德曼宅邸以及孔斯特-阿尔贝斯宅邸。开列的这份名单还不完全,因为还有人在不断遭受抢劫。

德国其他人的住房遭受抢劫不严重,被抢劫者中多数包括中国仆人的财产。在沙尔芬贝格家一名中国警卫被打死,在冯·博迪恩家一名苦力被打死。14辆被征用的汽车目前仍未送还,其他车辆的零部件已被拆卸一空。来自任何国家的所有使馆都遭受抢劫。抢劫者一般都是从后院篱笆墙跃入,像紧靠我住所法国大使馆的后竹墙给弄了三个大洞。法国大使馆受损不大。

被征用的大使专车和许尔特尔的汽车已经送还,许尔特尔的车辆受损不大。罗森博士的汽车和一辆旧运输车也被征用,日本人为这两辆车提供了零部件。从今天起我们乘车外出都要由使馆一名警卫陪同,使馆卫队由13名警察组成。我们在这里犹如囚犯一样生活在铁丝网内,因为我们被告知禁止离开这座城市,例如人们也无法返回上海。

约翰·拉贝主持的委员会包括美国人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们把外侨都转移到了一家医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拯救了近万人的性命。

饮水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管道不起作用,衣物无法洗涤,因为池塘受到污染,所有池塘都有被抛弃的尸体。

由于日本人的态度,新的市政管理机构也未开始工作。新市政管理机构应接替拉贝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目前拉贝委员会实际上在行使市政管理机构的职能。管理机构的一位新成员、知名的拍卖商杰梅^①胆量十足,他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最好现在就把我

① 应为吉米,指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顾问王承典。他在城内经营一家吉米古董店。拉贝日记中也提到了他,他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救济难民。

杀死！

对日本人进入南京后的所作所为最好保持沉默。这里的情景使人想起成吉思汗：把所有的一切一扫而光。参谋部一位中校对我说，在进军上海和南京途中给养车辆从未跟上部队的行进速度。他们犹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神话中的狂暴斗士，贪婪地攫取一切。看到房子没人，就一把火点着。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他们像 1918 年黑人那样已得到许诺：你们只要坚持到底，每人到南京都可得到一位花姑娘。所以留在这里的妇女的处境都非常非常糟糕。同亲眼看见过这种行为的男人不能谈这件事，他们对这种兽性的厌恶情绪从未消失。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认为，部队已失去控制。但是我不这样看，因为亚洲打仗同我们不同，即使部队没有失去控制，事情也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在一些人的煽动下更是如此。

到达这里时，我几乎无法想像，太平路两旁的房屋全部遭到破坏。我不得不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这条街上的房屋全部烧毁。另外，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现在仍浓烟滚滚。

中山陵周围的森林带受大火破坏的程度不太严重，在眼下的季节人们从远处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伐的也不多。

因此，南京的幻影已经破灭，但是感到某种欣慰的是，遭受的破坏尚未达到太平军造反后的程度。

占领区城市和乡村的农作物正在地里腐烂，因为不允许城里人收获，乡村的居民不是已逃跑就是被打死。蔬菜、马铃薯、甜菜等等都烂在地里，这里笼罩着饥荒气氛。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 152～154 页]

42. 沙尔芬贝格给劳腾施拉格尔^①的信

(1938年2月1日于南京)

亲爱的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我很遗憾到现在才听说罗森博士为了休探亲假而给你写了信这件事。如果我早一点知道的话，我也会从工作上的理由出发，请求您劝他回国的吧。和他一起工作一直以来都很痛苦，自从我们回到该地以来，由于他充满敌意的反日态度，情况一天天变得严峻起来。

陆军元帅〔大将〕的优秀儿子、文静的本乡骑兵少佐，在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和后来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上问罗森：“为什么你们是和英国人一起来的？”他在没有弄清楚提问理由的情况下就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不顾他人感受的提问。本乡可能是对我们德国人有某种特别的意向吧。不顾他人感受的不是本乡而是罗森，他每次在和日本人的聚会上都会用使对方不快的表达方式重提南京空袭、炮击“黄浦”号、12月12日的俯冲式轰炸等老黄历。如果罗森听从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会计师的忠告，在受到日本外交官和本乡在明孝陵提出的首次警告后就立即返回城里的话，在中山陵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是他却发怒了，像个没有教养的坏孩子一样无视警告，无论如何都要去高尔夫俱乐部。遗憾的是，克勒格尔明明知道本乡在晚宴时郑重且明确地说过我们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不能出城，可他对罗森作出了让步。结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时的罗森对首次警告大为恼火，像疯了一样列举了日本陆海军和空军部队所犯下的众多罪行，然后要求能够在没有宪兵随行的情况下开车出行和去玄武湖散步，还要求拥有出城等行动的自由。克勒格尔觉得非常为难。

这时，虽然没有在冲突现场，但正好逗留在当地的冈崎总领事尽力收拾了局面。不过我们通过拉贝、代理总领事福井得知，这件事被迅

^① 德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官。

速地用电报传到了东京。第三天,和蔼的、态度合作的、也是最能说会道的大使馆候补外交官福田来拜访我,委托我指示罗森去拜访代理总领事福井。代理总领事福井已经两次去过罗森的家,但是都没能见到面。福田问我罗森采取反日姿态的原因。他问道:“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从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日本方面对那次纠纷中罗森所说的话只理解了一部分。当时罗森很兴奋,有时用快得惊人的语速,有时又用机关枪甚至俯冲式轰炸机那样的速度喋喋不休,口齿不清地驳斥日军。我在拜托福田允许罗森去玄武湖散步时,明白了福田完全不知道那是哪里。在看了地图之后,福田答应我会从军队那里取得许可,两天之后这个承诺就兑现了。只不过有两个条件:有一名宪兵随行和事先向日本大使馆申报。后一项条件在前不久被取消了。顺便说一下,日军反复强调宪兵的随行只是为了保护外交官,因为城外有中国的残兵在游荡,好像有时还会枪杀日本士兵,所以不希望有人出城。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人们没有宪兵的保护,日军对他们不负有特别的责任。因为国际委员会的人们在日军到达之前就已经在城内了。

我在和福田协商的时候许尔特尔也在场,他帮助我建立了友好关系。福田非常和睦地结束了这次协商。第二天,许尔特尔和我去福田那里咨询工作事宜的时候,福田和后来赶到的福井代理恳切地用啤酒和小吃招待了我们。在我们两个看来,和日本人能够把友好关系保持下去的,我们对是罗森天敌的宪兵也不担心。他们很有礼貌,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我们想平安无事地结束对房屋实地调查的话,就有必要请他们同行。因为日军的哨兵受到指示,可疑者统统给予枪击。另外我们在军营的小卖店里买东西时他们还帮我们做翻译。因为其中有多少能说点英语的人。

与此相反,罗森博士不遵从日军的命令和要求,试图远离宪兵们。因为他偷偷徒步和驾车外出,护卫的宪兵就向上级报告了此事,以至发生了摩擦。前几天罗森又和拉贝一起坐拉贝的车在没有宪兵随行的情况下离开了大使馆。本乡少佐严厉地警告了拉贝,并委托他转告罗森,不要再在没有宪兵随行的情况下外出。许尔特尔、我和其他的德国人

在大使馆前都很有礼貌地跟宪兵和门卫打招呼,但罗森对两者连看都不看一眼。那副样子简直就像他愤怒的矛头是对准全体日军的一样。在此惟一正确的选择,是通过本乡少校与拥有一切决定权的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罗森听从了普里多-布龙和爱利生的建议,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如果是德国外交官的话,〔松井〕大将也一定会采取与对待年轻的爱利生不一样的方式的,他以没有时间为理由未接见爱利生。罗森在协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拉贝和我面前像平时一样愤慨地说道:“和菲舍尔在上海对待松井的态度一样,我也不打算和这些杀人犯们同坐一张桌子。”

美国外交官爱利生在进入有哨兵放哨的一户人家时,如果能够应日军的再三要求让一名宪兵随行的话,爱利生及其随从大概就不会遭受冷遇了吧。总之,爱利生的事情是他自作自受,同样的事情任何时候发生在罗森身上都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时罗森会给人一种挑起对〔德意志〕帝国外交不利的冲突的印象。和他协商各种事情的英国和美国的同行不仅不制止罗森的任意妄为,反而火上浇油,此事在这里没有必要叙述了吧。

下面进入正题。日军当局邀请罗森在1月30日下午1时进行“战场视察”。他准备带我们一起去。我们两人按约定到达他家的时候,宪兵已经坐在司机的旁边了。遗憾的是,罗森一走近车子就又发脾气了,他勃然大怒,用刺耳的尖叫声喊了很多声“下来”、“出去”。我们想让他镇静下来,于是提议再去开一辆车过来,但他变得更加暴躁,叫喊着“我要给点颜色你们看看”,把宪兵赶了出去。我们再次介入,试图说服他老老实实地和宪兵一起坐他的车出发,我们坐别的车跟在后面,然后让宪兵在日本大使馆下车。但是罗森还是不高兴,他说索性我们两个人去好了。话虽如此,但我们没有直接被邀请,所以不得不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场骚动在中国佣人和宪兵的眼前开始的时候,那名宪兵从车上下来后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罗森的狂态。幸运的是这名宪兵好像没能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然的话罗森可能会被打两三个嘴巴。而且许尔特尔和我也必须说出对他不利的证言。

结果我们离开了那里，去不去视察任由罗森决定。大约5分钟之后，他的怒气似乎平息了，罗森的中国警官通过平时巡视的道路追上我们，告诉我们罗森让我们回去。我无情地拒绝了，所以我们能够在相当于中国新年的1月31日这天不见罗森的面了。日本方面特地邀请罗森肯定是为了缓和一下他攻击性的态度，我不知道罗森有没有向日本人道歉。当然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向我们道歉。

我并不打算用上面这些事来诉关于罗森的苦。我只是想表明和罗森合作有多么困难。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欠考虑地对见到的所有人说起我们的内部情况和政策，并发泄不满，结果到处招致了对他的私人和官方活动的极为不满的批评。如果因为这些我们今后还将被批评的话，在这里本来就不愉快的生活将变得更不愉快。在船上，我们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受到了关于罗森的令人愕然的提问。不管怎样，罗森如果是一名老练的外交官的话，就应该知道“即使会七种语言也能够保持沉默”这句格言，但是他不知道。总之罗森不管什么事都不能藏在心里，因此经常使我们陷入不愉快的情况中。而且，我们频繁地和罗森产生对立。他那种过于激烈的、有时会化为憎恨爆发出来的反日姿态和我们的更为客观的想法是势不两立的。

如果罗森发生什么事的话，对大使来说也不好。因为大使有可能会因让该外交官留在当地这件事而受到指责。在南京陷落后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有必要派遣一位深思远虑的、性格沉稳的，而且为了公务利益能够忍受当地极其不愉快的生活的外交官。

从上述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罗森博士的神经完全承受不了了，有时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如果现在罗森能尽快开始被批准的探亲休假的话，通过海上航行可以稍微静养一下，而且回到故乡后进入疗养所就可以马上恢复精神上的平衡吧。

最后的冲突是在前天，也就是1月30号发生的。正如您理解的那样，我是在深入考虑了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在折磨我的所有问题后才写这封信的，绝不是因为前天的冲突而突然觉得很愤怒。

菲舍尔也在其立场上多次参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寄了这封信的副本给他。

希特勒万岁

签名：P. 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43. 沙尔芬贝格寄给劳腾施拉格尔的信

(1938年2月1日于南京)

亲爱的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拜托你把装在同一信封里的私人信件交给大使。不过在这封信里我想补充以下内容。我的任期还剩四个月，所以罗森将会怎么样也许和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大的冲突的话，我当然会因为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警告而被指责。以前我们因为忠心耿耿，所以曾经违背了自己的想法，听从了罗森的要求和他一起沿长江而下，这差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以后如果面临同样问题的话，我会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

罗森以其粗野的行为将德国人被要求聚集一堂的1月30日——罗森没有被邀请——弄得一团糟。我对在〔纳粹党〕掌权五周年纪念日这天不得不经历这种侮辱而感到羞耻。如果不是想着我在被精神病人折磨的话，连我自己有时也非常气愤。

拉贝和我们都抱有这样一种印象，即罗森的攻击性态度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任何好处。

关于罗森与日本同行之间的关系，我必须补充下面的内容。日本方面1月10日招待了我们，但罗森到现在都没有寄出答谢的请柬。而且他明言没有那种打算。但另一方面，罗森打算过几天邀请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进行聚餐。这件事日本方面迟早会知道吧。直截了当地

说,在这里一切都很不愉快。

希特勒万岁

签名:P.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44. 罗森给约翰·H. D. 拉贝的公函

(1938年2月2日于南京)

致南京 约翰·H. D. 拉贝先生!

今年1月6日,驻汉口的陶德曼大使先生致外交部的报告说,汉口各界人士对国际委员会为南京难民区所做的工作大为赞扬。孔祥熙部长请求大使先生向您传达他衷心的感谢。

签名:罗森博士

罗森随记

据自治委员会总部领导人说,委员会对任何事务即使是小事都无权作决定。日本军方特务机构命令的事则必须做。尽管日本军方特务机构对有关难民回家的事答应是安全的,但委员会要求对此给予保证。日本军方特务机构却说了如下的话:“南京是一个在战争中被日本部队占领的城市。必须理解,任何发生的事件都应该视为是公共事务。”

自治委员会对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和建议极为感激。将根据建议的条件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由于工作很困难,自治委员会主席陶锡山提

出了辞职。他是否能够离开或不离开,还不得而知。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5.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3日于南京)

编号:6

文号:2722/1091/38.

附件一份,副本三份

内容:日本陆军少将本间和大使馆参赞日高访问南京,盛大宴请

根据德国驻东京大使先生通过上海总领事馆转达给我的要求,我向这里的日本代办处请求能和派遣到这里来的陆军少将本间(Homma)进行一次会谈。在尚未确定公务会谈的情况下,将军方面却邀请我去日本大使馆共进晚餐,同时也邀请了美国大使馆和英国领事馆的人员。日本方面除了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以外,新任命的卫戍司令和从上海同来的以大使参赞日高为首的日本大使馆的先生们也参加了。

在发生了那次有名的、我的美国同行被打耳光的事件之后,幸而现在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外交代表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恰好有了某种程度的缓和。那起事件通过伦敦、上海和马尼拉的无线电新闻报道广播了一个星期之久。日本政府通过如同军事法庭针对肇事人的调查向美国作了明确的道歉——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上海还处罚了那个粗鲁无礼的军方“发言人”。

至少日本方面竭力要在热闹的后方庆祝会上让我们忘却担忧和麻烦,这些本是我们想和将军讨论的事。他们显然是在努力平息我们的顾虑和不满,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了瓦格纳的《汤豪泽》里的开幕场景。当你喝完杯中物后,优雅的艺妓很快就来给你斟上日本米酒。不一会

儿,军官们的制服纽扣松开了,喉咙放开了,军官们唱起歌来,她们不仅加入附和而且还不局限于此。所有艺妓都不请自到地坐在我们的大腿上,当留声机的音乐响起后邀请她们去跳舞,我们才摆脱甜蜜的负担。有两个少女艺妓受到了一些军官和使馆官员公开的赞扬,成了这次晚会的高潮。

我如此详尽地叙述这次活动的一切,不是为了唤起我们外交部的接班人对在中国工作的一点兴趣,而是想指出一位总参谋部的部门负责人和大国的外交代表们首次会晤是怎样一种情景,以及这里的情况无法用我国的标准去衡量。

由此,要与这位将军进行友好会谈的计划也泡汤了。餐桌上他当着我们的面对三个坐在他对面的当局负责人说,他接到了通知,德国驻东京大使即将离任,外国驻日本的代表们在目前的冲突中表现出如此理解日方,那真是太好了。显然双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饭后,将军跟我谈了德国现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有元首、戈林上将先生和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这股势力准备在中国牺牲德国的利益(*relata refero*);第二股势力有国防部长先生、帝国外交部长先生和帝国银行行长先生,这股势力想使在中国的德国利益和日本的政治利益协调一致;第三股势力即银行和汉堡的商行、公司,是“亲中国的”。我对将军说,我在这里的任务只限于保护德国的财产,即在目前情况下查明和索赔德国财产的损失。此外,为了德国的人员和实物的安全,我们还关心南京有序的局面。这时,我向将军递交了拉贝先生以国际委员会名义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本月4日难民们被日军用暴力手段威胁赶出安全区并摧毁其简陋的木板房可能造成的后果。对此将军只对我说,我们不该把这种“个别情况”(证实了1月28日、30日强奸88名妇女)看得这么严重。(他对爱利生先生也这么说,命令下到基层要很长时间;他曾当过团长,直到他的部下学会按他要求的方式敬礼就花了两年时间!)将军最近几天就要离开,所以不可能继续会谈。

我与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很久以来就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对这里的问题十分理解。昨天他和拉贝先生一起在我那里作客。正如我乐观的估计,拉贝先生希望他以某种有效方式关心平民百姓的困苦和进

一步消除弊端。我和日高先生主要也就我们的赔偿要求进行了磋商，从他那方面来说，我提出的还是原来的要求，即希望先兑现使馆要求的赔偿问题，推迟处理其他问题。我在附上的信函副本中再次提出了尽快处理的意见。

因为日高先生打算每月至少要来南京一次，现在又任命了一名长驻的卫戍司令，这对本地状况的改善至少提供了某些先决条件。然而不能忘记，首先要对驻扎在这里的所有日本部队认真整顿军纪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便，我把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以及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此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6.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7日于南京)

编号：7

文号：2722/1096/38

副本二份

内容：日本警备司令陆军少将天谷招待会上令人惊讶的讲话

致柏林外交部

本月5日，在日本大使馆的房子里举行了茶话会，新上任的日本警备司令天谷少将邀请了这里的外交代表机构官员们。

等待很长时间后方请我们入座，将军照着讲稿作了长篇的讲话，福

田参赞结结巴巴地把讲话翻译成英文。

这位将军首先说,日本军队在全世界以纪律严明而闻名。无论是在俄日战争还是在满洲的进军中,丝毫没有发生过违反纪律的情况。即使在中国现在有这种情况——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个军队,肯定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根本原因还在中国方面。蒋介石不但有军队,而且还号召全体人民进行抵抗,它使日本士兵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在进军途中找不到什么可吃的和可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把情绪发泄到了居民身上。向南京推进得这么快,使得给养就不那么容易能跟上。(后来的一个评论则与此相反,是因为那些给养车队的人员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发生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毫无纪律的行为!)

将军还特别指责中国人说,他们首先把目标针对着日本军官,以致这些军官为了不引人注目不得不穿上士兵制服!中国的密探也通过灯光信号及其他手段,指明参谋部驻地的位置,以此引导炮火和飞机对准参谋部射击和轰炸!

至于南京的情况,他说有那么一些外国人,尤其是“某个国家”的一些成员,自以为是地扮演法官的角色。要是没有外国人的干预,南京的日中关系肯定会和谐发展的!是那些外国人煽动了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人!

凡是关系到外国人的利益,他说他乐于接受任何批评,但对中国人的问题要由他自己单独来处理。

讲话结束时将军问我们是否有什么话要说。由于对这种怪异的讲话感到反感,作为最资深的外国代表的我放弃了发言。我的美国同行爱利生先生则在请求给一份讲话稿的副本时,将军突然回答说这次的演讲完全是即席讲话。可就是这次讲话,将军刚才还戴着眼镜,对着稿纸在我们面前逐字逐句朗读,有时由于光线的原因还把那张纸侧了过来,福田参赞却按照另一个日文文本结结巴巴地翻译!

接下来的茶话会上,我问日本副总领事福井,估计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探望城外20公里的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帝国成员京特博士。福井先生答复说,根据本乡(Hongo)少佐的报告,那个地区还有3000名中国士兵,所以去那里太危险了。我不得不问他,这3000名士兵是死的还是活的。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蹩脚的借口,因为在同一天,那个

和京特博士一起住在城外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就像以往那样安然无恙地进城来了！竭力阻止我们看到日本军队在城外犯下的犯罪行为，拒绝我们出城去探望也许还与这点有关，即日本小野田水泥厂的代表已经对江南水泥厂表现出了某种兴趣。这家工厂虽已建成，但还没有移交给中国公司。德国工程师和那个丹麦人还在那儿代表丹麦建筑公司和德国机器制造供货商的利益。

我的美国同行爱利生精通日语，他问将军美国“瓦湖”号炮艇的军官是否能够上岸访问大使馆，为什么至今还拒绝他们和英国人上岸？这位将军对本乡少佐和福田参赞说，他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能这么做。接着他被那两位拉到一边窃窃私语了一阵，最后就说是“军人们”不允许这么做！这个例子表明日本的高级军官多么依赖下级军官，事无巨细都是无计划地被动应付。

总而言之，这里的日常生活正变得日益困难。购买厨房用煤有官僚主义的限制，就像我们那里很久以前一瞥而过的幽默漫画那样，在这里被夸张成了一件国家大事。为了买煤，我不得不详细说明运煤地点、卡车、行车路线和所需煤的数量。美国大使馆的卡车终于带上一张巨大的证明书出发了。因为指定走的城门已被日本士兵关闭，司机想从旁边最近的城门走，但没有签发新的证明不能通过。而且福井副总领事要求，因为是美国的卡车，它应该先返回美国大使馆，而不是马上为我去拖煤！

再回到天谷少将的演讲上来，首先可以从中得出这一结论，一定是中国人的抵抗已使日本人不知所措。一个民族在经受多年的痛苦和不断的屈辱后最终起来反抗外国入侵者，对于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极度蒙蔽之下的日本人从来就不想看到这一点。大约两年前那个满洲国的日本外务省副大臣桥本先生——他就是现在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对我说过，他们可以用两个日本师团就能牵制中国的中央军！现在他们没从这种反抗得出是打错了算盘的结论，没有给中国提供一个体面的和平，而是以这个对日本人特别惊人的认识作为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破坏的理由。

这位将军承认军官们甚至参谋部的不可靠性清楚地表明，那些人

想像的与散步周游中国是多么的不同。

把南京居民对日本人毫无热情的责任归咎于外国人,将军的这个企图是相当错误的,而留在南京的外国著名人士把一位德国人——他还是纳粹党的组长——即约翰·H. D. 拉贝先生视为他们的首脑人物更是完全错误的。将军说的“某个国家”也可能指的是美国人,那么他们和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就结成了密切合作的关系。这些人所做的一切,那些人都完全同意并且还参加了。如果没有德国人和美国人勇敢地干预,日本人的血债还会多得多,那他们就有充分理由要感谢那些外国人。几天前拉贝先生还向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愿意为有效地解决所有与南京平民百姓有关的问题提供帮助,但这些日本人认为自己会把一切解决得更好。如果考虑到从1月28日至2月3日发生了170多起日本人的暴行,大多是强奸妇女和抢劫,甚至抢劫手无寸铁的穷人极小额的钱财,人们只能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期待着未来。我在写下这些事情时,拉贝先生告诉我,昨天又有一对老夫妇和其他两个老百姓毫无道理地被日军士兵枪杀了。

人们肯定可以理解日本人的恼火,以往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让人们知道的。现在这里的一切细节都已大白于天下,日本宣称它“给混乱的中国带来了光明和秩序,居民们对此情不自禁地欢呼”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恰恰与外国人的担忧相矛盾的是,中国人每天生活在多次空袭的紧张状态下,直到战斗在城里打响仍然表现出良好的秩序,包括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个别场合尊重外国的国旗,日本人却在早已安定的南京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一切财物,包括抢劫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财产。

提出其他军队在相同的情况下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是多余的也是失礼的。日本大使馆的人以前曾放肆地对拉贝先生说过,德国人在比利时也是这么干的!

据电台报道,日本人似乎十分期望从德国外交政策导向的变化证实他们的对华政策。但也许他们忽略了一点,正是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创立者可能说过一些此条约被日本人滥用得过头的话。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便,我把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德国

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德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此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4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7日于汉口)

编号:76

文号:2718/1715/38

附件一份,副本三份

内容:1938年1月的南京形势

我荣幸地附上大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1938年1月20日关于南京形势的个人记载,供参阅。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7日编号76的报告附件

(文号:2718/1715/38-)

1938年1月20日的南京形势

上星期我们的状况有所改善,但那些隔离集中居住的中国人——按照国际委员会拉贝的报告有25万人——他们的状况却更加恶化了。

礼和洋行的房子里自来水管已经有水。现在我们每天几次派车带

上一个听差，当然还有一个宪兵、四个煤油桶到那儿去取水。我们不时还能在礼和洋行那儿洗个澡。大使馆这两天白天也有电了。

我们向日本大使馆付现款购买了一些牛肉、鸡蛋、苹果、橙子和水果罐头。他们还给我们预支了100日元，用以在随军小贩那儿买东西。每个可能到南京来的人随身带一些日元是很重要的。

日本大使馆里的餐桌上总是摆着丰富的食物，艺妓们必须帮助那里的外交官们度过困难的时期。

大使馆终于成功地促使日本军方准许我们不时地去玄武湖畔活动活动。在城里只许坐汽车活动，再说街道上全是垃圾，散发着恶臭。已不能再在住宅区周围散步，因为道路上塞满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人挨人地站在一起，在上海路设立了一个集市，汽车几乎驶不过去。

可惜今天和我们的警卫发生了争吵。13名宪兵中的一个人在罗森博士的窗前小便——罗森现在在莫尔博士的房间里办公，那里有一只炉子，我们可以集中取暖，因为自来水管没有水，炉子点不着——当他不准许这么做时，全体警卫就要撤走。

隔离集中居住的中国人处境很差，先是下了好几天雨，昨天起又不断地下起了雪，但没有冰冻，而是道路泥泞。难民们在挨饿。国际委员会拉贝非常担心该如何维持粮食供应问题。这时日本人出来干涉，说应由新的市政管理机构来承担这个责任，但他们既没有权威也没有活动余地，只有很少的钱。此外，难民们下午5时必须回到住宿的地方，不许点灯。整个南京死一般寂静，到处漆黑一片，就像在棺材里一样。

新的市政机构已经开始工作，就在唐山路十字路口去吉米的拍卖行方向，那里甚至有个警察站岗。这些街上白天有零星的中国人去寻找他们以前的房子，从烧毁的房子里收集木头，晚上再回到安全区。就是说，他们不再像兔子那样遭枪杀，但不相信他们的状况会改善。还在发生着许多的事情，我前提到过的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最近把一个孩子送进了医院，这孩子是被到一个村子里用手榴弹捕杀鸡群的日本人打伤的。

新市政机构还在完全烧毁的夫子庙设立了妓院。现在安全区里几

乎不再发生恶意的暴行,里面的抢劫事件也比较少见,安全区受到严密的守卫。

最近拉贝先生又驾车在全城察看了一次,事后不得不承认——与他以前的长篇大论相反——整个城市的 3/4 都烧毁了。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希望日本人会允许他乘火车离开南京。

根据拉贝先生等人的报告,占领南京的部队都是战略后备军,他们经过上海被空运去了北方前线。南京这里开拔去芜湖的部队也都是老兵,留着络腮胡子,很多人有脚气病。马匹十分疲劳,但补给辎重队十分出色。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48. 德国驻伦敦大使沃尔曼 1938 年 2 月 8 日的报告附件

沃尔曼致英国外交部的公函副本(A. 500)

(1938 年 2 月 3 日于伦敦)

国务秘书先生:

我荣幸地代表德国政府向尊贵的英国政府表示赞赏和致谢。在南京周围和城内发生战斗期间,当时留在那里的德国使馆人员及其他帝国成员,一再获得扬子江上英国海军方面的帮助,我国政府根据此刻收到的驻中国德方机构书面报告获悉了当时贵方给予的巨大帮助。

同时,我以我国政府的名义请求您向参与此事的驻中国英国海军部门转达对他们的赞赏和感谢。

请允许我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礼！

您忠实的

签名：沃尔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49.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10日)

(文号 2722/1113/38)

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主教派教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有说服力的见证。约翰·马吉已在南京呆了25年。

马吉先生曾努力关照呆在德国顾问处的中国难民。我想请你们对他的名字严格保密。他比布道团的多数同仁更关心德国使馆的事务，因为他死去的姐姐是一位奥地利外交官的妻子。表明他无私意图和纯正愿望的典型事例，是他对他的影片没有采取商业性办法处理，他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部拷贝。我们只需向上海柯达公司支付印片费。这部拷贝将通过安全途径送往外交部。

随拷贝附上各个剪接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能放映给元首和总理一看。另外，我也亲自去了现场，察看了最近这个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为之一的4个牺牲者。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两把椅子，被一个日本兵毫无顾忌地用枪击伤。他妹妹在日本人到来时藏在附近，并叫来了两个熟人。这两个人利用一扇门、两根竹竿和一些粗绳捆扎成一副担架。他们准备把这位受重

伤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见状把这4人全部枪杀:受伤老人、老人的妹妹和两个抬担架者。拉贝先生(国社党官员)星期一(1938年2月7日)到现场时,这4位牺牲者原封未动地躺在那里。老人妹妹的女儿抱怨说,她妈妈的全部家当10元钱也被拿走。她把10元钱藏在裹脚布里——这是通常藏钱的地方。拉贝先生送给她10元钱,以表安慰。星期二我和拉贝先生再次去现场时,我只看到一大滩血和那副担架。4具尸体已用草席卷好,等待在附近一个小山丘上安葬。

拉贝先生星期日还看到中国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打捞120多具尸体的情景。这些人首先被击毙,然后用火燃烧,烧不尽的尸体就抛入池塘中。这些死于英勇的日本人手中的牺牲者,他们的手全被倒背用粗绳捆绑着。

日军高级军官是否能像所允诺的那样阻止其军队至今仍在进行的残酷行动,大家在拭目以待。从天谷将军对日俄战争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日本军官团起主导作用的是真正的纪律和自我克制精神。部队始终是其军官的写照。一个以政治谋杀而闻名于世的青年军官团要求它的属下所做的无非是南京所发生的一切。对后方的歌伎院来说,这样的军官团似乎比古代的武士道精神更为重要。如果日本打算给东方带来光明,它首先得照亮自己各个阴暗的角落,并把它们打扫得一干二净。

获得这部影片的费用将由驻汉口大使馆支付并出具证明,有关这份报告的证明也由汉口大使馆发出。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所以我把这份报告直接发往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这份报告的复件。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55~156页]

50. 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解说词

(附于1938年2月10日南京办事处报告〔文书编号2722/1113/38〕之后。)

序^①

展示在这里的影像只不过是部分地展现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难以言表的事情。如果我有更多的胶卷和时间的话,应该能够拍摄比这多得多的场面。和其他人一样,我也从早到晚忙于以各种方式保护和救助市民。只有很少的时间用于摄影。而且必须时刻注意避开人们的目光,以免照相机被毁坏或没收。由于上述理由,我没能拍到杀人的场面和横躺在城市各处的无数尸体。如果我能够留在传教团慈善诊疗所〔鼓楼医院〕,拍下被送来治疗的人们所受的所有暴行和伤害的话,胶卷会长得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名肩膀被击穿,背部也被子弹穿透的70岁的老妇人。幸运的是她没有被打中要害,伤很快就好了。不应该忘记的是在几千名负伤者中,被送来医院或者取得联系的只有百分之几而已。在地方上的村庄里和小城市,几千、几万的人被施暴和杀害,但是外国人无法看到。当然,还时不时会收集到一些他们所讲的真实情况的。

日军官兵的态度简直就像是在说:因为中国人是敌人,所以对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日军当局没把强奸当回事。强奸之所以被看成不好的事只是因为要给国际舆论以这种印象和上面的压力。

为了公正我想说一句,很多日本人都承认一部分日本士兵有残忍行为。两名报社记者也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其中一个人说,发生这种

① 本文件的“序”部分引自《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由李斌译。其余为郑寿康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此部分与其他卷册有重复之处,但出现在德国档案中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事情是“难以避免的”。承认了军纪涣散的某位总领事也说过同样的话。对于日军的这种评论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战争不管在哪个国家发生都会引发出人类最恶劣的部分。当然,任何国家都有罪犯和施虐狂,他们在战争中会发挥他们邪恶的本性。日本士兵的凶残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嗜杀成性的行为,在允许切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习惯存在、将血腥故事用做儿童读物的国家,恐怕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吧。

这部记录性影片不是为了激起对日本人的复仇心而拍摄的。不如说是我想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理解这场战争有多么可怕,并下决心使用所有的合法手段来停止由日军挑起的这场纷争而拍摄的。

我曾去过日本很多次,知道这个国家有多么美丽以及有很多品德高尚的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引起和进行战争的真相,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为这可怕的事实而吓得颤抖吧。

1 号 影 片

这段影片主要记录了1937年9月和10月期间日本人对南京的空袭。该影片的结尾和2号影片的开头出现有中国的基督教徒,那是他们于1937年12月19日在安全区一个难民收容所的露天空地上做礼拜。

2 号 影 片

画面序号

(1) 日本部队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轰炸机飞越南京上空。

(2) 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用手榴弹处决。

(3) 下关模范村、四所村的中国圣公会信徒刘广伟(音译)和基督教教友们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逃进了安全区。12月16日,他和基督

教会其他 13 位教友被日本士兵带走,据他估计约有 1 000 名中国人的队伍被强迫赶到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在那里他们一排排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当时正值黄昏,但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走,因为日本人用机枪围住了三面,而中国人的背后是扬子江。刘本人站在将被杀害者的后排,紧靠江边。当一排排中国人被机枪打死时,他也倒了下去,虽然他没被击中,却和几个被打死的人一起倒进浅水里,得以藏在尸堆中达 3 小时之久。后来他拖着被严寒冻得几乎不能走路的两条腿,爬上了岸,逃进一间无人居住的草屋中,他在那里脱去身上的湿衣服,钻进在那里找到的被褥里。在草屋中他没吃没喝地躲了 3 天。最后,饥饿迫使他出去找食物。他又穿上还未完全晾干的衣服,走到以前工作过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一家英国洋行),在那里,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当他离开时,碰上了 3 个日本士兵。他们先是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到下关的复兴街,要他给他们煮饭。几天后他们放了他,两个士兵交给他一张盖有图章和签名的证明。他拿着那张证明,穿过城门,回到了安全区他的家人那里。

(4) 这个 19 岁的女子^①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 7 个月(准确时间是 6 个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 19 处,腿上挨了 8 刀,下身挨的一刀有 2 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5) 日本士兵闯入这个青年女子在下关(南京的港口地区)的家里,一家人除去她侥幸不在家的丈夫外,均被他们杀死。她是一家英国公司(和记洋行)的职员。日本人用刺刀劈伤了她的脊柱,留下一个可怕的伤口。她最后死于脑膜炎。她没有对日本士兵进行过任何反抗。

(6) 日本人侵入这座城市时,这个约 11 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亲站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亲,开枪打死她母亲,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伤口这时已经愈合,但留下了

① 即李秀英。

一只残废的臂膀。

(7) 这是一个7岁男孩的尸体,他被送入大学医院(教会医院,鼓楼)3天后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5刀,有一刀刺进了肚子。(我亲眼见过这具尸体。——约翰·拉贝)

(8) 这个男子是一家中国饭店的职员,就他所知,他是被日本士兵从难民区的房子里拉出去并在该区西侧一座小山上枪杀的80个男子中惟一的幸存者。他自己的脖颈、面颊和手臂上各挨了一枪,现已治愈。当时他装死,后来得以逃脱,到了教会医院里。

(9) 这个男子的胸部挨了一枪,因为他不明白日本人要他做什么。他是个农民。在教会医院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3 号 影 片

(1) 这是一个男子的尸体。他和其他70个人被从金陵大学的蚕厂里拉出来,他们全部或是被枪打死,或是被刺刀刺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这个男子被刺刀刺了2刀。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还能拖着身子来到医院,到医院20个小时后死去。(我在鼓楼医院的停尸地窖里,当着威尔逊大夫的面叫人打开裹尸布,察看了尸体,以便亲自验证报告上所说的细节。——约翰·拉贝)

(2) 一个日本兵向一家搪瓷店的职员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就被这个日本兵劈了一刀,这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子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教会医院6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脑子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已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100天。

(3) 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地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4) 这个男子是扬子江上一条小舢板(小船)的主人,他被一个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医院(鼓楼)两天后死去。(在这个人死去的前一天,我还跟他谈过话。——约翰·拉贝)

(5) 这个中国人当过兵,但当他被日本人抓到时,已经手无寸铁。他的头部挨了两刺刀,还有一刀刺穿了脖子,他躺着等死。但是在教会医院(鼓楼)治疗后,又痊愈了。

(6) 这个小男孩从吴淞逃到常州,被经过常州的日本部队抓走。他今年十三四岁,已经为日本部队干了3个星期活。在他们两天不给他饭吃之后,他于12月26日恳求他们放他回家,他得到的回答就是挨刺刀戳和铁棍往头上一顿打。这个画面是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时拍摄下来的,当时他正血流如注。后来他痊愈了。

(7) 这个男子的家在南城门内。日本人于1937年12月13日入侵这座城市时,打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部。他在12月27日以后才被送进医院。这个画面是在鼓楼医院的药房里拍摄的。——这期间他必定已经死去,因为他胸腔里格格的响声说明他受了重伤。

(8) 这个女子和她丈夫、她的老父亲以及她5岁的孩子住在光华门内。日本人入侵城市时,来到她家要食物。日本人叫她和她丈夫走出去。丈夫随着叫声来到外面时,立即就被刺刀刺死,她因为害怕,留在屋里没有出去。日本士兵随即冲进屋子里,枪杀了她抱在怀里的孩子,同一枚子弹打伤了她的手臂。

(9) 这个姓吴的女子和她家6口人住在南京城隍庙后面。4个日本士兵在12月18日闯进她的家,用刺刀刺死了她60多岁的老父亲以及她兄弟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用刀凶残地砍伤了她丈夫并企图强奸她。由于她解释说自己有病,他们才放过她。但这些士兵每天都去要钱,还刺伤了她邻居的脸。

(10) 下关电话局职员于西棠(音译)是住在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里的4000个难民之一。12月26日,日本军官来到难民收容所,对所有的成年人进行登记入册。这些军官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中间有当过兵的,凡自动承认者,即可免于一死,不报告者抓出来就要被杀。日本军官们说,自愿承认者要编入役工队,并且给他们20分钟时间考虑。接着约有200个男子承认当过兵,他们被带走了。在街上还有一批被日本人诬指为当过兵的中国人被抓走了,于(西棠)是其中的一个,他是

在路上被抓走的。据他说,他和其他几百个人被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山丘上,在那里日本人用刺刀刺杀他们。他被刺了6刀,其中2刀刺入胸部,2刀刺入小腹,2刀刺在腿上,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重又醒过来时,朋友们把他送进了教会医院。这个画面是威尔逊大夫给他动手术时拍摄的。威尔逊大夫在这些日子里一直为他的生命担忧,但他却在这期间恢复了健康。

(11) 这个男子是南京的一所房子的主人。日本人闯进他的房子里要女人,他回答说没有女人,日本人就用刺刀刺他。他挨了两刀,刺刀深深地刺入后颈部。在这期间他的伤已愈合。

(12) 一个日本兵强迫难民区的一个中国警察带走一个女子,因为这个日本人想避免亲自把她拖走。他们来到国府路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个警察得以逃脱。可是他又落到了其他日本士兵手里,他们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从后面用刺刀刺他,然后把他抛弃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他成功地挣脱了绳索,在一所房子里躲了起来。他在那里找到一张床过夜。第二天,他身体非常虚弱,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到了医院。他一共被刺了22刀,但他被救活了,并且已痊愈,这的确是个奇迹。

4 号 影 片

(1) 这个女子和其他5个女子被强行从难民区的一个收容所里拖出来,去给日本军官洗衣服。她被带到一所看上去像是军人医院的楼房中。白天她必须洗衣服,夜晚供日本士兵取乐消遣。根据她的报告,年龄较大的和普通的女子一夜要被强奸10至20次,而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夜被强奸达40次。这里拍摄下的是一个普通女子。1938年1月2日,两个日本士兵要她跟他们走。她被带到一所空房内,他们欲砍下她的脑袋,没有成功。人们发现她躺在血泊中,就把她送进了教会医院,在那里她逐渐又恢复了健康。她的后颈被砍了4刀,刀口很深,颈部肌肉都撕裂了。此外,她的手腕有一道严重的刀伤,身上挨了4刀。这女子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她。她不了解其他女子的情况。

(2)和(3)一个尼姑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帮手,这孩子被刺刀刺入背部,刺伤数星期后仍然因伤口未愈而发烧,尼姑因枪击造成左髌骨复合性骨折并因此引起严重感染,如果有救的话,就需要进行一次特殊的手术,才能使她恢复行走。这尼姑和别人合住在城南一座庙后面的一所房子里。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杀死了这寺庙旁边的许多人。把这尼姑送进医院的那个裁缝估计,那里被杀死的有25人。在这些死者中,有尼姑庵的一位65岁的主持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帮手。画面上的这个尼姑及其小帮手也是那次受的伤。她们逃进一条沟里,在那里待了5天,没吃没喝。沟里有许多尸体,其中有一具68岁尼姑的尸体,她是被倒在她身上沉重的尸体压死或窒息而死的。第5天,这尼姑听到有一个日本兵看到这些尸体时说了这样一句中国话“好惨啊”,她随即睁开眼睛,恳请这个士兵救她。随后他把她从沟里拖出来,叫来几个中国人把她送到陆军救护站,她在那里受到一个军医的治疗。之后有了机会,她被一个邻居转移到了教会医院。

(4)1月11日,3个日本士兵强迫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蔬菜挑到城南,在那里他们抢走了他的钱,用刺刀向他背部刺了两刀,一刀刺进下腹。两天后他被送进教会医院时,他的内脏从伤口里拖出来约一尺长。送到医院5天后他死去了。给他摄影时,病人非常痛苦,连医生都不敢把伤口上的绷带解开。

(5)这个人听说他母亲被打死了,他就离开了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安全区,去证实这消息是否确实。他前往第二区,这是日本人称之为安全的市区。他没有找到他母亲的尸体,却碰上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把他以及他朋友的衣服都抢光,只剩下了裤子(这天是1938年1月12日,是寒冷的一天)。随后两个日本兵把他们的登记证撕得粉碎,用刺刀刺倒他们,把他们抛到一条沟里。这个男子一小时后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失踪。后来他终于回到了难民区,进了教会医院。他被刺了6刀,其中一刀刺破了肋膜,导致肋膜下的外伤性气肿。在此期间他痊愈了。

(6)这个男子是4000个难民中主动承认自己以前当过兵的200名中国人中的一个,因为日本人答应过他们,自动承认者可以免受处

罚。他和其他许多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到的人(虽然他们以前都是平民)一道,共约 300 至 350 人,被带到坐落在五台山附近的一所房屋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 10 个人一组。日本人用钢丝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要把他们押到水西门外(他听人说)去处死。在快轮到他被押走时,他和房子里的另外 3 个人躲在一堆垫子下,但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中有一人发出了咳嗽声。他们后来被拖到外面,20 人一组站着,日本人用刺刀刺他们。刺了几下,他即失去知觉,后来又从昏迷中醒来,连滚带爬地来到美国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那里的一个中国人给他解开捆在手上的钢丝。他在一条沟里躲藏了一些时候,最后才去了教会医院。医生诊断他被刺了 9 刀,此外被钢丝捆绑的手也受了伤。他现在已恢复了健康。

(7) 这个中年男子在 1 月 10 日回到坐落在对面山上的太古洋行附近他的住房里。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遇到 3 个日本士兵,其中一个无缘无故地开枪打伤他的两条腿,有一处伤口相当严重,但是他现在很可能已痊愈。

(8) 1 月 24 日,日本士兵企图命令这个男子纵火焚烧坐落在大学医院附近双龙巷里的中和(音译)饭店。由于他拒绝放火,他们就用刺刀击打他的头部,他的头部裂了 3 个口子,但是没有危险。这次摄影时,他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9) 12 月 13 日,约有 30 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 5 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教徒,他刚打开门,立即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 1 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还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 76 岁的父亲和 74 岁的母亲及 16 岁和 14 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两三个日本

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①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将孩子的叙述与被杀害者的一个邻居和亲戚的叙述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被子下面。

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到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了她的邻居家，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乡下的老百姓抬着伤员去传教士在村子里开设的诊所。请注意，人们运送伤员的工具非常简陋，伤员大多数是在日军占领后受害的平民。

这是守城部队的一名士兵。他和其余8名同伴于1937年12月13日在紫金山向日本人投降。日本人连续3天不给他们吃喝，随后把他们和其他200多名被俘士兵及平民押到江边一块空地上，让他们站成三长排，用机枪扫射死。他虽然未受伤，但也随他人一起倒在地上。日

① 即夏淑琴。

本人向他们的身上浇上一种液体燃料,点燃后立即燃烧了起来。由于天色已黑,这名士兵乘人不备,成功地从尸体堆中爬了出来。1937年12月18日,他终于到达了教会医院。他的伤口难以治愈,但当两个月后拍摄此画面时,他已基本康复了。

此人是南京附近长芦乡的一位农民。一名日本兵闯入他家中,向他索要姑娘。当他回答说“没有”时,这个日本兵便将其手部射伤。当时在鼓楼医院治疗时,其伤势非常严重,此画面是偶然拍下的。

这名3岁孩子的母亲前往一个受外国人保护的难民收容所,但其丈夫和孩子留在了家中。当1938年2月14日日本兵闯入其家中时,父亲撇下孩子独自逃走。事后一位邻居救下了孩子。孩子说,日本兵曾问起他的妈妈。由于没有找到这位母亲,他们便点火烧了房子。一位邻居从火中把这个已严重烧伤的孩子救了出来。这个孩子能否康复值得怀疑。

这名63岁的农民姓周,家住乌龙乡,距南京和平门约6里地。他在去找水牛的途中被日本士兵用枪击中,于1938年1月26日被送进鼓楼医院。此画面是在他入院3周后拍摄的。

这位姓朱的农民56岁,家住位于南京边缘的东流镇许巷(音译)村。日本士兵闯入他家中,命令他们全家人离开。老人26岁的长子头部中两弹而死,次子被刺刀捅死。老人背后也中了一弹,子弹从他下腹部穿出,他妻子以及几个年幼的孙子未受伤害。

教会医院药房等候室一瞥。每天有众多的患者在此耐心地排队等候。

这名年轻农民家住南京附近的一个村子里。1938年2月9日,几名日本士兵闯入其家中索要钱财。当他回答“没有”时,他们便在他身上浇上煤油,点燃了衣服。请注意他上身的烧伤。

以上这些画面形象地展示了众多被日本人杀害后横尸街头的中国平民的惨状。

1938年2月15日,南京上海路上又一景。这是难民区内的临时集市。拍摄此画面时,售货摊(草棚)的数量已经减少,因为一部分难民已回到了各个城区。目前区内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条人群熙攘的

马路上开出一条道路来。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1. 中国翻译孙启成给罗森的记录

(1938年2月10日于南京)

文书编号:2722/1120/38

内容:松井石根大将的讲话

就日本陆军松井大将军举办的招待会,自治委员会军事委员杨九鸣说了如下的话。

日本陆军松井大将[于今年2月8日]招待了自治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但那既不是聚餐也不是茶会,而只是为了让别人听他的讲话。松井大将看上去身体不太好。他讲起话来声音很轻,讲话非常短。其概要如下。

日军部队进驻南京后创造了若干不诚实的历史,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由衷地同情可怜的难民。我希望委员会精力充沛地、身体力行地去做好难民工作。只要有必要,我不惜对委员会进行任何援助。

签名:孙

(罗森所加的注——“保存,2月10日”。)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52.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10日于南京)

文号: 2722/1121/38

副本二份

内容: 日本的宣传方法

上海的日方“军事发言人”散布说,目前在南京进行三天访问的法国空军武官对南京的现状讲了赞许的话,并特别对大使馆建筑物的完好无损表示满意。

情况与此恰恰相反,一个月前我和沙尔芬贝格去察看法国大使馆——我在上海时一个法国同行为此请求过我——我们发现那里好多房间都被洗劫过。许多箱子、柜子都打开着,还没有被偷走的东西都散落在地板上。留下来守卫大使馆的警卫指给我们看栅栏那个地方,连续四天日本士兵就是从那里翻过栅栏闯进来的。他们很害怕地恳求我们,不要法国大使馆为这事进行交涉,因为那些日本兵威胁要杀死他们,要他们说是中国人干的。当时我就把警卫们的这个要求转告了驻上海的法国大使馆,现在也对武官说了这件事。

日本人立刻利用这个情况作宣传,符合他们利用这里的外交代表和其他外国人作宣传对象的意图。例如不久前举行了这么一个军乐队的音乐会(我没有出席),现场好些外国客人被摄影记者不停地拍照和摄影,尤其是利用艺妓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第二天日本的广播电台就整天广播此次社交聚会,还期待利用这些电影资料和照片大肆宣传。日本人应该知道一个最起码的政治礼节是,南京对于这样的努力并不是合适的地方,就像派驻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馆办事机构,既要反对这个政府,又隐瞒自己有过错的宣传那样(参见天谷将军的演讲,今年2月7日编号7文号2722/1096/38的报告),由此和这里代表机构本身的关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认为,日方在南京最好的宣传莫过于

消灭每天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昨天还有一个 11 岁的女孩,她的母亲不想把孩子交给日本士兵们强奸,和房子一起被烧并烧死了),以及尽快给予部分已失去生活来源的帝国公民以完全的赔偿。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便,我把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此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53.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0 日 编号 95 的报告附件

文号: 2718/1811/38

1938 年 1 月 28 日的南京形势

这期间,自来水管也已铺进了我们的房子里。但是水压太小,所以楼上的水非常少,只能上来一点细小的水流。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洗了一次澡。街上许多消防龙头都坏了,结了冰,很多水从旁边淌掉了。

日本人供应我们的粮食是根本不够的。要是依靠他们的供应量,我们全都会饿死。昨天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只小猪、鸡蛋和两只鸭子。虽然他在中途曾被扣留,但他送了一箱啤酒给警卫,在一名军官和三个男子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我们把这些东西分送给了其他德国人、仆人和警卫,他们都靠我们养活。洋葱一点都没有了,只有一点蔬菜,由于主要吃米饭,全体外国人害怕得白血病,他们就都去吃一只在日本人食堂里才有的苹果——但是要付日元。所以现在这里日元很吃香。我们的 100 日元都用完了,因为我们从中分了一

部分给全体德国人和几个外国人。

日本食堂增多了,主要经营啤酒。日本人喝啤酒的劲头叫人难以置信,一卡车拖来数百箱啤酒一眨眼功夫就卖光了。日本人还故意杀掉所有的耕牛,比如水牛。如果一个农民日子还过得下去,没有牛他就不去耕田种地,这样饥荒就会接踵而来。猪被斩下了头后还躺在地上,马和驴全都被征用。还有个滑稽的景象:日本人看见这里的人骑驴,他们 also 把驴套到黄包车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敢于从安全区走出来,但仅限于白天。大多数是年长的妇女和小孩子,他们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快活地把东西抢光。它给人以一种印象,即日本人纵容这种行为是为了转嫁自己的罪行。特别是许多木头被偷走,比如路边树木的防护架和竹篱笆一转眼就不见了,还从房子里把日本人没有拿走的东西拖出来。因此据说安全区已是个十分快乐的“盗窃集市”了。这对所有的仆人们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他们没有报酬,对德国人的财产是个危险,因为财产的主人们无法给他们的仆人寄钱。他们只得靠出售雇主的财产来勉强维持生活。有些东西多次被拿走,情况是很严重的。

女孩子不敢从安全区出来。本月 25 日晚上,一个 14 岁少女紧贴着施特内的房子边上出去拿蔬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当她从他们那里逃走时,被枪弹击中头部打死了。本月 26 日,负责本地一家医院的老传教士麦考伦因为要求两个闯进去的日本人从后面离开这家医院,脖子上被刺刀刺成轻伤。本月 27 日,美国的外交代表爱利生先生和另一个美国人被日本人打了耳光,尽管爱利生的日语说得很好。在抢劫银行时,这些日本人还干了一件蠢事,他们想从一家银行把一架大钢琴搬进参谋部的住所去,但是却让它从楼梯上滑了下去,琴弦全都断掉了,这架钢琴现在还扔在那儿。还是那家银行,在阿曼先生的那间办公室里,他们把保险箱上方的水泥墙都砸开了,了不起的成就!所有东西都被洗劫一空。

位于玄武湖岛上的高尔夫俱乐部和日中文化协会都被烧光了。德奥体育协会和德中文化协会没有损坏,但被数以千计的难民占据着。质地良好的家具全被搬进了一个房间里。那儿还剩下最后一个

煤栈,我们已经注意到它了。大都会饭店被一个指挥部所占据,国际俱乐部那儿飘动着两面完好的英国国旗。这个俱乐部也没有遭到损坏。克勒格尔工程师作为第一个被准许到上海去的人,坐的却是一列敞篷货车,路上颠簸了12个小时。他被批准去上海得感谢福田参赞,他是这里最乐于助人的日本外交官员。飞机常常飞越我们的上空。本月25日,中国人轰炸了飞机场。26日晚上,日本实施防空措施,到处一片漆黑。

我们一如既往地没有宪兵陪同不准许出门。就像是政治犯!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54.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2 日
编号 102 的报告附件

文号:2718/1789/38-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报告
(1938 年 1 月 22 日于南京)

编号:5719/1019/38

附件一份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谨附上一份关于日军不法行为和抢劫德国房屋财产的资料。它是帝国国民、安全区总稽查长爱德华·施佩林的原始记载。

由于这份材料是施佩林先生在信使即将离开前交来的,已无法再制作副本。这位信使是礼和洋行的工程师克勒格尔先生,他获得批准,

在一名日本宪兵的护送下乘火车去上海。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5.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2 日
编号 102 的报告附件

爱德华·施佩林致罗森的报告

(1938 年 1 月 22 日于南京)

致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先生亲收

在此次南京及南京周边作战期间，本人还有其他一些先生们愿意自担风险和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在成立国际委员会时，本人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的总稽查长。

我在履行这个职务时，有很多机会亲眼见到好事但也见到了更多恶劣的事。——我的外勤工作很不轻松。我有 650 名训练有素的警员，此外我身边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私人警察。我们的警察队伍队列整齐，纪律严明。在此我不得不多次承认，我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

20 万难民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许多妇女抱着婴儿，颤抖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吸奶。他们只是逃出了一条命，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寻求安全和保护。

南京安全区里我们有两个组织完备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小灭火器和机械化的消防车在日本军队进驻后都被征用了，因此我们根本无力扑灭许多大火。这些大火不分白天黑夜都会突然发生，我们却无力提供帮助。我们的帮助也可能是不受欢迎

的——的确令人伤心,但却是真实的。

日本部队自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以来,骚乱就波及到安全区。其实安全区根本就不安全,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失去了原先有组织的安宁与和睦。尽管那里挂有德国纳粹标志的旗帜,还有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三种文字的保护证明,但日本士兵并不买账。德国人的房子也有德国大使馆专门出具的保护证明,但那里的佣人们每天都到我这儿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偷走了床上用品和钱等等,本来锁着的房间被他们用枪托砸、刺刀刺,强行砸坏门板闯进房间去。根据报告,被偷走汽车的有陶德曼博士(已归还)、罗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尔、施塔克、增切克、贝克博士、博尔夏德、洛伦茨、皮尔纳、马丁、海因里希、胡梅尔、施罗德博士以及其他许多还没有报告的人。

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被从德国大使馆偷走。我和哈茨先生与一位日本领事馆官员正巧都在附近,使我们得以在最近一条街的拐弯处把那些强盗当场抓住,很困难地而且费了许多口舌才把那辆车又要了回来。在这件事中,我注意到日本文官威望并不高,这位领事馆官员告别时还向这些军人强盗连连鞠躬。

1937年12月17日至20日,日本领事田中来到所有外国人的房子处,让人在这些房子的外面贴上日文布告,表示对这些房子应该保护的意思。后来我发现这种简陋的纸条有些被撕了下来扔在地上,日本士兵并不理睬这些,仍然采取暴力强行闯进这些房子里去。

12月21日中午,我看见黑姆佩尔的饭店在着火燃烧,尽管饭店也有日本领事馆的布告。几天后,基斯林克和巴达糖果店也被大火烧成了残垣断壁。

12月21日,根据日军司令部菊池先生的申请,我负责寻找和调解60名电工修复下关发电厂的工作。这些工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①名在下关出口公司寻求避难的同事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附近的所谓安全区里看见30具中国平民的尸体,他们是被绑住了手脚枪杀的,然后被扔进了河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陈述,据说在汉西门(Han Chi Men)外大约

① 另有资料说43名。

也有 500 位平民是被用类似的方法枪杀的。我估计日军残酷屠杀了 5 000 至 6 000 人,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12 月 27 日至 30 日,根据日本大使馆的请求,我和日本领事馆警官多久(TaKaolama)一起去察看约 40 处德国人的房子,这些房子大部分都被洗劫过。除去德国大使馆的房子外,在安全区以外房子的全部佣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这些房子看上去损坏最严重的有: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房子,罗德的房子,沙尔芬贝格的房子,施密特公司的房子,施梅林的房子,埃克特的房子,基斯林克和巴达公司的房子,黑姆佩尔饭店——最后 4 处的房子已完全烧光。在也有德国人投资的福昌饭店里,保险箱被撬开,整个楼层的饮料、床单、被褥、内衣、银餐具等等都被洗劫一空。这位日本警官到处作记录,记下那些有关房屋处于什么状况。我的私宅也遭抢劫,木箱和行李箱被强行撬开,我所有的冬夏衣物均被偷走。增切克、林达曼和布瑟及坐落在中央路的尤斯特的房子都遭到了部分抢劫。我对日本警官说,多久先生,我可以发誓,绝大部分房子在日本军队进城时还是完好无损的。

12 月 29 日,我负责找来 25 名工人修复自来水厂。1938 年 1 月 3 日,一部分房子里已经有水和电了。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 80 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

新年第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胡作非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的母亲喊住我,哭着跪下求我帮助她。我跟她来到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我进屋时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那个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气愤地用各种语言痛骂这小子,祝他“新年愉快”。这个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转眼间就匆匆地跑掉了。关于所有这类事件,还有那些抢劫事件都已写成了报告,保存在国际委员会的档案里,随时可以查阅。

现在时间差不多过去了一个半月,局面还没有安定下来。抢劫和纵火烧毁房屋之类的事还在继续发生。难民们呆在所谓的安全区里不能回到他们被毁坏的、部分已被烧光的家里去。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仍然要听命于日本人。但日本人自己也不知

道或者说他们不想知道应当怎样安置和供养难民。

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纯私人组织，它与政治没有关系。它的主要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帮助那些由于饱受战争苦难和现在还在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

我在此简单描述了一些有关日本士兵残暴行径的情况。在大部分德国人的房子上，挂在高高旗杆上的纳粹旗帜在寒风中高傲地飘扬着，各处房子的门上贴有三种文字的德国财产保护证明，还贴着日本大使馆保护德国财产的布告，但我和日本领事馆警官多久是眼前满目疮痍景象的见证人，这都是一个所谓友好国家的日本士兵们干的。无论如何，我还有好几个名单可以作很有价值的旁证，对此我随时准备着。

致以德意志的敬礼，希特勒万岁！

签名：爱德华·施佩林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6.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2月13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2月13日17时50分

收到：柏林，1938年2月13日20时25分

编号：67，Pol. I 359 g (VIII) I，绝密

内容：关于电报指示 30 x

我们在下决心时，首先必须考虑军事形势。内维格尔上校对此报告称：

12月13日占领南京以来,军事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上海,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有被削弱。

中国人很好地利用了得到的两个月间歇时间,对撤出的精锐师进行补充和训练,战线得以保持,巩固了阵地,增强了抵抗力。中国人在游击战配合下,甚至在一些前线加强了活动,香港的战争物资几乎可以顺利地运到,每天平均有1400吨。

可以预计,中国人在几周以后将拥有25个师的新的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即使日本人能够完全控制津浦铁路(即连接北京、南京和上海的铁路)和陇海铁路,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抵抗已被打败。

其他报告将随后送上。在此我请求外交部补充确认满洲辖区的未来领事。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7.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2月14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2月14日19时30分

收到:柏林,1938年2月14日22时

编号:74, Pol. I, VIII 141, 机密件

内容：关于编号 21⁺ 该页的电报以及
26 日东京发来编号 44 的电报

请电报指示，德国在南京遭受的损失是否要在东京或向驻上海的日本大使或向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交涉索赔。

我认为，首先在南京进行交涉是合适的，因为日本方面要等待查问所有证据和证人的证言，这些可以在当地和现场共同进行调查。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58. 罗森给日本驻华大使馆日高信六郎的信

(1938 年 2 月 16 日于南京办事处)

文书编号：2722/1135/38

敬启者 亲爱的日高先生

我在广播里听到花轮^①先生将很快作为日本总领事馆的负责人到本地赴任，而福井先生将被调往孟买工作。

我非常希望花轮先生和我们大使馆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如果新的总领事能首先停止福井先生的做法，也就是无视我们大使馆给他的公文书信上所写的一一切的做法，我想合作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我们都认为，确立正式交涉的正规方法比起任何热闹的庆祝活动来都对双方的关系有益。我个人认为，我们身处这种悲惨的痛苦之中，没有

^① 原译者注：花轮义敬，日本驻南京总领事。1938 年 3 月 6 日到任，同年 10 月 25 日离任。

心情高高兴兴地去出席庆祝活动。

我希望您近期能光临这里,并盼望着能在我家与您见面。(原文为英文)

谨上

签名:G. F. 罗森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59. 温特菲尔德给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2月21日德国大使馆通商担当官第18号

关于1938年2月10日南京办事处报告

文书编号:2722/1113/38

副本一

内容: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录胶卷

为了复制上述记录胶卷,当地总领事馆支付了60中国元给伊斯曼·柯达公司。

本金额记载在1938年第一季度决算报告第三部第三项中。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和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冯·温特菲尔德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60. 魏茨泽克发往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

1938年2月17日16时25分从柏林发出

1938年2月17日23时45分到达汉口

内容：关于2月14日的电报第74号

关于损失，同意先在南京进行交涉。已经将这件事简短地传达给了东京〔德国〕大使馆。

签名：魏茨泽克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61. 拉贝给罗森的感谢信

(1938年2月19日)

致罗森博士先生
南京，德国大使馆

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我们谨通知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于2月18日决定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该名称更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便于委员会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贵大使馆自安全区建立以来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您给予我们委员会救济工作的关心深表谢忱。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宁海路5号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2.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及各难民收容所所长 给拉贝的感谢信

(1938年2月21日于南京)

致约翰·H. D. 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H. D. 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

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签名: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

J. M. 董

沈玉书

许传音

F. J. 陈

弗朗西斯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3. J. M. 董等人给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部的信函

(1938年2月21日于南京)

致西门子洋行(中国)

上海经理部

谨给贵部寄上一份致约翰·H. D. 拉贝先生的信函副本。信函内容自明。

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我们恳切请求贵部同意延长拉贝先生留在我们这里的时间,以继续他在这里的工作。拉贝先

生在危急时期做的工作,不仅给贵洋行,也给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J. M. 董
 弗朗西斯
 沈玉书
 F. J. 陈
 许传音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4. 国际委员会在约翰·拉贝先生卸职时的陈述词

(1938年2月21日于南京)

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谨向约翰·H. D. 拉贝先生(他在过去危急的3个月内作为主席领导了我们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艰苦的工作中,拉贝先生的领导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将会长久地留在全体南京居民的记忆里,绝大部分群众在这个时期经受了流血牺牲。委员会主席的优秀品质表现在:在重大行动中,一方面具有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个人的同情和关心。

他无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国人的无比感激和赞赏,他以其对居民大众,对履行商人职责和对本国利益的献身精神,给外国侨民作出了一个光荣的榜样。

西门子洋行(中国)由于它的代表担任了本委员会的主席,为南京居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拉贝先生的成绩给在中国的全体侨民和德国

洋行企业增添了新的荣誉。

签名者向拉贝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和钦佩！

签名：W. P. 米尔斯

约翰·马吉

爱德华·施佩林

M. S. 贝德士

路易斯·S. C. 史迈士

查尔斯·H·里格斯

C. S. 特里默

我们——留在南京的，非官方的外国侨民，同意国际委员会的上述陈述词，也对拉贝先生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签名：科拉·波德希伏洛夫

明妮·魏特琳

休伯特·L·索恩

A. 齐阿尔

欧内斯特·福斯特

格瑞丝·鲍尔

詹姆斯·H·麦考伦牧师

R. 鲁佩特·哈茨

伊娃·海因兹

罗勃特·O·威尔逊

R. 黑姆佩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23日于汉口)

编号:132

文号:2718/2081/38

关于本月10日编号95的报告,文号2718/1811/38-

附件二份

副本三份

内容:1938年2月上半月的南京形势

我荣幸地附上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今年2月3日编号4和2月10日编号5关于南京形势的两份个人记载。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也将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年2月23日编号132的报告附件一

(文号2718/2081/38-)

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1938年2月3日于南京,编号4)

1938年2月3日的南京形势

由于不再接受所有的纸币,这里又产生了新的麻烦。现在只接受下述几家银行的纸币:(1)中国中央银行;(2)中国银行;(3)中国农业银行;(4)中国交通银行。日元非常吃香。我今天用上海来的包裹接济了安全委员会的美国人。

总的说来,德国人的情况是好的,只有黑姆佩尔患有风湿病。天气

既冷又潮湿。

本月1日,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和陆军少将本间邀请了所有外交人员,除我们之外还有英国领事杰弗里、档案员威廉斯和美国大使馆的爱利生和 V. K. 庇尔西。另外有日本参谋部人员和许多军官。本间身材魁梧,看上去像著名的克奈普教士,一点也不像日本人。他以前是驻伦敦大使馆的武官,曾全程陪同皇太子秩父宫参加伦敦的加冕典礼活动。我和武藤大佐谈了很长时间,他曾在德累斯顿呆过两年。有人说他马上要当国防部长^①。还值得提到的有个很年轻的空军少佐,为人亲切但很狂。宴席摆了3桌,每桌大约10人,我们身后照例是一批日本艺妓充当服务员。酒席从一开始就大杯狂饮,本乡少佐声称日本酒清得像“水一样”,还想把许尔特尔先生灌倒。然后就唱歌,除了日本歌曲外还唱了《守卫莱茵河》。接着跳了舞,又狂饮一番。到了11时,所有日本人都喝醉了,动作放肆起来,我们在11时30分就溜走了。可以说是最融洽的聚会!聚会是6时开始的,按日本时间是7时。有时不同的时差也挺烦人的。

本月1日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察觉到。不过撇开这点不说,日本人的飞机活动倒是挺勤快的。不管下雨、下雪或是风暴天气,飞行联队总是呼啸着从我们头顶向北方飞去又飞回。从前线回来的飞机常常一个接一个地编队飞行,真的十分活跃。

可惜这支占领军又进行了轮换,用年轻的新兵替换全体老兵,遗憾的是仍然发生很多抢劫、强奸以及与此有关的谋杀事件。19号房子附近住着一位精神错乱的母亲,我们朝向边上的那扇窗子不能开,她总是大声哀嚎着:“杨姑子,小孩子啊!”听了让人忍受不了。这些穷人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因为本月4日安全区要被撤除,可能是强行撤除。假如现在某个传教士或是拉贝先生等人走进一处难民营,那里的年轻女人和姑娘们就会扑倒在地,磕破了头恳求让她们留在难民营。国际委员会试图这样做,让年纪较大的人先出去。但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样。

居住区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就不能走过去,

① 当时日军陆、海军分设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简称陆相、海相。

简直是臭气熏天。人行道上全是垃圾,根本过不去,房子里面看上去就更糟糕。

关于日本人的给养我必须再说一些。不久前我们看见一个车队从巴伐利亚广场直到波茨坦广场,汽车一辆接着一辆,车轮看上去好像是车轴在转,装载得很重,以致需要马或骡子拉着才能上坡或者下坡。每辆车上一个士兵,耗用了大量的人力。当然这些辎重车来回奔跑,汽车司机得格外小心谨慎。还有一件事,鼓楼顶上飘扬着五色彩旗,下面山墙上是一面新旗,与日本的旗帜交叉挂着,在我们附近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大楼上也挂着这种旗帜,城里的其他地方就很少见到。这座城市还很荒凉。许多中国人白天在城里抢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宪兵的陪同,有时还不能缺少他们,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某个哨兵看见一只喜鹊或是鸽子,就好玩地朝它们放枪。都是些冒冒失失的小子。后来宪兵阻止了这些无聊的事。1月29日我们又收到日本方面从上海发送过来的口粮食物,数量很多,连佣人们也有份,价值大约中国货币182元。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23 日编号 132 的报告附件二

(文号 2718/2081/38-)

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1938 年 2 月 10 日于南京,编号 5)

1938 年 2 月 10 日的南京形势

日本人最近邀请我们参加社交聚会十分频繁。本月 1 日,陆军少将本间邀请赴宴,我在编号 4 的报告已写过。本月 3 日,大使馆参赞日高邀请了各国的外交官员,没有军人参加,只有福井总领事和一位参赞出席。英国人很晚才来,后来才了解到是因为一家英国木材公司的代表毕索普利克先生总是独自从英国大使馆溜出去寻找他的木材仓库,

引起了军方的不满,就命令哨兵任何人没有宪兵陪同不得走出大使馆。由于宪兵已经下班,两位英国外交官不得不费了半个小时的口舌,才获准到日本大使馆来。这两位外交官性情随和,只把这起事件看做是开的一个玩笑。

晚宴的饭菜很丰盛,有上等葡萄酒——只是勃艮第葡萄酒太冷了。与本间的聚会相反,安静有序,气氛适度。大使馆参赞在和三位外交官谈话时都说了这句套话:“今天我们不谈公事!”本月5日,全体外交官员又一次受到邀请参加茶话会,而且是作为卫戍司令天谷少将的客人。日高参赞、日方全体官员以及本乡少佐和其他几名军官也在场。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了很长时间。突然之间静了下来,气氛变得庄重起来,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香烟放在了一旁。这时,天谷戴上眼镜,取出一份讲稿向我们致辞,那位年轻热情总是乐于助人的福田参赞逐字逐句地翻译着。可惜他对此毫无准备,因此翻译得结结巴巴。这位平时很随和的胖胖的将军旨在狠狠地涮外国人一把。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南京要没有外国人也许情况会更好。中国人躲在外国人的身后,仗着外国人的干预才敢反抗日本人。在扬州——在此之前他是那里的最高指挥官——几天时间一切就奇迹般地走上了正轨,商业活动几乎没有中断。他讲话结束时的一句话最为精彩:“请不要干涉我和中国人做买卖!”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说得是对的。但他不肯把讲稿的副本拿出来。安全区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从本月4日以来,有一大批中国人离开了难民营,在城里某些地方找到了安身之地。拉贝先生作为安全区的主席,他的贡献的确非常之大,在我看来,他是受了美国人的利用,当了美国人和传教士利益的马前卒,后者的目的在于尽量笼络人心。本月4日是安全区撤除的期限日,他可以放下他的职务并且离开南京,因为他出色的工作达到了顶峰,他的结尾是异常光辉耀眼的。拉贝的荣誉将载入史册!拉贝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在为赴上海争取得到日本人的批准。但他还有职务,遗憾的是在他任职的最后时期里,又不断发生日本人抢劫杀人的血腥暴行事件,他得为此努力奔波。我认为这跟我们德国人毫无关系,何况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中国人一旦只能依靠日本人时,立刻就会和他们结为同盟。发生一切

暴力行为时都只是听一面之词。所有在这里的德国人——除去拉贝外,就是他也已经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老观点——全都认识到,亚洲战争的确与我们的战争很不相同! 这里没有俘虏,沉湎于不可避免的残暴、抢劫等等,就像德国 30 年战争期间那样,而妇女们的遭遇特别悲惨。这大概要追溯到通州(Tungchow)大屠杀:对残暴杀害那里的日本妇女和孩子们施以千倍的报复。

已经发生或者还在发生的一切悲惨事件,要到难民们撤出安全区后,估计情况会随之好转。为建立秩序,不久前松井来过这里,在天谷将军的陪同下向自治委员会阐明了他的立场。此外,自治委员会也在大使馆附近的汪精卫住宅里开会,我不知道是否只是为了保密的原因。但人们也察觉到天谷将军的作用,因为他让人把所有的汽车残骸从马路上清除掉:翻倒的卡车、公共汽车及众多乱放的破车,已拆卸去一半成了残骸的各类车辆被浇上汽油烧掉,余下的都被运走了。许多工程队在城里干活,清除垂下的电报线、电话线和电线,再架设新的线路。这方面的情况由此出现了好转。还有红十字协会得到许可,掩埋到处横陈的尸体。例如几天前就从施罗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捞出了 120 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双手都被用铁丝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过这事。附带说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还用饭盒从这个水塘里取水喝。但愿他们吃得香! 不过,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担心这里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这里中国人的情况确实不好,但情况更差的——据这里的传教士们估计——肯定是这时被赶出家园、离乡背井、无家可归的 300 万中国人。

本月 8 日 16 时,全体外国人聚集在日本大使馆我们熟悉的房间里,听一场军乐音乐会。大餐厅里坐着一支 42 人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乐队,是专门从东京转过来的,肯定会比我们这些爱挑刺的人所预料的要演奏得好得多。那位指挥队长 S. Ohonuma 在巴黎学过音乐,指挥水平相当高,使我们高兴的是他还加演了几个节目,部分是他自己作的曲。外国人在大厅里一排一排地坐着。我们落座后,先由艺妓端上“使馆专用”茶。令我们高兴的是派了 4 个最漂亮的艺妓过来为我们服务,然后

演出就开始了，面前放着一份节目单。

演完4个节目后休息。幕间休息的走廊里摆满了小吃，长餐桌上有蛋糕、甜食、糕饼、水果等等，弯弯曲曲地像是俄罗斯皇帝的专用食品。所有食品放得整整齐齐。艺妓又来上茶，特别是点烟时那迷人的姿势，引得众多摄影师挤过来拍照摄影，以便过后通过电影或报纸向不明情况的世人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和外国人相处得多么和谐。这完全是一枚勋章的反面，露出了马脚！

在众多传教士中，我见到了麦考伦先生，他是大使馆参赞菲舍尔先生的房东，他脖子上被刺刀刺的伤口在此期间已经痊愈了。除去日本大使馆主要人员、外国官员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外，还来了许多日本军官，其中除了经常提到的军官外，有个御厨（Mikuriya）少佐，他也像本乡一样会说德语。

本月8日，荷兰公使馆的秘书博斯作为信使带了一大批食物来到这里，这样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住在罗森博士那里，因此罗森博士本月9日晚邀请两位英国官员、两个美国人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不幸的是博斯先生没有把惟一的一张日报带来。1月7日以来我们就再没有报纸可读，只能从电台广播获取消息。可惜几天来自来水管又坏了，除此以外全体德国人的情况还是好的，更何况日本人的食堂经营越来越多的商品，我们还得到了日元。

再次有了空袭警报，一定是怀疑有中国飞机就要到来。据今天丹麦人辛德贝格说，他们把一枚炸弹扔在江南水泥厂附近，那里只有少数几个日本人。典型的中国式做法。

本月6日是星期日，许尔特尔和我去“玄武湖郊游”。突然呼的一声有一支尖头标枪从我们身边飞过，我们立刻“卧倒”。可能是对岸的哨兵在打一只野鸭，这些老爷根本就不关心这样是否会伤害人。那些日本人事后还到我家来访，为了消遣，把花园南面宽大的石头墙和高高的竹篱笆都弄倒了几米。连日本警长对这个大力士的成绩都表示赞叹！此刻我正在整理房子，把家具分散到劳滕施拉格尔先生、杨森先生和施彭勒先生的房子里去，对此我诚恳地请求他们同意。

遗憾的是汉口的顾问们还不了解南京的情况。福义格特-鲁舍韦

先生还请求1月17日把他的佣人送往汉口去。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出去又进来,我是指出城和进城。例如他不能到轮船码头去。就是我们也去不了。中国人只有带着一张日本人写着“他对日本没有敌对行为”的证明书才能出安全区。对外国人来说,进出南京先要启动一整套官僚主义的程序和外交机器,最后他还得耐心等待!

更糟糕的是如何把这些东西运走。我重复说一次,这里没有木匠、木箱、钉子等等,什么都没有!所以仆人们几乎无法作准备。假如货运去上海时间相当长,那在这里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因为要预交一大笔费用。我提及这事,是因为一位顾问夫人听说财产可以按“难民货物”发运,由帝国支付费用。南京到上海的货运必须在这里支付,不能用公款。从上海到汉堡就可以按货到付款的方式托运,但军事顾问们也可以用外汇支付。

情况最糟的是那些佣人,他们的报酬拿不到,不断上门来找我们,纠缠不休,但这也不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养活自己一班人、警卫人员等等,负担已是够重了,我们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储备。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佣人,但只能到此为止。上海只能将应支付的款额通过信使用现款送来,但是谁都没有送来。从汉口则要用汇款单汇来,迄今为止也只有福义格特-鲁舍韦汇来了钱。为了要钱花了我们许多时间。此外,尽管这里物资十分匮乏,但中国的新年白天夜晚都在放焰火,因此日本人也没有什么动作,似乎他们也像中国人那样在“闹新年”哩。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66. 南京郊区和江宁县农民给江南水泥厂 德、丹人士的呈文^①

(1938年2月26日南京第21号报告附件)

农民王耀山(75岁)、梅友三(79岁)、王云奎(63岁)
和夏明芬(54岁)1938年1月26日给在南京江南水泥厂
停留的德国人和丹麦人的呈文(翻译件)

中日战争爆发已有半年,江苏省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因而江宁和句容县的百姓遭到极大不幸。城市和乡村几乎空无一人,农舍已被烧光。日本兵首先把箱子、包袱、家具和农具等等,都集中到砖瓦结构的房子中,然后用火点燃,一般烧得精光。整个土地已经荒芜。日本人在村里一见到年轻人,就马上开枪把他们打死,日本人把他们当成中央军。老年人经常由于不懂日本话而遭残杀。妇女和姑娘不分老少均遭强奸,以满足其肉欲的需要。跳河自尽或自杀的妇女不计其数。徐家村(音)一个名叫芳的小姑娘,因为才10岁尚未成年,所以日本兵就把她的阴道切开致死。还有一件野蛮的事,几个日本兵遇到一个正在逃难的家庭,有妈妈和儿子。日本人用军刀威胁儿子,迫使他同他妈干有伤风化的事。当儿子拒绝后,即刻被日本人用军刀砍死。他妈妈被日本人强奸,然后自杀身亡。日本人进村手持武器,只要遇到人,首先就要花姑娘。说“没有”的人马上遭残杀。在街上任何人都要被搜身,一元、一角全部拿走。日本人不要铜钱。

农民的牛和驴几乎一扫而光。猪、鸡和其他家畜也斩尽杀绝。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难民在江宁和句容交界的吕西村(音)、唐山村(音)和龙潭村约20至30里的地段上的所见所闻。家家都已妻离子散。他们都无安身之地。他们无法相见,而且也不知道各自的去向。

被日本兵拖来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位难民逃跑后说,南京方圆40至

^①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50 里周围已无人烟。田里到处是尸体,街上到处是血迹。长江铁路以北的村庄比较平静。山区来的难民多数逃往那里。在那里昼夜可以听到哭泣声。在离那里 20 至 30 里的这个山村的情况极糟,致使人们听到日本人残酷暴行后心情无法保持平静。由上海至南京千把里的土地上是何种情况,人们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日本军队不撤离,这千把里没有人烟的广袤地区将会完全荒芜。因此,我们请求您们——两国的大使发发慈悲,把我们救出虎口,您们的恩典永生难忘。

您们千万不要让日本军队知道我们的呈文,否则全村人的生命难保。

**江苏省江宁县石山区(音)难民代表向德国昆(音)先生^①、
丹麦辛(音)先生^②和马(音)先生的呈文**

1937 年 8 月后,上海至南京地段逐渐全被日军占领,至今已时过半载。日本人除在前线枪杀、劫掠和烧死众多无辜外,现在在我们山村和集市上每天都在放火、枪杀、掠夺和强奸妇女。我们村两个月来已远离战场的炮声。中日战争应为世界正义而战,应为两国利益而战,不能到处抢劫、残杀和纵火。当今世界每个文明国家都应尊重人民。大后方的人民应当受到保护和安抚。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战斗两个月之后日本人仍到处横行霸道。这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与世界的正义准则相悖。由于您们的善意,我们 1 万条生命在您们的保护下得救。我们还能提什么另外的要求呢?但是,难民除了极度困难外,在饥寒交迫中很难继续生存下去。我们请求您们把上述情况转告大使馆,大使馆基于人道正义感再把上述情况转告各国人民联盟,以阻止日本的恐怖行为,拯救困苦中的难民。如果我们通过这种帮助能近期内返回家园并重新开始我们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我们将十分感谢。现附上遭受日本残害的名单一份供参考。

签字 皮德侯(音) 常以新(音) 高塔彪(音) 史家西(音)

① 即京特博士

② 即辛德贝格先生。

日军屠宰牛 2 000 多头。由南京龙潭至太平门约 50 里,所有乡村约 2 000 多家的数千家房舍被化为灰烬。

由南京东阳镇至中山门约 60 里,所有农庄约 1 万多户人家和 1 万多间屋舍被化为灰烬。

遭杀害人名单:

梅木村(音):刘成新(50)	戚阳奎(60)	楚常山(女)(33)
回下村(音):史阳才(35)	胡平西(33)	胡凯强(62)
刘常云(37)	艾义生(27)	于其宝(30)
于晓楚泽(25)	申秋海(43)	申秋凡(41)
申家 2 名佣人	方宽明(38)	唐兴发(60)
李有奎(36)	陈希宗(61)	陈广同(16)
史松赢(33)	平宗林(62)	史耀才(17)
陈广才(25)	艾京义(42)	艾京林(37)
艾京平(32)	梁发旺(44)	
桦树村(音):戚汉林(25)	于家山(22)	戚强浩(24)
程石原(24)	刘晓图泽(17)	
下发新村(音):寇强有(31)	秦塔平(42)	寇曲氏(72)
下山耀村(音):程克山(51)(以上遇难日期:1938. 1. 9,下同)		
陈康村(音):宋有桂(38)	宋梁宗(20)	寇崇阴(47)
常秋林(30)	丁桂林(22)(1938. 2. 10)	
寇才村(音):王同传(21)	楚德富(58)	刘大才(54)(1. 15)
石山乡(音):陶起福(55)	许有发(女)(39)(2. 13)	

被拐骗妇女名单:

桦树村(音):程刘氏(30)	杨李氏(30)	刘潘氏(45)
武辛氏(18)	辛楚氏(47)	
于同付(音):曹德侯之女(11)		
周崇村(音):王初石之女(9)	辛赵氏(36)	

好树村(音):辛辛氏(12) 辛梅氏(11)
下发许村(音):辛李氏(17) 常泰氏(50) 常之女(12)
辛下杜村(音):常王氏(60) 李王氏(50) 常寇氏(20)
 王英兴之女(9) 宋寇成之女(10) 程之女(12)
常下塔村(音):常之女(11)
车山同村(音):泰氏女(15) 楚氏女(11) 王氏女(14)
 吴王氏(60)
常康村(音):石之女(14)
楚家围村(音):高申氏(20)
梅木村(音):楚黄氏(30) 金叶氏(35) 程之女(11)
林家小村(音):鲁之女(18)
方家帕村(音):方寇氏(23) 夏来香(19)

(注:所有人名均为音译,人名后括号内为年龄。)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56~160页]

67.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26日于南京)

编号:20

文号:2722/1181/38

副本二份

内容:党员约翰·H. D. 拉贝返回德国

请由省党部领导人波勒先生接待

致柏林外交部

西门子中国公司在这里的代表约翰·H. D. 拉贝(党员)几天前去了上海,短暂停留后即回国享受应有的休假。

如同我已经多次有机会报告的那样,拉贝先生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为南京安全区成千上万穷苦难民的生命和安全作出了贡献。由于他的有力行动,为德国的名字在国外赢得了声誉。德国商人在这里表现出他们不仅在必要时站在最前列,在和平期间取得大量订单,而且也证明了他们与中国关系的亲密程度,在这个民族最困难的时间里,在其为荣誉和自由的斗争中,不惜投入自己的生命。这个事实赢得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尊敬。

在一次激动人心的告别宴会上,国际委员会的外国和中国成员对拉贝先生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递给他一份热情洋溢的决定书,我也得到了这份决定书的副本。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先生——正是伟大领袖报告后的那天——告诉德国人,中国人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想成为共产党人。他们是一个和平的民族,愿意和其他一切民族和平合作。中国需要德国的永久友谊。

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特厂可以与拉贝先生取得联系,他将去外交部汇报,特请省党部领导人波勒先生在那里接待他。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所以我把这份报告直接发往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事馆将得到这份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据我回忆,住在南京的奥地利人有:

- (1) 穆克太太(现在香港)
- (2) 瓦茨尔先生(暂时回国去了)
- (3) 瓦茨尔太太(现在香港)
- (4) 班温勒尔太太(现在香港)
- (5) 乌利希先生(现在重庆)
- 埃丁格尔博士(犹太人,现在香港?)
- (6) 哈尔特曼少校(暂时回国去了)
- (7) 哈尔特曼太太(已回国)
- (8) 佩夏尔先生(已回国)
- (9) 佩夏尔太太(已回国)

(10) 哈茨先生(在上海,打算离开中国)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8.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2月26日于南京)

编号:5719/1590/38

关于今年1月31日的指示(编号3720(?)/1590/38)

致驻汉口德国大使馆

孙(Sun)先生查看了三处房子,报告如下:

1. 梁印文先生天竺路3号的房子,日本士兵曾多次闯入,遭到比较严重的洗劫。仆人已经为此给梁先生写信报告,并把房子和花园重新打扫整理好。但房子里还住有20名难民。

2. 王鼎昌先生陵园路10号的房子,遭到日本士兵的严重洗劫,被抢去了许多东西,只留下少数物品。许多门和窗都被砸破,衣柜、家具和木箱都已砸坏,所有容器都被打开了洗劫一空。抢劫者没有拿走的东西现在还像抢劫时那样放在房间里。现在宋先生指示仆人们把房间重新打扫整理好。

仆人肖(Hsiao)已经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房子里还住有许多难民。

3. 李弟春(Li Ti-tsun)先生四平路5号的房子同样遭到了严重洗劫。因为日本人住在这条路的11号至17号的房子里,位于附近的房子在白天和夜里都有日本人闯入。李先生房子的三扇门都被砸

破,砸坏了几只木箱,里面的东西已被盗窃一空。家具大多没有被损坏。

仆人陈小青(Chen Hsiao-hsin)已经给李先生写了信。这所房子以前住过 50 名难民,现在里面只住有 3 至 4 人。

关于放在这里的木箱等物品清单随后寄上。

关于容克博士和穆尔博士的搬家物资已作过单独报告。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69. 沙尔芬贝格给哈茨先生写的证明书

(1938 年 2 月 26 日于南京)

编号:5719/1198/38

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证明奥地利公民鲁佩特·哈茨先生在南京被占领后出现情况混乱期间,积极投入保护德国财产和帝国公民的中国雇员的行动,为此作出了贡献。

特此证明

特别委托人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0. 罗森给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2月28日于南京)

编号:5719/1867/38

副本三份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R. 博尔夏特仆人张和雨曾被日本人打伤,至今才痊愈。他今天报告说:

从1937年12月17日起,日本兵一再侵入博尔夏特、迈耶和博勒住的陵园路11号的房子,进行洗劫。我记下了参与洗劫的两个日军支队的名称。抢走汽车的那些日本兵是佐佐木(Sasaki)支队的,抢走自行车的那些日本兵是片桐(Katakiri)支队的。今年1月初,日本兵占用了这所房子作营房,现在虽然已经撤走,但原来放在房子里的东西都没有了,家具被当做柴火烧掉了,餐具一个不留地打碎了,房子里已不再能住人。

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去查看后证实,房子里除了地上到处洒落的杂志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德国国旗和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都不见了。从至今还留在房子里的一个标记表明,这房子是被日本部队用做营房的。

附上本报告的副本三份,请转交给博尔夏特、迈耶和博勒先生,由其处理。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7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2月28日于汉口)

编号:148

文号:2718/2174/38

内容:1938年2月中旬的南京形势

致柏林外交部

我荣幸地附上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关于1938年2月17日的南京形势的另一份报告。

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年2月28日编号148的报告附件

(文号2718/2174/38)

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1938年2月17日于南京,编号6)

1938年2月17日的南京形势

今天一早我们就被中国人“可爱”的炸弹吵醒,然后是日本人长时间的高射炮火。阳光十分刺眼,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在今年2月12日的空袭中,日本人发射的高射榴弹在空中没有爆炸,落到了紧靠法国炮艇旁的长江里。真是万幸。法国人不必抗议,日本人也不用道歉!

法国空军武官在南京参观了我们这座楼,“蟋蟀”号的三名军官也

被准许上岸,是罗森先生邀请了他们,由此我又见到了我们的救命恩人阿什比,他十分高兴。

本月 13 日是星期日。许尔特尔和我去了一次富贵山,亲眼看到了那里的悲惨景象。俱乐部整个烧毁了,布隆德尔的房子也烧光了,山上其他房子已被炸弹和炮弹摧毁,单身汉们的房子也同样如此。山上这些房子前面的围墙有个缺口,用沙袋堵着。中央医院的主楼被日本人占用着,完好无损。但大楼右边侧楼后面的三幢楼,从前面看得出以前被炸过,没有再修复。医院对面奥美阿俱乐部那座小一点的楼房也烧光了,另外两幢还完好无损地在那儿。旁边的博物馆挨了许多炮弹。后来我们到了 1 号公园,那里的几个大厅曾是日本飞机的展览场所。一个大厅烧光了,但飞机零件还在那儿,就像是日本人在收集废铜烂铁,我们还能看到有难民营的铁丝网等。公园里的地上甚至还有一根炮管。

本月 15 日,我们获得准许开车进入中山陵地区,我们一直到了游泳池。宝塔附近马路上美丽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已烧光。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到处还有许多尸体,已经发黑,被狗咬得残缺不全。

在返回途中,我们走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这幢建筑没有被烧毁,虽然大楼的正墙上被炮弹炸得满目疮痍,外观很可怕,十分可惜,但还可以修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二楼华丽的接待大厅大理石地板上,有一具被咬过的还剩下 $3/4$ 的马匹尸体。对此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漂亮的大理石楼梯就是因为它才损坏得如此严重的。我们迅速从那儿溜走,途中带了一名日本上尉进城。由此我们几乎一直行驶到和平门,这儿曾是他〔许尔特尔〕的住所,现在是一个废弃公共汽车场的坟场。我们的汽车根本开不过去,尽管如此,我们数了有 40 辆公共汽车,全是奔驰牌子,以前它们以铮亮的风采成为街头一景,现在看上去黑乎乎的锈蚀斑斑,等待着末日的命运。待到拆除了少数有用的部件后,它将被浇上汽油烧毁。

我们在城墙外面行驶时还发现,这里的树木被大火烧毁得十分严重,大片面积被烧成了褐色。我不知道,这些只是烧焦的树木是否还能恢复生机。

驾车穿过市区时,感觉城里有了一点生气,当然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自治委员会声称,城里已有 10 万人,就是说难民们已离开难民营。我们甚至看到了一辆黄包车和一辆马车。可惜难民中有人患上了脚气病,国际委员会赶忙从上海购来了大豆。由于传染病和水的问题,再加上垃圾,到处还有许多未掩埋的尸体,我对此十分担心。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像今天天气就很热,因为尸臭人们都不能上街。如果安全区撤离更多的人,情况也许才会好转。

新的城市管理机构要更大胆地站出来,冒风险,为自己的工作购买一些汽车。当然他们只能支付很少的钱,因为价格是 12 月初那些逃走的将军确定的,现在远远不够了。

下面这件事使我们很忧虑:市政管理机构把位于俄中文化协会和巴伐利亚广场之间,也即“刻字王”房子的左右首和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大楼另一边的土地划分成许多块提供给了小商贩,那儿像雨后春笋般地一夜之间出现了密集的小商铺,一直占到人行道上,就像一个年市,也许这会成为一种市场模式。这一段路是我们附近迄今惟一可以通行的街道。

本月 16 日,邮政专员里奇到这里来了,他要在这里设立 5 个邮政局,据说有一个设在住宅区里。

下述事例很能说明南京的目前状况:福斯特牧师在日本人那里报告被抢走了一架钢琴,他随即被领到一个难民营,那里集中放着 17 架各个品牌的钢琴,问其这里是否有他家的钢琴?回答说没有!然后告诉他可以从中挑选一架作为补偿拿回去。福斯特拒绝了。

第二件事,不久前我们看见一辆日本人的卡车上装载着很多崭新的电冰箱!

德国人的境况都很好,大家都乐意互相帮助。谁要有日元,就会帮助别人。但最近我们只能靠宪兵帮忙买东西,因为一些随军小贩说:我们只许卖给士兵!然后宪兵就帮我们买。

奥地利人 R. 哈茨很勇敢,他想获得准许驾车到上海去。

有时我们从玄武湖那里看见从上海开来一列火车,据说每天有三趟火车进站。它们开得相当快,但晚上没有灯光。这里由于防空,灯火

管制十分严格,夜里全城一片漆黑,路灯当然早就没有了。

签名:P. 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2. 陶德曼给罗森的电报指示

(1938年3月1日于汉口)

关于编号 5720/2132/38 的来电

应在一张特别信笺的头上写上:

德国大使馆致罗森

我们不能对中国仆人的损失提出索赔。我曾提议德国人自己以某种方式给予中国仆人以补偿。

签名:陶德曼

编号 1 的誉清件连同附信交珀克先生。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3.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3月1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1938年3月1日23时15分

收到:柏林,1938年3月2日1时30分

编号:106

罗森从南京发来电报称:“请敦促日本政府明确指示即将到任的新领事尽快解决德国赔偿损失的要求。”

根据罗森的书面报告,日本人拖延在当地的谈判。主要关系到尽快给那些失去全部生活来源的德国人赔偿损失。

上述内容已通报驻东京大使馆。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4. 陶德曼给驻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

(1938年3月1日于汉口)

编号:49

致德国驻东京大使馆

我给柏林发去电文,全文是:

根据罗森的书面报告,日本人将拖延在当地的谈判。主要是有关

对失去整个生活来源的各位德国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5. 内容——1938年1至3月的南京市人口统计

	家庭数		
	1月	2月	3月
第一区	8 251 户	15 653 户	18 031 户
第二区	10 674 户	18 067 户	21 454 户
第三区	1 483 户	5 219 户	10 929 户
第四区	无统计	3 125 户	7 739 户
第五区	884 户	2 624 户	2 934 户
人口			
	1月	2月	3月
第一区	43 018 人	69 067 人	78 639 人
第二区	38 256 人	64 551 人	77 694 人
第三区	4 509 人	19 806 人	36 036 人
第四区	无统计	12 007 人	32 473 人
第五区	2 647 人	6 921 人	10 214 人

[1938年3月1日]人口数为235 056人。这个数字不包括现在还居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的众多女性。预计在5月31日难民收容所解散后人口数会急剧增加。

出处——1938年5月5日的《新申报》和1938年5月10日的《南

京民报》。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76. 阿尔滕布格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3日于广东)

编号:238/831/38

副本三份

内容:关于乔治·菲奇先生即将去美国作题为
《日本兵在南京》的报告之行

致柏林外交部

关于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几周内发生的情况在华南至今甚少公之于众。上海那些可信赖的英文报纸甚至也在发表可靠的材料问题上持可以理解的观望态度。以前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其实早就知道他们的房子遭到洗劫和被烧毁的命运以及整个事情的详细情况,但是还没有在某个较大的场合讨论过这个问题。

看来广大公众现在已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今年3月1日,上海和南京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理事乔治·菲奇先生应平民自治会会长吴铁城的邀请,给广东扶轮国际俱乐部和星期四俱乐部的成员作了报告^①,讲述日本占领南京直至松井将军到达后恐怖统治结束的这段日子里,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乔治·菲奇先生曾是管理收容有25万中国难

^① 菲奇在广东演讲的内容登载在1938年3月16日的《南华早报》上。

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报告中只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却一再不自觉地指出国际委员会的德国委员们积极保护信任他们的平民百姓,反对日本士兵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是对坚持留在南京的少数德国人英勇行为的最好证明。这里的副总领事肯佩博士也听了他的报告,据他说,该报告十分客观,实事求是,令人印象深刻,绝不是宣传恐怖暴行。乔治·菲奇先生解释说,他在离开中国前并没有想把他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几天后他就要返回美国去了,显然是打算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叙述。因此,他的报告是否会引起更大的反响值得注意。总之,这里美国传教士们希望美国的公众舆论加强活动,公开抵制日本方面被证明是欺骗的宣传。这就要期待菲奇先生不带感情色彩的表述是否会起到冷静的事实报道作用,并由此导致发生变化。

德国驻汉口和华盛顿大使馆以及南京办事处和上海总领事馆将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阿尔滕布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77. 德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官奈贝尔^① 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3日于东京)

文书编号:534/38

内容:1938年1月和2月中国纷争的进展

这一两个月以来,中国纷争处于全面的停滞状态。日军的战斗行为局限于对中国军队为数很少的反击的防卫、小规模局部进攻和扫

① 奈贝尔(Willey Noebel)1936年曾任德国驻日大使临时代理。

荡作战,停滞迹象存在于所有伴随着“中国事变”而出现的现象上。除了日本与英国围绕参与上海行政和海上通行税而暗地里进行激烈斗争,以及和在中国受到损失的列强要求赔偿的有关争执外,最近完全没有发生和其他国家的冲突。

停滞是从圣诞节停战开始的,这并没有特别的协定。停战始于南京陷落后的12月中旬,那时在德国的居间调停下秘密的和平工作在汉口和东京之间反复来回地进行,这一工作持续到了1月的上半月。然后在1月16日,日本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中止和平工作的同时,宣布永久驱逐蒋介石政府。本以为日军会重新开始进攻,但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战争逐渐停止了。

一 1938年1月16日声明

日本政府是怎样作出这个重大决定的,幕后的各种势力是怎样斗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外交部也知道,日军参谋本部一直到最后都在反抗〔这个决定〕。各位将军们和前线部队的看法不一样。不管怎么样,外国政府和国际舆论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日本的参谋本部由于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文官势力主导的团体在意见上发生了冲突而败下阵来。

可以认为参谋本部的慎重态度受到了种种见解的影响。首先是作战计划的不完备(在平时的“纸上谈兵”中,占领南京后作战行动的可能性一次也没提到过),加之对经济困难的不安也起了作用吧。另外还有一种看法也很具说服力,认为如果继续抓住中国不放的话,日本对俄国的战斗力会减弱。与俄国的战争依然是日军长期的(乃至短期的)目标。

参谋本部无法贯彻这一冷静的见解,反而不得不屈服于一部分不明事理的军人们,屈服于那些认为如果讲和就赚不了钱而担心经济收入的大阪实业家们,以及新任内务大臣的海军大将末次手下那些傲慢的急进派政治家们。如果说有一些见解多多少少得到坚持的话,那应该是在满洲握有极大权利的日本人之一,柏林也知道的大桥参事官的见解。在我去年12月访问他的时候,他作为“理想的进展”对我作了说明。根据他的看法,对日本民族来说,最理想的是在削减占领兵力和占领费用之后,战争再持续几年。因为日本民族只有在那种艰苦的环境

下才能以伟大的事业为目标而奋起,发挥出超乎预料的力量。据说日本只有那样才能达成在大陆的目标。

日本的领导者现在应该也明白了1月16日的决定不是具备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所作出的。

二 军事进展

1938年年初以来的军事进展可以概括如下。

在华北,日军登陆青岛,占领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2月末,向西挺进的第一军到达了黄河,但是正在向东前进的第二军止步于济南府东南方的山麓南端。他们好像放弃了山东南部。在华北全面展开的日军师团无法把日渐扩大的后方地区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目前正在准备大范围的扫荡作战。

最近最新的动向是,中国空军首次对台湾发动了攻击。这对日本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受到外国的攻击。

前几天公布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声明宣称,正在准备进行前线部队的大规模替换。根据声明,比较大的部队将从中国回国,新生兵力将被送往前线以取代他们。这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其目的之一是用换人来掩盖大陆兵力减少,其次是意欲对在进行了6个月的战斗的部队里开始蔓延的对任务分配不公的不满扼杀在萌芽状态。还有一个用意是向中国方面显示日本还有很多预备役士兵。另外,应该用更年轻的训练有素的士兵来代替那些因南京发生的悲惨事件而遭到指责的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这一意见可能也受到了重视。

前几天,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和他的部下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一起被召回了日本,代替他的是教育总监畑大将^①。根据外务省的说明,换人的主要理由是两位同等级别的人物(寺内大将和松井大将)

① 畑俊六大将。1938年2月,接替被解职的松井石根大将就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938年1月29日的《畑俊六日记》中写了他对陆军大臣杉山进言更换松井大将的事,原文是“军纪渐渐废弛,抢劫、强奸之类的可恶行为实在不少,应该用现役人员代替上海方面的松井大将”。

并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产生了严重的意见不一致,最终弄得难以收场。据说通过把寺内侯置于畑大将之上,由其掌握中国全部占领地区的最高指挥权,这种做法解决了上述问题。

但是真正的理由存在于更深的层次。其一是,日本政策的重点通过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置于华北的最高司令官之下的这种做法,明显地移到了华北。另外,看来似乎是由于松井大将专横独断的行动,不仅导致了与在上海的列强的冲突,还导致了与东京日本政府的冲突,最终他成了自己的牺牲品。这种做法可能也有安抚对松井体制日渐不满的英国的意图。不过松井被召回并不一定意味着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替罪羊。

另外,我已经在外务省确认过了,要用“更有力的人物”来代替现在的总司令官寺内侯这一传闻是真的。

(以下略)

签名:奈贝尔

(本报告的副本于1938年3月5日由德国驻日海军武官尤西姆·利茨曼作为机密文件寄给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总司令官艾里希·莱达提督。)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78.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4日于南京)

文号:2722/1896/38

副本二份

内容：南京的形势

2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

由于建立了包括武装警察在内的强大卫戍区并迅速把某些部队遣返前线，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污辱对象。日本人用手无寸铁的活人练习拼刺的牺牲者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的屡见不鲜。例如，一位妇女被刺刀从后背穿到前身，被送进医院5分钟就死掉了。

红卍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官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3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卍字会每天埋葬尸体500至600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见零星尸体。近几周还到处可见许多乱堆乱放的棺木（邻近大使馆办公楼另一条街的街口就是如此）。

上述情况和贫困区居民在所谓安全区内的拥挤状况随着天气转暖有发生瘟疫的危险，这是令人极为忧虑的。两名美国教会医生目前正在给许多难民种牛痘预防天花。但是，他们目前无法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食品供应状况也极为令人忧虑，因为日本人掌握着稻米和面粉储备。这些粮食是前南京市政管理机构交给国际委员会在救济贫困难民时使用的。增加其他任何食品供应如大豆都会遇到无法令人理解的官僚主义障碍。日本人带来了漂亮的彩色宣传画，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手中端着饭盒，肩上坐着一个中国小孩，贫困而诚实的农民父母以充满感激和幸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心地善良的叔叔。遗憾的是，这类彩色宣传画与现实不符，只能把它看成是招揽旅游生意的广告！

过一些时候，尤其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食品供应问题将变得特别严重。重返他们离开甚至被烧毁家园的那些农民——目前多是老人和小孩——又能干什么呢？他们的农具、谷种和各种牲畜已被一扫而光。龙潭—汤山—南京三角地（带）的负责人说，这一地区原有3000

头牛,目前只还剩 300 头。谨慎地估计,仅用人力只能种植目前稻田的 1/3。即使在地里有时能看到一些人,多数也是饥饿的外地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田地里寻找最后残存的胡萝卜,耕种田地的人极为罕见。

直到我动笔写信的这一天(3月4日,去年12月13日南京被占领),在首都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中国人只在街上或简陋的小木棚里做些生意。“自治政府委员会”为筹措工作人员工资向这些商贩征收 10 元钱税金。除日本人开办的餐厅外,被劫掠的中国商店多数都由来自上海的真正日本小商贩经营。日本人挑肥拣瘦扮演寄生虫角色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美其名曰日中合作)。

北方已习以为常的日本人的“和平渗透”现在在这里萌生。一位提供消息的丹麦人向我报告说,在龙潭已首次出现鸦片。众所周知,在日本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利用方便条件生产和经营毒品,是日本军界对华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

随着普遍贫困和军队的解体,一种老的在此以前相当少见的现象又出现了:强盗抢劫。是日本人自己为此创造了前提条件,现在却给日本人提供了宣传的借口。

外国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变得宽松了,突然更换了熟识的本乡少佐后——换了一个更为合适的军官广田大佐——情况就更好了(参见今年1月15日的报告,编号 2722/10021/38)。虽然我们外出仍要有一名宪兵陪同,但至少每天可以到城外的树林里去活动一两个小时。那里的树林一直延伸到紫金山的山坡。如果不偶然走到某个中国人遗留的阵地上——那里还有尚未掩埋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休息了。

尽管每天的生活有了这些感激不尽的微小改善,但只要早已向日方提出赔偿德国损失的要求没有兑现,我在这里的公务活动的目的就令人无法满意。

由于与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我把这份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先生以及上海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罗森

[该文前半段据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
第160~162页;“随着普遍贫困和军队的解体”
以下据德国外交部档案(郑寿康译)]

79. 奈贝尔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3月5日于东京)

发出:东京,1938年3月5日18时38分

收到:柏林,1938年3月5日12时30分

编号:95

内容:汉口3月1日的电报报告、今天汉口发来的电报(3月5日,
编号34)和3月1日编号49的电报通报

赴南京的新领事已经启程。德国的要求由外交部返回南京的军官
带回。

外交部解释说,由于损坏事件较多,目前大宗赔偿是不可能的,
但承诺尽可能争取优先处理德国遭受严重损失〔失去生活来源〕的
事件。

签名:奈贝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80. 孙给罗森的记录

(1938年3月5日于南京)

文书编号:2722/2132/38

内容: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情况严峻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财务〕课长杨〔九鸣〕先生答应我,关于德意志—奥地利协会和德意志—中国文化联盟的建筑物,由第四警察管区负责保护。并规定在委员会需要紧急征用那些建筑物的时候,都要事先和大使馆进行交涉。

另外杨先生就委员会面临的严峻情况叙述如下:

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展工作。我们觉得必要的事情日军不让我们做。相反,他们催促我们做我们认为有害的事。比如日军开了很多军用商店。在那里,中国人也可以购买所有的东西,但是只能用军票。日军给了委员会军票,让我们开设了很多兑换点。中国货币被收了上去,同时军票一次次地被发行。可以想像,不久南京就会变得一分钱都不剩,只有无价值的军票在流通了。另一个例子是鸦片的专卖,日军不久就将引进这个项目。财政情况尤其严峻,委员会预计3月份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但是每月需要8万元的定期支出。委员会设法从日军当局得到了许可,近期可以从芜湖搬运15万袋大米到南京,这件事总算是个安慰。南京市民暂时可以生存下去了。

签名:孙

本记录的副本将被送往汉口德国大使馆。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81. 埃克特先生呈报苜蓿园 6 号财产损失清单

埃克特先生的仆人报告的损失清单如下：

- 9 幅窗帘
- 12 张照片
- 客房和餐厅里的一些小东西
- 1 架唱机
- 2 箱啤酒
- 多瓶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
- 1 台冰箱
- 房子里的全部家具
- 汽车库里的一些小东西
- 1 只狗(在珞珈路被一个日本士兵开枪打死)
- 1 件皮衣(仆人的),价值 70 元
- 苜蓿园的房子全部被烧光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对苜蓿园 6 号埃克特先生的房子和施梅林先生苜蓿园 3 号的房子情况的陈述如下：

我在 1937 年 12 月 26 日才有机会去查看这两所房子。两所房子受到了严重洗劫。施梅林房子里的家具还在,但许多都已被扔到了院子里,有几个房间被用做过马厩。埃克特的房子里几乎已没有家具,几只沙发的沙发套被撕了下来,地板的一部分已被撬开。

1938年1月12日,我发现这两所房子已被全部烧光。由于两所房子是单独的,没有平民百姓会到那里去,只可能是被住在那里的许多日本士兵纵火烧掉的。

公章:德国财产中央档案馆

[德国政府档案]

(郑寿康 译)

82. 菲舍尔给驻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3月9日于重庆)

编号:23/38

副本五份

事由:关于“巴纳”号炮艇的影片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关于轰炸“巴纳”号炮艇以及上海和南京战斗行动的美国影片在这里一家最著名的电影院里连续放映了好多天。中国的观众十分火爆,而且票价也很低。特别是该影片有关战争、毁坏和难民的照片给无数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银幕上出现最高统帅蒋介石和中国士兵的军事行动时,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不断变换写有“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标语,通过放映与“巴纳”号有关的战争影片,大大地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

签名:菲舍尔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3. 1938 年 3 月 10 日的报告附件

编号:240/948/38

H·斯托尔滕贝格-莱尔希致肯佩的信

(1938 年 3 月 10 日于广州,P. O. B. 19)

致德国驻广东总领事馆肯佩博士副总领事先生

亲爱的党员同志肯佩博士!

我刚才阅读了 1938 年 1 月 13 日《德国简讯邮报》上日本上尉 T. H. 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前线上空的空战》。这是一种多么特别的宣传读物,而有关整个东亚冲突的情况显然本来就已对毫无所知的德国国民灌输得够多了。

上尉先生热切希望 4 亿中国人不会成为苏维埃俄国的士兵,不会抵制日本。不过,他虽狡猾聪明,却忘记了提到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坚定地与国内共产主义斗争了 10 年之久,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

他在文章中关于广东写道:从欧洲人居住地的网球场向上开了火。就是说,有人从那里朝他打了炮(!!)美国炮艇的大炮瞄准了上空。在早几天的文章中的另一个地方,这位作者称——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击沉“巴纳”号道歉——从飞机上无法认清炮艇的国旗(人所共知,国旗的宽度足有遮阳篷布那么大),但他却看见了细长炮筒的位置!然后他听到通常是在飞机出现前 15 分钟才拉响的警报,“在紧靠屋顶的上方飞了过去”。而作为这里的目击证人的我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认出天空中的那些小小黑点。这一切令人觉得不能不怀疑该文章的真实性。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德国居然会有报纸发表这类荒唐的文章。德国报纸以这样的产品把自己放到了和路透社等同的水平。德国报纸经常批评路透社发表欺骗性的报道,这样做是

理所当然的。

人们同样也无法原谅对报道过“广东进行炮击”消息的那些其他重要报纸的这种愚蠢行为，因为他们的报道会使国内千百个有亲属在广东的人民同志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从这里收到的德国亲属和朋友们的来信一再证明了这点！所有这一切，国内稍有责任意识的编辑部领导是很容易避免的。十分希望能够通过有关部门的干预，禁止再发表这类报道。我们这些不在家里的中国德国人同样也把揭露外国报刊的虚假报道——例如2月4日发生在柏林的事件——和为此作出我们的努力视为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使我们这些客居国外的民众以及其他外国人能够了解实实在在的真相。

希特勒万岁！

您的

签名：H·斯托尔滕贝格-莱尔希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4. 阿尔滕布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10日于广东）

编号：240/948/38

附件一份

副本四份

内容：《德国简讯邮报》有关《中国前线上空的空战》

系列文章致柏林外交部

我们这里可以定期收到《德国简讯邮报》，由于它的报道文章简短和表达精确而备受喜爱。几周以来，它却发表了一名所谓日本空军上

尉的文章。现附上一位在这里的德国党员同志的来信。这封来信也许不用特别解释,就充分证明那篇文章在许多方面明显是凭空捏造的,令人十分反感。

作者在该文第 12 次连载(1938 年 1 月 13 日)的文章中对广东的描述是完全不正确的,就连偶尔读报的人也认为作者的“空战”也许是他坐在办公桌旁经历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第 9 次连载(1937 年 12 月 16 日)对进攻南京的描述。这位“富有经验的”作者对南京是这样描写的:

居民们纷纷逃到长江另一边的浦口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过江去。大桥已不再用得上了。

作者在这里忘记了长江上还从来没有过大桥。仅就描述的这些凭空捏造的内容而言,人们也许可以把整个事件视为极大的“幽默”,而在斯托尔滕贝格-莱尔希先生来信中表明的立场就认真得多。如果德国报纸的政治方向是出于伟大的政治考虑,必须对日本在中国的行为给予理解和同情,那这里的德国人只得对此保持缄默。但这里的人从不会明白的是一再重复纯粹的谎言以及愚蠢的捏造,德国公众对此其实是不该见到的。在这方面,国内越是不在国外的报刊上进行反对欺骗性地报道德国情况的斗争,对此就越不能令人理解。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阿尔滕布格博士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12日于汉口)

编号:187

文号:2722/2452/38

副本三份

给新闻处副本二份

内容:《德国简讯邮报》的失实文章

致柏林外交部

夏洛滕堡的鲁道夫·洛伦茨出版社出版的《德国简讯邮报》第5期上,登出了一篇由日本空军中尉 T. H. (Hui)写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前线上空的空战》。

这篇文章完全是谎话连篇。我想请外交部对连载该文的预告引起注意。因为德国的地方报纸也转载了该文章,我已对此作过多次反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德国的报刊怎么会刊登这类东西。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6. 劳滕施拉格尔给罗森的信

(1938年3月15日于汉口)

文书编号:5720/2487/38

附件一

与你2月25日的报告(5719/1543/38)相关,将文书的副本随信寄去。

鉴于你报告中所描述的状况,我要求你看准时机向日本提出损失赔偿。但是那时必须把被证明毫无疑问是中国士兵掠夺的物品排除在外。(参照寄给南京防卫委员唐生智将军的中文信件)

我认为,〔你的〕日本方面负有证实没有目击证言的所有事件的责任这一见解在这种一般性形式下是很难维持的。但这并不排除要求日本方面给予协助,对当前的事件——在上述条件下——进行立案这种做法。

签名:劳滕施拉格尔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87. 退休中校布林克曼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

(1938年3月18日于波茨坦)

致柏林大使馆参赞斯特拉赫维茨伯爵先生

十分尊敬的斯特拉赫维茨伯爵!

根据今天通电话的情况,请允许我随信给您附上“一个德国人”的报告副本一份,它是这个德国人在南京被占领后的亲身经历。

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十分忠诚您的退休中校布林克曼

附件一份

挂号寄出

副 本

请保密!

**一个德国目击证人关于 1937 年 12 月 8 日
至 1938 年 1 月 13 日在南京目击的情况报告**

1937 年 12 月 8 日,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离开南京城区到了 Jardine 的“霍尔克”号轮船上去,总共只有 22 名欧洲人留在了城里,作为国际委员会于 11 月中旬从事筹建南京安全区的工作。这个安全区尽管没有获得日本人的正式承认,但它在南京被占领之前仍然得到了日本一定程度的尊重,安全区只挨到了少量炮弹,作战期间只有很少的人被打死。

日本人在 12 月 8 日已经到达麒麟镇,城里清楚地听到了大炮声。12 月 9 日整天都有飞机轰炸,十分猛烈,但进攻的目标是南京城外中国军队的阵地,对着城门和城南集结的部队。

1937 年 12 月 10 日,日本军队继续推进,直到南京的城墙前,兵临城下,机关枪和步枪子弹落到了中山东路上,到处可以见到飞机投弹造成的悲惨景象。10 日晚上,紫金山发生大火燃烧。11 日早上,日本人已在紫金山上架起了几尊大炮,从那里炮击南京城和中国军队的阵地。在星期日,即 12 月 12 日,上午相对比较平静。日本炮兵不再朝城里打炮,来的飞机也比较少。一旦有日本飞机在南京上空飞得不高,中国的防空部队就会开火。将近中午时,战斗又开始激烈起来。日本人将炮火集中对准了城门,对准他们计划突破的地方。整个上午日本飞机都在轰炸浦口,目的是堵住中国军队的退路。与此同时,几乎所

有的英国轮船包括“霍尔克”号都受到了轰炸,损失严重。全副武装的日本摩托艇也来了,停在扬子江中间,但没有越轨行为。

下午,中国军队逐渐开始撤退,而且是城南的部队首先撤退。给部队的撤退命令规定是晚上8时开始,实际上部队早就开始撤退了。下午5时,撤退的部队还排着整齐的队伍,行进的秩序很好。下午5时以后,行进的速度加快了,队伍逐渐变得杂乱起来。到午夜时,撤退完全变成了逃跑。挹江门去下关的城门处由于设置有路障工事,使撤退特别困难,卡车勉强能够通过。此外,在铁道部大楼的边上筑有街垒,堵住了半条马路,在11日和12日造成了严重的堵塞。12月12日下午,日本飞机已把它们的主要活动地区转移到了扬子江的江面上。到了晚上,交通部大楼被纵火焚烧,把撤退的街道照得一片通明。这时的街道已是完全堵塞了。

将近12月13日早晨,撤退潮平息了下来,挹江门已被关闭,用障碍物堵了起来。此时还留在城里的军人完全被包围了。还有许多士兵——也许是最好的士兵——集合在一起,留着阻击敌人。装备良好和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已是疲惫不堪,他们边战斗边逐渐向西面撤退,撤到山里去,寻找自己的退路。他们中一部分人不得不三次穿越日本人的阵地,才冲出包围圈,另一部分人丢下了自己手里的武器,换上平民衣服,躲到了安全区去。

在一些个别地方还有小规模的战斗,但中国人的这些抵抗很快就被装备坦克的日本军队消灭了。到12月13日中午,城里完全平静了下来,平民百姓躲在自己的房子里或是防空洞里,等待日本人的到来。但他们并没有来。下午,日本部队渡江到了浦口,继续追赶撤退的中国部队。后来才获悉,这部分部队是迟到了24个小时,日本人原来打算在12月12日晚上就要越过扬子江到达浦口的。日本的军舰也到12月13日下午才出现,它们炮火的主要目标是铁路和中国军队的撤退道路。南京城里到12月13日下午很迟才见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这些日本士兵开始的举止无可指摘,还表现出某种友好的姿态。国际委员会立刻与日本人进行联系,再次试图获得对安全区的承认。这时的日本军队已经到了波茨坦广场(指新街口广场——译者)附近,

他们拒绝承认安全区,表现出蔑视的态度。

12月13日下午,国际委员会接收了外交部,安排成一个临时医院。那里的状况是够糟糕的,中国的伤员躺在那里已有两三天,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和护理,护理人员已全部逃走,所有的房间里放满了武器和弹药。国际委员会立刻派人把武器和弹药搬了出去,防止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杀害伤员。安全区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进行合作,干到晚上,才成功地清除了大部分垃圾,运走了死者,使日本的巡逻兵在夜里到医院查看时,找不到理由进行干预。

12月14日,日本部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禁止国际委员会继续照料医院的伤员,并拒绝他们进入那里。由于进军速度太快,后勤供给跟不上,日本部队在12月14日开始在城里进行抢劫,这对正规部队来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行为。他们抢走难民们随身带的全部粮食,睡觉用的被子,衣服,钟表。总之,凡是有用的东西,他们全都要抢。凡是反抗的、犹豫的和东西交出来缓慢的立刻就会遭到刺刀对待,许多人仅仅因为没有立刻听懂语言就成了日本人的牺牲品。这些粗暴野蛮的兵痞一再闯进难民区和住有许多难民的房子里,拿走了可能是先前已经去过的日本兵丢弃不要的东西。发生过和今天还在发生不尊重外国国旗的事件,如果我们敢于站出来试图保护我们的仆人或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就得忍受日本兵的威胁和侮辱。见到一个日本兵到马路上找来4个苦力,替他们搬运抢来的或偷来的东西,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这种有组织的偷窃或洗劫行为持续了14天。就是到今天还无法保证不会遭到各个部队外出以某种理由“征用”的情况。中国部队撤退时,各家粮食店、食品店都遭到了冲砸和抢劫,有几家还被焚烧。不过,南京城被攻占时绝大部分没有受到损坏。但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城市的面貌完全变了。没有一天不发生纵火烧房子的情况。目前已经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和长江路。整个城南和夫子庙都被抢光和烧光。用百分比来表示,人们可以说,南京全城被烧光了30%~40%。众多被扔掉的军服给了日本人以足够的借口,声称难民区里藏有许多中国士兵。他们一再搜查各个难民营,不过他们并不认真进行搜查,先是不加区别地拉走所有的年轻小伙子,然后是拉走

出于某个理由引起他们怀疑的人。尽管如此,城里从来没有哪个中国人朝日本人放过一枪。日本人却至少枪杀了5 000人,而且大多是在河边枪杀的,免得掩埋尸体。被枪杀的人中有许多市政机关、发电厂和自来水管厂的无辜工人。12月16日前,交通部那里的马路边有3具捆绑着被枪打死的苦力尸体,山西路附近的一个水塘里约有50具尸体,一个庙里横陈着20具尸体。到1938年1月13日,江苏路口四周还有20具尸体。

另一个十分悲惨的事实是日本人糟蹋和强奸了许多少女和女人,残暴行为和致残事件比比皆是,他们甚至连年幼的孩子也不放过。

所有欧洲人都被禁止离开城里,要有一名日本宪兵的陪同才准许在城里走动。尽管如此,有一位先生在12月28日成功地驾车去了太西村购买粮食。如果说他在此以前认为,日本军队的惩罚只是针对南京这个首都和抗日运动中心的,那他现在看清楚了,农村的情况还要比这严重得多。部分是由于中国军队在撤退时出于军事上的原因烧毁了村庄和农舍,但日本人却是有计划地继续纵火烧光。虐待、强奸、枪杀,已是司空见惯。田地里和公路边可以见到许多被打死的水牛、马和骡子。绝大部分居民逃到了山里,藏身在那里。这位先生在整整一个小时的驾车行程中,没有见到一个活的东西,到处一片死气沉沉,在比较大的村子里更是如此。在千佛山(指栖霞山——译者)那里有一个难民营,住着大约10 000人,日本人在这里也是疯子似的大施淫威。根据中国人的陈述,上海至芜湖的农村情况也不例外。没有农具和水牛,叫农民怎样进行春耕生产,农具和水牛对种植水稻是不可缺少的。安全也是每天从事农田劳动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几乎也是无法想像的。这种情况令人可以估计,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一定会出现饥荒的严重情况。

1938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临时自治委员会,鼓楼上空挂出了五色旗。与此同时,俄罗斯大使馆发生了火灾。这个自治委员会十分艰难地得以成立,可直到今天还不能行使职权。中国人根本不相信它,日本人一方面说支持,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它。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它全都持观望态度,根本不肯给予合作,只有红卍字会已经公开表

态,愿意进行合作。

南京的自来水厂在12月9日停止供水,直到1938年1月7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才重又全面供水。发电厂到12月12日才停止供电,也是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1月7日恢复供电。这两处市政公用设施几乎没有遭到破坏。这么长时间才重新能够供电和供水,表明并不是日本人组织的。

最糟糕的是居民的营养状况,人们更加担心的是状况越来越糟,而不是有所改善。居民们靠自己可怜的储备粮活命,没有收入,很长时间不可能会有工作干。

在12月12日,有80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成功地运进了安全区,但这些储备到现在几乎已全部吃完了,在城里和城外还有大约10万袋大米和4万袋面粉,但全部被日本军方没收了。虽然经过多次谈判,作出了许诺,但仍然没有提供一粒粮食,看来日本人是造成一场饥荒,使居民们更加服从日本人,特别是想要找到一个能解散安全区的理由。想要从上海运进粮食则要日本人的恩赐才行,但到1938年1月13日也没有获得批准,虽然上海的粮食已经准备就绪,只待起运。安全区到今天还把绝大部分南京居民保护在自己的地盘里。

导致南京的命运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

(1) 南京要塞卫戍部队领导的无能。

(2) 缺乏纪律、残暴和犯罪行为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部队即日本军队的整体行为。

这个残暴的机器还装扮出一副反共产主义先锋的面目,显得像是一种嘲讽。它对外还大叫大嚷地说,这么做是为了解放和革新中国,但实际上在它的铁蹄下只会使真正的共产主义繁荣起来和一切坏分子浮现出来。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8. 陶德曼给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指示

(1938年3月21日于汉口)

编号:2722/2607/38

致驻上海总领事馆

朱家骅博士不久将在徐道邻博士陪同下,带着特殊使命到德国去。他计划4月中旬从香港起程,于今年5月7日抵达热那亚。

朱博士收集有关于日本人破坏南京的照片及影片资料。他在这里请求驻上海总领事馆是否可以帮助他搞到破坏上海吴淞同济大学的资料和马吉拍摄的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暴行的著名影片。朱博士请求通知香港总领事馆并寄去一些材料,告知会在哪里接待他。

有关同济大学的事,如有可能,满足他的请求,我对此没有异议。与此相反,有关影片的事,朱博士应该直接去找马吉先生为宜。

驻香港总领事馆将收到此件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89. 施佩林给罗森的信(副本)

(1938年3月22日于南京)

十分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为补充1938年1月2日关于日本士兵洗劫德国人房屋情况的报

告,我还有情况需要补充。我很快就会再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描述日本士兵残暴的越轨行为了。刚才不久,接连有人向我报告,并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德士博士证实,一个日本士兵强行闯入一所民宅,强奸一名年轻少女,但被一个日本宪兵发现,把他从房子里赶了出去。令人气愤不已的是,这个日本士兵晚上又返回来残酷地把这一家四口人用枪打死了——血腥的谋杀!

由于我现在担任卫生部门义务稽查的职位,我成天都在外奔波,几乎每天都见到这些暴行,极为丑恶的侮辱行为,以及大多喝得醉醺醺的士兵们放肆的纠缠不休的卑鄙的态度。这些士兵根本就不会或者也不想表现出是人的样子。

两天前我在稽查途中,看见两位衣着整齐的中国漂亮少女坐在黄包车中经过,四个喝醉的日本士兵上前拦住了黄包车,极其卑鄙无耻地侮辱两位女子,直到我站出来进行干预,两位少女才得以摆脱困境,其中一位少女会讲英语。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肖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

(占领南京)将近4个月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生这些残暴的事件,每天都能见到。根据日本宪兵军官高玉的说法,在太平路附近到今天还有约3000名日本平民在从事商业活动,开办了啤酒馆和日本清酒馆,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外貌令人恶心的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士兵。

今天就补充这些,致以最好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始终忠实于您的

签名:爱德华·施佩林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90. 陶德曼给拉贝的感谢信

(1938年3月22日于汉口)

编号:5720/2550/38

请在厚信纸的信写上:致南京的约翰·H. D. 拉贝先生

在未封口的信封写上:致上海南京路233号西门子中国公司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工作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了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1. 陶德曼给哈茨先生的感谢信

(1938年3月22日于汉口)

编号:5720/2550/38

致上海鲁佩特·哈兹先生

尊敬的哈茨先生!

对于您从1937年11月起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工作以来,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了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2. 陶德曼给施佩林的感谢信

(1938年3月22日于汉口)

编号:5720/2550/38

致爱德华·施佩林先生,南京

尊敬的爱德华·施佩林先生!

对您从 1937 年 11 月起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工作以来,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3. 陶德曼给克勒格尔先生的感谢信

(1938 年 3 月 22 日于汉口)

编号:5720/2550/38

致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工程师

由香港卡洛维兹公司转交

尊敬的克勒格尔先生!

对于您在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2 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工作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4. 陶德曼给黑姆佩尔的感谢信

(1938年3月22日于汉口)

编号:5720/2550/38

致理夏德·黑姆佩尔先生,南京

尊敬的黑姆佩尔先生!

我感到需要真诚地感谢您在1937年11月以来的危难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祖国带来了荣誉。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5.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22日于汉口)

编号:216

文号:2718/2608/38,航空邮件

附件一份

副件三份随后以普通邮件寄出

关于今年2月28日编号149的报告(文号:2718/2174/38-)

内容:1938年3月初的南京形势

致柏林外交部

我荣幸地附上一份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关于1938年3月初南京形势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驻汉口大使馆给德国外交部编号216报告的附件

(文号2718/2608/38—)

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1938年3月4日于南京,编号7)

1938年3月4日的南京形势

上次的信件是由信使于今年2月22日送达的。

约翰·拉贝先生是于2月23日启程去上海的。在他出发之前,中国人和外国人举行了多次聚会,众多溢美之词和令人激动的话语表达了对拉贝先生的万分感激之情,感谢他对安全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

也不得不多次表态,特别是2月21日晚上在美国传教士和全体外国人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着日本总领事福井的面说了十分恰当的话,就像日本人现在自称的,它支持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

今年2月27日,奥地利人鲁佩特·哈茨和巴尔特·曹迪希随后也启程走了,离开南京的德国人只有饭店老板理夏德·黑姆佩尔和总稽查长爱德华·施佩林。

哈茨很想再回到南京来,但我不相信日本人会同意。

现在已有50%的人离开了安全区。夜色降临城里时,已经可以看到有许多中国人,但只有个别黄包车,没有马车,偶尔有辆驴车。

增加了交通警察。可以看见日本巡逻兵在巡视安全区,同行的有两名中国警察,他们扛着一面白色旗子,旗上写着“离开安全区”,可见现在不使用暴力了。在少数几个日军哨兵那里,总能看到孩子们在和他们玩。

除去上面提到的50%的人外,日本人还用火车送走了2000名从农村和沪宁线上逃到南京来的人,他们应该回到他们的家乡去耕田种地。接下来还要送走几批人。由中国邮政局包租用的“万通”号轮船给南京送来了大豆,又将200人送回了上海去。

美国医生布拉迪博士接到安全区委员会的任务来到这里,他要负责检查全部36个难民营和给所有人种牛痘。他已经给几千人种了牛痘。总稽查长施佩林的任务是和他共同工作,负责对所有难民营清洁消毒。现在施佩林组织了一个类似“垃圾运输队”,因为几乎无法想像这里一切都如此肮脏不堪,居住区房屋之间的空地上垃圾堆有几米高,城外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把尸体从城里运走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在红卍字协会已经获得准许把30000具尸体埋在下关,每天掩埋600具。尸体用草席包裹,只有两条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车运走,埋在万人墓里,同样加进了石灰。据说已埋葬了约1万具尸体。

警备司令天谷少将作风严厉,已经不再听说有发生暴行的事,秩序得到了恢复。那些被砍伐的树木,中国人想用来作路障阻挡坦克的,现在被移到了边上,因此中山陵那里的道路又畅通了。但是,这里整

个地区的长达 48 公里城墙内的市区面积那么大,地里却看不见一个农民。成熟的庄稼都烂掉了。

战争物资集合在一起被运走。一切都堆积在下关从火车站到烧毁的大桥饭店沿线,但绝不允许我们走近一步。那里存放着各式各样的汽车、蒸汽压路机等等,将用船把它们运到日本去。一部分作为废钢铁处理。不过那些被征用的消防车辆都还给了中国人。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着设在大学的、外交部的、波茨坦广场旁那家大报社里的医院和鼓楼医院。

日本人除了中央医院外,还有设在法院旁边中国银行分行里的一家医院。

日本人还开放一个小电影院演出中国戏剧,它就位于上面提到的波茨坦广场附近那家大中国报社旁的巷子里,给每个演员发 10 分钱!

从 3 月 1 日起,这里出版有《南京公报》,这是一张两面印刷的小报,但印得相当工整,由中国编辑编排,采用日本人的消息来源。每份卖 2 分钱。

日军随军小贩和小商人的数量持续增多。

总的说来,这里的情况有所好转,当然最大的遗憾是自来水管工作还是不正常。楼上只偶尔有零星的几滴水。

黑姆佩尔和施佩林考虑迟早要开福昌饭店。他们估计会得到日本军官和中国人的自治委员会赞同,可供他们宴请日本人。

日本人对外国人进出南京限制仍然很严格。福田参赞又到上海去了,这次是坐汽车去的,路上开了 8 个小时。他声称,这条路整顿得很好。

我们在这里却像住在老鼠洞里,而日本人就是一只猫!

签名:沙尔芬贝格

[德国外交部档案]

(王金玲 译)

96. 劳滕施拉格尔给罗森的信

(1938年3月28日于汉口)

文书编号:5720/2798/38

根据前几天收到的〔南京〕办事处的报告,德国国民借用的南京房屋再一次遭到了抢劫,但这次抢劫是中国人干的还是日本人干的〔仅仅〕凭目击者的报告是无法确认的。尽管如此,你还是认为按照通常的例子,推测这次的抢劫是日本士兵所为。

看来南京办事处为了要求日本当局保护留在南京的德国资产,正在采取所有的手段。我期待你作出成绩。

签名:劳滕施拉格尔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97.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3月24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副本

编号:36

文号:2718/2404/38

内容:关于驻南京办事处今年1月22日给驻汉口大使馆的
报告(编号5719/1019/38)和驻汉口大使馆今年2月12日
(编号102,文号2718/1789/38)的报告

附件一份

副本二份

内容：日本军队的新暴行，日本军队进行毒品买卖

致柏林外交部

我荣幸地给外交部附上一份著名的帝国公民爱德华·施佩林来信的副本，它是从关于至今还在发生日本士兵暴行的报告中挑出来的。

在来信中提到发生在施密特公司房子里的事件是去年12月已经报告过的，请参阅关于施密特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报告，编号35，本月23日，文号5719/1970/38。

美国传教士也再次报告日本人犯下了新的违反纪律和犯罪的越轨事件。我从放在我面前的材料里只举出两起事件：本月19日，在美国教会大学的难民营里，一位19岁的姑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日本兵强奸，大学历史学家贝德士博士赶来救助，才把那个似乎喝醉的日本兵赶出了美国的地盘，后者还用刺刀进行威胁，嘴里还在喊着：“我要花姑娘！”

本月10日，5个日本士兵闯进一所中国人的房子，2个兵在门外站岗，其他3个兵向房主要钱。全家人跪在地上请求饶了他们。日本兵就把梯子靠在房门上，把房主的两只手绑在梯子上，然后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和贵重物品，接着朝吊在梯子上的那个男子的腰部刺了好多刀，最后还朝脑袋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还把被枪杀男子的妻子和房子里的另一个人刺伤。

如同施佩林先生在信中指出的那样，这个部队的士兵态度十分恶劣。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和水兵手里拿着清酒瓶，身子摇摇晃晃地在街上到处乱逛，或者——大多是两个人——喝醉了坐在黄包车里呼呼大睡。见不到一个监督的军官。

南京居民和周围地区的经济情况依然十分糟糕，因为牲畜、种子和农具几乎已全部被破坏或抢走了。

令人相当忧虑的是鸦片侵入南京的情况。以前这里是国民政府反对毒品斗争的堡垒。美国传教士在毒品贩子中进行了调查,发现鸦片是日本浪人供应的,他们的交易场所设在日本军事特务机关居住的一所房间里。对于熟悉华北和满洲情况的人来说,这种由日本军队和坏蛋们默契合作组成了一个败坏民族健康的黑社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驻上海办事处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本报告的副本及其附件。

签名:罗森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8.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1938年3月26日于汉口)

发出:汉口,3月26日13时15分

收到:柏林,3月26日15时45分

编号:145,机密件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为南京赔偿损失事宜发来电报称,根据日本外交部的声明,由于要赔偿的事件太多,大范围的赔偿是不可能的。承诺尽可能支持对损失严重的德国财产(失去了生存条件)予以优先处理。

南京对此回电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处理赔偿事宜。迄今提交了10起损失事件,它使现在的数字增加到了22起。如果不在东京加强施压,日本人会坚持使用拖延策略。据南京新政府成员的秘密报告,日本人想把处理赔偿损失一事在未来的和平条约中转嫁到中国人

头上。这样我们就会什么也得不到。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99. 朗给徐莫的信函

(1938年4月1日于汉口)

编号: 5720/2550/38

致外交部副部长 徐莫博士先生
汉口 远东饭店

尊敬的徐莫博士先生!

根据我昨天和杜莫兰(Tuan Mou-lan)博士先生的谈话,现特送上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名单如下:

- | | |
|----------------|-----------------------------|
| 1. 约翰·H. D. 拉贝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 |
| 2.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 |
| 3. 爱德华·施佩林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 |
| 4. 鲁佩特·哈茨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员 |
| 5. 理夏德·黑姆佩尔 | 北方饭店老板 |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朗

[德国外交部档案]

(郑寿康 译)

100.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4月18日德国驻华大使馆第294号)

文书编号:5720/3188/38

附件一

随后会用平信寄去三份副本

航空信

内容:在南京德国人的损失赔偿

随信寄去刚刚收到的今年3月26日南京办事处写的关于在南京德国人赔偿问题的报告(5719/2132/38)的副本。

报告的内容即使在目前,也就是4月中旬看来也是妥当的。关于这件事,我一直不断地用电报和书面进行报告。遭到日本兵抢劫的德国人目前散住在汉口、香港和上海,他们由于被日军拒绝而无法返回上海、南京地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愤慨和不快正在他们中间扩散。对于因日本士兵的掠夺和放火而失去了所有生活基础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要向你们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馆及其办事处目前正在做在当地能做的所有事情。

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已经收到了本报告的副本。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1.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政务局 第八科舒米顿的报告

(1938年5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馆)

文书编号:6415/3512/38

附件一

航空信

随信寄去南京罗森来信的副本。日本当局对于被掠夺的德国资产,再次明确表示不进行任何赔偿。我们应该在东京采取一次比较强硬的态度。如果不能得到对于这些明确无误的损失赔偿的话,其他不太明确的损失的赔偿就更不用说了。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2.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德国驻华大 使馆的报告

(1938年7月2日于上海)

文书编号:5720/4637/38

内容:日本外交部对南京德国财产损失赔偿请求的方针

从东京〔德国驻日大使馆〕收到以下的密码电报,已经
解读。

我们用口头和书面形式再次对日本外交部进行了紧急抗议,另外〔德国驻日大使馆〕奈贝尔参事官也两次对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口头表示了损失赔偿的必要性,结果得到的是关于损失赔偿问题的非常不诚实和冷淡的回答。回答的内容如下。

一、德国在南京受到的损失是由日本人造成的还是由中国人造成的目前还不明确。即使能够证实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政府也没有责任。因为日本士兵的行为是对中国的挑衅的自我防卫。考虑到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损失,要就德国的损失赔偿请求作出某些特殊规定,这在目前还无法做到。

(以下略)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3. 菲舍尔发往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

1938年7月2日17时19分从上海发出

1938年7月3日5时到达汉口

对于再次紧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的提议,得到了极其不诚实和冷淡的回答。

关于南京〔的德国人遭受的损失〕,日本的责任被否认了。

东京〔德国大使馆〕认为如果没有来自柏林的更强大的压力的话,继续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是毫无意义的。

本电报的内容还将通过邮递方式寄往汉口。

签名:菲舍尔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4. 许尔特尔给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7月26日南京办事处报告)

附件二

文书编号:5720/4821/38

内容:吉姆森公司的损失赔偿要求,总额 7921 中国元

今年2月上旬,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外交官对南京芦席营232号的吉姆森公司的房屋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该房屋被完全掠夺过。虽然家具没有被拿走,但破损很明显,已经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据吉姆森公司称,公司车库里的车不见了。车库的门被撬开并损坏了。

从到处散落着的写有日语文字的纸片、日本制造的包装纸、曾在屋子里住过的高头大马的马掌钉等各种证据来推测,公司的房屋曾被当成日本兵的宿营地使用过。中国居民基本上已经全部撤退出了公司房屋所在地区,而且根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提供的证言,中国士兵在慌忙撤退时顾不上进行特别重大的抢劫,从以上两点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吉姆森公司的房屋遭到的抢劫是由日本人所为。

签名:A. 许尔特尔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105. 许尔特尔给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8月19日南京办事处)

文书编号:5720/5156/38

附件一

内容:德国国民克鲁特·阿尔纳代申请损失赔偿金额的增加和今年6月8日从本地寄出的信(5719/3852/38)相关,谨寄去本报告。

据阿尔纳代的司机今年7月上旬的报告,阿尔纳代的轿车最初先是被日本兵偷去了零件(参照约亨娜·阿尔纳代夫人的损失赔偿要求,这件事已经在今年2月24日的备忘录5719/1175/38中通知了日本总领事馆),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被中村部队的士兵们搬走了。据司机称,因为士兵们威胁说要杀他,所以当时没敢向大使馆办事处报告〔损失〕。

签名:A. 许尔特尔

[《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石田勇治、笠原十九司、
田嶋信雄、吉田裕译,大月书店,2001年]

(李斌 译)

外编 中国媒体的报道^①

1. 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②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电】据沪杭讯：此间英文《大美晚报》云，日军占据南京时，某某外国人曾在场目击其事。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事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云。

[《汉口中西报》1937年12月23日]

2. 外人方面消息证实 敌在南京大屠戮 难民区内亦满布血腥 上海松江间浩劫尤惨

【中央社南昌二十四日电】牯岭外人方面消息，敌军占据南京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国难民中四十岁以下男子被惨杀者达五万人之多。

【中央社讯】上海所传敌军在南京大肆屠杀之报告，已由此间私人方面所得之南京消息予以证实，可见巴纳号之被炸及英舰之被炮击，

① 此部分标题均为原标题或原编辑者所加，未作改动。

② 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南京大屠杀》，167页，中华书局，1995年。

均为敌军实行恐怖及屠杀之一幕，非仅中国军民之所震惊，亦足使各列强为之骇异也，我政界人士对于此事之感想，略如下述，由外人及私人方面所得南京报告，可见日本军人中之少壮派现控制一切，不顾其长官之训诫及命令，恣意横行，造成恐怖，此等少壮派，显以为外国记者及外交界均已离京，无人目击其暴行，故对中国民众，益肆其荼毒，又闻南京难民区亦遭屠杀，难民区为日方允诺保护之地，其中多为贫苦无告不能退走之非战斗员，竟亦不能免于劫运，尤堪痛愤，因有少数外交家及外侨重返南京，始将上项恐怖状态之消息泄露于外，日军入城后，残暴行为之经过，系由中外可靠方面所得悉，据一般观察，此等暴行，将于日本对中国人民之侵略史上永留暗淡及血腥之一页，又据日军占领下其他城市之官方报告，此等城市亦遭同样屠杀，此等城市中之平民，或因惑于日军领袖不伤害非战斗员之迭次声明，而未退走，此等平民遭日军屠杀者，不胜枚举，另据外人目击者证实，上海松江间之各乡村遭日军屠杀，其状尤惨，农民除先期逃出者外，几于无一幸免，日政府于此次战役中，屡次声明，日本非与中国人民为敌，但为推翻中国现政府以树立东亚和平而战云云，苟为赢得中国之友谊及合作，必须藉助于残杀中国万千无辜之民众，则全世界对于此一国家欲与中国人民携手，而先屠杀其同胞之倒行逆施，将为之骇异不置矣。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5日]

3. 美报揭露 敌军暴行 纽约泰晤士报驻沪访员详电 引起美国人士深刻印象

【中央社香港二十四日电】外息，据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二十二日纽约电，纽约泰晤士报日来刊载该报驻沪访员亚朋发来电讯数则，颇具惊人性质，据称，中国境内一部分日军几已毫无纪律，其种种暴行，较之中国从前之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此项电讯，已在美国舆论方面及

华盛顿官场方面引起深刻印象,关于日军在南京种种暴行,据称,日军入城之后,恣意奸淫掳掠,实乃日本国家之国耻,美国炮舰巴纳号横遭击沉,与英国军舰商船横遭轰炸,实乃桥本上校直接命令所致,桥本其人,即系去年二二六日本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叛变时首领之一,该访员并称,现在应行研究之问题,共有三项,即⊖日军在南京之暴行,是否该国军部某一部分所发纵指使,⊙如属非是,则日本军队是否无法加以控制,⊕日军纪律败坏之后,是否尚可恢复,英美两国军舰商船被击案及南京恐怖行为之发纵者与默许者是否将受惩罚,该访员对于桥本上校身分特别加以叙述,据称,二二六事变后,桥本上校即为军事当局予以黜革,并削其兵柄,迄至本年秋初,日当局征集大军五十余万,以对华作战,桥本乃复编入现役,目前日本较为稳健之军人及政府中人均深虑,以为在此种局势下,桥本如竟不处罚,至少倘不能如海军航空处长三波少将之被撤回,则各国政府即将效法美国总统罗斯福所为,而直接向日本天皇提出抗议矣,此外桥本利用某种特殊政治出力,以掌固其地位,对于该国军队全体业已发生极可恐惧之影响,即在下级士兵亦均蠢蠢思动,以为上级军官可以逍遥法外,则若辈又何乐而不奸淫掳掠乎。日军侵入南京后,纪律荡然,暴行迭出,直接原因,即在于此。拥护松井将军之稳健派军官现均深切了解务当恢复军纪,若辈承认日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所部海军现正竭力谋巴纳号事件得以圆满解决,但陆军方面,则事隔七日,(此电系十二月十九日所发)除逃避责任与抹煞事实外,仍一无表示云,同日该报访员亚朋专电内复称,此间凡与松井大将及长谷川司令相识者,对于彼等统率之部队竟有此种行为,几令人不能置信,抑当松井大将正式进入南京城之前,是否完全明了城内日军行动,亦甚可怀疑,凡在中国之外人,不论其为日本之友或日本之敌,至少有一点系属同意,即日本帝国之对华政策,倘欲求其成功,则必令中国人民感觉其生活较诸数年来在军阀及国民党统治下更佳而后可,兹近三年以来,蒋委员长之军队对于中国人民一切待遇,远较民国以来一切军阀为佳,反之,日军占领南京时,当地所发生之惨酷抢劫行为,则日本实当认为一种国耻,闻松井大将部下曾想尽种种方法,务求掩盖日军种种暴行,如屠杀解除武装之俘虏及平

民妇孺等,不使松井有所闻知,无如秽德彰闻,日军一部分下级军官暗中行为,松井虽未详悉,然亦不能不加以怀疑,仅巴纳号一案,已足使日军正式进占南京之“光荣”为之扫地以尽,彼日本者,无论个人或民族,向以豪侠武士道精神自夸于全世界者也,今日本在南京之所作为,已使此种声誉完全扫地,查日军在南京之行动,虽往时中国盗匪占领城镇时之奸淫杀掠,亦无以过之,然日本当局虽亦承认,谓欲取缔此种暴行,亦无从着手,凡此种种均为美德两国留居南京人士之所目睹,自十二月十四日外国记者离开南京之后,城内恐怖情形,当必有不堪设想者矣,自本月十四日夜间以至次日,城内日军残暴行能^①为,有非笔墨所形容者,经两日之屠杀,至十六日,日军当局始乃开始加以注意,目前日本军队决不愿任何外国人士前往南京,在长时期之内,必不许可外人赴京,然彼已在南京之外人则必将设法将此种恐怖事实向全世界宣布,此种事实,一旦获得充分证明,则日本军队此次攻城克地,迫令中国放弃首都,不仅不能获得光荣,抑且在历史中永留污点,日本人民将悔之不及矣云,嗣述及长江英美炮舰被轰炸事件,该访员则称,轰炸各该炮舰之日本飞机,其根据地不在上海,亦不在日本航空母舰,而在极近之太湖水面,此种飞机,就一般而言,当与陆军密切合作,当本月十二日清晨日机自称奉到命令,对于芜湖与南京二城之间所有船只悉予以击毁,此后来造成轰动全世界事件之由来也,该访员之结论,则谓,日本在远东原以法律秩序与正义之主持者自任,其言虽不无过分之处,其在中国之种种行动,或亦可见谅于世,然自日军进占南京,出此种种罪行之,声誉遂乃一落千丈,即向来赞成日本大陆政策者,闻之亦无不为之变色矣,抑南京城内此种事变消息传至日本本国之后,日本对于中国之预定计划,亦不免受严重影响,盖任何国政府此后倘欲与日本言和,将益无可能矣,中国负有声望之士欲与日本合作者,此后亦将闻而却步矣,职是之故,中国人士此后倘欲与日本合作,则亦惟有寡廉鲜耻之徒而已。且日本所占领之多数城市中,中国人民纷纷撤退者,无虑数百万人,日本此种暴行,□使此等撤退之中国人民不敢重返

① 原文疑为衍字。

其故土,因之日军恐怖行动之结果,徒使其城市成为不生产之废墟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5日]

4. 京敌暴行 又一证据 沪字林西报所载情形

【上海二十五日下午十一时发专电】连日有大批敌伤兵自杭嘉方面运来,上海松江、杭沪公路上汽车不绝,敌方前称开放漕河泾公路,使松江人回乡,现悉仅许肩担乡民通过,且又许往,不许来,服装不甚破烂者即遭凶殴,必重伤始释,又连日有妇女四百五十人被敌编号运往西路,幼者十三四岁,长者四十余岁,字林西报载,敌人南京,大肆淫掠残杀,备极荼毒,其兵士当军官之前公然在街衢抢劫,中外居户,无论贫富,一律光顾,并搜捕男子,整批枪决,难民区某号屋内即被捕杀四十人,奸淫极普遍,如某西人比邻某家即被敌兵带去少女四人,又某西人目击新到日军官室内有少妇八人云。

【中央社新乡二十五日电】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救护医院救护队长陈威伯等四人,日前由京逃出,沿津浦路北上,二十四日过郑州赴汉,据谈,敌自陷我首都后,唆使汉奸勒迫市民购买通行证,每券二元,并于市民臂上刺火日本三字,其有不从者,则遭残杀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6日]

5. 社评 为匹夫匹妇复仇

敌军占南京后,屠杀难民,淫污妇女,报告甚多,都是外侨所传。上海西字报,一再揭布,美报访员,有长电致本国,昨日德国海通社沪电,甚至说敌军司令,也承认有此事,但是一般少壮军官所为,彼不负责云云。总之,

敌军在南京屠杀奸淫，穷凶极恶，已是铁般的事实，所不知者，只系被杀遇害者之确数，而最初之报告，说被杀平民有五万人之多。

敌军在河北，在山西各县，都杀平民，淫妇女，但报告都不详，而地方偏僻，无从确查。现在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劫不复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现在又攻陷我杭州，在北又正攻济南，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残杀，都是与南京一样，凡有人道观念者，对于这土匪不若之兽行敌军，应当怎样鄙弃，怎样愤懑！

南京难民区，是旅京外侨发起，得敌军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并非正式性质，但既是人类，总不应完全无信。南京居民，本来多数已走开，其最后留京者，当然是贫民居多，也是因为信任难民区之故。奈何于攻城之后，竟这样残忍，这样凶淫，虽古代野蛮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现代强国之面具，且口称是反对抗日的中国政府，不是反对中国的人民，现在受这样杀戮，并且污辱良善女性，不计其数，何况到处皆然，不止南京。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不是人类所应有。

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之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之立场上不得不大声疾呼，愿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全世界的善良人类！不论何洲何国，何党何业，请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西洋人特别尊重女性，请看日军在南京在各处怎样欺辱良善妇女！报上常看见千百成群的妇女，被敌军编队带走。又最近西人记载，在南京见一日本军官室中，禁锢妇女有七八人，一般情形，可想而知，欧美人士，素有义侠之心，对于这人道的巨寇毕竟作何感想呢？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者，也是这一句话：“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我们人民此次被暴敌蹂躏太残酷，太悲痛了，明末所谓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痛史，现在天天演着。就以最近几天说，看浙江，看山东，真是水深火热，不可形容，我们政府，我们各界，目击耳闻，男女同胞们这样遭难，应当怎样立志决心，替这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

呢？敌人这样，是完全暴露其罪恶，其注定败亡，当然之事，我们大家务须联合全世界主张正义人道者，努力杀敌，以为这些被害人伸冤雪耻。后方各界，特别要刻刻不忘！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8日]

6. 京敌暴行又一端 竟杀我伤兵医士 美教会医院遭劫掠

【中央社讯】据此间接获可靠方面消息，敌军占据南京后，竟违反人类正义及公法，残杀大批我国伤兵及医士看护，鼓楼医院为南京最有历史之美国教会所办医院，竟被敌军劫掠，国家红十字委员会曾要求在京之日军司令对中国各伤兵医院予以保护，但被拒绝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8日]

7. 字林西报揭载 京敌仍狂肆屠戮 最近遇难者逾万人 幼女老嫗多被玷污 英记者发电又被敌检扣

【香港二十一日下午九时发专电】沪讯，字林西报二十一日社评，斥驻京日军军纪弛荡，任意屠杀市民，迄最近遇难者已逾万人，自十一岁起之幼女，以至五十三岁之老嫗，均不免玷污，被强奸者大概有自八千至二万之数，抢劫事件更不胜数，在一星期内尚有此等事件发生，故未可诿为一时现象，该报并劝日方注意维持日军名誉云，又租界处到处有受兽性危险之虞，英当局曾告诫英侨勿单身赴虹桥区，并戒妇女勿至沪西乘马打球。

【香港二十一日下午九时发专电】沪讯，孟却斯德卫报驻记者丁伯莱^①二十一日发一新闻电，复被日方检扣，丁此电内容引字林西报今日社评，对敌军淫掠之责言，参以其人所得南京消息，证明字林西报所述不误，内复叙述敌军十七人轮奸一华妇，及南京住户被劫，各国使领馆亦遭同样命运之报告，日检查员先以电话要求丁将原电撤回，丁拒绝之，其电遂被扣，丁现将原电抄呈英总领馆，请求严重交涉，俾以后不再发生同样情事。

[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2日]

8. 恐怖中之南京 暴敌焚掠未已 拒绝外记者往观察

【香港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发专电】沪讯，日官方发言人昨在招待外记者席上斥字林西报评日军在京暴行，认为恶意的夸大内容，无从证实，兼且污蔑日军名誉，英国孟却斯德卫报记者当与日发言人辩论，谓南京暴行消息均可证明，该发言人语塞，外记者请渠对南京形势继续作详细报告，发言人不允，外记者又讲招待外记者赴京观察，亦被拒绝，又驻沪纽约时报记者信件有被拆痕迹，当询问日发言人对邮件是否施行检查，日方亦承认。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电】南京讯，自本年一月一日起，南京日军侮辱美旗事，共有十五次之多，每次皆系侵入美国教会以武力掳去中国少女，美德侨民之财产损失最大，日军除抢劫外，且将房屋烧毁，英人财产损失尚小，仅英商赖安仁公司被抢，公司内所有存酒皆被饮尽，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三十九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燃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渡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3日]

① 即田伯烈。

9. 京敌横暴殃及外侨 美国对日提出抗议 认敌政府已无法控制 德亦将提出同样抗议

【中央社香港二十三日电】沪讯，日军在南京私人美侨住宅及侮辱美国国旗等事件，美国务院与美驻日大使已同时向日驻美大使及日外务省提出抗议，闻德政府亦因日军在南京焚毁德侨财产事，将向日政府提出抗议，南京美侨住宅曾被日军侵入多次，并以武力掳去中国难民少女多人。现南京城内除难民区尚有二十万人外，其他区域皆无人迹，在难民区中之人民以日军残暴，故不得回居故里，难民区中之主持者为美国传教士及德国侨商若干人，彼等共同组织一国际救济会，维持区内事务，昨日日军当局招待外国记者时，有人询问是否日军已拒绝国际救济会送粮食药品赴南京，救济难民，日发言人称，自南京地方维持会成立后，日方已认国际救济会不复存在云云，日方公然为此表示后，各方均感不安，各慈善家对于难民区中难民之前途，极为焦虑，各方咸认日军部之不承认国际救济会，实为不顾慈善事业之表示云云。

【中央社华盛顿二十三日合众电】国务院发言人顷宣称，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于日本行政官员无法控制在南京日军行动一层，业已向日外务省提出抗议，关于此事，美驻华大使馆秘书亚立逊^①前曾在南京日军当局提出抗议，但未获效果，此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报告，自本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四日内，先后有不法之徒擅自闯入美人所有之房屋内，共计有十五次之多，自美驻日大使格鲁向日外务省抗议后，日本在南京大使馆曾派本乡少校^②及其他馆员一人至美国大使馆，说明一切，并保证将采取适当步骤，避免类似事件之发生，国务院对于日方行动仍抱焦虑，因此等行动，俱在“巴纳”号事件日本提出积极保证后所发生者也，传日军在各地横肆劫掠，消息传来，业使此间对于日本政府能

① 即爱利生。

② 应为少佐。

否控制战场上军队之行动发生怀疑,据亚立逊报告,日军近曾在避居美人住宅内,掳去华籍妇女五人。

[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4日]

10. 日军在紫金山下杀人竞赛^①

《密勒氏评论报》顷载,最近东京《日日新闻》载有通讯一篇,题为“南京紫金山下”,述两日寇在我国竟至以杀人多寡为竞赛。此两日寇,一名向井,一名野田,相约以谁先杀死一百人为优胜。占南京后,两寇各执血迹殷然刀口已缺之刃,相见于紫金山下中山陵前,原文并载两寇之对话。名向井者说:“我已杀死了一百零五人,足下成绩呢?”野田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两寇相顾大笑。野田以多杀一人获胜。然究竟谁先满一百人,无从决定,乃约定,以杀满一百五十人为竞赛。该记者并扬扬得意加以按语云:此两皇军又将继续杀人矣!该报并将此两寇照片刊出,似语其国人,此即“皇军”之英雄!《密勒氏报》并称:日军嗜杀,外国教士皆可证明。当日寇进占南京时,未及逃出之我国难民,手无寸铁,皆为驱集一处,以机枪扫射而死,在日寇占据区域,除被迫搬运物件者外,殆无所谓俘虏,皆一律杀死,即中国军缴去武器,亦被杀死。难民区之着壮丁服者,亦皆指为兵士,而被整批枪杀,如此暴行,可谓惨绝人寰矣。

[汉口《申报》1938年1月25日]

① 引自《南京大屠杀》,第168~169页。

11. 京美使馆秘书 被日兵殴打 难民区食粮恐慌 敌军竟不许购买

【中央社上海二十七日路透电】现在南京主持美大使馆馆务之三等秘书阿里逊^①，昨日曾被日岗兵凶殴，日当局对此事件已表歉意，阿氏，则已将事件经过报告美国务院，关于此事，日方所发表之消息称，阿氏拟入一华人住宅，为日岗兵所阻，但阿氏仍坚入内，该日岗兵遂掌掴阿氏，加以拒绝云。

【中央社上海二十七日路透电】南京城内安全区管理处顷向外界呼吁，谓安全区内之二十五万民众现均感粮食燃料之缺乏，因日军阻止区内当局购买食粮，现南南京^②仅有外籍医生二人，因之城中颇感恐慌，区内之民众，每有归返其原来之住宅者，惟有不堪日军虐待，复逃往区内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8日]

12. 社评 春节念受难同胞

今天是春节，在一般人民心理上，是过新年。我们在后方的人们，想一想：我们几千万在敌军占领区域内的男女同胞，今天在什么境遇！

日本文化，彻底破了产，日本军阀彻底丧了良，这几个月，在中国南北，凡所占之地，莫不杀戮、奸淫、抢掠、焚烧！尤其骇人的，是强奸之后还杀戮，抢掠之后再加一把火！在北如此，在南更甚。现时我们大江南北多少名城，都这样蹂躏着，各地善良的男女大群，就这样被杀戮，被侮辱着。除过暴匪未到的乡村以外，都焦土化、枯骨化、奴隶化

① 亦即爱利生。

② 原文如此。

了！我们用任何文字，也形容不尽其酷残，任何描写，也叙述不尽其事实。

京沪沪杭间，交通全阻断，消息全封锁，就是住在上海租界的人，至今不能到南市。现在只有靠各地逃难出来的孑遗之民与外国人，辗转报告。所以现在知道的事实，还不能到万分一，或千分一。

英记者丁伯烈^①氏报告，敌军在京沪线杀戮的平民至少三十万人，奸污妇女，虽老妇不免。上海字林西报，是最老成持重的报纸，近来写敌军兽行，也激动义愤。因为沪租界西区，就常发生这类事，所以敌军之无纪律无人道，在一般外国人，业已成了常识与定评。

丧尽天良的日本军阀，对着日本人民，鼓吹“神圣战争”，对着世界，宣传不仇视中国人民。而百分之百的事实，是这样彻底的野兽化、凶匪化。我们若非知道事实，将不能轻信其为事实！因为其凶残卑劣的程度，是出人类想像以外的。我们对于这样事实，不但是愤，并且是悲。悲的是日本过去受了两千年孔孟文化的陶镕，近代又受了七十年西洋文化的训练，而其军队，竟然这样兽行匪行。而其所谓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家文化家新闻家，只鼓吹征服，讴歌战争，对于这种辱没黄人面目玷污亚洲文化的军队行动，竟然昧尽天良，一言不发。

上月十五日，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公然宣布否认独立的中国，公然要征服中国作它的殖民地，其方法就是要继续到处这样杀戮奸淫抢掠焚烧，以纵其征服欲杀人欲，而口中却说这是安定东亚，这是与“新中国”提携。

我们今天，对全中国后方男女同胞的春节赠品，就是叙述这一件悲惨事实，我们是绝对本良心说话的，假若不是事实，我们虽对于敌人也绝不诬蔑，反而只恨知不尽，说不尽。我们愿全国后方男女同胞□□觉悟：国家独立如不能保，民族就要渐灭，不然，也永远奴隶化。我们大家，必须发誓，尽一切力，负一切责，以救出我数千万同胞，同时这就是救自己，救自己的家族儿女。我们同时愿全世界的善良人类，注意这个凶残的征服战，共同为人道为文明，发动正义的制裁，并且愿告日本国内的善良人类，自问天良，对于你们的军阀行动，感想怎样？耿不耿，羞不羞？

① 即田伯烈。

我们受难同胞的境遇，悲惨极了，而从战局上说，这实在是天夺敌魄。因为一个民族，丧了天良，一定败亡。日本现在，除过武器以外，还有什么？自称东亚安定力的敌军，这样彻底失了军纪，亡了人道，怎样能持久战争？敌兵们人性失了，荷包满了，赤裸裸表现出来是现代武装的倭寇。这样就能征服大中国了吗？这样就能驱逐白色人种吗？大亚细亚主义的松井，试扪心自问这烧、杀、淫、掠就是主义吗？这样就能统治亚洲吗？

中国为拥护独立而战，本来天经地义，百折不回，何况现在十足的证明：国权一失，所有人民生命财产贞操，就彻底的被蹂躏，同时证明所谓一等强国的日本军队，原来这样彻底无人道无纪律，这样出人意表的恶劣。我们全体国民，因此应当更觉悟抗敌救亡的绝对性，同时则可以看穿敌人精神上的破产。当此新春，大家要为受难同胞悲，同时则为抗战前途贺。大家要忍泪决心，各尽职责，以救国家，救同胞，救自己，不达驱逐暴寇之目的不止。

[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31日]

13. 南京仍不安 敌迫安全区民众回家

【中央社上海一日海通电】有某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新自南京乘美舰蜜蜂号返沪，据称：南京秩序至今尚在不安状态中，日当局虽称会极力恢复原状，惟至今南京之情形距恢复原状之时尚远，日军似不受其长官之管束，致发生案件多起，中国人民在安全区内者现有二十万人，日前日军当向彼等致送哀的美敦书，谓彼等苟不于本星期前离区回家，则区内之店铺均将被迫闭门，且禁止在区内售卖粮食云，人民对此均感不安，因彼等均不愿由安全区归家，任日军蹂躏也。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2日]

14. 敌军兽行自画供状 松井下令维持军纪 南京居住区一部开放

【中央社上海八日路透电】日军昨日在南京某广场举行被难士兵追悼会，由松井训话，令各长官严守纪律云，松井此次发表演说显因外间对于日军暴行续有报告，并有严刻之批评，此间人士顷加以评论，认为松井此举，实为日本历史上空前之事，松井于演说中，详述日军对于此次中日战争之决心，全体士兵官长当勉力维持军纪，俾外间谣言得以平息，列席听训各级长官内有皇族朝彦亲王，现任南京日军司令，据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谓南京已有市民十万人，自难民区回至“南京自治委员会”规定之两区内居住（按“自治委员会”近划分南京为五区），自一月十六日至二月四日，有一〇·一一五户，共五〇·四四六人，纷纷回至第一区内居住，自一月十三日至二月四日，有一二·七九六户，共四五·七四六人，回至第二区内居住，现留在难民区者，约有一五〇·〇〇〇人，其中一部分留在难民区内，南京第三四五区现仍未开放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9日]

15. 社评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敌军彻底无纪律，不人道，近来在世界公论之前，已成了常识，但彼等因何至此，却需要作一根本的探讨或分析。

第一：敌军之残酷嗜杀，是日本军人本质，并非此次始然。日本军人思想是以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中心，而承袭封建遗习，又加以好战嗜杀的训练，他们自以为大和民族有君临世界的使命，特别视亚洲民族，都是劣等，而日本独优。所以本质上充满了征服欲，杀戮欲，人道观念，根本缺乏。过去战役中，如甲午战时，日军在旅顺等地，就大肆残

杀,九一八,在东北屠杀村镇之例甚多,所以残杀平民,绝非此次为始。

第二:敌军近年,根本上谈不到纪律。其最主要的现象,在日语称为“下剋上”,就是实权全集中于中下级军官,对上级根本漠视,这些少壮军官,充满了野心,迷信武力,讴歌侵略,又狂妄,又残忍。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就是最大的证明。其本国的总理大臣尚且随便残害,那么对于占领地人民,怎样能谈到人道呢?

第三:但是此次在中国,除残杀之外,更普遍的奸淫与抢掠。这是日本纪律进一步的破坏,对于日本前途意义甚大。九一八以来,敌军在东北奸淫民女,本是常事,但总之没有此次之普遍与残酷。在南北广大的占领地中,蹂躏良善女性,达于极度。凡占一城镇,其不及逃出之妇女,皆不免受辱。若抗拒者,则淫辱之后,更惨杀之。幼女被辱致死者,不计其数。在许多地方,囚禁住几百几十妇女,使其终日裸体受辱。这种广大的兽行,南京等处的外侨,目击耳闻,报告甚多,这里纪无胜纪。中国盗匪,以奸淫民妇为大诫,犯者为其伙伴所不容,日本军人,竟然远在盗匪之下,至于强奸后再杀害,更是残酷卑劣到无可形容。敌军为什么这样?在其本质上,也可以找到解答。因为全世界最鄙视女性者,是日本,而此次敌军在中国这样发挥兽行,主要的是自居于征服者,把中国人不当人。

第四:此次另一主要现象,就是抢掠,及种种方式之贪财。现在世人周知的:上海南市民家之物,被敌军抢空,家具木器,尚且运走。细软财宝,更不待论。大家要知道:凡占领地都是这样的。上海工商界的常识,日本军人,无钱不要,细大不捐,详细的不必说了。敌军在各处的搜索难民,钞票饰物,固在必抢,即衣类亦其所欲。总之,无论官兵,都已腰缠累累了,而且生财之道,有时想入非非。举一例说,苏州人回苏看家,敌人就使其至一地点,要他认领自己的东西,不认不行,而不以钱赎回不行。钱则必用日金,日金则以华币四元换一圆。抢烧之后,再这样剥削,这种故事,假令我们想捏造,还造不出来,事实奇于小说,此之谓矣。

第五:最后我们要加以评论,并有所主张:

甲:这些凶行兽行,不能怪士兵,要怪官长。因为杀、淫、抢,都是

军官自己倡导,怎样约束士兵。敌军官兵,同样侮辱妇女,各地报告,都这样说。而如上海南市之掠运民家木器,士兵无此权力,一定是军官所为。所以简单说:此次是证明日本少壮军官彻底的精神破了产,失了权威。那样在国内飞扬跋扈,标榜改造日本征服世界的少壮派军官,本质揭穿,原来是这样无纪律不人道既淫而贪的一群。试问有何面目,能见死去的犬养高桥,有何资格,能够征服中国。

乙:因此我们国民,要认透日本军阀之必败,更坚其抗敌之决心。同时要觉悟中国取胜之道,就是要更振兴自己的道德。彼以暴,我以仁,彼残虐而我侠义。只能这样,就自然把日本军阀打倒。因此主张我们国军全体,要都成铁的纪律。要使得每一士兵,都从心坎里,鄙视敌军,要发誓为受难蒙羞的善良人类复仇除害。我们并且要多方设法,使善良的日本人民,知道他们的军队,怎样出丑行凶,使日本人民自羞自愧。

丙:因此更需要普遍的唤起世界舆论,使全世界善良人类,知道日本军阀的本质,这样狂妄而凶残,此害不除,今天受祸者是中国,他日受祸者是白人。此次南京等处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制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明天伦敦要开世界反侵略大会,我们希望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11日]

16. 敌军信义扫地 蹂躏南京难民区

奸淫掳掠并屠杀无辜

马市长函国际委员会 请向敌严重交涉制止

【中央社讯】南京市长马超俊,以敌军在京蹂躏我人民,为状至惨,

国际委员会曾与敌人商订划定难民区等各种办法,乃复完全违反,敌此种暴行,实属灭绝人道,马氏特函国际委员会主席艾拉培^①,总干事费尔生^②两君,转向日方严重交涉,兹录原函如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艾拉培先生,总干事费尔生先生,并转全体委员先生均鉴,去年十一月下旬,日军向南京威胁之际,承示旅京友邦人士以人道立场,倡筹设难民区之议,当经市府转向本国最高长官请示同意,复经贵会与日方当局几经往返电商,于十二月一日根据日方当局托由上海饶神甫之复电,作最后决定,该复电日方明白允诺,该区内若无军事需要上之抵触,则日方愿勉为尊重该指定区域,于是京市难民区在贵会热忱组织之下,始行划定。抑熟知日军于入据南京之后,竟在难民区内,屠杀非武装之民众二万余人,其士兵以杀人多寡为竞争,并奸淫十一岁至六十岁之妇女,本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大使馆秘书爱理逊^③君之被日军殴打,即缘金陵大学农具售品所中国妇女被奸三次之事件而起,是日方违背郑重之诺言,蔑视国际之信义,惟知逞纵凶残之兽欲,绝无人类悲悯之同情,岂独有史以来未有之暴行,抑为文明国家莫大之羞辱。近更闻难民区内二十万人之粮食菜蔬及医药品,均已告罄,贵会吁请各方输入接济,而日方拒绝不允,直欲将我二十万无辜难民陷入饿毙绝境,闻之曷胜悲愤。为此函恳贵会,请根据日方去年十一月一日托由上海饶神甫之复电,向日军严重交涉,务使区内食粮等得到接济,以延续巨量难民之余生,而完成贵会神圣无上之使命,不胜翘首感盼之至。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叩。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13日]

① 即拉贝先生。

② 即乔治·菲奇先生。

③ 即爱利生。

17. 京食粮恐慌 难民区势将断炊 敌百般阻挠运送 国际委会 力救济中

【中央社讯】南京食粮缺乏问题，刻以日益严重，盖敌方仍不准食物运入南京，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储食粮，仅敷数日之用，现难民区内难民至少尚有十五万人，每日需米一千包，国际委员会虽百般设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处采办食物，皆因敌方阻挠，未能成功，不宁唯是，敌方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或运送大米，敌方此举，显欲使国际委员会工作失去效用，然后在京成立傀儡组织，一月二十八日，敌方曾布告勒令二十五个收容所内之六万难民于二月四日前迁出难民区，否则即用武力驱逐，国际委员会虽与敌方交涉，展缓限期，俾无家无告之难民有所安置，但此项计划显无成功希望，惟国际委员会仍进行劝告敌方改变态度，盼以人道立场，与该会合作，现国际委员会已开始其第二步工作，即不仅对难民区内之十五万难民加以救济，对所有遗留南京贫困乏助之平民，亦将予以协助，目前除去食粮问题外，一俟气候转暖，传染病之预防，将成为重要工作，凡此皆需要大量医药品，该会正盼全世界人士对此皆能热烈捐助云，此外，据目击人士所叙南京敌军种种可怖行动，更属骇人听闻，据称，被敌军惨杀之平民，不下万人，此尚为最低之估计，抢劫案件约二万起，至于妇女及幼童所遭痛苦及蹂躏，更使人难以想像，某妇曾在青天白日之下遭敌兵十七人轮奸，敌军当局虽禁止敌兵轨外行动，惟敌军军官亦同样从事奸淫掳掠之举，自属无法御下，敌军当局约束官兵之效力如何，殆为一极可注意之问题云。

国家捐款 敌亦图指染

【中央社香港十四日电】沪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因该处难民营养不良，多有患脚气病者，乃在上海购买黄豆一百吨，由水道运往南京，事前并由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发给护照，迨运抵下关之后，日

军当局即要求交由日军所控制之自治委员会散放,此在国际救济委员会,则欲自行散放,因而发生争执,为时已数日之久,双方尚在僵持中,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本晨接见外报记者时,该记者等业已多所质问,迄今午后,各记者又与争辩甚烈,据该发言人宣称,困难所在,端因国际救济委员会态度固执,此后并望其不再坚持,该发言人并谓,各国捐款用以救济战区难民者,尤其是美国红十字会应罗斯福总统之请所募集之一百万美元,均须由慈善机关与日本当局合作妥为分配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16日]

18. 陷后南京惨象 倭敌失却人性凶残绝伦 屠杀市民八万 妇女半数被污

【中央社讯】近有数人于本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经过种种困难,始安抵武汉,记者往访,叩询敌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承将敌军屠杀、纵火、奸淫、掳掠、禁绝粮食、伪组织丑态,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见告,兹分志如次:

凶残屠杀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在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我军于炮声隆隆之下,悲愤撤退,全城即陷入极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幸早已安全移入难民区内,惟未能及时撤退之一部士兵,前进既难,后退无路,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在十三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巷战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当日下午,枪声渐稀,敌军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布置守卫,同时分派大批军队至各处按户严密搜索,我武装军队无论抵抗与否,一律遭受枪杀。自是日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敌方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军队,乃不顾国际信义,公然违反国际救济委员会之诺言,冲入难民区内,按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辄捆绑以去,十余日内,每日均有十余卡车,满载非武

装人民向城外驶去,总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以后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内发现,敌兵认为形迹可疑者,立时驱至新街口广场上,一律以机枪击毙,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则敌兵必推溺河内。曾忆一次有数人在河内起伏挣扎,敌认彼浮水图逃,乃一一以枪击毙,事后并枪挑人头,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则戏弄诱食,倘该犬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敌兵如此凶残无道,实令人发指。将近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谋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背,即不准住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敌人于此时佯作善意,向民众演说称,凡前充兵士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免与市民杂处,如有违犯,决予枪毙,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众之群。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参加登记,目视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一般民众亦并不感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约二十余分钟后,忽闻机枪声连作,可怜此成千上万无辜市民竟惨遭毒手。敌人灭绝理性之残暴,于此可以想见。敌兵此种蛮横狂杀,国际救济委员会曾一再提出交涉,其后始略减少。但敌兵仍故意杀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妇女时,辄恼羞成怒,屠杀全家,哀号涕泣之声不绝,是以两阅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残毁灭暴行,尚无休止,留居南京市民之前途,实不堪设想。

纵火狂烧

首都沦陷,敌军于十三日进城,到处纵火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笼罩全城,亘一阅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睹。回忆十数年来,政府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诚不可胜计,尤陵园新村之焚毁,真令人痛心疾首,及至近日,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漫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

为洪杨之役以来最大之火灾,其损失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痛心之记录,敌人对吾如此摧残蹂躏,吾中华民族对此血债深仇,誓死必报。

奸淫妇女

难民区成立后,妇女移往避难者极多,国际救济委员会并辟金陵女子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当时已住满七千余人,内部生活情形,较难民区稍为安全。敌军进城后,即按户搜查妇女,挟去奸淫,嗣复扩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车将大批妇女载走,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至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如是都数日,被其奸淫之妇女,约占半数,嗣经国际救济委员会竭力交涉结果,敌兵明白张胆之兽行,略见减少,但其毁灭人性之残暴程度,并未降低,于是不分昼夜,纷纷夺墙而入收容所,每见妇女,不论何地,即强行奸淫,因之求救与嬉戏之声,常达院外,盖收容所内无力抗拒,只有听诸禽兽摧残也。同时,尚有一部敌兵,至收容所外遍觅妇女奸淫,其卑劣手段,与万恶行为,更非吾人所能想象,国际委员会至此,又开辟金陵大学为妇女收容所,争往避难之妇女极为拥挤,然而暴敌凶行,愈加凶猛。按其奸淫对象,为十二岁少女至七十岁老妇,如稍抗拒,即予枪毙,某次在山西路一院内,当一妇女被敌奸污时,其丈夫前往哀求释放,敌兵见而震怒,以刺刀将其刺死。此外敌兵虐待尸体之恶举,而迭出屡见,某日,一被奸淫之裸妇尸体,僵卧雪地中,突为一日兵视见,乃强迫我市民与之性交,该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于非命,而该尸体亦遭刺数刀。若是惨绝人寰之奇辱事件,日多一日,迄至本人离京日止,已约有一万妇女遭敌兵玷污。(未完)

掳掠一空

暴敌非第屠杀纵火奸淫,且复纵兵为盗,任意抢劫。当难民移避难民区时,曾将家门闭锁,嗣据目击者谈,各街巷门户业已开启,而室内物件已空,显然为敌军所抢掠。按自敌军进城后一个月,每日有大批卡车满载器物向下关驰去,自系以轮船运走。并闻所有红木家具,亦均搬运殆尽,较珍贵物品,更早被席卷去矣。难民区外财物既全抢

尽,敌兵又借检查名义,闯入难民区,翻查衣籍,当时区内难民恐慌异常,然一般赤手空掌之难民,对此暴举,又无法制止。敌兵检查时,每遇珍贵物品,即强行取走,旋更进一步检查衣装,因此每人所有钞票及财物,亦皆被夺无存,无抵抗难民遭此浩劫,而外人财产亦竟不免。当时曾有金陵大学外籍教圣公会令牧师等联合向敌军交涉,结果允先派兵士调查,但在检查时,敌兵对一切财物,垂涎欲滴,徒格于情面,未能公然抢劫。闻某次在一外侨房内检查时,突有一敌兵匿一小组扣于怀内,某外人举而赠之,并嘱之曰,此权作辛苦之报酬可耳,敌亦赧然受之。迨至最近,难民区内难民之香烟、烟嘴、手表、皮夹、电筒、日记、钢笔等等小型物品,亦尽被敌掳去,至于在街上遇有稍为整齐之衣装者,更不免遭杀身之祸。所以南京目前盗劫之风甚严,所谓“皇军”军纪,无异于国际强盗也。

粮食恐慌

各难民最初移进难民区时,大多数均能自带米粮前往,故于最初数周内,食粮毫不成问题。至较贫困者,每日则前往粥厂领粥充饥。旋又有八千担米运到,定价每斗九角,每担九元,规定每人先买一斗,已存米者,暂停购置,故食粮供给情形甚为充裕。乃近日因米粮来源困难,供给发生问题,后经与敌交涉,敌竟不准食物运入南京。南京难民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储食粮,仅敷数日之用,因难民区内难民至少尚有十五万人,每日粮米一千包也。该委员会曾百般设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处采办食物,皆因敌方阻挠,未能成功。不宁唯是,敌方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或运送大米。敌方此举,显欲使该委会工作失去效用。现敌虽允许难民赴区外购米,但距售米地点甚远,往返极为困难。即一般略有资产者,前往购米,多半于途中被敌兵劫夺。敌人如此强暴,拒绝接济粮食,我京中难民势必坐以待毙。

伪会丑态

敌兵入据首都后,即进行组织伪组织,用种种卑劣手段,将自治委员会组成,任陶锡山为该会会长。陶系南京人,为汤山陶庐浴池经理,

并拥有相当资产。陶逆与齐燮元为知交,故此次极得敌人信赖,出而任伪组织会长,副会长为孙淑荣,亦系南京人,以略通日语,被敌人重用。该会现分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会址设于首都警厅内。该伪组织唯一工作,在为敌人奴隶服务,如征工、运输、购办以及代觅妇女等丑恶工作,偶有不□之处,即遭敌兵严厉指责,陶孙二逆乃罔知耻辱,甘之如饴[饴]且更以卑劣行为,谄媚固宠,可谓毫无心肝。此外伪组织虽欲进机关□维持秩序及安定社会工作,但其所管辖区域,焦土一片,渺无人烟,实无何工作可谈。至秩序问题,敌兵之凶暴,亦决非其能力所可制止,故该伪组织实等于虚设。近为欲博敌人之欢心,曾于本年一月一日悬挂五色旗,然除增我耻辱与愤慨外,别无任何影响。

敌军布防

敌兵在京一切暴行,大致已如上述,但至一月二十六日,大部敌军曾开离南京,所余者当□京布置各种工事。同时在政治方面则强令难民迁回原住所,一月二十八日曾张贴布告,勒令二十五个收容所六万难民一律迁出难民区,否则即用武力驱逐。虽经国际委员会交涉,仍无结果,于是难民群议,先请老年人试着迁出,以观后情。然敌兵仍严厉令壮年同迁出,嗣□多数被迫迁出,但于晚间竟有大批妇女哭啼而返,因之盖使一般人惶恐万分,不敢轻动,迄至近数日,情形略见好转,然亦不敢谓决已安全也。又敌因鉴于我军近日猛烈进攻,特于最近强迫大批壮丁,在城内外建筑工事,同时在国府、海军部、外交部、铁道部、军委会及各大建筑均驻有敌兵把守,各该地带均不准一般人近□。

市面情形

自敌军进城后之一月,全部南京沦入黑暗时代,难民区外火焰蔓延,焦土一片,抢劫横行,渺无人烟,难民区内屠杀奸淫,任意摧残,内外杀气重重,毫无半分市景。泊一月中旬,水电方面,经国际委会努力,略有恢复,但电话电报及邮运则仍毫无办法。至各种商店业已根本被毁,现在敌于难民区上海路一带,兹设小摊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难民

区外抢掠而来,前往购买者甚少。敌上海新申报传南京市面转趋繁荣,实不值识者一笑。此外在难民区内挑担剃发者甚多,生意略见活跃,但此决非所谓商业也。再关于京沪通车事,亦极属滑稽。表面上敌当局布告安民,通知京沪一月十三日通车,实际上中外人士前往乘车者均不获达到目的,则所谓通车,仅为敌军侵略之工具耳。在京数十万难民,精神肉体虽惨遭奇辱,但对前方战争,均极关切,初则不得已由新申报如悉一鳞半爪,然多荒谬无稽,现在多设法于外人家中静听中央广播,遇有抗战捷音,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亦无不欢欣鼓舞也。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20日、21日]

19. 敌兽行迭出 五百解除武装军士 在京惨遭蹂躏杀害 活埋·淹溺·跌毙·火焚

【中央社讯】暴日在南京之兽行,除报载者外,昨复闻屠杀已解除武装之我国军士约五百余人之惨案,缘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敌军□入南京城后,即将未退出之我军解除武装,除役使苦工,复予枪杀外,尚有五百余人,未予杀害,敌异想天开,扫射砍杀,活埋淹溺之不足,竟将此五百余人驱至司法院,以机关枪对准,强令各攀司法院四层□圆屋顶,达则以机枪扫射,各军士在枪口之下,被迫攀登,而高墙竖立平滑,多半途摔毙,敌引以为乐,余虽攀登屋顶,敌乃纵火将□院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此五百军士均以身殉,敌之残暴无人性,在京各国使领馆中有经目睹者,均斥为野蛮兽行,闻有数十军士知难首免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致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23日]

20. 京气象凄惨 敌仍狂肆屠戮 每日百人以上

【中央社九江四日电】据由京逃难来浔者谈称,京中气象,凄惨不堪言状,敌日来虽允许四乡难民回城,但搜查甚严,不问皂白,即行拘捕,被惨杀者仍日在百人以上,太平、新街口一带商店仍多闭门,敌方商人乘机来经营业者宛如潮水,近在太平街一带商业区域所开设之敌方商店,达一百四十家之多,大抵为旅馆、饭店、咖啡及妓寮,至日用商品及化妆店亦复不少,但顾客皆为敌方军人,闻此项商人以前皆在汉口、长沙、宜昌各处经商者。

【中央社香港四日电】沪息,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说,对美法教会牧师往来,尤为注意。

[汉口《大公报》1938年3月5日]

21. 南京陷落后 暴敌兽行闻见录 烧杀抢掠穷凶极恶 全城妇女几全被污 敌士气大衰已失斗志

【中央社讯】顷有某难民由京秘密于二月十九日发函寄沪转港,寄至其在汉友人,详述我首都陷落后日寇在京肆行烧杀奸掠之兽行,穷凶极恶,惨绝人寰,留京国际人士均愤慨切齿,并望我政府抗战到底,日寇色厉内荏,已成强弩之末,势必疲惫崩溃云。兹将原函全文志次:

.....

第日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时,无法离去,遂陷入敌围,沦为难民。二月以来,所见所闻,惊心骇目,兹特撮要奉告,亦以见敌寇之凶恶,与其内部之矛盾,逝难久肆凶暴也。

敌军兽行

十三日晨,敌大部入城,全市悲惨黯淡,顿陷恐怖状态,初则任性烧杀,继则到处奸掠。兹分项述之如:

屠杀 在下关方面不及退却之吾军,当场被杀约有万计,道路变赤,尸阻江流。被俘于麒麟门一带四千余人,无饮无食,每日倒毙者恒四五百人。现在三汊河一带被沉之忠魂尸体,尚不计其数。在城内有一大批保安队,约四千人,以及每日搜捉之壮年民众,被认为战士者,每日必有数千,均押赴下关,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关枪扫射,不死者益掷以手榴弹,或以刀刺破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被难者纵跳悲号,惨不能状,而兽性敌人,犹在旁拍手,引以为快。城内之各池塘及各空宅,无一不有反缚被杀之尸体,每处数百计不等,综计殉日之间,死者六七万众。虽方诸明末扬州十日,嘉定十屠,不是过也。

焚烧 自敌军入城之日起,纵火乱烧,日必七八处,初将所有高大建筑,除占用外,殆已烧尽。不能焚毁者,亦破坏之。继则普通民房,亦难幸免。弟曾亲赴城南视察,自新街口迄中华门之房屋,百不留一。据闻其他各处,以建筑简陋延烧尤甚。故现受德美人士保护麋集难民区之二十万民众,多半已无家可归,殊可悯也。

奸淫 吾民族认为最耻辱最痛心疾首者,厥为奸淫。而敌竟不顾一切,除烧杀掠夺外,复大肆奸淫。稍具姿首者,几无一幸免。甚至赤身裸体,公然白昼宣淫,迭经外国人士目视,当场斥为禽兽,悄然遁去,恬不知耻。因是一般难女,俱避入金大金女大收容所,以求保护。此后日闻虽稍安,然一至天黑,钻穴踰垣,仍所不免,或奸淫后架去,或一去不返,或虽返而已病不能兴,故悬梁跳井者日有所闻。最近有一五十岁之老嫗,遇敌欲强行非礼,有子二人,起而抵抗,竟全家被杀,此类事实,不知凡几,可歌可泣,笔难尽述。据国际委员会友邦人士云:有案可稽者,已千余起。

抢掠 敌人入城后,三五成群,挨户搜查,难民区内更甚,即各使馆及外侨住宅,亦一视同仇。应门稍迟者,即枪杀射刀刺。先则专掠钱财,搜查身体,继则翻箱倒柜,虽便桶地穴,亦必察看,不论日夜,每户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计达两旬之久,现虽稍戢,仍时有所闻。各官署各私宅之大件器物,则早已被运一空矣。综计敌军入城后之杀烧

奸掠，书不尽记，而吾难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求保护而稍得慰藉者，惟国际委员会是赖，在京之德美友邦人士，或抱大无畏精神，不避艰危，尽悴从事。在金大金女大收容所内服务之外侨，无分昼夜，轮流守护，金女大内美人华大姐^①，每对于敌人来劫奸难女者，常跑哭求赦，负责纠察组之德人师佩林先生，周巡察护，遇敌暴行，力竭声嘶，誓与周旋。此外，在京各外侨，无一不努力救护吾民。与敌人争执，因之受辱被创者，时有所闻，而吾二十万难民，得以救护，否则恐无孑遗矣。即最近之傀儡式之自治会之成立后，被难民众，仍时向国际委员会哭诉敌人暴行者，日必四五十起，据闻，均详为记录，转播全球。而敌方亦自感应付棘手，视国际委员会为眼中钉，乃多方为难，刻意阻挠，务使难民区解散而后快，但外侨绝不为之动，且更努力，此等精神，天人共钦，不仅吾难民奉为万家生佛已也。

[汉口《大公报》1938年3月9日]

22. 暴敌兽行世界彰闻 英报揭露敌兵狰狞面目 南京敌使馆前竟公然辱我妇女 驻京美侨向敌使馆之抗议文件

英伦销路最广之每日电讯报，与正月二十八日发表该报驻华访员关于暴敌在南京杭州一带残暴行为之详细报告，伸引南京外侨向南京日本大使馆之报告抗议文件，兹特译志于次：

——恩源附志

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和美国传教士对日本军队在京杭两地种种暴行，时向教会总部提出报告，并至[致]函日本大使馆申述一切，由各报告及函件中，记者现始能全盘揭露京杭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所有报告，均描写大批残杀、奸淫和抢劫行为。据某传教士估计，南京被杀华

^① 即明妮·魏特琳。

人约达两万人,据谓尚有无数的妇女及幼女,惨被日军蹂躏。提出各种报告及投寄信件人士,均不顾以其姓名发表,但一切文件,均经记者亲自目睹。其完全真实性,则毫无疑义。日本当局对其军人毫不约束管理,各方群加责难。据称:即在日本大使馆职员之前,日本军人竟亦公然进行种种难以出口之罪行。

幼童身中七刀

某传教士于正月十一日自南京来函谓,某日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同行,但见市街尸体狼藉。此为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后四星期后之事。该函续称:“某幼童因腹部受枪刺伤七处,于今晨死于医院中。余昨日在医院中见一妇人,曾被奸淫二十次,日兵轮奸之后,并拟以枪刺割下该妇头颅,所幸仅重伤喉部。某尼姑前曾告余,谓某日若干日兵闯入庵中,杀死庵中尼姑师及其八龄女徒,并以枪刺刺伤另一十二龄之女徒。该尼姑本人腰部受枪伤,乃卧地伪死,为其他尸体所遮蔽,五日之后,始得侥幸逃脱云云。据本人所知,尚有一十二龄之幼女,遭受日兵不可饶恕的侮辱。而金大某院长亦曾告余称:某幼女年仅十三,竟为日兵三人所轮奸。”

传教士受威胁

其他人士之报告,亦均系描述此种同样性质之暴行,不过其范围较为广泛而已。男子为保护其妻女而被刺死或枪杀者,已屡见不鲜。传教士常申述于彼等心想加以干涉时,如何遭日兵手枪之威胁恫吓。

某美籍传教士于十二月十九日来函,谓常见大群华人为日兵押解枪杀,其情行无异于杀牛宰羊,某次有华人约三百名被驱于一池塘,立于冰冷水中,为日兵枪杀。该函续称:“另有大群华人被驱入一草棚中,日兵以机枪扫射,继之放火焚烧,棚中华人未死于枪弹者,亦均葬身火窟矣。”

“日兵复进行抢掠。一切财产,无论为华人或外人所有,均已荡然无余。”

另一传教士之报告称:“昨夜见二女尼自余门前经过,拟穿过街市,

购买食物，竟为日兵所侮辱。”另一传教士描述大群华人为日兵拘留，并且给以二十分钟之时间，如身携武器者，须自行缴出，日兵亦担保谓自行缴出武器者，绝不危害其生命，但结果有二百人出头自承，竟全被枪杀矣。

向大使馆呼吁

金陵大学紧急救济委员会美籍主席于十二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南京大使馆，对于日兵将日本大使馆附近金大农场门前之美旗及美大使馆布告撕毁，并闯入校门，抢劫校内教员一事，提出疑问。翌日，实行抢掠之日兵，复至金大农场，抢夺财物，并掳去妇女多人。

金大图书馆原住有难民一千五百人，其中妇女四人为日兵强奸。另有六人为日兵掳去，而只有三人返回。

该寄信人称：“曾接到报告，谓当日晚间城内其他部分亦发生同样事件在一百起以上。”函中续称：“城中市民之恐怖已达极点，即外出购买食物，亦均存戒心，日兵迭次闯入民房，抢夺财物。”

“余等今日本陆军及日本帝国之荣誉计，为诸君自己妻女姊妹之幸福计，特向诸君呼吁，勿使市民再受日本军队之蹂躏。”

虽然，此种呼吁提出后，日兵之暴行仍继续不已，日本当局毫未予以制止。

日兵踰墙淫掠

十二月十五日金大紧急救济委员会主席复来函报告，调有大批日兵迭次前往金大农场，并有妇女三十人被奸污。

彼曾函告日本大使馆谓：“余对此事业经详细调查，已确知此言之无误。南京城内本区之情形实为凄惨。”

十二月十七日该主席再度致函日本大使馆：“在贵大使馆可清晰了望之区域以及敝校附近地带，一切恐怖及野蛮行动仍在继续中。日兵于昨晚迭次来至敝校图书馆，该图书馆现住难民甚多，而日兵则以枪刺恫吓，索要女人、金钱等物。敝校同事一人竟为刺刀所刺伤。”

“在图书馆中，有多数妇女被日兵奸污，而日兵亦将守夜人击伤，

盖彼等未为日兵预备妇女也。敝校美籍同人多为日本军官所攒殴，而余本人则被某醉酒后之日兵强由床上拖曳以去。”

“敝校距贵大使馆甚近，故吾人不能明了此处何以至今不能恢复秩序。”

十二月十八日彼再致函日本大使馆：“因日本军队之暴乱横行，各地仍感觉苦痛与恐怖。敝校现已收容难民一万七千人，而各地情形愈趋恶化，难民乃更蜂拥而至。”

“然而金陵中校校舍中，昨晚有一惊悸之幼童，竟为日兵所刺死，另一幼童亦受重伤，生命极为危险，妇女八人被奸污，而日兵则无分日夜，踰过校墙，实行不法，敝校若干同人意欲加以阻止，莫不为日兵攒殴。”

“难民均患精神性的恐怖病。贵大使馆方面曾允派兵把守敝校校门，然并未实行。”

无家可归的难民

“日本军队已将市民之衣物被褥以及食物之类掠夺净尽，许多市民竟以饥寒交迫而痛苦致病。无论在大街小巷，均可见焦愁悲泣之男女，相互私语，谓凡日兵所到之处，则无论是谁，无论何家，均无所谓平安。”“余此次修函，竟为日兵之检查所阻挠，而日兵之所谓检查，亦不过为挑选妇女而已。”

该主席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函日本大使馆职员福田称：“今日下午有妇人一，在贵大使馆入门处被奸污。今日下午当敝人往访阁下时，舍下已第四次被抢。”

“敝校其余七处楼舍今日同被掠夺。各处大火已使无数难民成为无家可归之流浪者。”

“敝校医院之各门已被冲破。现正设法阻止日兵抢夺敝校医院之救护车。”

“余本人目睹日兵劫掠食物，而强迫华人运送其抢夺之贼物。日本军队复掠夺红十字会裹伤站，当时余闻有呼救之声，当即前往查视。昨晚，在该处有三人被日兵强奸。”

十二月二十二日该主席报告称：“昨晚妇女圣经学校有妇女七人被日兵奸污。男子则被带走，大约已予枪杀。”

“日兵今晨复行抢掠金大养蚕室，并将存酒携去，某日兵向彼等行抢之难民放射三枪。”

可耻的紊乱

耶诞节日，该主席再报告称：在金大农场养蚕室一处被日兵奸污者，平均每日在十人以上。而抢掠行为继续不止，日本当局毫未予制止。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告称：“贵大使馆方面虽曾提供种种诺言，然可耻的紊乱仍在继续中。昨晚日兵闯入敝校校园，对女子三人施以强暴，而三女子中之一人，年仅十一，圣经学校方面有妇女七人，于日间受辱，其中有女子一人年仅十二岁，当日晚间复有妇女二十名遭遇同等命运。而该处之食物衣服金钱等亦全部被劫。”

“此能谓为秩序？在恐怖时期两星期之后，仍有此种情形，实觉可耻。目前所谓要者，已非日方之诺言矣。”

罗伯特费支博士曾亲自告记者称：日本军队在杭州实行有计划的挨户抢掠。该处亦有大批妇女横遭日兵之奸淫蹂躏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3月28日]

23. 敌在南京暴行铁证 国际青年会领袖发表论文

【中央社旧金山十一日合众电】国际青年会首领菲思^①博士，顷在旧金山记事报发表一文，题为《日军在南京之奸淫》，略谓彼在南京时，已将日军之种种暴行，摄为活动电影，长共二本，有数种已晒出刊载于美杂志上。惟本人同事因恐（日）军将远东青年会之财产没收，故各项

^① 即乔治·菲奇。

照片上,并未附载本人之姓名。本人所摄制之影片,将请一部分人士观看。此项影片,均系在南京城内医院内及其他各处秘密摄制者,吾人观看之后,即可知历史上之大屠杀及日军发挥兽性之情形。片中镜头,有日军以刺刀刺杀华籍孕妇残杀幼童,及将奸淫后之妇女杀死等惨情。日军事当局竟于中日战事发生四阅月后,即藐视军纪,使其放荡之军队无所不为,各界曾屡向日军阀申请制止,亦竟无效云。

[汉口《大公报》1938年3月28日]

24. 南京同胞 惨遭敌蹂躏 受伤官兵尽遭屠杀 老幼妇女几全被奸

【中央社讯】昨有某君自南京脱险绕道来汉,谈及倭敌自侵入首都以来,其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兹将某君在京所亲见亲闻者,分述于后:

(一) 虐杀伤兵

倭敌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攻入南京后,即每日派兽兵分赴全市各地,搜捕我军军官士兵,并下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凡蓄陆军装头发之青年,计每日失踪及被捕者百数十人,几无一幸免,其被捕者则尽押送军政部内之敌军司令部,部内有一广大之草场,敌兵预制木十字架百数十具,遍插场内,凡被捕获之我军军官士兵,悉被掳去衣服,勒悬架上,然后派敌兵持长枪站在相当距离,试射三枪,不死者则复以刺刀猛刺,或乱划至死,又外交部或军政部内,共有伤兵二千余人,全部被杀,下关亦有伤兵数千人,被倭敌机枪射杀,几无一幸免,此种残酷手段,实为世所未闻。

(二) 残杀难民

倭敌入城后,即四处搜捕壮丁,用绳捆缚十人为一串,牵入空地,尽掳衣服,先鞭至皮肉俱裂,血花四射,然后以刺刀乱刺,以为美乐,水西门外某沙洲,又难民五六千人,被倭敌用绳捆缚,以火油烧焚之,悉为

焦炭,市内壮丁、伤兵屠杀净尽后,于是转而屠杀难民区内之壮丁,难民区内壮丁,悉被倭敌捆绑上车,押送玄武湖、莫愁湖等地,迫令行入湖中,俟行至湖心时,即以机枪扫射无一幸免者,十二月二十二日,敌军用大号卡车数十辆,装难民数千,至郊外掘壕,掘就,即以绳捆绑,迫令下壕,以刺刀乱刺至半死,即以泥土活埋之,计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三月底离南京时止,留京同胞之被惨杀者不下十万人。

(三) 强奸妇女

倭寇入城后,军装未卸即乱撞入居民商民,搜捕妇女,凡九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妇女,悉被轮奸,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少女九岁,均被轮奸,少女当场死去,长次女亦不省人事,某日兽兵入一民家,遇一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持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复强令其父脱衣服,迫与其女交媾,父不允,兽兵则以刺刀向其父臂部猛刺,父女同时毙命,一般少女,因身体尚未发育,不能满足倭敌兽欲,先则以手撕破某部,然后轮奸,成年妇女轮奸后,多以刺刀向某部乱刺致死,又一孕妇,已怀孕数月,被兽兵轮奸,流血不止,卒致殒命。又兽兵常在各处广场,随地轮奸,一日,某国领事目击兽敌兵三人轮奸一女子,上前婉劝,兽兵即以掌批其颊,并持枪向之恐吓,某领事不得已,忍辱他去,又兽兵欲强奸某医院看护,某国医生向前交涉,竟被刺伤颈部,市区妇女强奸已尽,则又转向难民区搜捕,总之,南京妇女,其年轻貌美者,或被敌官兵据为己有,姿意奸淫,或被迫充当随军公娼,种种惨状,罄竹难书。

(四) 焚烧抢掠

南京自建都后,十余年来辛苦经营之建筑物,除被敌兵及伪自治会、或汉奸等占据外,其余悉被焚毁,商店民居焚毁过半,除将市内公私物品,悉数劫去外,一切钢铁器物,亦悉数运回日本,又南京本存粮甚多,敌军入城后,即将米粮全部抢去,运充津浦沿线军粮,复不许国际慈善委员会运米救济难民,因此难民不遭屠杀,亦遭饿死。

(五) 伪图掩饰

倭寇在南京种种残暴情形传出后,世界各国舆论哗然,据京倭敌为掩世人耳目计,因挑子遗难民老弱百余人排列一处,并派医生看护站

立两旁，共拍照片，分送各国宣传，其手段之卑劣狡诈，殊甚发指。

[《新华日报》1938年5月30日]

25. 文舍《沦陷后的南京》^①

先从首都南京来谈吧！

敌军自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了南京以后，开始四出屠杀。起初几天杀得最惨。无论在大街小巷，不分男女老少，见到便杀。就是国际委员会所办的难民区里，他也闯进去按户搜索，托辞难民区里还有军队藏着，把那些壮健的类似军人的人，都捆绑了捉去枪毙。十几天内，每天总有十几卡车，装满了无辜的老百姓，开往城外去屠杀。

后来，这样的事虽然比较少些，但还不得安全。人在街上走路或在屋里谈天，只要被敌人认为可疑，就可立即带到广场上去杀。或是推入河内活活的淹死。曾经有几个人在河里挣扎，他就用枪一一击毙。有许多敌兵杀死人后，还用枪尖挑着人头，用来引诱狗吃！

敌人又常用阴谋诡计，诱杀我们同胞。在进南京一月后，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如果不登记，不准住在难民区里。因此，每天都有成千成万的人，集合在各地广场上去登记。敌人又向民众演说，凡是参加过军队工作的，请分立旁边，以便分配职务。这样一边哄骗，一边强迫，一万人中总有一二千人被迫站在另一边。他在表面上做得很和善，却不料还没有一忽儿就用机关枪对着这些人扫射！有人统计过，单在南京一地，两个月内，被敌人用种种方法杀死的就有八万多人。

敌人又任意放火，在他们进城后，被烧的房屋不知多少，大火一个多月未熄。以前许多热闹的地带，如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等地的高大建筑和商店房屋，现在都烧成了一片焦土。就是侥幸没有被烧的，也门歪窗倒，被抢一空。敌人在起初一个月内，

^① 引自《南京大屠杀》，第182～184页。

不断地把抢来的器物,一批批运往下关,由轮船运到敌国去。他先抢难民区外的财物,抢尽后又闯入难民区去,假意说是检查违禁物品,翻箱倒篋,尽找值钱的东西。穷人身上的角票铜板,也要抢去。小贩的物品,也任意抢走。有时给些不能通用的日本军用票子,有时还要叫人把法币找给他。要是不服从的话,立刻拔出刺刀手枪来威吓。

除了杀人放火抢劫财务[物]外,就到处找妇女挟去奸淫。有时闯进人家找不出妇女时,恼羞成怒,把全家人口全都杀死。也有时,随便抓着我们同胞,向他要花姑娘,谁愿意把自己的姐妹交给敌人蹂躏呢?可怜就因为交不出,也被敌人杀死了!

南京的难民区里,有一个美国人办的难民收容所,大家认为比较安全,很多妇女都去住在那里。但敌人也不顾国际信义,每日至女收容所,把妇女强行抢走。后来虽经国际委员会干涉,不敢明目张胆强抢,但还有很多敌兵,跳墙进去将里面妇女奸淫。据一个在南京的美国医生说:单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敌人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二百人。有一个妇女被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被奸了四十多次。还有好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被日兵轮奸后都死在血泊里。他还明确地说出,在二月五日那一天,日兵在一个姓郑的家里,按着一个老太婆强奸,老太婆的孙子在旁啼哭,就被他们一刀把头砍下,而那老太婆被奸之后,也还不免被日兵惨杀。

在南京已有几万的人被惨杀,几万的人被凌辱!至于幸而未死的同胞,还在继续受着敌人的虐待,过着黑暗悲惨的非人生活。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国军早日打回南京,可以重见天日!

[《科教丛刊》1938年]

26. 白芜《今日之南京》^①

首都的圣殿是敌人的炸弹和炮弹毁了的，至圣先师的牌位埋在大成殿的瓦砾里了。述者曾去一看，只剩下倾圮在殿边的几间房子。殿右的市场是全部焚毁了，现在则搭了芦席棚作买卖，串来串去的都是敌兵。做生意的捏着一把汗，陪着笑脸，面无人色的应付着。

流在圣殿之外的秦淮河是呈着恶性的臭，自然尸味，没有一只船，文德桥是坍了半边。

这作为“本色南京”之精华的大街是烧得差不多了。而首都大戏院却如灵光鲁殿，岿然独存，里面唱着京戏，看客多半是敌兵，由一个不见经传的伶人李月华挂着第一块牌子取宠敌人。

小公园成为刑场了，有不顺眼的同胞，便送到那里去杀，作为南京屠场之一。

夫子庙虽然摧毁了，在断垣颓壁间也还有歌场在那里夜夜笙歌，四明楼，群乐都已恢复清唱，群乐仍由夫子庙名人马老板主持，而以一名谢春楼者唱“大轴”。东关头丁家营依然歌女居住区，所不同的只是过去须得偷偷地在酒馆里唤她们来，现在则公开的可以叫她们来弹唱，除了心已死的人还在她们身上找麻醉外，更多一些唇蓄小髭的敌兵官来玩，而无论你多大的伪军官在玩歌女，一遇到了日本兵来，没得说，就得乖乖的躲开让他。

中正路大华电影院是烧完了的，中央商场烧了，白下路中国银行烧了，大行宫中国银行烧了，中华路的房子烧去了百分之七十，太平路则烧去了百分之九十，奇芳阁也烧了，下关燹余只剩千分之一二。

在沈举人巷华安里二号住着的女孩子，遭到十二个兽兵的蹂躏。一个足月的孕妇，三个兽兵轮奸，丈夫被打死，孕妇和孩子也送了命。

在门西一个加了日军封条的房子里，有十五个死尸。床下两个女尸，一母一女，都在轮奸之后被杀了。肉都差不多烂完了，一个孩子死

^① 引自《南京大屠杀》，第184～186页。

在地下,肉贴在地板上凝固了。白发老人倒置在水缸里,泡得半缸的蛆。

[《南京晚报》1938年,月日不详]

27. 社评 读《沦京五月记》

本报连日登载着一篇血泪文章,就是李克痕君的《沦京五月记》。李君向在南京某文化机关服务,自去年十二月南京沦陷,一直留在南京,迄今年六月初始离开该地。这篇文章所写述的,便是他在五个多月中所身经目见的事实。中外人士记述敌军暴行的文字,业已很多,而李君是最近才逃出南京,记述的更有许多其他文字未见的事实。李君这篇文章,毫无修饰,也少技巧,只是真纯的写实。我们读这篇文章时,遍体神经感到痉挛,满腔愤怒冲上发颠。古今中外多少战史,我们读不到这惨绝恶绝的纪事。所谓“衣冠沦亡”,决不足以纪此痛。李君所见的只是沦陷后的南京一部分,而南京也只是我们沦陷地的一部分。谁见过魔鬼?就是暴日的寇兵。谁见过地域?就是我们的沦陷地。看暴寇所演的罪恶,简直是人类所梦不到的。烧杀淫掠,已成公式。谁能想象,暴寇竟会以人填河作桥,任它践踏刺杀并溺毙;谁能想象,暴寇竟威逼平民翁奸其媳,子蒸其母。一般人骂暴寇是野蛮,请问谁曾见过这种野蛮?它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鬼!

李君这篇文章,每一字都流露着中国人的鲜血,每一句都弥漫着日本人的罪恶。这篇文章,世界人都应一读,尤其是中国人,更应倾洒血泪以读之。这篇文章告诉世界人:日本是这样丑恶;战争是这样残酷。要保持人类的文明,必须共惩暴日;要维持和平的幸福,必须扑灭战争。这篇文章更告诉中国人:暴日不仅要亡我们的国,并进一步的不叫我们做人。他要在我们以礼义治国的中华民族的脸上涂污泥,剥夺中国人的羞恶感,把中国人作践得禽兽不如!亲爱的同胞们!历史上的外敌来亡我国时,我们曾不惜诉诸一两百年的长期战争;现在敌人

竟要根本取消我们做人的资格,我们将怎样答复它!

这篇文章的意义太大了。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牢记!牢记!抗战必须努力,土地万不可失!他告诉中国官吏,你们必须尽忠职守,赤心报国,在暴寇辣腕下做不得“亡国大夫”!它更告诉在后方各业各界的中国人,要刻苦,要勤奋,要节约,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已绝对交织在一起,没了国家,便也没了个人。我们皆有父母,我们皆有妻女,谁忍供暴敌杀戮蹂躏?我们再不能昏头昏脑的鬼混了,我们再不能花天酒地的享乐了,我们都要勒紧肚带,咬紧牙关,各自硬绷绷的做一个大时代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耻有勇的民族,这精神支配了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到现在绝不能把这种精神丧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想想我们祖先的基业,看看我们儿女的前途,我们怎能不脸红?我们怎能不使劲?怎能不努力报国?怎能不重新做人?

当我们读李君文章的时候,敌机正来惨炸武汉,我们的血债记在纸上,更摆在面前。我们要时时记取这血泪事实,倍力进行光荣抗战,打倒暴寇,重现人类的光明!更把这篇文章遗传给我们的万世子孙读,使他们时时记住这民族的深仇,永永歼灭这人类罪恶!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21日]

附录 本册外文资料中常见
外国人士姓名对照表

姓 名	新华社 译名	曾用中 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Miner Searle Bates	M. S. 贝茨	贝德士	裴志、裴滋、贝特斯	美国	金陵大学
H. J. Timberley		田伯烈	丁伯莱、丁伯烈	英国	曼彻斯特 卫报
Grace Bauer	格 雷 斯 · 鲍尔		格瑞丝·鲍尔	美国	金大医院
John Moore Allison	阿利森		爱利生、亚立逊、阿 里逊、爱理逊	美国	美国大使馆
Arthur Menken	门肯		阿瑟·孟肯	美国	派拉蒙公司
C. Yates Mcdaniel	耶茨·麦克 丹尼尔		叶兹·麦克丹尼尔	美国	美联社
Hallett Edward Abend	阿本德		哈立德·埃邦德	美国	纽约时报
George A. Fitch	乔治·菲奇	费吴生	费奇、费区、费尔 生、菲思	美国	基督教 青年会
Ernest H. Forster	厄恩斯特· H·福斯特		福 斯 多、厄 内 斯 特·福斯特、欧内 斯特·福斯特	美国	圣公会
James Espy	詹姆斯·埃 斯皮			美国	美国大使馆
J. M. Hanson	汉森		翰生	丹麦	德士古石油 公司
Trautmann	特劳特曼		陶德曼	德国	德国驻华 使馆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R. R. Hatz	R. R. 哈茨			奥地利	安全区机械师
R. HempelR.	亨普尔	黑姆佩尔		德国	北方饭店
Iva Hynds	伊娃·海因兹			美国	金大医院
Frank Tillman Durdin	德丁		F. 提尔曼·杜丁	美国	纽约时报
G. F. Rosen	罗森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Christian Kroeger	克 里 斯 蒂 安·克勒格尔		克罗戈、克鲁格、克鲁治、克罗格	德国	礼和洋行(卡洛维兹公司)
James H. McCallum	詹姆斯·麦卡勒姆		麦卡伦、麦考伦、麦加伦	美国	基督会
John G. Magee	约翰·马吉		梅奇、马约翰、马冀、麦琪	美国	圣公会
Archibald T. Steele	阿 奇 博 尔 德·斯蒂尔		阿契包德·斯提尔、A. T. 斯提尔	美国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Ivor Mackay	麦凯		麦寇	英国	太古公司
W. Plumer Mills	W. P. 米尔斯		米尔士、密尔士	美国	长老会
G. Schultze-Pantin	舒 尔 茨 · 潘廷		舒尔彻·潘丁、舒尔兹·潘亭	德国	兴明贸易公司
J. V. Pickering	皮克林	毕戈林		美国	美孚洋行
Cola Podshivloff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普特希伏洛夫、克拉·波德希伏洛夫	白俄	桑格伦电器商行(桑德格林电器商店)
John H. D. Rabe	约 翰 · H. D. 拉贝	艾拉培	雷伯、拉比、锐比、诺波	德国	西门子洋行
Charles H. Riggs	查尔斯·里格斯	林查理	李格斯	美国	金陵大学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Lewis S. C. Smythe	刘易斯·S. C. 斯迈思		史迈士、史密斯、史迈斯、路易斯·S. C. 史迈士	美国	金陵大学
L. C. Smith	史密斯		莱斯利·史密斯	英国	路透社
Hubert L. Sone	休伯特·L·索恩	宋煦伯	宋尼	美国	金陵神学院
Eduard Sperling	爱德华·施佩林		史波林、斯伯林、斯波林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Willey Noebel			奈贝尔	德国	德国驻日使馆
Sauken			绍肯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Fischer	费希尔		菲舍尔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Scharffenberg			沙尔芬贝格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Altenburg			阿尔滕布格	德国	德国驻华领馆
Dirksen			迪克森	德国	德国驻日使馆
Newiger			内维格尔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Albert N. Steward	艾伯特·斯图尔特	史德蔚	司徒华	美国	金陵大学
C. S. Trimmer	C. S. 特里默	德利漠		美国	金大医院
Mrs. P. D. Twinem	特威纳姆	戴 簌 三夫人	特文兰太太、德威南夫人、特威兰、杜南夫人、特维内姆	美国	金陵大学
Minnie Vautrin	明妮·沃特林	华群	魏特琳	美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O·威尔逊			美国	金大医院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Reverent Jacquinet	雅坎诺	饶家驹	饶神父	法国	上海法国教会
Aug. Zautig	A. 曹迪希			德国	起士林糕饼店(基士林克和巴达公司)
A. Zial	齐阿尔		塞尔	白俄	安全区机械师
Prideaux-Brune	普里多-布龙			英国	英国大使馆
Jeffery	杰弗里			英国	英国大使馆
Shunroku Hata	畑俊六			日本	日本陆军
Hongo	本乡(忠夫)			日本	日本陆军

说明:上述译名在不同的历史资料和翻译中被采用,此处特作汇集,以便对照。